

姚承菴先生撰

	
登記號	009081
類號	
類別	集部別集類
全書	面八册

文集

六經堂藏板

姚承菴先生序

有經世之文有名世之文亦有特世
 之文上不越道下不驚才獨廩
 以其真行取翼古軌近所禪理系
 俗使最薦世可摹而式也必何用
 雕文深芥壹擷百氏六藝之菁

為文乎則賈馬升堂而入室者哉
長春自束髮從先博士謁游姚
先生之門習先生湛於業嫻於詞
樸嗇內教都無競營厚執于昔
理儒之薦行以有名經生壯登賢
書困於十上仕三令以故非好又

直意行古不惑於當世滑脂遇合
之善抑之氏眉俯仰揚權賢豪
間賦遂初歸杜門讀書專家入
之務數年而長公江都君以進士
起則先生庭趨世其家明效云先
生晚通五經猶雅深於宋君子理

道之書每會其微自標所獨詣
與今古諸師儒訓故揚抗上下期
直揚本宗行有五經四書疑問及
性理指歸諸書名賢之士素守
一業門戶見而往之心醉天下用其
成言發儒林之高第比之輒為先生

悲解顧不試也門內六子三母蝨斯
鶴鴿之風雍如各相其能分任
耕讀代主錢穀筦篋先生一無
私諸郎亦一無私吳興故多豪於
闕牆操戈之變破家刑骨肉獨
甚世之不絕聞先生家風無知不

知誦義無已云孝友姚氏馬所著
家訓人頗比家範酌古義調今情
是為實志足徵矣平生自好罕可
一世以長春陰行獨脩敦於家嗜
道畸人也間嘗進與譚經藝賞
其一往微中別解助起之表又稍

名于古文辭以近所刻集屬序
夫經爰典常弘訓善世善之固以
持之聖人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
又有言有枝葉隱于榮華乎使
五車八斗無自遠之辭壹闔三
於萃干而拔其根雖名百代太山

之一落葉耳自為道浸厭故投
慕往善世之用猶累于才出入古
今名理之間必用通俗持道姚先
生可謂引經自善去華而植本者
故不以文行先主亦自曰不以文
五湖門下道民朱長春太復

甫撰



來恩堂草日錄

卷之一

四書疑問序

著疑問意

重訂易經疑問序

尚書疑問序

詩經疑問序

重訂詩經疑問序

春秋疑問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月者文集一目錄

讀春秋者所宜知

禮記疑問序

讀禮記者所宜知

裁訂史綱要領間出小論序

性理指歸序

再叙性理次第

左傳詳略序

國策抄釋序

家訓引

敘刻家訓於廣昌

自題樂陶吟草

好句都集一十金

自歐樂園今草
為陳寒晴於黃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恩堂草卷之一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四書疑問序

大道如日中天聖賢會之此衷發之言語昭然
爲天下萬世訓何所可疑而又何所事問况牧
初無知識窺探茫然敢輒生疑致問啓天下之
喋喋哉唯大學始於知止中庸卒於知微二論
極於知命七篇終於見知提撕警覺若恐人不



知準的而罔適於道者牧幼承父訓潛討聖真
有年每誦讀間一可疑則識之心不釋也能置
不問俾終貿貿焉耳哉况所疑問非疑於聖賢
之經也疑於訓詁傳註間有少未融於聖賢之
旨者也尤疑於講解諸家穿鑿附會又加一蒙
翳焉而不能見聖賢之心者也思昔儒哲皓首
窮經爲訓爲詁爲傳爲註爲繼往開來計厥功
若何敢容些訾議於其間然唯一落言詮終與意
象相別且千慮一失萬分中不無一二以文害

辭而以辭害志者斯亦無傷也唯老生學究拘
執訓詁牢不可破卽有明知其齟齬處必穿鑿
以求通附會以求合則非獨有背於聖經且於
傳註大相矛盾矣斯豈無可致疑者不思一問
以求真知哉倘因斯疑斯問也得當代高賢大
儒虛心訂正共見聖賢之本旨卽先儒亦以爲
是豈不稱千古一大快也哉此牧不自揣量而
敢爲疑問意也然柰世之高明者乃自立意見
輒取傳註刪正焉而又或援二氏之書強合聖

賢之經而附會穿鑿不可底止嗟乎此豈聖世所宜有哉聖經水木本原也訓詁講解本之支原之委也訓詁未得講解少訛卽支之岐焉委之別焉猶可疑也可問也取二氏者之書非支非委妄附於聖賢之本原則非獨有背於講解有背於訓詁將淆亂聖賢之經而所關世教不小小矣斯豈聖世所宜有哉若爾卽先儒訓詁焉可矣豈惟訓詁卽老生講解焉可矣安可致疑訛問起妄立意見者之紛紛哉故嘗自思曰聞闕疑意深哉意深哉

著疑問意

牧少艱於學學於里先生聽其言斤斤守成說若繩墨然不可移易則嘗竊疑之不敢問也繼而徧閱諸講解書又斤斤然爲分截爲過接若結構一定不可易者則尤深疑之不敢問也及

潛心傳註則不過數語耳而篇章大旨了然爽
然無可置喙焉間有相發明會意註釋處不無
什一二出入於聖賢之旨而後世儒者因而泥
執之太過則併其所謂什八九者亦牽拘附會
以立其說焉嗟乎聖賢之心活潑潑地聖賢之
言圓融渾成安所牽執拘泥於其間程朱大儒
以意逆志得諸心而筆諸書正望後之學者之
發明而世必執若說膠泥焉以求其合則豈惟
失聖賢之旨亦無乃非程朱大儒所爲傳註之

意也乎今海內大方蒸蒸文學悉由聖賢之言
以會聖賢之旨既有其人矣牧所蓄疑何待而
不問因舉窺測之所及手書以請正焉儻藉以
領高明之教俾此心之疑若凍釋而膠解則救
生平之大願也豈敢望著述諸君子哉凡所疑
具載章句下大略敬列之左方

一先看正文以求其的正文者聖賢真正底本
子也傳註不過印証以示人耳印証以示人中
間或參之已見略有一二之同異而今之講解

者苦執以爲是甚或舍經文以求傳義強傳義以合經文則異乎古之所謂神解者矣請奉聖賢真底本口誦而心惟之潛求義理之精微細討首趣之歸着再之三之而不得然後觀之傳註傳註而又不得然後覽今儒者之訓釋庶幾爲有心得耳不然一爲訓解之牽制卽豪傑過人之才鮮有能自得者高明以爲何如

一融脫章句以繹其趣章句者朱子之所分釋爲便後學之誦讀耳當日聖賢說話或論理或

論事或隨所問答沛若江河聯若貫珠無窮意趣流走於口授筆記之下非說數句爲一截必用過文而後可接續也用過文意便不流走而聖賢喫緊示人之語反寬緩而不切矣况今於分截之中又爲分截乎此非章句之誤人是人之自誤也請一剖其藩籬而融釋之母爲成說之產拘母爲意見之接續斯可領聖賢之言於千載之上耳高明以爲何如

一探識意旨以會其真凡人語言之發俱出之

曾臆中况聖賢立言要是爲世道人心計一言必有一意在其關繫非小小者讀者不求其意而但泥執於語言之間或自爲意見以逆之而不實究其本旨之所在究竟於書義何干於身心何益請一脫略章句專味正文而探討其所謂發之崑侖歸之溟渤者庶本本源之學大別於森茫汗漫之無着者高明以爲何如

一體貼口吻以得其義聖賢造詣不同其語氣自別孔子之渾融曾子之縝密子思子之精研

孟子之英發識者能辨之不可強同者制義開首下若曰蓋謂等字正欲體此口吻以發揮耳今儒者動雜以莊列之放誕釋老之精玄吁嗟乎聖賢闢異端放邪說以維世而今且明禁而明用之是其見甘出優孟下也請一去若說但取聖賢之言相爲參同者發之經義中世必有知而好之者此亦正人心之一端也高明以爲何如

一考水字義以訂其訛凡一字有一字之義聖

賢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精義在焉無庸轉註點
攷增易於其間者此於經義中不可枚舉也而
關繫最大踵訛而未正者莫甚於七篇之王字
孟子陳王道正人心王與霸對蓋自心術論也
而世讀作去聲便以事功論非孟子當日立言
之旨矣此不知起於何時沿於今未正也請今
讀昔者一照正文如字讀如字解萬萬解不去
方爲一轉註焉始得猥曰通用而甚且點攷焉
增易焉非善讀聖賢之書者今人臨古墨苟有

差訛一仍其舊以存古况臨古聖賢真底本而
可妄參之以已見乎此非獨正一字之失而已
者高明以爲何如

一出入六經以洪其原六經者古先聖賢作之
以垂世者也聖賢之精神心術具見於此故孔
子說信而好古孟子說遵先王之道讀書者討
求六經之旨趣方知聖賢之精神心術上下千
百世更無異同隨所讀之書自可融解其義而
體諸身心性情之間是爲真正大學問竊怪今

之學者不探其原於六經而獨玩志百家留心
二氏以為此足以鳴世昔有論作詩者云可惜
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今學者亦云高明以
為何如

一通曉人情世故以博其理人情世故非他皆
天理之所寓也聖賢論理論事極其精微統只
發得個人情世故與人做個樣子耳皓首窮經
而不識人情之謂何世故之謂何則學問之謂
何愚請說書者一以人情世故體驗聖賢之言

則知其發諸言辭者實實可見諸行事天德王
道一以貫之大學術大經綸不出此論說講解
之外也高明以為何如

一反求心體以會其歸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以為師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聖賢所言之理何者非吾心之故物要在溫
而知之博而約之耳誠埋頭經義洗心討求念
誦正文而不牽泥於章句領會旨趣而不妄立
乎意見涵解六經之精微體察人情世故之昭

示則心體中當自有會悟處不獨講解文字而已者程子曰未讀論語時是如此等人既讀論語時亦如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言極有意味竊用以自愧而敢望諸高明者高明以爲何如

重訂易經疑問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韋編嘗三絕矣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因別爲彖爲象繫各卦爻下又分其餘爲上下繫傳云伏羲文周之旨斯真闡無餘蘊哉後世學易者宗焉具有發

明註疏然唯程傳本義盛傳至今顧二氏之書間有異同而後來訓解者或多拘泥於其辭曰易不可爲與要也嗟乎獨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曰六爻之動唯其時物又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知卦與爻之辭其大旨必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者之紛紛哉且孔子於卦爻辭發出一時字繫傳又拈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故於諸卦下曰時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

特發於乾坤二卦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隨承說乾元統天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承說乾元用九用六曰利未貞隨申說以大終也謂左右其大以有終又發无成代終之語諄諄焉則乾坤二卦之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柔變剛大戾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其語豈不直截明甚後人妄於吉字下填入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曾聞凶之先見乎幾善惡之說蓋發之

宋儒耳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可與幾其吉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幾又曰惟幾惟康吉之先見茲可証矣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不幾于晦蝕哉余小子無知安敢僭妄爲論唯偶得窺測畜疑思問二十年今復大加裁訂求正于海內諸大方高明君子倘謂牧今所問或一言之幾于易俾藏之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末則皓首窮經之至幸也而非所敢望也

向書疑問序

三墳五典尚矣而刪自孔子垂訓萬世書教至今煥燿如日無不共知且由焉况有宋諸儒闢發殆盡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書無可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故也則非但悖違當日紀載者之意且併夫子所爲刪述之情而失之卽管窺蠡測之見苟有可與天下共疑者姑存之以問於有道未必非聖賢之所與也然則將問之洪荒上古耶將問之虞夏商周之典刑耶曰堯舜其心至今在也惡乎在在吾心之

同耳吾心誠見得是卽堯舜猶可印証何不可疑而思問以自決哉蓋卽千萬人未知或一人焉能知之百千餘年未知或後世有一人焉知之且或有勘余所疑之誠非者的的定一正論俾典謨訓誥刪自孔子者大明於今茲來世未必非余疑之所致也且余今所疑曷嘗求異於傳註也傳註傳神耳卽神品所摹畫哉而筆芒或稍歛斜擬像或未周到蓋亦有之而講解諸君子函泥其辭而不通其解則傳註大儒將亦

有待焉而何擇乎狂瞽之窺測也唯舉業制科
一遵傳註載在

令甲詩諸士子無視余言耳蓋余疑余問竊與
世知問者其疑之與世知疑者其問之而必求
其是終歸無疑無問與天下萬世共知其出耳
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名山可也雖然方今
聖明在御遇大典謨大訓誥將聒億萬世無窮
承明諸公或苟因余一言之疑郢正于著作之
庭而要無悖于上世紀載之故則又未必非夫

子刪述之一快也是則余所懷於鄙衷未敢必
今世之能亮余者然竊有望於今以後之同具
是心者

詩經疑問序

余以易叨賢書詩非專業也然獨念童時先贈
君會命余讀詩已授簡成誦矣而苦無師承乃
舍而學易然詩故所習也於心終不忘時一繙
閱而竊有疑焉未筆之簡也今年春入

覲銓部奏免諸司坐蓬得待命邸中而又奉明

禁不敢走謁中朝大夫士時雪幾一月許邸中
無纖毫事得諷咏三百篇併攬其集傳間有可
疑者輒筆記之及出都門坐馬上復時時微吟
輒想覺有可疑者下馬亦輒筆記之道便省太
簡人得謁邑父母進賢徐公其人溫然如玉豈
弟君子也就其專業家請問一二馬覺大有得
徐公亦謬譽余所問之爲有見也行出浙江上
三衢下信州道豫章度庾嶺順流至端州水陸
經五旬得又細求以繹其義至新又時至學宮

與趙生良詵麥生瑜輩從容而商訂之錄成凡
若干篇敬問海內之大方雖然此特其臆見耳
而詩之爲教有大於是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余贈君所命余學詩學易者余能一一夙夜以
無忝矣乎未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余今日覩
然君民上又能一一盡其所以子民者乎未也
大者未能盡而唯意見之是問何爲哉然余之
心竊願就臆見一問焉以求盡乎其大者海內
大方倘惠然就所臆見一答之更舉其大者賜

一言之教固余請問之至願也

重訂詩經疑問序

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而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謂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稽實待虛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

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在說詩而不得其志則將謂葛之覃兮爲后妃旣成絺綌而賦其事矣將謂采采卷耳爲后妃思念文王而作矣將謂螽斯羽之爲羽重矣將謂簡兮之爲輕世肆志矣將謂河水洋洋爲齊地廣饒士女之佼好矣將謂魯道有蕩爲適齊之大路矣將謂似續妣祖爲君子之居矣將謂中原有菽爲兄弟之教其子矣將謂萋萋柔木爲得所植矣將謂習習谷風爲生長和調矣將謂有饒簋殮有捋棘七

之漫無取義矣將謂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之爲
興矣將謂履帝武敏歆爲足大指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矣將謂末錫祚胤之可分而爲二矣
將謂乃造其曹之爲牧所矣將謂伴負優游之
爲泮渙優游矣將謂彼䟽斯稗之爲分別君子
與小人矣而其他則若執掌之爲失容也權輿
之爲托始也龍光之爲寵光也舉業之爲積禽
也無射之爲無斃也僭始之爲譖始也譖始之
爲僭始也遐之通爲何也侯之訓爲維也紛紛

莫紀總之則不得詩人之志而姑爲講解云爾
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圖
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咀嚼
者奈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柰之何陳說汨
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弗問也今
予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
解者亟與辨正卽有碍於制義亦所弗恤焉蓋
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
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春秋疑問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
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寢微人
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瀆亂或入于夷
狄而甚則幾淪于禽獸有不忍言者孔子有憂
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
即言所云是彛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正謂惇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
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
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
也竊取云者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誤認遂有
道在位在之說甚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託南面之權
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某事某事者又將
託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矣顧春秋一經斷

也其案在傳傳莫尚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時或有闕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輩出胡氏而下互有發明豈不燦然悉備哉然千谿萬徑雖可適國而周行大路要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

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唯童穉時先贈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方茲來粵西甚暇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欺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春秋制科一票

胡傳載在

令甲是卽蕪之所在諸士子所宜遵守而無岐者余何敢及而諸士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
余言

讀春秋者所宜知

凡讀春秋先須認夫子作春秋本旨明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本旨在存王者之迹也王迹謂何惇庸命討是也王者有此行事卽有此聲歌載之詩可觀

已乃東遷以後惇庸命討王者不能持于上而僭亂叛逆幾盈于天下詩由此亡矣孔子有深懼焉于是取魯史舊文加筆削而春秋作焉今觀春秋所載大抵爲惇庸命討然載之魯史中則必其有關於魯而後書故曰魯之春秋非汎汎記他國之事與魯初無關涉者學者但先觀鄭伯克段于鄆一節爲何而書則知讀春秋矣蓋魯娶于宋世相好也而宋與鄭世相讐也故一隱公之身也嘗及宋盟于宿矣又及宋遇

于清矣又宋公和卒葬宋穆公矣又命翬帥師會宋公陳人蔡人衛人以伐鄭矣是其與宋與鄭何如者乃無故受鄭人來輸平又受鄭使來歸勅帥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命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以伐宋此何等反覆哉總是賂受鄭莊之餌不覺爲其所移耳故夫子於隱元年第三條卽筆鄭伯克段于鄆一語見鄭莊處家庭母子兄弟間若是其殘且忍也友邦宜自知之而弗輕與以入其陷宰蓋爲魯而書以寓惇庸命討

之大意非汎汎爲鄭而書者是孔子所謂魯之春秋也學者於此而不知其所書之旨可稱讀春秋哉若其義則丘竊取云者牧已明辯之前敘中唯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學者多未之識故謂天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耳南面之權可託哉蓋一家之事一家之人任之他弗能與也一國之事一國之人任之他弗能侵也唯天子之事天下之人皆得分憂其理以贊襄有不容自諉焉者故當堯之時卽有

高其其事當武之時卽有周公共其事當衰周之時孔子曰擊臣子之叛逆不共其事而誰共哉故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
以翼贊天子也以存王者之迹也非
託天子之權之謂也審得此一語明則孔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耳非如今人誤認天子之事夫子本不宜託無奈而假託乃有知我罪我之說也故讀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等語自可深得孔子吾志在春秋之旨若牧

今所云亦或得孔子魯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焉者之旨併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等語之意若前人相沿至今謂孔子託天子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之說恐或應改正無疑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傷天下或未亮已共天子之事而加諸罪者牧今所云亦竊謂得孔子作春秋之旨及孟子論春秋之意矣若知我罪我則任之而已也

禮記疑問序

先贈君淳庵公生不孝牧一人初命學詩更命
學易又命學禮不孝因叩習禮家但凶喪篇輒
置不講卽曲禮檀弓等篇語一涉凶喪悉抹去
及講解章截句分更詫後先盾矛無當也不孝
謂習禮者當不若是遂舍而卒習易然往來南
北間苟遇諸名賢論及禮經則欣聽未厭也痛
恨先贈君已逝恐微祿又不及太孺人卒卒無
以自立則假官嶺表冀伸烏哺焉乃未及五載
而訃音至傷哉吾父雖不及祿養而猶得以待

其終也痛哉吾母雖幸沾祿養而不得以送其
往也一官謂何然奔越數千里以歸卽不及大
小歛朝夕奠尚有封窆大事在苟任悲哀而忘
禮節父命學禮之謂何於是取大小記啣哀讀
之及歸勉完塋事始繙閱諸篇次第求其義蓋
數過而學有疑焉疑輒筆之故無論凶吉並有
錄右禮運樂記則尤深注意焉何者諸篇若曲
禮少儀內則之謹嚴四義燕聘之精粹一覽義
可融會無論已其他大抵明損益備參考具制

度故禮家存之爾無大涵畜義理在惟二篇語
雖間亦淆雜意實首尾貫穿驟而讀之若章爲
分而徐而繹之實句爲續也淺而窺之若梗可
覩而深而味之實奧難知也已斷而復提若重
復之可厭而更端以申究則又累數百言有未
能盡者是則二篇之所未易窺也予不孝亦何
能窺之而不敢不勉焉何者不學而不知其義
猶可言也已知其義而不求得下心何貴乎其
讀禮也矧不孝所疑而問者求海內大方賜一

言之教或得講明其大義可自信於心可自淑
其身可以傳吾後終慰先贈君命牧學禮之意
已爾若舉業家必斤斤焉傳註之守乃可以入
彀也於予不孝之言何取哉且不孝亦何讐于
傳註必求爲異同之見哉語曰可爲知己者道
請與海內知禮者商之

讀禮記者所宜知

禮者體也心體也心體內何物不具而隨所發
見何物無節而無文子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蓋文與禮原非二物初無彼此畔于其間者學者知所謂弗畔則於心體其可幾矣竊怪訓詁家但訓禮為節文而遺其心體甚且分為體用而不知用之即體也禮記四十九篇中間或有未純於道語然出聖賢之口吻者為多而經儒先之採錄者為備大學中庸嫡出聖源無疑其他如禮運樂記學記等篇亦何亞於學庸哉即曲禮冠昏喪祭諸篇總根心體所發昭揭以示人使人克已復禮為仁

何可少也乃世儒置喪祭等篇弗顧即禮運禮器諸篇偶見語涉凶諱即批抹弗誦焉噫此安足以學禮哉四十七篇語或未盡若學庸之純粹然自一篇論首尾血脉聯絡貫穿有不可少間焉者舍一脉棄一絡可稱全體哉他無暇悉姑舉禮運一篇論初稱上古大同之世渾渾焉人游于無情而忘其為禮後世則漸以流矣聖人亟反而為小康全在禮義以為紀一着故即提承天道以治人情一語蓋世之治亂在人情

如六藝文集卷之一
也人本天地之心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心體何
嘗不與天合乃五聲五色五味與稟俱來不能
不間以人於是始失其本情而為僭為竊為賣
為亂無所不至矣此其治能幾小康以適大同
哉聖人為之懼亟以禮義為耕耨治此人情之
田使內外尊卑親疎大小各得其所而熙焉草
木魚鼈罔不咸若復歸于太和之世故總之曰
禮義以為柄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蓋人情
果治于禮義而氣可還淳也倘非禮義以為治

則荆榛交橫於其中齒牙角毒競逐於其外即
同類且相噬食而况於異類乎此為柄為田為
畜字有深義而語如貫珠意相聯屬直至達順
而後已而後知小康之還大同果以禮為運也
彼公截而不究其絡之流渾解而不知其旨之
要者豈足以論禮哉引而伸之諸篇皆是而自
來訓講未貫漫云解經如是而止噫斯真俚乎
其為禮哉牧非敢稱知禮但於每篇中頗探其
意旨頗究其脈絡必若大學中庸直窺其蘊奧

而後巴斯或夫子博文約禮亦可以弗畔之意
乎海內高明倘鑒余言虛心考訂取聖賢之口
吻一一融會於衷併儒先之採錄一一辯析其
義毋置喪祭母抹凶諱務使四十七篇與學庸
二篇並垂訓示天下萬世而不朽斯禮教之大
幸也夫斯世教之大幸也夫

裁訂史綱要領間出小論序

蓋學者既窮經則必讀史矣史載天地古今固
與經相出入者孔子贊易刪詩書定禮樂作春

秋人孰不稱爲經哉而易該天道人事之始終
書叙帝王經濟之大略詩咏王風頌至德禮謹
儀節嚴舉廢而一十二公之褒貶關天常而植
人紀豈非史學之本始哉知經之兼乎史則知
史之通於經矣是碩儒所宜究心以經世務者
昭代令士子各占一經攄制義而論策詔表與
統京於史綱其培養期待豈不殷殷厚哉乃士
子往往喜玩世說稗官耳譚新語而史綱漫不
加視夫資美肖速者不覺則亦可僥倖矣若論

真儒實學則必達上下通古今庶當機臨變猝
應可以不誤蓋古者今之監也史者監之徵也
如唐虞三代具載詩書學者舉能道之然時變
日趨而制度規恢世有改易三代之後孰意有
春秋戰國哉斯何等時也其人習於縱橫捭闔
又何等事也而秦更酷烈古道幾廢不存漢興
或正大綱或舉萬目垂四百年而晉魏五代中
國而夷狄魚肉胥戕乎人命唐興稍理三百年
而五代又禽蒐而草薶宋興苟安四百年而奄
奄物息常若履虎尾以慮其啣而終陷於蒙古
無復世界非我

太祖再闢混淪焉有人物哉又焉有經史哉幸
今人物一新經史具在學者不玩古史以考其
治亂將安所憑據以當世變哉且秦以前無論
已而漢之宦豎外戚黨錮晉之風流唐之閹門
藩鎮宋之新法議論不有正人君子不足支大
厦之傾卽有正人君子亦莫能挽已陷之轍此
豈非今之殷鑒哉而學者可無留心於史學歟

蓋今日雖席安承平而貂鎗縱橫習俗垂僻法
令不一邊備廢弛固大可慮矣所賴維持其間
在俊傑之巨翼而廟堂之上各主一議略似乎
宋之沿蜀山林之下遙執朝權將幾乎漢之標
榜此其可慮又有甚焉者杞人能無隱憂哉予
杞人也探討五經之暇漫取史綱彙訂要領間
而小論以示鬼曹蓋掇其要領謂可知治亂之
槩也偶書一二謂涉獵之不可虛爾也敢企涑
水五峰諸君子哉當世高賢大儒淹貫經史發

聖賢之精蘊將必有周程張朱其人佐廟堂之
勛猷將必有韓范富歐其人是

昭代所藉以幾唐虞三代可以追杞人之憂者
予老矣竊日深注望云

性理指歸序

自古皇王碩輔所爲創開治統聖賢君子所爲
講明學術並垂訓於萬世孰非自所性中出哉
顧所性作用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莫不燦然
其有理在是固萬世所不可易者自此理不明

於天下人始俵然其何之卽有億測莫能見天地聖賢之情卽有猷爲莫能識帝王經濟之略善不勝惡而治卒於亂亦無怪其然矣我成祖文皇帝體道經世命儒臣編性理一書詔示來許其甄陶造就豈不深且遠哉唯此編卷帙浩繁讀者苦不能悉且其中兼收象數語或更入玄祕讀者粹不能解以是覽輒廢卷愚少讀是書稍窺其槩矣今更徧閱經史乃識所性之理人人悉具人人皆可希賢聖人人皆可佐

帝王特患不得其指耳知其指則知究其歸固人人所宜自奮者先哲何人其遜而不思幾及哉因取是書略刪象數裁浩繁而獨揭其精蘊者以成書使後學者一覽卽知其大指好焉而不已習焉而不厭而各完其所性則天下之理得矣寧不可成位乎其中哉書曰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指歸之說也愚請以是語爲當世作人者頌又請以是語爲今世成人者勗

再敘性理次第

天生孔孟發上古精一之傳爲萬世木鐸使繼是者能率由而遵守道豈不常明而世豈不常治哉乃當孔子時卽有老聃矣孟子時卽有楊朱墨翟矣既恣放而莊周商榷而管晏捍闔而孫吳慘刻而申韓又爲荀爲揚不一其人皆能著書立言後世有述然總之戾性教賊仁義而道隨以晦蝕蓋千有餘年中間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有儒者氣象若王通韓愈輩亦能窺

其近似矣然於本原精奧未晰也論道統者弗及焉有宋周程張朱輩出探性命之精躬踐履之實於孔孟真傳不獨見其的而直能究其歸不獨體會於一身而直欲開牖於來世載在成書語錄彬彬可想而述焉其接道統於往聖無疑者我

明儒臣承

命緝性理一書首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皇極經世等篇爰論理氣神鬼性命始及道統諸

儒因及爲學詩史諸子歷代後及君臣治道疊
疊幾千萬言不啻詳矣顧道脉必有所始也詔
後學者不推其所自始遽語以太極圖正蒙等
書能領略而頓悟乎愚無知識謂宜先之道統
使知道之所以明且行次之諸子使知道之所
以明且塞因次諸儒各舉其所撰之最著者爰
及所論理氣心性學問等項然後引證歷代序
列治道之詳使知斯道既晦而復明既塞而復
可行皆賴濂洛關閩新安諸大儒闡明之功後
學者因是悅焉而思齊則可紹千載之真儒由
是毅然而自任則可佐萬年之盛治斯無負
命緝是書者之至意乎今所裁訂一本此編特
稍於中先後次第之更閱其所未備者則補入
近思錄數條以成完書以便後學之攬觀耳餘
並無敢篡入也

左氏詳畧序

夫文孰尚於左氏哉其意遠其語竒驟讀不能
句而細味則雋且永淵且腴真有膾炙千古者

第其敘照編年前後埋應處後學未易通曉余
因撮其最佳者數條提其顛究其末以槩其畧
且旁轉字義以啓其知使採左氏之華者一攬
可以燭識是則所以牖羣蒙而非所以呈達觀
者雖然世嘗病左氏之浮誇矣今搦筆者更以
此浮誇者尚未足以厭其心而必欲求進於左
氏不知其倔曲聱牙將何底極於古作者之意
竟何如也其奚睎余之所採

國策抄釋序

國策衰世之文也抵掌雄談懸河星辯使聽者
心駭而目懾津津焉靡靡焉目相推伏鬱其侈
已回視左內外傳意渾而色古殊覺天壤哉然
太史公兼採所長詞藝獨擅千古非以其辭鋒
機利足以折萬夫而凌霄漢耶後世詞翰家欲
參攷事理之異同辯駁機宜之纖悉匪是莫可
以爲勝斯集崇尚至今不廢矣乃今握管之士
靡不意輕秦漢力追古索而及其所發爲詭爲
怪之不勝甚至仰陳宸陛者絕類草野之詆訶

如存者文集卷之一
奏記寅躬者至同村氓之諄詈而莫可底止可
令戰國策士睹且聽哉余今此抄此釋蓋示後
學知所講解俾由國策之語求雅且馴率追古
道之隆抑使知文至此更無可復加鋒利者不
得復加甚焉蓋趨於今時之極蔽也

家訓引

吾上世未有知學者卽所見所聞及所傳聞渾
渾焉蠢蠢焉不離耕作不識官府爲無懷葛天
氏之民自吾父淳庵贈君始教牧讀書訓以清

高二字而實皆渾蠢之遺也故凡平日所訓語
及所聞於故老所得於會悟者竊識之不忘而
未敢書之於冊也前年遊粵西辱撫臺楊濟翁
出族譜家訓示且使牧續貂焉因以向所承之
訓及所聞所悟者書有數條至平西公餘復續
有數條似較多口語一番矣然總之則本清高
之訓而欲全所謂渾蠢之遺也云爾因存笥中
期示孫子寧渾毋察寧蠢毋爭是爲清高不則
不若矧人之爲田農也

敘刻家訓于廣昌

此帙本藏之笥中用示我後人者曷刻之邑署
蓋念余蒞此三年矣謁遇大夫士皆以父母稱
余雖不敢當而俯接羣黎實有不敢以膜外視
者顧此地山川秀遠深奧其人大都循禮守法
迥別於四境而來脉不無麤雄之氣故民不知
學者一時語言相觸輒擊搏以求勝有未易以
卽降焉者此豈獨習俗之難移哉亦在上之人
未盡所以化誨之術耳故余每值此卽諄諄焉

曉之以是非開之以利害無不肯首肯而以去
然語言苟能以徧及哉笥中所存雖未悉幾于
道然其意真其語切或可示此羣黎者蓋家祖
廣昌卽以家人父子之訓訓之未必非轉移之
一助也若大夫士家有寶訓何藉余言余言亦
何敢及而或因余此言此刻惠然各出家訓以
示余使余冠貂於篇首用示兒曹傳之世世曰
此余前人不鄙笥中語用訓此廣昌之民而彼
中大八士且報瓊爲余家世世寶如是是又余

今日所深注望者

自題樂陶吟草

詩蓋難言矣况余小子未諳風教之末其何敢云顧余雖不能詩嘗讀晉宋以下則竊有評焉詩言志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志明良則歡喜起志遊豫則歌休助非頌卽規具有深意非偶然者三百篇其皆祖是故稱詩教何至大雅致足風來世哉唯屈子遭讒不能直正其辭杜陵逢亂不克身匡其溺故一假妃匹以志思一多

悲悼以志刺其情有甚不得已者乃後來作者謂惟是足以動人偶題吟咏不及宮怨則敘宮詞快心悅耳肆焉其無忌夫宮掖之事豈外廷所宜齒及哉又學士大夫一不得志於朝則懷悽含悼長吟短咏什八九多霑巾霑衣之語夫不得志則誠可悲矣然豈不可自艾乎亦豈不可自安乎不艾不安而含悲怨望殆非人臣之大致矣况淚豈丈夫所宜時出哉齋咨涕洟亦可醜也或曰子固未罹此患耳然余不嘗謫桂

如存者文集卷之六
林耶謫不敢辯矣乃西吳去西粵五千里而遙
人言夷獠雖居殊非人境而余獨灑然以往署
篆全湖畧無怨意奉委齋捧畧無苦辭特有暇
餘更討論春秋著疑問十二卷其見於吟日未
嘗一日不心開未嘗一刻容眉皺實余所自道
也青衫曷嘗淚濕哉平生微吟獨喜淵明雜味
先符我心唯五斗折腰未能卽賦歸來或非淵
明之所與耳然乘田委吏大聖亦不遽去矣余
栖遲粵楚間自安而自艾不貽吏隱之羞自謂
或可無愧於淵明也吟凡若干首竊各樂陶吟
雖莫幾於陶公矣陶公能容我樂否

文集卷之終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日

卷之一

三

來思堂草目錄

卷之二

孝經疑問序

孝經雅言序

孝經集註序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序

讀春秋說

禮記大全疑問要解序

重訂四書疑問序

重訂禮記疑問序

莊誦大誥解後序

族譜序

自題詩文草

灑言釋訓序

崇正千字文引

費氏族譜序

孝史序

深衣私考序

史綱要領小論序

論事篇序

警世錄引

正禮篇引

來恩堂草卷之二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孝經疑問序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孔氏之書
宜與五經並垂不朽茲何不頒之學宮豈以其
書約而無足傳耶顧其書雖約而其道甚大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何可泯滅無傳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將舉此書頒之學校俾士

子誦習而開科登賢必賴焉者諸士可無究心乎哉牧因著四書五經後特著孝經疑問以先之蓋至德要道天經地義昭如日星何復可疑而向俟於問所可疑者謂母取其愛君取其敬等語之未必出于孔氏也謂則天之經以下等語之類于漢儒也謂先之以博愛以下等語之多紛襍也謂所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語之不親切也謂以順則逆以下等語襍取左傳所載季文子之言朱子所謂並宜刪去者也又謂

開宗明義何以名章也又謂天經地義民行何以名三才也又謂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何以云廣要道廣至德之分割也又謂行成于內而名立於外何以云廣揚名也諸如此類大有可疑而必待問焉正謂此昭如日星者無可疑無可問而必可傳之來世也誦者如謂牧言爲然與朱子所云並宜刪去者之爲是也唯命如謂均列於聖經則均可爲解而無碍于疑焉者亦惟命若謂無端生疑而因疑以起障則非牧之所

敢知也

孝經雅言序

余著四書五經疑問卽有志孝經謂此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皆是物也而非一端之所可盡也乃前經一十八章始事親以終立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由三才以及喪親六綱雖較亦詳而節目或多未悉今秋黃季弢不遠千里來謁我門下出所謂孝經雅言眎余上言言皆本諸禮經其大者如

敬身顯親大孝中孝之類不必論已其他事親儀節自定省溫清以至扶持抑搔自旨甘滌灑以至先嘗醫藥自衣裳冠帶以至漱澣補綴自視聽言動以至唯喏薦趨自喪祭祥禫以至居處笑語他如所遊所習何鄉何趾凡可以承權而奉事者靡不周到而詳悉俾庸人孺子一攬卽知所事親而生可以致其悅歿可以致其哀此編之所錫爲不小矣而可無傳哉且季弢身有之而身証之其念親之存歿也無以致其情

此心實慙焉不安而其於此禮也若闕焉而未
備者雅言執禮而行在孝經其此之謂矣是編
其可以無傳哉牧因思於家嚴雖得承懽不能
伸一日之祿養於家慈雖得祿養
封童矣而遠在數千里外不能致飯含大小歛
之儀至今思之痛心切骨於此編大有感焉固
知此編之足以啟人心者必能扶天常於不墜
維人紀於既衰其必傳而無疑也特爲之引其
端

孝經集註序

甚哉孝道之大也通於天極於神明而光於四
海何所不昭徹顧其道至大而其理則至微自
非字爲解句爲釋而章爲截初學之士似有難
以意通者從來傳註凡幾家矣皆意爲模擬而
未得其精竅雖註猶弗註也觀瀾徐丈慨焉乃
出其緒餘細心以求其字字與解細心以求其
句句與釋細心以求其章章與截若農者之趨
於畔畔爲之疏疏爲之理而俾初學之士一讀

即知其義知其義則溥之而橫乎四海置之而塞乎天地將從此發軔也斯其用心亦勤甚矣斯可無傳哉故嘗爲之說曰丈之集註猶夫渡江河之筏也而弟之著爲疑問猶之登彼岸之忘舟楫也非登彼岸不能見江河之大然非筏以渡則江河之大猶汎然其無所適也舟楫其曷以忘諸是註不可無有甚於疑問疑問可無作也註成矣因爲之序其端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序

代作

春秋初記事之書也而實孔子傳心之典也如以記事論卽有事可書皆足以稱紀而唯其傳心則有所書必有所以書之意在况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可湯焉以爲解哉左氏生春秋時記事獨詳且覈公羊穀梁生於漢則知評駁矣而在宋胡文定則著爲傳世共宗之然自胡氏而外如程子張子朱子東萊呂氏永嘉呂氏廬陵李氏臨川吳氏茅氏胡氏及汪氏宗氏陳氏杜氏數十家皆各著書以發明夫子之心

成祖文皇帝命諸儒編爲大全以收之然未有折衷之者承菴姚先生繼起默玩經文潛討諸傳著爲疑問一書務求見夫子之心於千載之上其解悟亦精且邃哉猶自以非

令甲之所載也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是固然矣然取其書讀之若天王正月鄭伯克段于鄆入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子同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吳子使札來聘西狩獲麟等條辯正繁極有

理可終使湮沒而無傳哉不肖某因輒忘固陋取大全程朱而下數十家與胡傳稍別者分注於前取疑問諸條詳列於後合爲要解一書以傳諸後俾後之學者觀之知夫子當日之心誠有在也故其所以書有若此者然後信諸儒之言非妄立意見者也非曲加附會者也非過爲穿鑿者也解經至此斯可謂要言不煩也已矣安知無史氏出採而獻之

天子者爲今之

令甲乎是不肖某所深注望於其後者

讀春秋說

春秋是魯國一本日生帳如元年某國有某事
與其國做某事二年某國有某事又與其國做
其事三年四年以後皆然學者但就某國某事
與其國做某事逐一與他笑帳去如齊與齊合
笑鄭與鄭合笑諸國皆若是其合笑自然枝枝
葉葉各有頭緒結局此皆於魯事為有關者故
春秋之魯史中此極為分明極為易曉今訓詁家

不知是義於前邊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既
如此解於後邊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又如
彼解便失却夫子當日所書之大旨矣且於魯
事何關也而書之哉此牧於中獨有所見而云
非故為若說以啟後人之疑也高明君子幸虛
心一裁訂焉

禮記大全疑問要解序 代作

禮記一書大學中庸所自出也二書表章於程
子傳註於朱子與論語孟子共傳於萬世餘若

曲禮禮運學記樂記禮器坊記表記等篇真出
聖學正傳無疑者其他檀弓王制月令曾子問
儒行等篇似禘秦漢諸儒口吻然儀章制節悉
備於斯皆所不可少者但苦於浩繁初無明註
宋陳氏澹著爲集說人共宗之是則然矣而猶
多未詳其義且中有紕繆不通處嚴陵方氏西
山真氏藍田呂氏石林葉氏臨川吳氏慶源輔
氏延平周氏馬氏等儒各著有評議大全具收
采之以開來學可謂備矣然猶苦未愜人意者

如幼子常視母誑曰示之以不可欺誑天子視
曰視天子其慎也曰是殯引一倡而三歎曰一
人倡而三人和父子不同席曰尊卑等異三歩
則止曰命引之以奪其情行春令等曰王者行
春令馬與笑曰笑卽是馬工入升歌笙入三終
曰主人酌之以獻工饗婦奠酬曰舅獻姑酬五
至曰興於詩立於禮等而其最謬者八蜡昆蟲
曰祀螟蝗之屬害稼者昏禮請壻弗取而后嫁
之曰壻若堅守前說將此女別嫁他人此豈可

爲經以詔後世哉吳興承菴姚氏著爲疑問一
一爲之辯明爲之印正其意益亦勤矣某於是
輒忘固陋取大全所載諸儒之說分注於前取
疑問之所發明者悉列於後名曰要解使後之
讀禮者若舉裘褐而挈其領若刪繁細而總其
歸若開雲霧而覩青天是亦今日之大快也斯
禮經也不將與大學中庸並垂於不朽哉

重訂四書疑問序

黃曆己丑庚寅間牧著四書疑問請正海內大
方復著五經疑問壬寅癸卯間又著四書疑問
補其文可謂略備矣而有懷耿耿未嘗忘諸念
也乃歲癸丑九月十六夜忽夢見吾夫子與求
玉印一觀夫子出玉五六片眎牧牧捧之駭然
因視其文一一轉正之遂成一印厚可五分方
可三寸許因跪而請曰何不以金鑲之可垂永
久六子莞爾而笑曰吾今正有此意因升一高
殿中殿去地二尺許座設儼然牧肅拜於下夫
子亦各拜於座右視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因

思之此夢何爲乎來哉豈以牧嘗著四書五經
疑問蚤夜以思務求印正夫子之心故形之夢
寐若爾耶然所取玉印何以五六片也意者道
本致無柰諸後學者支分段解剖裂破碎故
有然耶若然則牧之疑問言必求中理皆歸一
或稍有見焉未可知也於是復取四書疑問研
精極力以思之由博而反之約考異以求其同
務期至當以見夫子之心中庸昔有總論大學
闕如於是復深思著一篇以成之爰授之梓以

正海內大方

今海內賢杰雲蒸霧湧豈無留心斯義者乎或
因牧所疑所問爲可以庶幾也盡黜其意見之
私不過爲穿鑿不曲加附會掇取其五六割裂
者必求其一致之理得一致之理而金相玉質
以會見印文之全由印文之全以仰承今正有
此息之意則夫子隱然在天之靈庶其可大慰
乎而牧之大夢其可以自覺也已矣斯固斯世
斯文之大幸也牧竊日惓惓以注望焉

重訂禮記疑問序

嘗聞孔子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垂憲萬世曰定則一定不易之書也胡然而猶以記名也豈以禮樂二書雖經聖心所裁定而後來秦漢諸儒或稍有見焉又各出意旨以記述而禮家多所採取故猶以記名耶今考其篇章大學中庸書外如禮運禮器樂記學記出聖賢之口吟者爲多而他所載者類多繁文縟節讀之不能無厭似不可不一爲刪正然而制度品節之

詳聲容音律之奧具載於斯有關於身心性命而學士大夫家朝夕從事又未可遽為刪也訓詁之功焉可已哉有宋陳氏澔出始集衆說以開羣蒙其綜覈之勤亦既博且勞矣乃所裒集不妨旁搜博採而要以中理為歸蓋禮者理也由心而出者也樂者樂也由心而生者也自心求之而端在是矣乃其中有太謬不然者亦混載而不削此何以解也余嚮讀是書有疑思問似得其槩而尚未悉也特加數年大為搜求考

訂凡出聖賢之口吻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于諸儒所記述為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為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紕繆其說以誤傳於世者必為削之正之不知有當於聖心之裁定否也敢質之海內大方請由心體之禮以及制度品節之詳由心生之樂以及聲容音律之興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使禮樂二書昭然為經於天下與大學中庸並垂不朽斯亦或夫子刪定之意乎

莊誦

六誥解序

伏讀

高皇帝大誥一書昭示禍福以諭人分明尚書之周誥也當商之季君臣沉酗於酒而法度廢弛武王者出而有天慙大憂之令有劓剕拘殺之典蓋出於大不得已也

高皇帝當元之季綱常教化掃地盡矣而吏習為虐民習為奸者又比屋而皆然於斯時而不

用重典其何以止辟而安良善故於司徒郭桓
輩之虛費鉅萬藩臬王燾輩之科歛重複下司
斬讎輩之匿絕卷宗寧國師生之粹擒郡守縣
吏疾靈之建言挾詐種種皆處以極典而於婚
姻則掃胡元之舊習祭祀則禮當敬之鬼神鄉
飲則崇有德之高年命官則諭以生身之大恩
惜才則曉以面奏之保留差使則教以貴賤之
有等又懇懇焉不一而足總其要歸唯使人知
其所報而以保身惜命為重蓋人知其所報則

必安享其所有而能以保身惜命為重自蘇官
為好官而無貪婪縱放之罪無誹謗怨黷之尤
百姓為好百姓而無賄賂交結之非無隱匿詭
詐之事誅戮可懸於不用而皆優游於太平有
道之世矣此

聖心懇惻

聖諭諄惓而特著此誥以曉諭也且使家藏是
本以誦讀而有犯則有減等之科豈唯當世以
為憲即萬世而下讀是誥識是心而不學為好

官好百姓者皆無人心者也皆自取天災人禍者也豈世所宜有哉周誥立而澤及生民者必再世而後改

大誥立而澤被天下者歷萬世而常新乃今家不知藏士民不知讀若前官吏民人之頑詐者漸相習也臣舜牧謹洗心細玩註釋其所奉易辭有使戶戶可以什藏人人可以誦讀仰見聖祖誨諭之盛心亦今世所不可無者敬拜手稽首書之於末簡

族譜序

水木本原人孰無之而往往不以爲慮此在愚與賤者猶可無責旣貴且賢矣恬不爲慮安望其上光祖考下逮族衆哉乃間有慮及譜牒者又妄認他族顯者爲始祖支延蔓附於簡冊間此豈論顯者不我歆饗以若所爲宛若所及倘族有賤且貧者卽列之簡冊中彼必視若路人不知所謂賜賚之誼矣烏乎譜牒者普也尊祖敬宗隨體祖宗之意普逮於通族之微賤者是

子孫克承付託之責非苟爲夸示而已者余族世居適溪村世傳我族自妙溪來今亦不敢往認但就鄉所始傳者尊爲始祖而自此以下世系相承若昔遷於特圩者近遷於桐鄉者如余父叔並遷於府城者一一收錄之存其終始用貽後人蓋我父淳菴贈君嘗以此囑牧牧今所立譜正體我父所體祖宗之意思普逮於微賤非自夸其貴顯而已也語曰自我作祖我父非作祖人耶作祖卽爲族主矣凡宗祠義田皆應

至立與此譜並傳庶幾可稱普及之義是在我今日及大兒祥端異日漸次量力爲之成我贈君之遺意耳若聚族合渙先之譜謀則今日宜急爲之不可使散渙而無收也其世系恩褒規約種種悉倣各家成式可垂不朽凡我後人務仰體贈君淳菴公作祖遠意學爲賢且達者主張其事于弗替勿視爲虛文而已也

自題詩文草

夫文吳尚於左國矣自左國而下代有作者世

以華實並茂稱詩莫尚於晉唐矣自晉唐而下
代有作者世以大雅不羣稱斯非所謂典而有
則美而可傳者乎余非能嫻于古文詞也又非
能習爲詩也奚以付之梓然不曰文以載道乎
余之文雖無似而時當著述則或闢發乎聖真
時當事任則或陳畧乎政要未可謂無一言之
幾乎道也又不曰詩以言志乎余之詩雖無似
而時寫心情則或寄興于悠遠時懷感憤則或
宣它于聲歌未可謂非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

是詩與文雖無可傳而所爲哉道與言志者則
不可無述也余惧其無述也而付之梓毋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之意乎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實
者名之主也實之不立而唯名之是務其何以
禁人之詆議然余不敢自避也世或知我而謂
余詩與文自成一家言可稱作者而命存之是
余之幸也其或謂平實淺淡無當于作者而用
以覆瓿亦余所弗恤也蓋今詩文家爭爲新巧
而追琢其章務爲纖穠而旖旎其辭其誰非等

實並茂者其誰非大雅不羣者而余之技能進是乎余之技未進是而欲人不以敝帚視余文以蝨鳴視余詩也其可得乎哉是余所爲汲汲於名譽者或恐其終于湮沒而無聞也

通言釋訓序

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故大知如舜猶好問而好察觀人有恒言故諺有之聖賢且舉以垂訓則可知其槩矣何人之習矣而不察也使習矣而能察則知此常言非他卽出于聖賢

之口吻亦猶是也予故聞一諺言卽從而書之卽粗爲釋而訓之不分門類使愚夫愚婦皆知聽說而傳誦焉雖然千經萬典聖賢大發精蘊以示人亦已闕且博矣卽士人之號爲窮經者尚聞之而不信何取於通言何取于通言之釋訓是不然吾所爲釋訓通言者正告夫未雕未琢之夫也未雕未琢之夫其童心猶在也今鄉村里巷之間雖皆顛蒙無知豈無一二之知文義者乎使得吾言而一誦之使夫人皆環拱而

聽之焉知千萬人之中無一二人之領畧者乎
得一二人之領畧卽一二人之益也而况乎不
止于此也童習而白紛家喻而戶曉邇言其可
以無弊哉此邇言釋訓之所爲刻也

崇正千字文引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要見孔孟時異端固已熾矣然
未布如今日之特甚者釋氏教興家無不事自
老少男婦賢愚貴賤皆入其陷筭而不能出由

以往往將夏變而爲夷矣其可哉嘗聞伊川自
涪州回從游之士胥歸于佛惟游楊二君中立
伊川嘆其長進夫程門之弟子豈非高明之選
哉乃棄儒從墨學明心見性以爲奇曾見幾人
能明得心見得性能大異于游楊二君子哉以
是知釋氏之不足學也無奈此教蔓延日久蔽
錮人心若昏霧之難開狂瀾之難砥然世之高
明者竊假此以博清修之名而有竟惑焉者遂
沉溺于斯謂可藉此以出世夫世則安可出哉

如月者方集卷之二
古之君子自開闢至今皆修身以見于世外是
而求爲禪門之學豈不爲大舛哉予深爲此懼
竊思一言之微不足聳動衆聽而回其蔽錮之
迷乃爲千字文若訓示幼學者然蓋曰君子正
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此牧學爲聖人之徒之本意也有志之士能勉
此而真修則知聖賢之學術帝王之經綸端不
出是篇之外而藉以從事矣又安用出世爲哉

費氏族譜序

之作也何爲哉以反本也以正宗也以聯族
人之渙也以惇睦也以待後人之有所承也其
所繫亦大矣而世率忽而慢之間知作而脩之
者非遠附古之達人則蔓引今之顯者以自夸
矜於其世嗟嗟是亡本也是亂宗也而援貴者
以自附而遺其派之賤且微者是忍族人之渙
也是非修睦敦敘以教後世之親親也譜何爲
哉譜何爲哉吾里費氏世居歸安之北隅曰崇
新界蓋不詳所始始顯棗強令諱功者傳至於

今凡若干世世多隱君子卽顯而心尹君侍御
君教諭君及散秩庠生凡若干人世居於祖無
遷業知其亦隱君子之行也吾不及見其先進
而見教諭如竹君齒九十餘恂恂長厚接引後
學知不及今所修譜者守竹君其子也守竹承
如竹之業卽其兄桂齋所敘譜與其弟愛竹親
棧而付之梓意若曰爲人子不可以不承父爲
人孫不可以不尊祖又不可不知祖之所自出
及祖之所出由棗強令而上不敢附其所不知

山東棗強令而下不敢遺其所不逮世系十有一
子姓百八十餘而今且振振未艾也其世系但
謹書名字生死仕不仕嗣有無遷徙居址廬墓
而他不一及馬而世系以外又他不一書焉蓋
世所謂譜以及本以正宗以聯族人之渙以惇
睦以待後人之有所承而非所謂夸矜於其世
者也世有守竹馬族其不散矣吾覽古今序譜
者若蘇老泉羅一峰二君子語極懇惻足以興
起後世之爲人子者今二君子之行之言守竹

躬有之而敘譜有法足以克紹其先君子之行
吾猶興起焉思倣而爲之而且深望於費氏之
後君子也

孝史序

夫孝亦庸行耳聖人何爲而作經後儒何爲而
作史哉吁惟其爲庸行也人皆忽之不知此實
天之經也下之義也人之第一事也而極之可
以通神明充之可以爲堯舜若是其甚重也蓋
人之生也由親之一體而分者也惟其一體而

分禮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爲何如者可一念
忘乎故曰人無有自致者必全其所自致然後
可以爲人子可以爲人子然後推之以及其他
無所不致其情乃可以成其爲人耳故一念之
發雖甚微而所關於天下者不小所感格於天
地者亦甚大且速看舜之父母爲何如者乃曲
爲祗承深自創咎而畧無一毫怨恨之意所以
稱大孝而後世宗焉可以立人之極也夫子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作之爲經以垂萬世也有以

哉今正公甫亦因是意蒐羅典籍訪問遐際自
舜而後至於今凡帝王以及於將相大臣自黎
庶以及於村氓野婦苟有一念之發出於真誠
可以有懷二人感格蒼穹者無不收錄而又一
一曲加批評若惟恐一人不致其孝者其用心
亦勤矣其礪世亦切矣而猶以爲未愜也屬余
爲一參訂焉余聞謂割股爲孝出於匹夫匹婦
之至誠者削去不錄蓋吾之身父母之身也父
母有疾割吾身以療之可以生則已矣其或不

至於戕其身則非父母之意矣故令典不
載而作史者欲以垂示後人亦可弗錄實教天
下萬世皆全父母之身以爲孝也視禮所載扶
而起杖而起蓬首垢面而已者實相合也今此
史成矣將付之剞劂氏予特爲叙其篇端

深衣私考序

古禮之不見於天下久矣非古禮之難復也以
考禮之無其人也卽有其人但詳於品節文章
至於衣裳之制不加深考不知禮始於衣服而

一節之錯謬實有大妨於禮教者吾於李叔成
深衣考有感焉夫深衣者天下古今之一大禮
衣也制度應規知繩權衡圓袂方領曲裾黑緣
三袷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掩
尺俗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若是其周且悉
也訪禮之玉藻及舊制皆可考乃後之儒者悉
忽其制而莫加詳訂焉若丘文莊及蔡氏淵楊
氏復皆各爲說而其中實有可疑者叔成於制
一有二幅及袂袷要縫續袷鈎邊等項而加裁

考又各爲圖使人知所鑒鏡必求合於古制而
後已斯其用心亦勤矣哉或曰麻冕禮也今也
純儉孔子亦從之深衣之制能應方圓繩權衡
餘卽少不愜於古無害也然此有大異於純儉
者孰如袷袂要縫鈎邊等項悉合於古制而後
爲快哉此吾於叔成之考深愜於衷而特爲之
叙也雖然禮不止於深衣也如曲禮之父子不
同席天子視日視天子檀弓之大夫將葬吊於
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王制之八政事爲異

別度量數制之無考曾子問之昏禮納幣致命後嫁之錯詳祭法之八蜡以昆蟲足其數射義之筭與馬合而爲一種種謬誤之甚可不一加考乎此吾於叔成有深望焉者將使古禮之悉見於今爲當世考禮者之一大快也

史綱要領小論序

予少讀史綱見其筭籍浩繁窮經諸士子雖終年有不能殫其蘊者於是輒忘同陋大爲刪訂以昭示來學名曰史綱要領凡天下國家之大

體理亂興衰之大幾若春秋戰國之爭暴秦之橫漢之黨銅唐之藩鎮宋之夷狄弘綱大節朱子溫公及胡五峯致堂雙湖蘇老泉父子呂東萊真西山尹起莘丘瓊山諸公各有論斷不啻評且確矣乃其中有情事之相戾忠佞之相佐或關於道學之大者而忽於表揚或係於清議之正者而畧於評品或明知其人之惡也却因其子之賢而曲爲之庇或欲揚其后之美也却以其臣之諫而曲以爲諛諸如此類余輒筆數

行其下用以垂示來學今年春夏之交老閑無事又讀一過見有史詞之過其實行誼之掩其真誠悅反以爲賢忠良未蒙見錄或有任忠義大有益於時者而遇非其主或力維聖學可有聞於世者而生非其時又輒筆數行其下爲暴白而表揚之併前所刻名曰史綱要領小論非或望朱子溫公也若生宋之時與五峯致堂老泉西山諸君子上下其議論未審有一言之幾乎道否

論事篇序

天下有是非有利害論事者不審其是非則無以研其幾不極其利害則無以究其實乃世之作事者於是與非之介而茫然其無覺於利與害之際而昏焉其無知其何以善其事乎此自古以來皆若是而今有特異焉者有名知其是也猶以爲非而不見諸行有明知其非也猶以爲是而不知所止有明知其利也猶見以爲害而不趨有明知其害也猶見以爲利而不避蓋

女系本一集卷之二
十五
貿貿焉而已俄俵然其何之者抑亦衆矣予爲此懼自富貴貧賤以至於佛教師巫自儒先行事以至於官府作爲自救荒賑濟以至於審編徃復由彈劾章疏以至於兵餉有無自

朝廷法紀以至於監禁關防凡有係於世道者罔不爲之論列而論列之下且曰此其爲是也此其爲非也而使知所從違此其爲利也此其爲害也而使知所趨避蓋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有治人而又有治法則庶乎其可耳然不

日出位之言乎出位之言余不敢避然能信吾言以往也可以善其身可以善其國使不信吾言以往也則顛蹶憤矣至有害其身以及於國有不可勝言者夫人於是非之介利害之衝可不知所從違趨避也乎哉是牧今日論事之至意也實有望於擔當世道之君子

警世錄引

善善惡惡人之同情乃有見善而不能遷見惡而不能改者無也此心之無所警也孔子曰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思齊自省云者正自
警之謂也吾鄉陳練塘公著見聞紀訓李臨川
公又續見聞紀訓蓋殷殷然望世之爲善去惡
者皆甚深且切矣予老年無事亦嘗有所見聞
可爲法戒的然無疑者數十餘條欲不付刻既
自思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當吾
世而不紀其惡則亦已矣有善若此而不知所
錄能無湮沒而無聞乎亦可惜也於是見一善
也則喜談而樂道之又欣躍而書之曰此老之

行若此使讀之者憬然而思見一不善也雖
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不得已而下筆但去其名
亦書數行使讀之者懔然而懼憬然思而不知
所法懔然懼而不知所戒非大也知所法戒矣
而不思擇而從悛而改者亦非夫也此吾作此
錄名曰警世之至意也雖然警世先於自警不
自警而望世之警焉是徒以言教而非以身教
也以言教者誦以身教者從予將於此錄之所
載者日惟兢兢焉若不能企而及惕惕焉若不

能趨而避也是又牧作是錄以自警之至意也

正禮篇引

禮烏乎正哉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可以義起則凡行是禮者必中乎天理之節而協乎人事之宜乃謂之禮今或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甚至顛倒錯行而昏然無覺者是謂非禮之禮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大人而欲由斯禮也必審其中正之則而後可乎故先辯禮之所自以正男女之始隨舉禮之

所出以謹內外之防冠笄則教之成人婚娶則教其成禮建立宗祠以教其致敬問安視膳以教其竭誠內喪則示以致哀而弗事虛文圖喪則示以儀則而弗從苟簡上官有變故則教之哭臨衙門有內喪則示以裁制鄉飲則爲之定其名正其位士相見則爲之立其則樹其儀至於齒德之當尊者則教以執其卑或於變通一旨審者則教以從其俗凡升降上下之間進退揖遜之際一一以爲之參訂必求其可通

者以行於世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典禮本可通行於萬世全在其會中求之能觀會以求其通則得典禮之要而無不可行矣正禮云者正正此會中之通使世之習是禮者可無差謬於其間也若禮本心體而出之自節文固整然其具在也端然其無邪也烏乎正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三

夢見孔子記

夷之從祀議

敘鄧潛谷五經繹

敘李氏家乘

題王斗川蛩鳴集

題李石岡文集

題黃象洲諸咏

詒序程松野海屋添籌圖

題程子仁詩文端

讀吳氏家藏

讀書飛英西院題名

讀書張岐豐毘山莊記

題張蘭池武進士卷

題張扶輿武進士卷

題李母海屋添籌冊

號潘子木允升慎所

題程門紀別卷

費守竹傳

讀孝烈傳有評

題俞節婦施氏傳

題火存貞烈冊

廣昌開心堂說

題花間集

許致和字謹中說

題晏翊綱目八卷

題真率會冊

冲玄文社引

古萬字說

書余母傳後

來恩堂草卷之三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夢見孔子記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九月十六夜牧無他
思慮儼然夢造夫子之庭肅然請曰求賜玉印
一觀夫子出其印眎牧零星五六硯牧駭視一
一蟄正其文始成一印方可三寸許厚可三分
許一角猶有殘缺處因跪而請曰何不以金鑲

之可垂末久夫子輾爾而笑曰予意正欲如此於是夫子升坐一高殿中殿甚宏大中設一卓一椅夫子端然坐焉其殿基去地二尺許由是收拜于下夫子亦出位答拜加禮焉睇其貌穆如也睇其色雍如也睇其拜跪起立翼如其和以適也載視其冠其色玄視其服其色黑視其髮鬢然色焦黃可異焉覺因思之夫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度其時必五十以前嘗有是夢至五十以後而六十而七十絕

無是夢矣故發諸嘵嘆蓋如此今牧年七十一歲其衰抑又甚矣乃夢見夫子請其印睇觀之而爲之輦正其文若此亦奇矣哉豈平生所著四書五經疑問蚤夜以思必求印正夫子之心而後可故形之夢窳若爾耶不然何不夢至他所而必於夫子之庭不求視他物而必於夫子之印不一爲他言而必其印之輦合方正金玉其相爲夫子欣然而許可也而若是其奇哉此牧生平以來所未嘗想乃形之夢而真見其有

若此者次日早盥手簪筆謹記其年月日以著此夢之奇爲古今人所未嘗有也以昭示於來許云

又詩王有五六片者何也人言牧者五經疑問故其破碎有五六耳余應之曰不然五經之說各異而五經之理本同且一經自爲一經完完今全豈有破損之理所以有破損者專以諸儒自立已見過爲穿鑿曲加附會將此一貫之理五分六裂故其象有若此耳余今從而湊成合

一則爲一玉矣又請金鑲之則一者原歸于一而夫子之心慰矣故曰予今正有此意耳未識然否

夷之從祀議

夷之天資極穎幼時從墨而厚葬其親便有超脫意思了及聞孟子命世大儒再三求見其意甚佳初無欲來角勝之意及孟子以厚葬其親詰他他却尋思若保赤子一語回說此非援儒以入墨也亦非推墨以附儒也其意蓋謂儒者

亦有此語似與墨道同因遂解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蓋誤認而誤解非有他意孟子却只從愛
無差等處闢他復說彼有取爾句曉他因說一
本二本及自古葬親之意宜厚不宜薄以明愛
決不可無差等以見墨道之非之却恍然有悟
爽然自失故說命之矣三字細看憮然爲闢處
却是如何景象憮字从心从無此心若無是何
等悔悟到爲間時却遲久方醒是何等甦息後
論命之矣見天命之性人所共有我却從墨道
而失之今得此言提醒我分明是天復命我以
此性而之今得復爲人也此渠悟處甚卓見處
甚高分明棄墨歸儒一大儒固孟門所樂與者
此當與樂正子爲伍而萬章公孫丑之徒皆所
不及乃今敘從祀却遺此人豈成祀典牧因覽
孟懿私謬欲增入之未識然否

敘鄧潛谷五經繹

余向聞新城有鄧潛谷先生著五經繹若干卷
求一見讀之不可得昨從粵西來廣昌薛欽宇

道尊謂余亦知讀書者悉出潛谷所著書示余
余公餘出筭讀之味其所探討處則深究指歸
會其所自得處則冥契淵奧攬其所發揮處則
悉軌真指不妄立意見不過為穿鑿不曲加附
會如人之代而本其所自生曰正傳如水之流
而本其所自來曰嫡派如絲之抽而本其所自
吐曰真緒而於易尤備且精蓋潛谷專門於易
故爾而引伸觸類則俟其人之自悟也其以繹
名者正謂已以意繹聖賢之真緒而尤深望後

之人皆以意繹已言尚得聖賢之真脉絡耳余
探繹不忍釋而恨不得一過其廬訪識其所為
踐履者今夏承委試儒童於新邑得盡識潛谷
之素行一一皆如其所繹而其孫恭來視余氣
雅而語醇似有得於潛養者克稱潛谷之後也
渠且因余之訪乞一言於經繹後余曰潛谷之
著述諸名公序之詳矣余何敢及而子復爾云
者豈以余撰五經疑問能發爾祖之精蘊耶昔
楊子雲著太玄云後世復有子雲當必知之潛

谷之著寧啻太玄而余非後之子雲也但就學業論則必嘗涉獵經義思討其指趣者乃可知細繹經旨者之用心耳潛谷之細繹余畧知之矣獨恨生也晚不及見潛谷得以所杜撰一一印證於左右耳雖然五經之繹不朽也余倘藉此言附繹後俾世知余亦有疑問或與此繹相發明未必不與此繹並傳於後也是又余之大幸也

敘李氏家乘

昔讀古世家大都功名烜赫紀載於篇章而清修特達之士不多槩見何者舉世共艷旂常欣鐘鼎巖榭而谷養弗視也然榭養於巖谷者亦不屑視彼欣艷焉者蓋操趨自不同也若縉雲李月巖先生其人實可欽畏焉先生生多病自少至老如野鶴之癯癯而操行孤孑毫不受世之氛垢亦如野鶴之癯癯其自稱癯癯老人是也乃其教子曰人未能做聖賢事不可頃刻忘聖賢心又見人爲欺誑者曰世豈盡盲聾耶先

生其不盲不聾者矣斯可以癯癯一老人視哉其欣慕靖節為獨勤著有詩韵音釋等錄自適其適際志收之著述科非所儼也府志列之往哲其庶幾耳觀厥嗣君抱諸名公碑傳雲深菴等記知先生倘羊毛翁巖一舸樓終身焉若真與古之清修特達者倫矣余不獲親承先生之清風獲交于嗣君得盡窺其行於家采如見紫陽野鶴仙人於異世者因題數行於篇端

題王斗川蛩鳴集

夫子謂誦詩三百授政不達無取多為詩固在達於治哉故他日與子夏論政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從志出也而禮而樂而憂亦無所不至蓋心口自語誠在生民則制度品節之詳休戚相關之誼自然周到是實政也是真詩也獨怪漢魏以後作者舍民不言置政不理而唯寄興於耽游怡情於花鳥曰詩詩詩顧出民情政治外或古皖上斗川素抱淵碩蓄心治幾而七試不偶矢口於詩頗得三百篇旨無論其他即

今水溺異常民無控愬善政者要在清心料理
審訟緩徵以恤存發廩招商勸賑以調濟而撫
集勞來次第舉行期免生人於餓殍斯民其尚
有攸賴耳而或者釣竒爲過爲糶爲借紛紛四
出以飽奸胥之腹而貧未蒙惠富已受疲不識
向後黎亦將填流徙竟作何狀斯可謂達於政
哉而獨斗川憂溺一咏曰欲救無竒策求竒即
是痴斯可謂不達於政哉而惜僅丞吾邑不得
士一方之命且旦暮間將以遷秩行嗟夫古今

大志而不獲展於世可勝嘆哉余辱斗川教
宗深誦其詩昂情而摘斯二語蓋謂此足以蓋
全詩而因以慨世也斯集直蚤鳴也乎哉語曰
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世無大扣者姑小鳴自道
云爾雖然鳴不鳴達不達豈可謂世終無識焉
者哉漫題以俟世之欲扣者

題李石岡文集

余至廣昌之次年見邑志篇字漫漶思爲修補
計乃細閱志中敘畧語語中肯縈問出李石岡

如... 先生筆似難續紹再覽宣化順化渡二記文更
涵竒因考其人生平行誼甚卓犖雅潔與文稱
宜化... 宗而未見請入問何以故有稱亦自作
志時秉筆大直而鄉大夫士間有不遂其請者
... 之... 是竟道祀典余因思在新州日修新
... 亦得罪當道降閑與先生事頗相類乃知
志不宜修也直筆之難秉也直道之難容也今
可復蹈哉因罷志不修然時玩先生之文不釋
手蓋先生質有其文不獨以文名世而世且因

... 志之文遺不祀然文自有品論自有定程品
定論自當與何叔丘先生之文並傳不朽也先
生族望龍公發賢書治邑郡遷司寇副郎亦以
直道去先生孫德容居泮久不能博一第而其
志與行固承先生之訓不替也聞嘗問余言請
... 之... 今行矣漫書冰玉齋以貽之

題黃象洲詩味

余曾作西湖賦而失其藁往見黃象洲年丈湖
山自味摹寫佳麗輒心動且慕焉恨此賦失去

不得與絜量萬一也以是序其篇首此味既刻
浙近遠莫不傳誦矣乃年丈猶未爲快也暇更
吟且以加工焉又著遂昌諸峰十咏此諸峰者
其尤在墓所朝對者於邑稱最勝而其味亦
益年丈宦遊不遂僑武林味湖山湖山之
勝又重於兩浙此豈其偶發於性靈哉抑兩
地山靈默啓其衷將藉重以傳不泯耳即日歸
於鄉矣過嚴瀨蘭洲又漫游天台馬蕩諸勝地
失去藁猶此藁之尚存也

詒序程松野海屋添籌圖

大海之中有僊山焉曰蓬萊方壺負嶠虛無縹緲世傳其間多異人往來綽約不知春秋甲子

蓋羨門安期生不一其人余頗神游欣一遇之而不可得乃今重九後自家山水歷廣寧諸州邑一縱目焉大抵所覽諸山以千計扶輿委腕纍纍不絕所最稱竒者天都叢關扁闔奔趨而下至古歛城萬年河西石門石塔砥柱不知去向意天造地設莫是過也因憇萬山觀中間遇友人邵象洲朝夕盤桓歷太平諸宮觀勝槩懽其尋求別去余憊其遽也叩之云欲往竦川壽一老叟曰松野程君者初度七十且道其勤嗇

起家二子都成立長已事生業次將習舉業崢嶸諸族人共觴之渠且問父祖及其身曰海屋添籌壽者乞余一言余思之自昔至人不必羨安常在僊境乃爲添籌亦不必羨安逍遙爲適乃爲添籌能事事能忘所事不措其和卽壽無筭矣是所在卽海屋而籌自添也若所稱程君者能力業起家卽精神在力業能義方訓子卽精神在義方能圖父祖不忘孝敬卽精神在父祖精常運常凝神常聚常住渠所享豈有艾哉余

向謂蓬萊諸僊山殊涉齊諧今至歛始履其實際而聞若言想見程君之爲人則所云綽約道遙若尖期羨門之屬蓋不必殮霞物表超離羣凡而卽在於人間世也倘程君者惠然杖屨過我一譚谿橋之上豈不快我倦游哉象洲行不能留寓序以詒之而尚冀其一來也

題程子仁詩文端

余從粵西來泊廣昌餘三月自厭俗禁莫釋也近校儒童得佳卷五七首殊津津喜不寐茲又

將奉委行校新城僊童駐盱江上一二日有老生者手持數卷至望之則儒衣冠閱之則翠筠館江渚館湖上社草諸藁接之則有目弗明而稍與之語則澹然若忘世者之人竟與之論則淵然邃然固不世有之士也因喟然嘆曰有是哉建武山川之盤蜿鬱然帝胄高居乎而間氣磅礴未盡論學而學論功而功論詩文而詩文更若干人若何心泉羅近溪鄧潛谷輩表表於世而山林巖壑更有不及知而實有大可傳

者若程子仁輩是也子仁爲名卿子從少不藉
勢芬暨長不涉聲色獨耽玩文辭而及其晚年
併文辭亦棄去焉唯寄傲物外陶寫性靈嘗周
游海內名勝處獨適其適而世莫之知也即知
之者亦謂攄發生平之憤懣耳而子仁豈謂是
哉毋論其他即今日至余所將亦欲攄寫所不
平于余之知哉語曰非窮愁不能著書余嘗撰
經書疑問若干卷請問海內大方矣然非窮愁
之著也子仁知余所撰非出於窮愁故携卷過

我謂余必知其所著非獨攄發其不平而已者
子仁知余哉余知子仁哉若子仁謂余今令隣
邑也謂余頗有杜撰也而覲余之一言則郡侯
牧伯名儒大良已盈帙於篇端矣余何足以重
子仁子仁豈爲是來耶今題數語非以慰子仁
但令聞子仁之所著知其中別有一種自可垂
之不朽耳

讀吳氏家藏

讀吳氏世感家藏若鄧潛谷先生所書遐笑卷

誌銘及諸太史氏文學氏所撰表狀聲詩蓋斌
斌乎已盈篇帙矣余何足重而君章亦以見委
耶君章孝子也孝子孺慕終身見一文人士有
能揄揚其父母者則心切屬焉而且以其父少
谷公之行若斯宜身食其報而竟未食也而且
以其父之望子若斯宜各顯其親而尚未顯也
則心切嚙焉嚙則屬望於世之能文者蓋愈以
甚矣然余竊有以解焉世患不修勵其行耳德
行誠脩未有不見祐於天者若少谷公之從事

新邑而能出人於死地而人不知也負責京邸
而能返人之金鬻其子而焚其券也可謂長者
矣及其之官不以上人之獎借爲家也而能卻
其例且能捨其錢以脩黌校也而又能不恤其
勞於公委也而又能蕭然高尚以歸於故鄉也
可謂達人矣長者達人寧無後乎而君章雖蹶
於屢試今貢之澤宮遠大之業將從茲始也他
日錫之

封章林之太史氏不可以旦夕俟哉而又奚以

嗷焉又奚以嗷屬諸文士焉余平生所持以評
世者以脩不以榮而樂道人之脩行者以祝不
以頌若章家世之好脩可重也特致祝以爲解
焉

讀書飛英西院題名

自昔學道之士疇不樂附先達以流榮稱哉然
而有志君子時切兢兢云何也附名非難名實
相應以附之之難也歲嘉靖丙寅余數學於飛
英之西院上人謂余曰此蔣實菴公讀書處也

而司諫張公雪峯朱公南離錢公及雲間胡公
皆游寓於此君盍勉諸余謝不敏旣萬曆癸酉
薦鄉書上南宮時一往顧焉則思昔上人所稱
五公者不獨以文學顯而碩德凝望固皆我東
南之傑也方實菴守維揚時

武皇帝南幸郡縣竭膏血供億毒民不忍言而
實菴挺然以身當其事凡行宮帳具舟騎夫役
止酌供其不可已者餘悉罷而一以民窮爲辭
天子亦嗟嘆以去而巡游因不竟焉功德之所

樹豈獨庇此一郡焉已哉及歷臺憲宰虞衡不績尤著而鄉評推重焉若乃張公之司諫以直聲聞未公之宰邑以良吏薦錢公居省歸田以躬行理學稱是皆鄉邦之楚楚者所不可悉者雲間胡公耳然而其子嘗承公蔭判我郡意亦焯焯於功名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達五公其當世之高山歟余何敢附焉雖然士顧立志何如耳方五公讀書於此非擢然一書生邪而此志旣立勛猷德望卓然爲世所瞻仰余儻得掛名于其末不可與仰止之思乎而且竚望於後之人也因書以爲記

讀書張岐豐毘山莊記

萬曆癸酉余讀書張岐豐毘山莊上數月是歲叨薦賢書越二十餘年余大豚祚端亦讀書此莊上凡二歲上南宮叨第丁未進士此莊脫我父子二人跡何竒也且產靈芝降甘露皆於愚父子讀書之所又何竒之竒也然豈直愚父子而已哉自前吾湖登巍晉膺者徃徃讀書此莊

上居多蓋我湖山水號清遠實由天目發祥來
天目下二水一曰苕從餘不南來入郡南門一
曰霅從故郛西來入郡西門並滙於郡治前而
由郡城內外諸支流皆望震澤以爲趨而毘山
由山中起實砥柱諸水之衝而岐豐之莊又負
毘山爲前茅迎諸水入局而後委委蜿蜿放至
毘山方會歸於震澤也蓋毘山實砥柱吾湖而
此莊又關扃毘山是郡所最稱勝者其能顯奇
發靈助人之奮捷也固宜哉以是有勢之家多

岳誕此莊而岐豐由祖父來皆能抗守不爲人
所奪此非獨其後人能爾也伊先世太常君號
來儀者由九江潯陽來吾湖愛此毘山最勝買
田結廬於其前題其居曰毘山書屋手植三槐
雙楹又名其讀書室曰清遠齋則其所相定蓋
已超今世人數等矣嗣後代有發者至今槐楹
猶存屋齋如昔其子孫安得不世守爲故業哉
而岐豐之意又或恐後來之事有不可曉者思
欲卜藏於此地是將使太常來儀之所勦永永

世莫於茲丘也斯誠後裔之深遠慮哉而余父子與岐豐父子實世交卽世業且間誨及焉余亟羨其先人善相土以度居而後人又善卜祝以求世也因記讀書其莊上事而併語及之

題張蘭池武進士卷

嘗觀古名將飛騰戰伐暨建勲勩者不少其人而唯管詩書說禮樂者稱焉及按兵法若三畧六韜五花八陣莫可具數然白書滅灶囊沙背水爲法所不載者比能大樹偉伐爲世所贊慕

蓋法猶醫之方奕之譜耳而徐察其脉理以酌用其方縱觀其形勢以善用其譜則存其人心巧非可以指授言喻者則岳武穆公之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知運用之妙者其可以言真乎吾鄉張蘭池丈以名家子年逾弱冠則擢武舉高科舉名進士人共訝之一日出所爲應試義示不肖讀之卒業始喟然嘆曰斯其所爲中鵠矣乎今

國家當綦隆時偶倭奴竊發朝鮮學士大夫皇

卒莫知所措發策者因問竒正於多士且酌遠
道之宜又試論將所自由爲竒蓋窺多士之所
執若何耳帖括撫拾誰能解所謂運用者而張
若一則曰審其情之所極而以勢之變衡之而
竒正之用以神一則曰將誠有畧卽戰敵地勝
戰絕地亦未嘗不勝而能大權遠近之利害一
則曰竒因機而出者也機不可豫見竒難以先
設斯真所謂知心之運者哉知心之運而何難
於兵且觀其人器宇深沉語言恪慎準繩於禮

樂而型範於詩書似非悻悻爲請纓之舉者擐
甲厲兵可信於輕裘緩帶之日世幸無事則爲
鎮奠爲彈壓豫養其所謂桓桓者或其有事則
爲掃除爲戡定大顯其所謂赳赳者吾於張君
之制義已窺見其大畧矣又於張君之舉動知
其符契於制義矣將又於其制義其舉動覘其
運用一心必能大樹立於
明時埒圖畫勒鼎彝不但爲今之名將而已者

題張扶輿武進士卷

往歲遊粵西遇張蘭池丈出武試聯捷卷示余
讀之知其敦詩書說禮樂固上將材也不揣題
數語於其篇端茲至建武遇張扶輿丈恂恂儒
雅扣之淵然一日亦出武試聯捷卷示余讀之
遂然博洽孫吳韜鈴等書且與蘭池皆居白下
皆年三十以內先後皆中武闈高第因喟然嘆
曰有是哉神識機權隱然衛霍公侯干城今有
若二張君者乎再讀扶輿文策中若運一機役
萬機收衆權歸獨權若有將則法生有法則兵

強等語抵掌擊畫即老成宿將曾有不及知者
此豈武闈中人物哉殆有關氣運者矣我
太祖龍飛淮甸奠鼎金陵一時文臣武將若宋
陶諸學士徐常諸勳戚皆生於留都左右贊畫
勳勩稱絕於萬古後世曾不敢企而望者今留
都一特大魁若朱蘭嶠焦漪園並列於翰苑而
蘭池扶輿二張君又先後高捷於武闈皆在石
城以內豈龍蟠虎踞之雄勝孕毓二百餘年又
特生茲竒特人豪將出入輔佐

皇家奠太平之謁於萬禩者耶不然胡白下一
時多文武奇豪之若此也因讀扶輿卷有愾於
中而又就扶輿之策畫察扶輿之嚮往究之將
與古名將埒恐不僅僅於篇辭而已者因輟題
數語致期祝之意云

覽潘子木允升慎所

庖犧氏畫卦六十四有四義各有攸當迺下坤上
巽命之曰升者河坤地也巽木也地函冲和之
氣其德宜木而巽入焉根莖枝幹由此以生駸

駸日升而不已則以其實氣貫也假令瓦缶沙
礫實氣不貫即木易生何能升知地知人心矣
人心唯此真實不真實德何以日升於高明夫
子象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誠慎之也
慎則常實而常兢常進而常不已固宜其允升
如木哉雖然木由萌孽爲拱把爲合抱干霄則
小大殊爲社櫟爲椅桐梓漆爲徂來之松新甫
之栢則貴賤殊爲摧朽爲薪爲桶爲楹爲梁棟
則成毀殊夫孰非生於地中哉其根祗貴賤在

所植而養之使大且成則亦在所植者之無傷
之是地以實氣生木而猶望人之慎養之也矧
人心于哉人心克慎其始斯可日向於貴而日
慎一日則日高且大而底於成今觀子未方弱
冠而成人恂恂嚮儒業不懈居家治事寧克理
紹祖父業業克承慎道得矣他日所成豈崢嶸
豈直今日已哉第曰危微精一賢聖猶以爲難
倘今雖恂恂而旣壯且強一或不慎猶然限於
此把而爲薪爲摧朽耳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斯

積小高大之說也余愛子木枝幹已立而猶願
其爲合抱干霄爲清廟明堂之梁棟允升於大
猷故復以慎德之說告之以慎作所猶子木之
稱也卽少年自號奚遜焉

題李母海屋添籌冊

余幸與李莪明丈同寅於建武知李母林太孺
人今年壽六十製冊求善頌禱者願獻一稱觴
焉乃聞之 益世子僊源殿下題德壽凝祥額
華山心源殿下繪海屋添籌圖而府臺王公華

公吳公及同寅南城葛星垣丈瀘溪呂筠軒丈
總司張扶輿丈暨諸名公皆盛詩歌爲祝而余
獨不能是也唯攬額圖誦詩辭璀璨炳煥欣忭
不勝竊形諸嘆曰有是哉今日李母之榮壽可
稱愉快哉然竊疑海屋必在蓬萊僊島中而添
籌必真人延註壽筭事也顧世未有觀者余何
敢浪言乃世稱衆且大者不云海乎而淵淵而
浩浩孰有逾此心者海屋者泰宇之謂耶今
人存一善念行一善事自覺神王而氣培而延

年益紀香基於此易稱方來書稱無疆之慶詩
所以莫不增皆謂是也添籌曾有逾於此耶余
未及請見李母唯因李丈稔知母氏所履齒各
門無非無儀歸華問克敬克孝克稱爲人婦相
夫子成家產芝蘭禾乃發爲世所欽羨克稱爲人
妻教長嗣登甲第若仲若季有聲黌校又將英
英駁發也克稱爲人母而生平所存注所動履
皆一稟古懿訓德儀勉貽其後其泰宇中何時
何念非延年益紀之事耶是則可爲頌者今李

文任南豐豈弟政教未易更僕數即通濟橋逾
千尺皆偶燬于火人苦其不易即駕矣乃料理
工作不二十旬而與梁畢成即神君之募畫哉
然不可謂非母氏冠勗于其內也茲已奏最
明光褒然

封爵且莫下翟冠被服於閭閻內奉愉愉外祝
嘏宜其泰宇中又何時何事非延年益紀之樂
耶是則可爲慶者且李丈方壯年小試政蹟已
赫奕若此矣使承母氏訓益懋芳猷霖雨天下

若仲若季亦承母氏訓更振家聲而家人大小
內外悉承房氏訓款培螽斯麟趾之澤李母泰
宇中又不知若何愉快神王而氣培將延年益
紀榮享於無筭矣是又竊用以爲祝者是或
心源殿下所繪海屋添籌圖意耶而大要則
儼源殿下所題德壽凝祥一言以蔽之矣李丈
倘以余言爲然請轉聞之母氏爲余稱觴以爲
壽

題程門紀別卷

劉培初丈江右世家也初授 縣令厭習吏
事自請改教于吾湖固稱涼僻哉然吾湖安定
先生嘗教授于茲士子循循服膺至今蓋經義
治事立教有方可爲天下式可爲後世則也邇
年來士習稍覺佚偷矣此詎直上士之變其習
哉抑司教者之越其防也即培初丈初至吾郡
以真誠立訓以長厚作人僚屬莫不彬彬稟令
矣尚有一人者竊希上官旨導以起滅之事而
二頑劣之徒因以射利而構禍及此人者之

去職也反歸咎培初丈而操戈焉此豈復成師
道哉而奈何可帥士子之雅馴也乃培初丈當
此難處之時但守正於其始而一任其跳踉持
和于其終而竟付之不校而狠暴者莫能加雅
馴者胥知感今遷南寧司理以行庠士依依不
能舍而俞生咨益嚴生逢盛輩佩教尤深繫念
尤切特製卷以紀別而屬余言冠其端夫別則
在峴山碧湖間矣日程門者何明道之謙和伊
川之止恪師道稱兩絕焉而今日培初丈兼之

蓋於處同寅之桀狠而不失育士子之詩懇而致思者可見其槩矣今歲首余叨賓筵於黌序亦坐居初丈春風中乃識安定先生之後世未嘗無若人而循循雅飭士子復藉以興起者宜其識別而不能已也夫

費守竹傳

余鄉費守竹公者名元慶字克善世居歸安飛英定安橋爲故御史北郭公裔孫爲浮梁教諭知竹公第三子少讀書習舉業不就去事惟一

走京師京師故多猾僧賺人貨不售而公行溫雅醇厚自令人不忍欺負費日以盈歸請知竹公專就已養勿累兄弟長次二兄日衰落嘗按季恤存之兄歿嫂存姪莫能給仍前恤養至老不懈弟愛竹君元亮爲諸生能自贍不能禦荒時學校聞公行誼延鄉飲此雖公舉哉不無謝費也公竟謝絕之曰與其捐貲就此飲不若捐此助吾弟也其孝友蓋如此余贈君淳菴公嘗與公交厚余嘗盛暑中訪其廬其家人云往天

寧理壽具矣余心謂公年七十能爲達人如是也隨往冀一涼憇焉坐間問及乃知爲妹氏辦心蓋敬服之一日公至余舍云縣僉櫃頭苦不能支余許可與一解也叩謝以去次日復至謝勿往問之云此榜尚未示也縣公獨任其吏吏故與余厚私通焉今往則壞此吏行止矣勿忍也其立心忠厚蓋如此然天亦特加眷顧焉往公挾貲貨走徐州逢鹽徒劫掠溫言以請得不剽衣幸矣乃同行囊資悉被掠盡而公囊多物

正此輩所屬目者獨舍之以去非神迷盜目乃然哉又其孺人嘗畜一婢愛若已女勿訶也一日以小失加薄詈此婢報甚往投井歷步以下兩足分立甃磚手尚扳井闌石一汲者驚見之聲聞同井視之其婢也急取索構出焉夫井甃之制大抵俱上窄下寬也卽上下寬窄如一苔滑淋漓若酥能竚人足哉且歷步以下未有若是投井者法孰謂無鬼神耶吾湖最苦圖賴此婢年十六七倘令投井死家其立破矣積德有

素故鬼神特護佑公也如此公方七十時二嗣生子俱未收晤間偶語及此余笑謂之曰此事余嘗憾家翁矣余性直慙或無子而積德行善若我翁寧苦無孫耶今孫已森森多人矣公可
以此言券也後其二子皆收育共曰五人公皆及見之信哉天固未嘗不定也公善行甚多余不能羅及但舉前一二事皆其所不甚經心者其所不經心者如此其經心者可知矣余嘗病傳人行者徃徃摭拾掄揚太甚而又病故摛烏

有駭人聽聞之爲諛爲誑也今余述其婢投井事此婢尚存此汲井者尚存其同井見聞者俱存而此傳將即付其二子倘余爲諛爲誑其二子雖面承將不心唾哉余嘗見善是師於師賢士大夫外尤敬服公故特傳表之令世知布衣脩德亦可以承佑亦可以示後簪纓學士大夫輩與砥礪名行勿虛度百年終於湮沒而無聞也

讀孝烈傳有評

余每聞節孝事則聽之不倦攬節孝傳則讀之不釋手蓋正氣所鍾足風來世真有感動吾心者今歲謁恒初父母出其從孫幹甫及其婦江氏死孝死烈傳聆余余愕然駭感然視而讀之欽欽焉然於間則畧有評幹甫蚤慧而固其父母所愛憐者父賈於外母病在堂而醫數不效寧不願甘以身代何惜寸肌然獨不思寸肌之割未必能回母之生又不思積勞侍藥而一割或斃其軀反貽父母之憂乎且妻尚未子而

一割或斃將令若何是可以無死者也而死於孝悲矣痛矣過矣若其婦江則異於是夫且死矣子且未生莫可依終身矣卽有姑在而承夫之托然夫猶有弟也弟可娶婦侍吾姑也笑然一身何依何立而不死奚待焉是可以死者也而死於烈悲矣痛矣宜矣而特死於夫之可以無死以至於死痛矣悲矣以是相較豈不稍殊然惟有是夫方有是婦有是婦可表是夫是又兩相成者况乎世之人知慕妻子輒忘父母誰

肯爲孺子慕割肌以療其母而尚可以苛責之乎余爲是評蓋教世之爲子者當倣幹甫之所爲孝而特不宜倣其割以至於死爲婦者則宜倣江氏之所爲烈可從夫於地下而又或謂但秉此貞以待姑之死而後死亦不失爲烈是以中庸之道示後死者之知所嚮而非所論於幹甫江氏之旣死者也生死念重細常念輕余又於是子婦之能死者而三致嘆云

題俞節婦施氏傳

余生乎喜覽忠孝節義諸傳然必究其實而不採其華蓋忠孝節義皆根心以勃發其人自有一段真實者在固無庸代飾其言過據其事以爲美也俞節婦施氏者出自名門歸之望族其生其死諸傳敘之詳矣唯其實在家則知從父母之訓于歸則知事翁姑之孝相夫子之學及其大勤學而致疾也則知解服珥以佐其醫藥而及其不起也則知盡哭泣以共其歛葬而葬之旣畢也則知不恤一死以爲殉且其誓死以

殉也不使人知但其送葬而歸也以奉翁姑之事歸之其叔以慰母氏之意語之其兄而其既固尸以就寢也密紉週身之衣以毋沐浴其身焉之其女潛待其女熟睡而自縊是則其死之實事甚決烈且甚從容真之死靡他而足以礪世風者語曰守死善道施氏有焉作傳者但據此以實書其節烈自有餘光矣若其意所不言及禮所未及者固不必撫飾其文以爲華也世道陵夷人心陷溺鬚眉丈夫甘妾婦以二天者

比比矣若施氏之節烈能有幾人守吾土者拜其楹額其廬是也然似此實行應更題

請恩旌使采風者知奏聲詩使聞風者知礪鉄石是表揚節烈之實政賢有司將亦不徒事其華而已者余今日尚深注望焉

題火存貞烈冊

嘗聞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爛我浙按君吳鵬峰公有側室槐英氏十四侍巾櫛十八侍鵬峰公卒矢殉於三旬之內衆莫能止竟從容自盡

馬遠近大夫士見且聞者咸繪賦以嗟其異蓋
耀燦成帙矣公嗣可官不忘先烈出入輒攜帙
往以馬表揚辛卯夏寓吳山寺寺夜火可官奔
去痛惜此帙已付之灰燼也乃幸寺牆壓倒此
帙得不毀今覽其後數葉焦跡尚存吁嗟乎殆
天故發其巧以彰其烈乎肅愍于公味石灰有
烈火中間煉一番句槐英氏有馬牧敢僭題火
右貞烈四字海內大方披覽者當必竒其事勃
勃吟詠揚此烈于不朽焉已矣

廣昌開心堂說

館後故有門塞久矣今復修開之扁曰開心或
曰名故以此耶余曰非也洞開重門正如我心
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
忠益實居政臨民事余叨令此二年矣學士大
夫必有洞見我心者而惠然肯來示我同行其
裨益固不淺鮮也重門洞開竊附於虛受開心
見誠將藉以廣益名是之取耳因命刻諸門

題花間集

花間集乃大蜀廣政年間衛尉少卿字弘基者所集載在唐歐陽炯者甚詳與草堂詩餘並傳顧草堂詩餘刻廣而傳之者衆花間集似少有聞也然讀其詞率多小令乃纖纖而刺人骨翻調而令人舞靡靡而使人忘倦豈聲音之感人自有不可廢者哉三百變而騷賦騷賦變而古樂府古樂府變而辭辭變而曲抑時使然也雖欲使還爲古何可得也况鄭聲之淫衛音之蕩齊音之敖辟驕志卽古亦有不能挽者柰之何其責於辭讀其辭以愉快吾心不溺其辭以持正吾志斯兩得之矣花間也草堂也卽古三百之遺也吾老矣偶覽此帙而把玩焉知其亦可傳也遂書以題其首

許致和字謹中說

許村有篤行君子名致和字謹中者問其說於余余應之曰人之所不覩不聞者是爲獨而獨之未發者卽爲中其所發而中節者卽爲和非二物也舍獨而求中則誤矣於中上加謹則又

如月者文集卷之三
誤矣子之所謂謹中者亦慎獨而已矣一慎獨而致其極則所謂中者在是所謂和者在是而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是慎獨卽所謂謹中也慎哉其惟時中乎雖然慎獨尤有要焉不以文辭累吾心不以聲色蕩吾心不以貨殖動吾心澹然太空未雲澄然止水未波無慎而無乎不慎無乎不慎而無慎可言斯謂真慎獨而徹上徹下無不由之是謂致中和而位育之功可一以貫之也今子之謹中也將從若

說乎將於中上加謹乎是不可以不辯者

題晏翊岡山人卷

豐城晏翊岡先生善堪輿往來吾湖餘三十年余二十年前曾晤於戴起泉家丁酉遭太孺人之變回自粵東始延之覓地得金蓋山合葬先贈君太孺人繼又覓一地得金斗山塋先亡二孺人唯時寓二山中同臥起者幾月餘扣其論議窺其心事知其爲醇然長厚君子也蓋世善是術者多矣大抵遇有力之家則諷使遷遇卑

如月有文身卷之三
方之家則樂爲就總之以利言耳翊岡不主是
念凡有求者輒憑地脉指示之聽其所爲任其
所嚮一不萌計較之心以是其囊不其豐而留
譽於吾湖者則甚富是則翊岡之所爲可敬也
惜其卒于我湖而無子然喜其得婿曰熊君韜
者習舉業工文辭邃養鴻發可期于旦暮茲將
謀葬翊岡抱其小影卷走廣昌謁余余開視不
覺雪涕蓋翊岡作於吾湖時余適宦粵西不及
視其殮兒曹雖僅僅致賻不能厚茲來廣昌余

雖稍捐俸助而又不能厚總之有愧於心不能
報翊岡之萬一也唯覽熊君手筆可卽發出所
撰經書疑問與之且丁寧勉祝其聯捷是贈故
人之婿以言致通家之誼或稍勝徒贈以金者
止助其塋事能慰翊岡於地下而已也

題真率會冊

交道之難言久矣蓋非交之難而人情翻覆能
縮於始而難要於終也余親翁茅右岳常游白
下綰四方來胄監者五人焉蓋二十年于茲矣

間語及則殷殷焉津津焉不忍釋余雅與之而或以久要之難未敢盡信之也今年右岳由信州走建武將入平西以徃歸化也路必經南豐南豐高合乾實庵二君固其嚮所締結者不先期約而徑造之乃二君者接見甚驩洽把臂道二十年來事至中夜同寢處不能寐款數日諸昆及諸子姪輩相陪侍不少離行復登舟送數十里語至悲愴不忍別而余遣候者竟遲遲數日焉且合乾君稱有子聖壽者舊年爲余閱府

試卷錄高等托轉致余因思當日者果嘗得一奇卷矣意卽其人也嗟乎世有若是之善交識者乎越二十年來走二千餘里不通訊爲謁而丁榻盤桓河梁話別宛與古昔諸善交者相暉映孰謂久要之難其人哉難在此心之未真耳貴則數千里如同室矣數十年如旦夕矣固必無間言者余固因高氏二君而知河楚維揚三君亦必如其人也又因合乾君之所致余者而知甘嗣必佳士不獨執文之可錄高等而已

因題右岳親翁冊併冊致高氏二君或可及河
楚維揚三君使世知余雅好久要之交情如此
云

冲玄文社引

余住溪南數日見吳可依文移世初結社爲文
心竊喜之僭題其舍曰冲玄諸兄因請其義余
思玄字見於經甚鮮唯書頌玄德易稱玄黃蓋
玄氣甚清於天爲帝命之精於人爲良心之祕
惟淵惟默惟精惟微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此之

不冲可稱天文人文哉今世爲文者卑瑣庸鄙
不足以探玄而驚爲吊詭神奇者又玄空而無
實玄遠而無歸非余之所謂玄也余所謂玄者
在根天命人心以發一段不可磨滅之見以爲
天下萬世則此之謂玄之玄也諸兄今年俱不
少矣應思冲發以透真玄自然文思過人立名
當世倘日玩月愒不思冲舉玄於何有語云不
飛則已飛則冲霄是余所望於諸兄者

古萬字說

嘗觀河圖五十居中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邵
子因曰萬事萬化生於心信哉斯言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乎今觀余常吉所脫一冊細
閱此卅字其所交合處總會于其中其所推及
處本原於其一分明五十居中而萬事萬化之
所從出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謂執中所謂建
極孔子之所謂一貫而教天下萬世于不窮者
其寧外于此乎始製此字者會意取象真精且
邃矣學士大夫能因此象而得諸心則本諸身

而可通于萬變可及于萬方可傳于萬世固不
必更求他道也然豈直學者所宜知哉記曰王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則萬
幾不期理而自理而所以仁覆天下萬世于不
窮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敢有望于今日

書余母傳後

余巳丑歲至巖鎮獲交念橋常吉父子而未及
請見念橋之母今歲復至此念橋已沒矣常吉
方講學於寧國而余徃拜念橋之靈蓋善君之

姪承在文集卷之三
偶儻大別於世道交者不敢以世道視之也暨
常吉歸拜謝余訖出其祖母方氏傳脈余細閱
其所以事姑所以事夫所以訓子若孫其孝其
節其慈備載畢文宗行狀朱太史傳中余不能
出一語獨思常吉今所講學欲學爲聖人乃其
祖母但舉其祖之行示之曰是有意量平生不
失信義者曰毫無私曲人敬憚之亦無有挾詐
自利者曰事上最謹令忤逆者見之而意消曰
御下則恩威兼濟人咸德之此數語分明遵道

而行之君子也遵道而行尋向上去直造其極
卽是聖人聖學寧俟外求哉是足以見念橋之
母之賢矣是足以啓常吉之學爲聖矣余論聖
學必本於家學蓋如此不識是否然斯干之詩
有云似續妣祖則余言或亦有當於聖學也常
吉勉焉承祖妣之訓克而極焉足矣不必他求
也

國史文獻卷之三

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史文獻卷之三

東恩堂草目錄

卷之四

五賢祠記

論新興縣題名記

紀文昌橋田本末

申請槩減雙橋都田米則

議立樟村等營兵

又議樟村營兵

新興志略

何氏世德崇祀祠記

長生橋記

請南興改折光丁減銀議

議南興官解

回清理獄囚文

酌議行監法

解回發糴官穀銀兩文

申請何心泉配饗冢宰祠

讚劉弘宇毋賴氏貞節

贊揭節婦

揭何平山公於臺省

新州古稱蠻烟瘴癘之鄉凡罪觸中朝者時或
謫置其地若唐張公柬之宋鄒公浩劉公摯胡
公銓胡公寅其灼灼較著者先時祀止列名名
宦祠中唯澹菴胡公有專祠在城東南故夏院
寺基址雖宏宇舍卑陋未稱士民崇祀之意嗣

米恩堂草卷之四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五賢祠記 新興

新州古稱蠻烟瘴癘之鄉凡罪觸中朝者時或
謫置其地若唐張公柬之宋鄒公浩劉公摯胡
公銓胡公寅其灼灼較著者先時祀止列名名
宦祠中唯澹菴胡公有專祠在城東南故夏院
寺基址雖宏宇舍卑陋未稱士民崇祀之意嗣

後復入張公柬之胡公寅爲三賢祠萬曆十九年學博黃君文炳覽故籍謂鄒公濬亦宜入祀且請前令王君仰一新其宇唯時邑庠弟子程鵬越良誼等監督厥工堂楹門廡弘敞壯麗甚侈前規工將竣王君以調繁去牧來適觀厥成洵時日潔俎豆奉妥四公神靈於新祠士民莫不嘖嘖稱嘆者茲慕邑乘牧歷覽前修之謫寓斯地者有劉公摯其名則喟然嘆曰斯一公者在神宗朝不洛不蜀中立不倚豈少媿此前後

四公哉奈何獨遺不入此祠也則亟置神主擇日奉祀列位於四公之間改其額爲五賢祠嗟乎此五賢者產異其地何啻數千里而今同堂顏行如兄弟然生異其時何啻數百年而今崇奉於一時若且莫遇則何以故哉忠義之憤激無聞於後先而且皆過化於新州凡生於斯宦於斯者自感觸於其衷有若相符會者則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嗟乎今與古豈異時哉此五賢者豈伊異人不可及哉五賢不幸遭非其

時置謫於此蠻烟瘴癘之鄉尚耿耿以忠義著
興起後人之崇祀今新州風氣日開人文不顯
若中上而來涖茲邑者又皆以選除至非謫置
比獨奈何可泯滅無傳而更以不肖著耶牧謫
薄不足齒矣後之君子入斯祠奉斯祀瞻仰斯
五真之忠義者尚知所振奮哉

論新興縣題名記

凡物之廢舉豈無其數哉余始至新卽訝縣無
題名記而未暇舉也茲涖四年餘矣方修邑乘

請此爲闕典欲撰文記之苦無碑石見隆興寺
拜臺整然一碑可用也命幕王君廷縉徃起之
乃故縣題名記嘉靖四十三年仁和周東崑公
所命勒者南海僉都李公義壯撰爲記載令丞
尉幕甚詳尚各虛二十位余亟命石工續勒諸
姓名其上暨之縣堂公座之右嗟哉此何爲勒
者勒必在縣治內而移之龍興寺覆爲拜臺輿
人得行踐其上斯人亦忍心矣哉訪東崑公在
邑平苗惠民立有遺愛祠且所勒碑不止載其

人一姓名而已也

國朝自程公希灝而下凡數十人中問未必皆賢而殫心力圖維地方利害載在列傳者亦班班可考也乃竟忍移其碑記姓名于行踐之所嗟哉其亦無人心矣哉人因牧思立題名石卽得故題名記爲志至氣至稱竒牧則因思碑之勒不及立爲忍心者所移也稱惜又思牧今日所爲政不及周東崑公遠甚斯碑之立莫亦爲後來者復移爲龍興拜臺也而又稱懼焉雖然

世必無復若是之忍心者唯在位君子因斯碑之廢舉時一動心焉則斯碑雖有存不存時而姓名自可必垂於不朽也

紀文昌橋田本末 新興

新興東門爲恩陽雷廉孔道門外數十武爲河河水自龍山諸溪來會流于茲濶餘三十丈每歲水溢時暴漲橫潰卽渡以舟不能濟平時行者亦多病涉且水勢走若建瓴下直迅無關攔爲堪輿家所忌故常有橋名仁義圯而弗復者

幾三百襪萬曆元年知縣王公民順來蒞茲邑
首從士民之請肇工創建捐俸以倡民之樂助
不費公帑伐石於十里近山中不煩民力自十
月至來年四月通觀厥成更名文昌橋成餘銀
尚百餘兩貯庫爲後日修理計後來者那支別
用僅存七十二兩九錢零十六年間王公分守
南韶經臨新興查知之卽命縣官給發各排梁
天禹等買田收租計修理不朽是時各排各將
已田應命納租至今二十四年該租銀四十四

兩一錢九分零知縣姚舜牧到任來謂此田須
置買一方可垂永久而王公適分守肇高亦批
行本縣酌處奏仁八民葉天載賣出鄧儲昇蠶
岡村田五十七畝六分四厘零例應贖而力不
能贖苦爲所持本縣卽追前發各排銀併積貯
租銀又措處銀一十七兩八錢零共一百三十
五兩贖作文昌橋田俟大造另立文昌橋田一
戶在仁八排下計正耗米四石零二升二合七
勺零召佃嚴朝滿等十人認承自二十五年爲

始每年共該鄉斗租穀二百四十五石五十每
石折銀七分五釐歲計租銀一十八兩四錢一
分就內除糧銀二兩一錢零完官其差銀分灑
槩縣復議原着各排梁天禹等十人每年輪流
二八催徵貯庫填上循環經由查盤定作此橋
修理之費不許別項挪移通申守巡糧儲道府
詳允施行舜牧或恐後來佃者或換坵段催者
漫不經心守者復支別用有孤今日處置立田
之意故敘其本末勒之貞珉以垂永久云其田

畝近段佃戶排催姓名悉列於碑陰

申請槩減雙橋都田米則新興

看得雙橋都僻處萬山中與新會恩平高明犬
牙相錯其間地土皆砂礫之場不堪耕種唯稍
近溪澗者號稱膏腴亦時有洪水衝決之害較
之上四都委爲磽瘠若冷水迳塘溝等處其尤
著石耳歷來錢糧之拖欠雖其人民之才悍抑
田土之磽瘠實不足以供此賦也前任王知縣
申將查出餘米六十餘石量減冷水迳等處之

則意亦謂是但卑縣親臨勘視通都小民皆出
赴訴稱本都山窮水極之鄉田地瘦瘠有種無
收年在有之先年清丈因詭欺失額通都每稅
一畝加稅三釐四毫七絲今幸搜剔餘米相應
平攤一都庶幾均沾大惠卑縣因惟論事頗易
當事實難當事猶易親歷以分處其事尤難如
前任議將多餘之米減極瘠之田豈不甚美乃
此田高高下下錯處於四合之鄉而又錯收於
各都畝甲戶之下今將一一而丈勘則畛域之

難將一一而量減則查理之難且通都嗷嗷咸
以每畝加稅爲詞卑縣無能爲解及查通都田
額計稅六百餘頃今所餘米六十餘石如與平
攤正可每畝減正米一合若此則所減者不過
毫忽之末而通都懽悅咸起樂輸之情未必非
鼓舞頑民之一機也况前任亦謂如是處分可
仍復原額耳今勻之通都上不失原額下可服
衆心初無移易於其間藉令王知縣在任親勘
計亦富如是處也敢冒昧申請

議立樟村等營兵 新興

照得新興東南一偏接壤新會高明恩平境界係四通之岐最難防守目今天旱異常生民乏食而新會爲尤甚故其地近本境者往往羣聚爲益據來文稱劫坡亭村者餘黨逃奔新興高明地方其實非新興之民也急則奔此以解散耳今奉文捕官督帶官兵於交界地方嚴加緝捕且令盡獲其衆計新興城離檢村四十里自檢村而往至洗田村七十里洗田至白水帶村

又三十里白水帶之外至三丫坑新會交界又二十里計新興守庫民壯三十七名守城兵六十二名守城民壯十四名巡捕民壯六名今發回在縣取用團練兵三十名今將令捕官悉率此兵壯而往乎是舍城庫而趨境守非計也將令捕官止率此團練兵而往乎則此三十人者能有幾哉而欲緝巡延袤數十里之境守其力又不能也且捕官兼有四境之責其勢必不能常帶此兵巡此數十里之地况其人奔至本境

如月者有身者之四
者執戈爲盜釋戈爲民而潛而來者或稱探親
或稱貿易可一一而拘執之乎卽有強暴可詰
者一聞巡兵至此界上又奔往各縣界去安能
齊日而窮追令彼無可容身地乎而况新會又
隔一道事體不相齊一乎此卽令捕官通神練
兵超距固不能殄滅此輩也徒苦此捕官兵衆
奔疲於道路耳且馬岡村強徒亦羣聚肆掠可
慮本縣無知計謂此賊原出於新會地方及馬
岡等處旁掠於各縣受禍甚慘莫若就此四縣

交界處所暫立一大營請乞天臺發兵三四百
人專轄此地或於各縣境界上各立一小營管
各百人一有風聞令彼此隨時斬截庶可絕此
輩之邪萌永保地方之無事此今日最急最急
一大務也不則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未必不爲
他日一大患矣本縣竊有地方之寄誠見其有
如此者敢冒昧上陳伏候裁奪

又議樟村營兵

新興

看得請於四縣交界處立一大營置兵三四百

如月者文集卷之四
人專轄控制其中更於各縣界上各立一營營
各百人分兵巡哨其外蓋爲年荒盜起多聚於
馬岡塘馬寺處而旁掠四出倏集倏散各鄉村
居止零星人民稀少且山嶺復隔鑼聲不聞一
遭寇掠卽旁近地方所不及聞而莫可救護及
報縣知捕官率兵前往又茫無踪跡似此恐釀
大患故不得已有此請耳然立大營用兵三四
百人須相視極險要處可以控制四境者則莫
如今議建縣處所曰倉步者矣但此所用兵衆

唯在上者一酌量移調其間可以卒應緩急今
乃責令各縣計議彼此無知往來耽閣恐貽築
舍之誚無已則各立小營乎各立小營本縣亦
非謂專設於一地也細查新興址連新會恩平
高明境界大抵通在雙橋一都自洗田至白水
帶三十里自鄭村至冷水逕二十里接連白水
地方此地最爲遼曠鄭村至恩平塘馬馬鞍凹
十里雙橋村東村抵恩平倉步十餘里又白鳩
山外有恩平齊洞白村間截其間方至本縣掩

村樟村書臺硯嶺等小村僻在一隅其逕路一曰九曲嶺一曰蠟逕一曰蠶蛾逕皆通馬岡約三十里正與新會接壤馬岡至倉步約十餘里馬岡其總名耳一望鄉村甚多奸宄不測且逕路一帶皆重岡疊嶽杳無人踪故此輩得以聚散自由先年地方擾亂冷水逕設有石仔營白鳩山口有白鳩營掩村有蘆利營東路霸塘有北峒營南路大河口有茶光營裏洞有裏洞營西北有東山料洞青石下洋等營迨羅旁大舉

本縣尚存兵五百名分營哨守繼而地方稍寧東安初建暫掣此兵移守其地名爲善後遞年起餉一千五百零九兩零解府接支今東安建設已定兵力足支可以移還本縣矣今相地險要請於樟村立一營冷水逕立一營各兵三十人馬鞍凹立一營白鳩山立一營各兵二十人再照南路裏洞甕洞磨石巖菜等村附近新會陽春恩平仕洞都牛路坑等處亦爲盜賊往來之衝請立一營用兵二十人此兵共一百二十

人通請於東安調還本縣數內或扣善後餉銀
還縣待本縣自行召募則一轉移間而兵與餉
皆所不必議者若捨此而別議兵本縣城兵共
團練兵僅九十二名當此凶荒之際僅足文守
城池新興所軍雖有二百八十餘名悉皆老幼
單弱之夫若用此防守雖設猶無設也其設立
營寨合用竹木茅石卽於附近山所可以採辦
其工食卽於附近鄉村約派可以支持皆可無
煩別議者若建立大營於險要處所須四縣各

議聽上裁奪恐當此懸待之日未便其酌定也

新興志畧小論

論沿革

新之爲邑不小也割長居靜德都奏立恩平割
芙蓉都奏立東安而幅員近者尚數十里遠或
百餘里丞簿全設如故有議汰丞簿中一員者
計咸裁俸薪迎送費可省民百金是亦有見矣
然竊謂在平時則可耳地方不常無事也丞簿
尉又未必皆全無缺也萬一地方稍有故則需

於官者甚殷此汰冗員之議未可行也乃近有
欲於思會交界處建倉步一縣議割雙橋都奏
立焉此地鄉村空曠山峒僻崎中間爲盜賊淵
藪建縣誠可彈壓但其費浩繁而地方方遭荒
旱難遽輕議且雙橋歲多逋負一藉建縣之名
則全負不復思完矣此建縣治之議亦未可行
也四郊多壘何地無之官得其人民可安枕此
牧與丞簿尉深自警惕而敢有望於後之尹茲
土者

論氣候

余初授新興人謂檳榔不可不食也余至姑不
食令内外人皆不食但從吾湖俗早餐粥午餐
飯暮復餐粥如是者旬月無恙居二歲亦無恙
入

覲復任亦如是今又辛二歲餘矣不但無恙而
内外且多產育因悟此昔之瘴癘風氣之未開
也故攝生家服食檳榔以勝其氣今山嵐之蒸
鬱者疏矣水泉之過佚者通矣毒惡洩而佳祥

生矣安事橫榔以禦瘴哉且此地若仍惡弱異方之人應易中其毒而且幸無恙况生其地而習其氣者乎獨怪此地之民早時不餐而唯噉檳榔不釋口計其已申二餐不及升米而檳榔之資且倍之胡不加早時之一粥而省此檳榔之多費也吁亦愚矣哉

論風俗

余宰此邑四年餘知此邑習俗利弊頗稔於民業農士向學鮮工商是爲務本然造作貿易之利

悉歸外郡本邑之民謂此若非吾事者不早起餐在辰巳之交故耕學率作一日僅半日耳余卽諄諄導不能改也祀神唱歌相探飲費私宰賭博服毒輕生余嚴禁似覺稍輯慚德薄以石壓草恐石去復萌也是在後之君子力行教化俾此邑終成禮義之俗上埒於鄒魯爾

又

余初至新見雙橋之民紛訟於上司日不暇與勾攝而實徵糧差掛欠無半完者深訝之而不

急與較也但事至公庭理與解情與釋而訪擇
逋負之桀尤者一二人痛懲之人其鄉凡六次
懇懇論以少訐訟多完糧二語近年來糧差完
至八分以上而絕無一人奔訴於上司則養時
之取爲此豈其性然哉抑化誨懷服之未至也
嗟乎雙橋尚爾况仁照寧延之民士乎

論學宮

張時敏與陳巖二公故新興同年甲科也一時
三鳳齊鳴稱最盛而三公之所期許皆不凡陳

巖二公祀鄉賢其行誼蓋卓卓無論矣卽張公
舍已地益儒學建尊經閣亦豈今人所有哉稍
見空餘卽請承佃回視張公之舍地可自愧死
矣

論鄉賢

余初選晤前尹張啓東于邸中卽稱新邑有高
士曰潘村齋者至則僅一謁外未嘗一至牧之
室也牧嘗過其廬聆教亶亶皆真實不欺是古
之君子也今卒宜卽入鄉賢祠乃學政須事久

如方有身卷之四
論定未敢卽舉嗟乎事固有待于論定者若斯人者寧待久而論定哉

論冊籍

圖籍之係於縣治豈小小哉丁米之登耗糧差之會計占爭之告訐皆於此乎取憑焉者縣貯九年清丈歸號冊僅全五本而二十本僅存其半十一年黃冊皆奸民賄囑奸吏偷出改削莫可爲據前任王至請司冊攢造三年朝覲冊底稿皆在民間臨期百方需索豈理也哉余至嚴

爲局鑰置簿登記印鈔屬架閣庫吏專管且置丁糧簡易冊使後來者一覽卽知實徵吏民不敢爲奸唯歸號冊尚存各鄉公正之家多方誘補不可得是爲大恨後之君子尚加嚴局無俾此冊籍之無徵哉

論戶口丁糧

舊志載唐宋元戶口丁糧頗詳然當時爲新州地里較寬中間或沿或革或分或合殊甚且宋分主容戶元又析南人北人諸色人僧道等各

一其籍豈足憑哉卽我

朝洪武初新興計五十八里天順間流賊抄掠
戶口消耗成化攢造僅存四十二里旣割長居
靜德立恩平萬曆五年又割芙蓉二里立東安
今止存二十五里戶口較前太減矣而中間審
編者又多不以實卽牧二十一年攢造蓋身觀
之失况以前者之足憑乎故盡削唐宋至元不
錄而唯錄

國朝數代以爲登耗之一驗云

論田賦起科

則壤成賦自古記之豈謂無差等其間顧新興
與高要陽春等縣壤界田不甚相遠也各縣三
升二合一勺起科新興獨八升五合六勺起科
加信之半何其太重哉謂仍元舊也元亦止七
升三合四勺零耳無是額也况元新州共計田
四百四十七頃零

國朝丈量計一千三百五十九頃零丈量加元
分之二而稅額又復過之獨何爲者哉幸萬

九年清丈以溢出畝數通改六升九合七勺
起科似少甦息然亦就額內通融耳安得照
各縣派額題

請減則以惠此新民哉詳具前尹張一棟減重
則汰冗員議中敢望後之尹茲土者

論食鹽

編貧民間食用可一日缺哉新興向食新會鹽
辦係有稅任販未便爲是但旣告承前餉應拆
引以時到縣可濟日用今查仁照引週年二十

匹道大塘引週年三十道所納餉銀蓋亦有數
乃竟逾期不至鹽價貴時至一分五六釐小民
豈堪此哉今痛恨前棍無及也痛恨外商亦無
及也餉有定額不可請去唯是照里派銀於條
鞭中每歲先期盡數解納但請免拆引唯任小
民如數百年以來在枕近新興鹽塲若尖石墟
等處肩挑接濟則民大幸矣而未敢輕議也姑
存此語以與民酌議妥當申請聽上裁奪

論屯田

屯田之弊可勝窮詰哉屯與民大抵田相接壤也軍強民弱則屯占民田民強軍弱則民占屯田甚者其官不肖包隱作爲已田如舍餘徐振觀小旗胡應元豈可勝道哉是望有司及所官之賢者歲一清查俾田無失額無負祖宗立屯之意耳

論驛遞

置郵傳命自古以然未聞有驛遞而無馬者新與二驛獨無馬有差則臨期僱用彼差使一至

何啻星火之急而二驛雖隸新興一割屬恩平一割屬東安地方漫不相屬雨夜差至任彼有馬者勒捐多價驛官不得已揭借買馬以待馬倒啞苦復買補馬嗟乎驛亦難乎其爲官哉而况傳銀有數支給不敷驛官每每揭借支用年終統筭方得補償蓋已一年所矣此地揭借計利歲加五六分苦奚可言奈至庶知其苦卽隨季那後借支俟申文允日扣回補庫且與申請各加侍銀若干而今又稱不足矣柰何哉柰何

哉余恐後來者未必如余之敢爲那借也驛亦難乎其爲官哉

論驛馬

馬與牛豈異類哉私宰耕牛律有明禁矣馬任重致遠其功豈在牛下乃其倒斃也以奔走故而復令開剝變賣奏買新馬馬敝帷之掩豈直爾爾耶且牛之耕犁也有時農夫字之若子馬乘差使唯鞭策追風奔電求瞬息之卽至孰加愛字哉而况此地又無北方之豆草可喂也且

新興至恩平名一百七十里實二百里上司經臨者徃徃窮日之力彼馬豈能勝其任哉其斃也卽開剝變價而不及三年又責馬夫之贖償吁馬亦何不幸而就此郵傳哉夫亦何樂爲而養此馬哉余涖此多年每於中曲爲調停苟延歲月或恐後來者不知此馬與夫之疲於奔命也敢瑣瑣以望仁愛之君子

論平徭

徭亦人類也皆依其族湖南北谿峒豈能卽播

於粵地哉粵地之徭卽粵產也粵故山峒深阻
不及文教其種自生聚刀耕火種戢弩自衛與
齊民別齊民以異類畜彼亦以異類安稍違其
性敢爲攻拒剽掠若異時羅旁諸寇其尤黠者
耳如新興諸徭衣服飲食與齊民等據梁文簡
蕭廷常等稱伊祖且率此徭人捍禦廣西流賊
浪賊至今胥聽約束無叛者則府志之所謂平
徭也有司撫之若齊民則我徭卽我民也可與
故羅旁諸徭同日視哉

論蛋船

蛋之苦豈自今日哉差遣頻併逃籍求生蓋自
元已然矣

國朝宣德間蛋止三十二戶迺漸增至三百餘
課止三十五兩零蓋殉育生息之使繁衍於水
之濱涯也嗣後兵興差重逃亡至什之九而額
課猶存且徵之至急柰何其能堪此哉且差至
南雄僅給銀一兩米五斗至省僅給銀三錢至
府僅給銀一錢曾不能餬其口而幹辦公務者

停延或至旬日餘其苦又奚忍言哉故余申定
其課招來之存三十三戶而今復逃亡過半矣
有經臨者不察啓口討船視爲極輕人事而不
知其殃苦之特甚也余故寧贈之金不與之船
其必不亮者撥一船往府必給價三錢蓋欲全
么麼之生少息於河涯足任一縣之差遣也嗟
乎安得悉免其課緩其差以惠此貧甿哉

何氏世德崇祀祠記

廣昌

自來論定人品必曰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夫

士所建立在朝廷四方何取于鄉之祀朝廷四
方明試以功壯行思樹者類能感奮砥礪以自
表見唯鄉必少而習老而安咸歸于懿美乃稱
完節是非可易幾也聖門論士不以君命先行
已而又必及於宗族鄉黨斯誠有深意哉平西
何氏自宋寶謨閣學士以後世有懿德入我
明來冢宰東園公文淵司寇椒丘公喬新父子
繼美爲世所稱他無論已唯舉其著于鄉者一
則免本邑之漕糧世受其福一則証周禮以啓

後世師其文特舉祠祀配饗宜矣乃其後必司
寇心泉公源學紹前徽行追芳躅歷官所至有
聲祀在名宦功載太常余亦可無論者但就今
耆碩大夫士稱公居鄉曾遏王庄之建止丈量
之議所關於木邑始非淺小焉爾也王家有庄
誰能禁之而唯出于無知者之投獻或一得行
勢踞取盈後將莫可誰何有能挺身出言橫遏
其衝使百姓永永無患是誰之力歟丈量議出
于江陵當日奉行者唯恐不逮有能見定出言

以力止其不丈視旁邑百姓受丈者奔走徬徨
莫可控訴其安佚百倍焉又誰之力歟且當在
銓曹日當道批豎坊表二百餘金能力辭捐贖
以活窮民種種厚德惠在桑梓真東園椒丘二
公之賢胤也余承乏此邑二年餘矣瞻祀二公
者門今將復舉竊謂心泉公功德在人心事久
論定宜亦入祠以配祠宜名世德崇祀用垂永
久時同官丞宣城張君志道幕建寧王君世璋
諭嘉善陸君垣訓應山黃君校南昌羅君應祥

皆以余言爲然也輒志固陋採輿論而載諸石

長生橋記 廣昌

余初出南豐入廣昌過白舍重石雙蓮徑斷沙
浮有無木竹橋梁輿人或涉水以濟或度梁以
行趨尃馬令人心悸不寧至長生港見巨石已
作橋跌宕即可就駕者心輒津津喜謂前任能
留心王政也及詢知耆老吳胤賢者獨捐五百
金僱匠作此橋以惠濟則心甚欽之一蒞治卽
旌以扁冀速成也乃匠石冒領苟完方就而卽

已則心甚恨之而苦難復得若人者之竟其成
也而胤賢者又願捐多金以終其事斯誠善人
哉然無柰匠石之騙領如故也及今三年矣竟
不就責之百出詭語以爲辭余深識其狀監匠
首三人必竟其工而後釋而橋始落成蓋有若
此好捐者而工猶若斯之難就也橋成因名曰
長生此匪獨仍地名之舊爾也東方爲生生氣
無斷續能長峙也而此橋在縣東二十里綿亘
絡繹行人由閩廣通省直者無已時而藉此橋

為甚亟先時不得橋當水洪漲時即舟筏不能
渡多有被冷溺者胤賢今獨力成橋惠濟往來
之衆其功豈在一時焉已哉是亦所謂長生事
矣雖然胤賢今年八十餘矣老年止一子已喪
矣今且孑然獨夫矣烏乎長蓋長短固以子孫
計猶恐宜以德壽計也朱邑宰桐鄉遺命歸桐
鄉可世祀桐鄉寧有邑子孫在哉德在則祀在
是所謂長生也胤賢今作是橋地方居民世以
語子孫曰是橋固吳老所獨捐以創成者即後
有圯必復築名且與此橋俱不朽矣此橋非胤
賢之桐鄉哉長生名橋德胤賢也因命勒之石
橋凡若干尺石趺若干座蓋房若干間其水所
從出載邑志甚詳此不載

請南糧改折光丁減銀議

廣昌

看得廣昌地方極小事體頗宜一時利弊隨時
酌便興革無可言也唯南糧解運一節士民甚
苦不堪光丁差銀一節小民甚苦難納此卑縣
夙所究聞而未敢輕舉者今幸憲臺採訪竊敢

具陳懇賜批行熟議調停劑量庶窮壤小民得
永沾無窮之惠澤也謹開具于後

一廣昌居南豐之上陸行百二十里而水道紆
曲則二百里有餘也灘高水淺砂石亂橫

國初議免漕糧之運蓋深見其難耳而獨南糧

尚存計南京倉正米三千五百三十二石有奇

副米一千二百七十一石有奇然自山搬至水

次肩擔甚艱自水運至南豐淺剝尤苦且南豐

而下俱各有船戶可便運行獨廣昌苦無一船

運水路二百餘里一任其強勒而遇淺徹剝

又難管照前後多被其候偷又淺剝或至船漏

漚爛糧米難以遠解穢家蕩產苦不忍言此地

方士民願懇計所解之糧加折銀兩起解末免

苦役以貽無窮之惠利者伏候裁奪施行

一廣昌通計成丁三千六百三十七丁計今編

每丁派銀二錢四分中間有糧之丁辦此無難

然無糧之光丁什居五六朝夕求赴尚苦不敷

而一時催徵實難措辦典衣鬻子苦不忍言卑

縣目觀此苦心竊憐之因查通縣民糧共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四石有奇計今編每石派銀四錢四分六釐四毫三絲不揣請減每丁銀六分加派民糧每石銀一分八釐五毫八絲蓋民糧一石計田二十畝是一畝加派不及一釐未見其言而窮民免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况有糧之丁亦照此例減免尤未見其獨加也此雖於丁糧不無加減然僅在一通融間耳而窮民受惠有不可勝感者伏候裁奪施行

議南糧官解廣昌

庶昌止有南米其解戶則最苦攬頭一節茲聞議改官解士民欣躍具呈願計必不可已之費歸之於官期祛向所不堪之苦寬之於下公聚於廷條款在案是則然矣然糧官不過一身耳計南米四千餘石其能一身擔運耶勢必仰藉於人力者斯人力者非衙門之厮役即昔日之攬頭耳衙役既善侵漁包攬猶仍故習今日去攬頭以歸之官他日官復召攬頭又增衙役以

如... 侵漁其中在舊官於今日猶識其習俗嚴禁使
無放肆今其縣丞已在考滿矣陞遷恐不多時
他日一新官至民情土俗未即諳知衙役攬頭
交相唆使其柰之何即本縣能制此輩糧官能
任此解然中途或有逃亡到京或不用命錢糧
不完其勢必先累官究竟到縣原復累民其柰
之何卑職因思初時僉立糧解原責成于解戶
非許其包攬也有身家者不出身自解而包僱
於他人以致多費是本解之罪耳茲可惜多費

噴攬頭一擔盡歸之於官哉是議未見其爲委
也以是未敢草率且一府五縣事體畧同四縣
俱議官解便廣昌方可據上民之議請從官解
倘四縣不爾廣昌獨議官解便在今日不過一
言耳他日糧官不任又行申請不視此爲兒戲
乎特此先行申復

回清理獄囚文 廣昌

看得減者民命所係故書稱好生易稱不啻獄
誠重之也縣關錢糧刑法事寧無羈候然所羈

候者不過恐正犯之易脫追給之難完姑羈之一二日或四五日多不過十餘日即與設法了完前俾使可寧家耳若淹禁逾月逾時令致瘦死此心其能忍乎卑職自到任後即清理獄囚除已成獄重囚外悉究其身所犯何事盡爲處釋併示管糧巡捕官不得私禁一人其有法應羈候者許其稟堂上簿日爲查考權完開放毋有禁至十日以外者蓋不忍其久淹困窮使貼於危亡也監簿歷歷見在可查茲蒙憲票行勘

極仰天臺好生之德更隨將見監人犯逐一清理計情輕可暫保候者數人載冊呈覽然卑職私謂囚犯之禁係縣官萬不得已事大當詳慎之於其初不可自任喜怒妄禁而後開釋也即情法應禁者亦當時時爲清理無待上官之督示然後清理而後釋如待督示而後釋其督示之所不及者將可使之久淹乎此卑職所兢兢自信而不敢自蹈於非僻者併具陳以慰憲臺好生之至意若敢爲誑以欺天日則明有憲法

幽有鬼神固不能自逃其譴責矣

酌議行鹽法 廣昌

看得官鹽行則利商私鹽行則病商所從來久矣然商有利病民亦有利病二者相較民尤似重民耳縣毋敢論他府亦毋敢論南城四縣就廣昌論廣昌民日所需鹽豈直數百觔而已哉就商告就口岸冊不知到廣昌鹽應有若干也即禁私鹽用官鹽盡令到岸分食將不能充一縣數日之筭斯民固藉此爲生者可盡令守坐

食淡而已耶南新二縣議建昌一府鹽課應隸八閩以寬淮之額斯不徒禁而自禁此誠得其竅要矣然此未易輕議也而民又一日不可無鹽也商鹽又不可一日不售也若南新二縣議通融於一省之內如省商告改于饒州者此誠一策然則廣昌之民將公令販私鹽而已乎公販不可令而私販不可阻但就所販遵憲示毋令囤積而或有公行者究罪以重懲庶於法無碍而於民可稱便耳若僉富戶囤戶到省承領

祇填吏書路登於民甚騷害於商益無毫裨是
斷不可行者究竟則隸閩寬淮統足前額是必
不可易之議是以後不可不行者耳

解回本府發糴倉穀銀兩文廣昌

看得府臺發糴倉穀照縣儀分其何敢辭唯是
廣昌里分僅比瀘溪而水陸比南豐更多百二
十里一經發糴畏苦莫堪况舊歲旱傷晚穀今
年風損早禾若非本縣建議發糴倉穀夏秋之
間民已半斃矣幸今少熟尚未全復也本縣以

是且不發銀收糴前發命穀何堪先糴府穀耶
又况開府倉發府穀通岳南城之民領受恩澤
各縣俱不需一粒一遇發糴分儀各縣領受苦
災而况廣昌里分極小水陸極遠儀散但僅減
各縣之一二乎本縣聞報業已束裝啓行矣唯
是不平此事更兼代署未定民志倉惶冒昧差
吏解回前銀懇乞府臺特賜亮原收貯改發南
城縣承糴倘謂各縣分糴例不可免容待正官
到日請府臺亦照各縣里分大小儀分更照各

縣水陸遠近給發庶不偏苦極小極遠之邑使
民世世永戴府臺均平之大德也

申請何心泉公配饗家宰祠 廣昌

看得已故鄉官心泉何公源天植孝友性篤慈
仁筮仕歷至台垣明徵宦蹟遊庠及歸泉石鄭
重鄉評名宦載歌鄉賢列祀已無論已唯彼上
祖家宰東園公請免本邑漕糧世感其德特建
崇祠伊嗣司寇椒丘公釋著周禮集註世誦其
文式隆配饗今心泉公爲賢後裔紹哲前徽首

認絕戶之糧請免丈糧以甦困力止王庄之立
不容投獻以殃民居銓_三固郟建坊敦友于偕
遜祖產種種經綸康濟無愧東園斌斌德業文
章有光司寇烈與祖齊祀宜上配卑縣前請入
祠通邑具稱協義然非奉憲臺之批示終未懷
士庶之傾心合據實申伏祈轉請

讚劉弘字母賴氏貞節 廣昌

貞操性成純孝天植痛夫存母竭滄髓自嚙糟
糠念昔有兒勤推哺不殊毛裏隻影與藐諸共

命千般拮据食貧孤燈及灰荻俱寒百樣劬勞
課子三十餘載辛苦備嘗六十二齡冰玉無玷
節孝洽聞於輿論表揚允協於采評恭候
恩旌懇祈題

請

贊揭節婦 廣昌

有付謝應登妻揭氏十六于歸再期罹厄初悲
夫逝蠲棺願與偕藏既終姑存斬髮誓甘終養
朝炊暮紡竭心力以事盡口哺腋扶歷苦艱以

送死姑願來生作婦人稱十歿猶存秋月寒潭
踰六十允稱完節春暉一草從九原可報亡夫
似此節孝之全實負綱常之重相應題

請伏候

恩旌

揭何平山公於臺眷 廣昌

少奉禮詩長敦孝弟撥元魁渾忘進取入仕路
卽賦歸來杜謝內養二十年瞻望莫窺其似臥
起著書數十卷頌讀可知其人高風上媿澹臺

遠志直齊衛武鄉邦稱達樹表宜先特揚以奉
采觀漸衰以風庶立



東恩堂草目錄

卷之五

與南昌魏友書

與鄒南阜先生書

又

又

與陳適菴書

與李順宇書

與周詡齋書



如子者子集子目金
與林懷璵文書

與朱海瀛書

與羅匡山西山昆丘書

與李莪明寅文書

又

與鄒見吾文書

與羅匡山春元書

與陳襟宇參戎書

與沈敬所年丈書

與吳弦若年姪書

與端兒書

代賀桂平巡道啓

請新春元啓

餞諸春元北行啓

代駱學憲壽戴制臺啓

答湘陰王啓

與劉石間公祖書

又

又

與蘇頌水公祖書

與太倉王開仲書

與吳越平賊書

與嚴良書

與吳越平賊書

來恩堂草卷之五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與南昌魏友書

洪都孕毓匡蠡之秀世多才人傑士應運以生
或抒藻績於內翰或弘勛績於鼎台歷歷可紀
然要在含性靈養就暢發者為大且遠若高才
淵博夙負自竒見聞者謂宜早登金馬而尚滯
周南豈可訝數之獨竒哉挫則歛鍰蓄可大施

天固自有深意也今則時至數可必不復再困矣但視更遠更深俾不但以純文勝且著不朽於來茲耳若不肯者性頗慤不諧於世學亦庸庸何足論於才傑之林唯是癖在經書覺微有得輒筆記之思就有道以冀一言之教耳足下擅門春秋請卽以春秋論春秋魯史也何隱公初卽書鄭伯克段一事哉事無關於魯必不載學者不究其所以載而張爲鄭事則失尼父之意遠矣他何足論哉探得此一段出則一部春

秋枝枝葉葉自有究竟何待四傳哉足下但出輪平歸昉一照驗則意自了矣而未知所云是與否也又在高明者裁以立訓耳他不參及與鄒南阜先生書

不肯讀先生奏疏至今已三十年矣注想丰儀如在天上無從見之頃以粵西齋捧之役走西北其驛見先生哀窮民古詞知先生忠愛之心隨觸而卽著也及役旋楊撫臺一日召不肯示西征凱歌序讀之至詩而詩兵而兵公之武公

之文公之文公之所以爲武處不覺嘉美歎詠
之極詢之知出先生手筆也來茲又偶得張氏
家傳方又得吾鄉陳恭介公集皆有先生文弁
其首而皆出自一腔之康濟論醫可以醫國論
臣可以風臣匪若世所稱文而已者蓋先生之
品恰原不在文辭間卽偶作亦不輕爲之而皆
可傳可法於來學獨恨未獲親炙有道之門耳
然不肖雖無似竊嘗究心於六經矣杜撰經書
疑問六冊請教海內大方有年茲特差役上呈

先生惠然覽正賜一言於篇端其榮貴寧有
紀耶蓋不肖居鄉居官皆率慙直之行不講干
俗而庶或可望於宮牆敢爾僭申悃悃意先生
之不我拒也

又

某西吳鄙人也生平無他好唯咀六籍有餘味
焉而間視講解未窺原旨者竊筆所疑思問有
道然當世之賢者孰有踰先生者乎因忘固陋
呈請一言之教先生果賜攬觀惠敘首簡以信

起疑以疑証信而又究竟於真悟相期於無言
斯語也豈尋常所能道哉唯聖賢與肯了悟於
腎中故見輒能印而筆輒能到耳牧何敢承然
何幸獲聞竊附門牆之末叩敬封付昇曹命刻
想春仲可到容春季奉呈更領教言於不朽也
王生固通家且辱先生遠命理宜厚贖第此邑
城大如斗而民口甚曉不能多覓或孤其遠來
之意然不肯牧向不接畱一客茲已爲出格矣
先生必能鑒亮於物外也承惠教筆頭寫照末

聯極警然恍見吾真世必有具隻眼者牧非其
人不敢不勉也

又

不肯牧生平無他嗜好唯誦法六經細探作者
意旨而問或有疑於傳註輒筆馬非敢苟爲異
同也蓋自信理或如是私心欲正于有道或其
印証以爲是卽於傳爲少悖而於經爲少補恐
朱程復起或未必卽黜我於門牆之外也云爾
先生當世宗盟也葆完性靈探得玄祕不肯牧

願就正於門下久矣而守官未遑向求一言之示先生不輕於走筆必詳繙閱而後書書發所疑困於信所信著于疑而疑信究極於真悟相忘於無言真見聖賢之心此其所示不肯牧者豈淺哉刻之篇首杜撰將藉以不朽矣前王生來能傳命深銘五內而又不能躬叩於門下特遣少申鄙敬唯賜鑿存馬外閩邸報知先生不日晉列台鼎不肯牧倘得入

聖敢親清光於都門之內大豚祚端叨在計偕志嚮頗亦知勵所上一扇希賜分題以惠披拂且使攬觀者知不肯父子皆嘗竊領教於鄒先生之門下也先生山中著作必有成刻更望惠賜以光几室

與陳適菴書

不肯於高賢不可謂無天緣矣抵舍來但知修覽遺編重訂則易經四書裁訂則史綱性理史綱各要領性理名指歸間出小論發生平所未抒外事一不與聞况夢中宦境乎唯是所過之

地視若家鄉習心終不能舍耳承札諭及改折
事不覺心動而色喜蓋不肖叨任貴地四年罪
過雖多而心神亦頗不懈凡可爲地方利弊計
者無所不殫當年卽蒙廢棄而見知於去後之
上司得寬惠吾邑民一分財力是萬世之利也
去後山林之人能無念乎而况生長斯鄉思貽
求利於萬世者乎斯事萬一尚在議處門下卽
今之東園公也一免漕糧一改南折他日當與
東園公並祀不朽千萬勉力圖之圖成勒石于

萬載不肖姓名於其末使後世有感攬於斯事
者亦知不肖當日之創議是高賢之賜也台旌
何日北上史綱要領一冊附奉覽正

與李順宇書

行日會惠百納琴

鳴琴雖微而百納雅贈時懸齋頭蓋識趣不在
和聲也劣轉不已又致露章何復甘棠哉但不
肖前夜自思實無負於貴地耳南糧議在前歲
自訝無知者乃何幸有舉行者耶果爾則貴地
世享其利不肖亦竊徼微名於去後矣凡罷官

歸者視舊治若胡越不肖實視爲家鄉也聞茲
寧無踴躍哉榮選在何日天幸得至敝地是所
望也莊親家云晤門下子邸中不肖道備懿行
併及何丈當另具隻眼也樂陶外更有吟未刻
抵合重訂易經疑問又裁史綱性理各問出小
論入著有四書疑問補恨地遠不能致又力薄
不能送月何日聚首一罄談之

與周詡齋書

庶昌固多賢達哉有如老丈之恬曠者乎不違

顏色來時切企效而恨未能似也七十犁鋤幾
于天民而含哺訓詁真同先覺具已達之莊舍
親矣不肖弟所未似者日在重訂易疑裁史綱
性理以爲啓蒙計亦或好名之累耳茲將就緒
行學老丈之犁鋤矣承念草答不盡

與林懷瓊文書

陳際老使者至知丈起居康勝以會問苗情故
不索弟則知丈非忘弟也弟株守斗城儘可養
拙但恨與知己相遠莫可談心耳壽巖得二丈

刻松雪墨跡其上且改望北亭爲寧壽堂此山
將出是名與襄陽之峴首並垂天壤矣弟恨當
時不一遊至今爲歎昨過貴谿亦約二寅遊僊
巖亦不果口占志之因忘拙書筆頭呈襟老倘
老大爲弟賦詩並列二賢之後使後來知弟
三人者爲石交與茲山久峙幸何如之前年新
都長成應復有振振者繼發也嗣有便鴻請屏
金玉拙詩扇一柄清容軒記一幅見遠意

與朱海瀛書

可以龍圖懋續台神蒙賜許題贊極感乃札論
近在教子未暇也因思門下若是其大抱未獲
少展一二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今嗣自然美
發自然大就無疑者但所爲教者在訓導又在
培滋不疾不徐火候到則丹自成有非可旦夕
必者回視自身之所由造則教可知矣求題一
幅正龍教子圖雲霧飛翔倏忽萬狀此豈首尾
一屈伸即可令倣致哉淵鑿之中其所教者固
已溥也請以鄙言先教英物以其暇稍灑片翰

於龍圖副不肖之請何如

與羅區山西山昆玉書

令先兄鵬雲公祀鄉賢是鄉之賢達也禮義由賢者出無嗣論繼宜先之血弟萬全卽萬全無子宜授之半產而始立應繼者聞當日鵬雲遺命待萬全有子並繼九原瞑目則其意亦正且確矣獨恨其未卽授產耳後來斷繼者虛半以待萬全之次子是也然萬全後生次子矣五歲乃亡當其未亡時鵬雲必喜于九原其夫人嘗

授之半產後以其亡也收之假使其夫人歿於五年之內後亦以其子之亡復收耶此大不通之論也今毋論萬全有次子與否其貧困已極矣鵬雲而在卽已有嗣詎寧不憐其貧多寡撥產助之耶且翁壻與兄弟孰親謝乾陽無子鵬雲已貴顯矣尚分奩田於旣歿之後鵬雲無子萬全甚貧困反不得生受兒無嗣之遺產耶歿壻之富可繼生弟之急不周竊謂賢者無取也鵬雲以賢祀鄉賢其夫人應體夫君憐弟之意

是謂鄉賢夫人不然亦鵬雲存日少刑于一着未可稱賢于既歿也萬全今貧甚余豈受若囑爲若言唯念余亦今一人也叨貴邑抗議斷謝氏之繼能令其母子和好如初易氏今稱賢婦無不謝乾陽之室則今日此言未必不動鵬雲夫人之聽可稱鄉賢之夫人耳况今開府當道接踵而來多鵬雲同年萬一庶知此事竊爲不平更或問及不肖將何言以對而或更有命爲遺產者豈若出自其夫人之命見已之惠能慰

夫君之初意實稱賢德于鄉邑哉二丈於鵬雲萬全爲嫡堂兄弟當日聞鵬雲之言今日見萬全之急未可緘口不及一語也據愚見萬全實應受前所聽半產再不然亦應受三分之一此爲公論此在其夫人一自主張召族人親受之噫誰能禁之者二丈謂如何如何不吝轉言卽是陰德且成鵬雲實爲鄉賢成嫂氏實爲鄉賢之婦非小小者喋喋統唯炤鑒

謝李義明寅丈書

弟家薄德偶言以所聞語爲世光榮而褒詞大過且珍貺駢加弟曷以承之敬焚香同五豚細讀一過感佩瑤章于無斃午餘天氣頗暖拂豐扇酌玻璃對千歲桃僊爲九九家宴諸兒女孫遠除競觀以爲勝總之飫領感錫也因思老夫奉霞觴尊堂前珠翟輝煌燿庭旒旒又不知愉懽若何敬謝而又敬祝焉外其事原不敢預聞唯舊條所請係其家事且憐孤恤寡仁人皆有是心敢代鳴於門下即中間不可爲勝然祖姑

已尊可令外戚復熾哉培扶陰功全在父母似又不可不加之意者語真越俎然究竟此盡一分是亦吾二人今日家筵一樂也薄儀愧不虔禮然積念已久矣唯賜莞存是禱

又

緬維先君素履何敢微言於大方唯弟承常訓見背而孺思竊企仁人長者一語及之可慰鄙衷耳乃老丈視若骨肉損惠縹緲之冊重辱華袞之辭獎借過隆俾生歿不能勝戴感曷可言

哉敬拜領同函綸笥中以為世寶俾後嗣時或
捧觀知有孳我老之珍錫也肅此申謝不盡

與鄒見吾丈書

伴來訊長丈起居康勝且借重賓筵與志菴老
翁龍榮系梓視甥炎籌計不齒於世者品格如
何哉羨羨弟執祿未解內省自哂入

却後意在致政得杖履於二君之末則生平不
負矣鄒南阜序得鄒見吾書益加鄭重弟杜撰
不足承此耳謝謝大楔帖一卷奉記室清覽種

種澗話統俟仲冬畧吐來年可得悉罄也

與羅匡山春元書

不聞越調久矣昨讌賴養老所喜命介者同周
鳴來音發而悠氣清而越而燈下相看愈生波
情能令門下不神注耶恨無纏頭之贈耳然奉
尊教令其展布則已悉露三昧矣非陶鑄安得
有此謝謝容暇走貴園令與名花爭妍也一咲

與陳襟宇叅戎書

違教不覺二年矣株守山城悵無知己若望北

改寧壽刻松雪真跡其上而二丈分韵賦詩勒
之貞以與此山靈共垂不朽弟何獨不得一觀
然藉此附鄙姓名使見者亦知有不肖則二丈
之分榮亦渥矣敬謝以企榻本羊杜各公並樹
功列峴首後來嘖嘖而將軍詩思明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且誌名於壽巖輕裘緩帶寧遜前烈
也已哉接札卽問懷變上差官云向嘗言及不
肖卽媿媿不置口偶行時會問苗情坐是無柬
則知知己固未嘗忘不肖也不肖恨生平不能

詩莫伸遠意乃向往信州約遊僊巖不果有口
占似近壽巖故事敢忘不工書箠頭希教正尊
筆比前大不同揮戈暇卽揮毫若吾丈豈可多
得哉併致羨祝

與沈敬所年丈書

奉違顏色多年矣陸翰老來喜年丈惠我華札
語深意藹如接尊範而面命者因思一榜中升
沉聚散如天淵如萍梗真可倫儼而中更有可
感慨者若卽高發登臚而今不在如陸葵老幾

人者如何若初不發而湮沒者又不足言矣若
後發者新而今卽亡如陳雲老其人又不知何
說也卽此一想凡吾輩能舉筋勝酌者毋論吏
隱於僚致尚於野卽爲不大儒也謁陸翰老
知門下康爽若壯賢卽佳孫方英英接武跨竈
喜自可知也弟天樂亦附老年丈之末卽今雖
潦倒下僚幸余義老年丈在上大能培植是尤
一幸也敢爲門下鳴之陸翰老文行蕪實見卽
黃逆恨力小不能大扶耳

與吳弦若年姪書

人來驚聞尊翁之變可痛可悼恨身羈數千里
外不能哭於柩前乃何疾而至此也兒輩曾致
男祭不泰山云頽百務未了柰若何柰若何金
桂老乃卽何日畢姻事尚有諸小令弟聘何宅
今讀書何所尊翁所稍差處亦有然人子思親
當必有所以善承者若何而處令庶母若何而
教諸庶弟若何而嫁令庶妹統在君一人之身
勿以同故漠然不爲之計也卽尊堂素有不足

於尊翁及令庶母處然在今日則悉宜忘之視
庶如已出庶可慰已往者之靈此語惟不肯能
言之唯君能聽之亦唯君能致之尊堂也千萬
俯聽懇言使人稱吳鳳麓有聖妻有賢子則不
肯主祝也人回促捉筆直言然此固年家切證
宜爾也勿嗔饒舌

與端兒書

做官要日守一日官箴要日積一日陰德譬如
不中進士也要過日子切莫怨衝繁切莫厭清

衝繁可以自見清苦可以久持

代賀桂平巡道啓

粵西持憲必資臺館重臣桂嶺首巡須仗股肱
名輔恭惟門下西吳右族天目名家由賢令晉
秩陪都歷刑曹分符梧郡政成載績名徹三臺
鈴閣風清蒼赤競攀轅之想疏封日上

聖神俞推轂之章政度首藉澄清憲綱從茲振
肅出緒餘外臺彈壓暫借一枝昭譽望內召燮
調佇登九棘某幸叨藩末偶署臬司喜聞鴻漸

之榮敢效燕私之賀

請新春元啓

奎聯洪省式羅華國之英光借河陽快覩賓王之彥恭惟門下才隆山斗學邃淵泓津昌校擬必圖南領鄉書行將空北芒躔畫照曜旭日之雙年甲狀交輝開卿雲之五色箴今八日肅啓寶筵仰玉趾之賁臨爲金泥之先兆

餞諸春元北行啓

坊閣鴻修雅抱圖南之志駢車駿發行空冀北

之羣計吏藉以生光禮闈因之增重恩榮來錫燕喜先陳謹治吉在除奎豫禱聯登合璧煌煌禹甲共贊襄今日之聖明濟濟科名直繼美鄉邦之賢達斯有光於尊俎敢恭候于賓筵

代駱學憲壽戴制臺啓

時臨重九喜逢嶽降之辰壽錫上台敬效華封之祝恭惟台臺八閩右族東海人豪早冠賢科共識此申此甫繼登膺仕載稱曰范曰韓歷敷

羣吏是程文武萬邦爲憲端揆元老樞筥重
仰體好生惠民徭胥登化境調停時政綏遐邇
悉與春臺雖云制粵東西實惟在
帝左右天開玉律時燮理佐萬年之鵬昌賴金
鉉恒肩任上千秋之鑑壽民壽國國藉公茂衍
箕疇福國福民民祝公永參周歷某濫叨屬末
幸際誕期猥任衡文罔對揚乎北寸心知御德
敬遙頌于南山

答 湘陰王啓

卓萊望 君侯在天上也乃秋初奉出儼然降
禮以接焉氣宇韶和心期軒磊引援下士若同
等惠貺教語如家人宮前鼓角席上鳴琴出諸
冠裳璽綬以駭塵觀指諸鹵簿蓋乘以開凡昧
至於振振公子得親挹其趾角渠渠厦屋獲徧
攬於蓬瀛又荆人所未聞見而不肖恍然于夢
竊聞者青山回郢里何日忘之紫氣指長安竊
有志焉所願千里知心期無忘于瓊玖一言賜
采敢自許于木桃百務省裁大抵一歸於儉終

身受用縮之不出乎誠一殿下既已有之狂瞽
猶以爲獻倘得假緣于天使得復臨其地琅玕
文筆尚擬出襟袖以來故人之清風習韻流觴
還期賦綺筵以醉當時之夜月也承貺多儀主
臣宜受肅將不腆所望叱存

與劉石閭公祖書

細玩易義如扶陽抑陰之說如正無不應之說
如陰陽非二之說如知姤知坤之說如吁嚱是
同都俞是異之說如應比制不離剛柔時位之
說種種出人意表是誠見易之真者乃所得則
全在從畫得辭一語足以勘破千古牧精思不
忍釋手何不卽付刻以開後學之昏迷哉承台
教敢妄僭批評數語若付刻則妄辭亦可藉垂
不朽矣敬洗心以俟

又

伏讀台臺易義真是獨得義文之秘非荷焉而已者妄加批評不能盡其精奧台臺何不發刻以廣其傳尊製尚多希盡賜覽他日得附一言於篇末是牧此生之大幸也連日因閱書經大全欲與拙刻疑問共成一冊俾世見二帝三王之極盛事未識可完此願否住此尚有多時領尊教益有日也不盡

又

閱易義具見淵粹不忘諸心意欲併領全册一覽可付之梓以廣後學之傳乃竟不見發出豈公冗不及發耶聞今正欲出汛不肖將於初五日暫回數日過清明復來擬在此淨寺過夏領教尚有日也拙刻文集一册奉上中有夢見孔子說一篇甚是奇事請一覽以見其餘

與蘇碩水公祖書

六經正印世所罕有公獨賜我華扁懸之畫棟真光生蓬華矣謝謝老閑無事見釋者之教興

賢愚老少男婦無不趨向其門乃我縉紳之徒亦有所爲之領袖者彼亦何憚而不爲人亦何効而弗從哉以此作崇正千字文以寄慨乃今東魯之變實由白蓮而起延數郡邑禍不能平吾言似有先見者故特爲刻之奉送臺下數十帙倘以是達之郡縣夫人能誦之在士大夫尚亦知感悟者而於下民亦或有少裨也唯台臺鑒察

與太倉王閑仲書

久仰丰儀未緣瞻晤忽聞貴郡諸鄉老欲刻崇祀諸賢實錄及當世名德之顯著者因思及於不肖夫不肖之著有經書疑問疑義史綱性理諸書不過老學究之用心而家訓千文大誥邇言正禮論事警世諸篇蓋老朽所藉以適閒與者耳唯夢見孔子正印之說似爲駭聞然亦老儒之夢想敢望大君子之主持文運綱紀世道足爲後人之法則哉若緣此爲名德之顯著附於繼往開來之列則非所望矣請諸鄉老幸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妙手書畫文集卷之五
紀錄書此啓

來思堂草目錄

卷之六

姚姓記事

又

請何虛白公祖入生祠

重建曆元十俊坊呈

自敘居新事

斷南豐山界

斷屯軍占奪民田

方月有方集卷之二

居新逸事

疑獄記

記釋竊盜十四人事

祭朱大復文

勸覺言引

壽鴻臚程一水七奏

張氏重修祠堂記

祭朱襟江文

孝弟忠信等十六箴

本恩堂草卷之六

承菴姚舜牧著

方福端許碩許敦許重許馴校

姚姓記事

吾姚姓始於吳興自胡公句耳而後流布於天下若貞觀中之思廉出自河南若開元中之元之出自陝州若建隆中之內賦出自廬龍其他德想可稽若察若弋仲若家若璫若麟等代有其人究其初實始於吳興此若木之有本而枝

而葉而花而杪其繁盛雖不可言而同一根株
若水之有源而澗而溪而江而河而海其流衍
雖不可言而同一潏發此其槩矣今旌德性所
大論等至湖覓及寒家問其族則三千餘人而
繁昌近地又數千餘衆往往歲兒曹就業南雍時
繁昌颺虞諸公嘗相過從云由妙喜山而去者
云由駱駝橋而去者往往地名與吾吳興甚相
合契慕日久今問性所亦云由駱駝橋而往其
人諱應辰任旌德縣卽杪籍其鄉排行念六公

與繁昌念五公兄弟至宋司戶五八公諱進者
建有祠立萬翠亭於其前其子六一公諱宜宗
者任臨安諭其家藏一銅爐上鑄有湖州真石
四字湖州則吾吳興而何古蹟猶然具存也卽
是可知其自湖往無疑矣此之來也其猶枝杪
之復歸於根柢乎其猶河海之復歸於泉澗乎
此之往也其猶枝杪之復生枝杪乎其猶河海
之復變爲河海乎其生出胡可勝窮而茲可窺
其止矣然自古來吾姚姓不一其人而思廉元

之外著者可數要在其人之自立耳今旌德蔡
昌諸公甲第連雲所立儘有可爲吾姓光者余
雖無似而竊嘗探討經書著有五經疑問諸刻
蒙當道建坊額曰羽翼六經欲使垂諸不朽不
識吾後來有能承嗣之者否若更有加於余則
望能者之自立而已性所諸公果能信余言則
吳興姚姓將流及於寰海其無旣哉特爲之記
其事

又

性所大倫公又云家有元之當日靈○道勅命
一道所藏極古吾湖今任徽寧池太按臺駱沈
澐公往其祠見之裁其昏焚之無烟識是古蹟
顧命珍藏又看銅爐上鑄有湖州真石四字細
聽之中覺有聲查吾湖之善鑄者石其姓至今
餘五六百年因識是由吾湖往無疑矣乃題瀛
洲世家四大字顏其堂又題對聯云塔影掛層
霄水遶孤城懸砥柱家聲仍萬翠山圍故國近
瀛洲蓋見聚奎堂在其後中又有所題砥柱一

扁也因燕屯院孫公於是祠稱是吾湖之故族
今性所諸公至湖來謁亦收其禮而脫答之可
謂致敬盡禮矣寃其然則推吾湖姚姓之一脉
也豈不稱大快哉是不可以無記

送何虛白公祖入李孟白公祖生祠

湖州府署印同知全某通判莫某烏程縣知縣
徐某歸安縣知縣吳某准通郡縉紳李樂等公
議前任分守浙西道左叅政李器宇端凝吐辭
分曉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其立有專祠宜矣乃

後有作者今任分守浙西道右叅政何丰儀雅
重持論端平修政明刑在在允孚於衆志興利
除害事事咸協乎輿情其居政三年無靡吠之
傲而化行四境有雉馴之風洵伯仲以齊芳誠
後先其濟美是用列之同享庶展蒸嘗謂宜登
之一堂可伸尸祝消茲吉旦恭設几筵洋洋如
在御上人樹德之深悠悠我思見下民報思之
遠伏願身居台澎鴻庥徧及於寰區氣作山河
厚貺暫回於震澤謹告

萬建十俊坊呈

呈爲鼎建前坊事某等十人叨中萬曆癸酉科
京省鄉試當蒙上司批建曆元十俊坊於儀鳳
橋北業經三十餘年不意被火延燒各深痛惜
因思上石雖倒砥柱猶存當吾世而忍燬不建
非夫後有人而忍沒父名非子已於今朔公同
會議各照名分出銀召匠買石恢建前坊垂名
永久然批示地方掃除俾可擇日起工以彰前
美在公祖父母之作興也特此連名具呈

自敘居新事

余叨宰新州四年餘記下車首罷里甲黜奸猾
老人二十五人合戶兵工糧吏胥派丁歸糧科
每丁減額四分有奇出梁孟波等死囚九人免
四路供各衙柴薪歲可省民百金禁積歇之包
攬歲可省里甲數百金又禁動舖行使市若不
知有官者作興入泮百有六人每季試生儒不
輟開遠州文墨水新闢見龍衢重建千戶所修
志書備載人才宦遊俾可覽考詳丁糧驛遞夫

馬蛋船等項俾慣積不得爲奸最可自快者不
逾時辯圖賴人命令雙橋俱完歲課以寬仁寧
延照之獨輸歸社倉于預備社倉甲長輪役之
苦又因歲饑竭心力賑濟數月間齒落髮敗幸
全活者亦衆然終不免於吏評且云用里甲以
自供也聽人命大獄而惟某之居間也某之緩
頰也又謂賑濟時百姓不霑一粒盡入私囊也
坐是謫閑散於西粵之憲幕然余唯自信無不
自適焉維時學博趙偶峰宦平樂通尺素論不

平而不得一箇晤今庠士劉志巖冒大暑買小
舟儼然輕千里而來顧余也又一里排姚惟遠
隨之而偕至也晤間不能出一語余惟此士此
民之來也寧有所觀哉或其情亦有所不忘耳
旣志巖坐定反問余以所爲謫者故蓋新地處
偏僻卽前所評余者庠士與民尚未知之悉也
余因舉所評用里甲以自供者問果有之乎舉
所評聽人命之訟而惟某某之居間緩頰者問
果有之乎舉所評賑濟百姓不霑一粒盡入私

曩者問果有之乎此無待志巖之答者獨恨上
吏挾忌尅之心以誣我此士此民尚未知之悉
耳然古人所自信者心而又必取信於知己新
之知己孰如趙劉二君乎二君今知余所以謫
之故矣其他如二君者因二君語可知之且此
來一里排亦知之可傳語通邑之民共知之間
有不知已及不知所以故者亦任之而已然余
雖自信誠直無他亦自怪性氣頗躁急未馴所
以致此評者亦所自取也且余本非甲科卽前

所行事亦令所應爾何足繫去後思或語及反
觸不知已者怒而益數其過未可知也謹囑志
巖歸但語令弟及葉靜樞歐東明輩努力副我
倦憊更語趙偶峰昆玉黃西沙黎文園彭龍川
輩余幸居此無恙也若其他有問者但云余已
皤然一翁得待一轉告致矣其志業則在五經
疑問其所未盡者則期付五子五孫而未知天
意之竟何如也外有二詩言余志者併錄以贈
志巖之行

斷南豐山界

在新興靖巡道批發南豐一狀有五六年不解者余視之乃爭山界者一人有山而火燒無界其一人因謂其無山余令一巡司視之回辭渺茫難以致斷余因細視其告爭之界上有東至某家山一句與燒界之姓相合余因問今所爭者在于何方答云在于東方余謂之曰彼雖無界即在汝界之上矣因細與視之其人爭說是山之名余謂之曰西至某家山南至某家山比

至某家山此亦皆是山之名耶其人無辭以對余因量東邊之山與燒界之人管業而兩家之訟從此熄矣是亦事之可記者

斷屯軍占奪民田

往歲在新興時有一屯軍告奪民田以爲屯田上司批發到縣縣官往視之但量民田之多寡而不量其屯田以此從無了結及余亦往視之見其上下陂澤甚多難以丈量但問此屯軍汝屯田原額若干畝坐在何處今見存者若干畝

坐于何處屯軍一一開說余但自屯軍所稱見在何處之田立定界址從某處起量到某處止算來已足原額而尚有贏餘不必占民田以爲補也曰止不量各家之田卽立成案申詳上司而止因思田主甚多丈量各執一說而無有定處從此屯軍稟稱卽是屯田田又無日不能答應似足渺茫之說也豈若止量屯田分數與之令其民家貼席之爲得哉此亦事之可記者

居新逸事

新興生祠碑記亦可謂載之詳矣然尤有逸者三事如人命來告者問其途路遠近遠或二三十里則另日行檢如近在一二十里內者卽時檢驗使彼備辦不及故人命事最易拆人家室者迅雷不及掩耳嘗於一二日間完之所禪於民者不小又有新會人與邑爲隣者告強盜狀於司道批發海南捕廳差人來拘余視其名皆吾富室百姓也時該房爭行此事余令出票捕

兵行拘乃票竟鎖拜匣中不發過幾日該房來稟余復佯爲忘者應之令復出票又鎖之匣中過幾日該房又來稟余復令出票復鎖之匣中一月餘余揉此票若捕兵行拘者然嚴批數詞其上竟以行拘不獲回之使富室一毫不知而此事竟寢此余之所甚得意者其他兵工糧料各分丁數徵銀起解余謂此當專歸糧科研審其數查多出若干丁乃派減槩縣丁銀各五分有奇此三事實有造於民而碑記所未載者敢

後託之

疑獄記

署印全州日有告縊死人命者及檢當面兩肋俱斷四根被告遂稱打死圖賴余命視有無血瘡作報稱無有余因思之生前卽斷一肋當時應卽墮命况八根齊斷能復從容就縊耶况無血瘡而被告縊死其爲縊無疑者然縊死之後誰爲下手令兩肋四根俱斷無復如是打法量卽其子勿爲也唯是死者六十餘歲氣血枯

稿而繼有一夜枯槁抑又甚焉解者宜緩釋爲是乃急下一剪當面撲地一跌故兩肋齊斷若是其適均耳余以此意語之告者具無辭量斷燒埋保全兩家此亦一時之聰悟有可記者記之以告後之聽獄者

記釋竊盜十四人事

余官廣西開散委署全州非所願也日唯判押以了事而已將半年餘見監簿上載竊盜十四起未見有一來結者因查之該房該房亦接管

數年查覓之數日有卷者半無卷者半有卷者俱在十年以內無卷者問其人則十四五年及二十年以外矣因思彼犯不識真正是竊與否無論其誣即使真正是竊計贓論罪極大者不過判徒而已徒止三年五年焉有坐監至十年十四五年二十年以外者哉此在拿犯者立心不仁一至於此而在當時任事諸公何不一加照察任其老禁於囹圄哉且自十四人以外或多有斃於獄者是可憫也特爲之一一查究其

在十年以內者雖有卷亦多不來承認其無卷
十四五年至二十年以外者又可知矣因思人
衆起疑特具公文一角赴府投遞一一開明釋
放之因教之此若更生者今以後可自新毋蹈
前轍若更有犯必加重治毋貸旣作此事矣更
思一州之竊盜尚有若此之淹獄者况於天下
乎天下亦大且衆矣如全州之淹獄者可得若
是其開釋乎又况有大於斯獄者乎世有若是
在署印者尚可釋十四人之獄况於正印治民

若能即時一一分理使其不枉受獄至十年以
上二十年以外者其陰德寧可量哉此在當事
諸君子者留諸心而已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此誠萬世之格言也特記此示世之
留心於獄事者

祭朱大復文

巖棲谷隱古有其人而鮮有能啓其關扃者吐
故納新世有若儔而鮮有能造其玄詣者蓋傑
家之事理或有之而入境稍別則特異焉品格

自不同而超越亦殊軌蓋若斯之難到也唯爾
大復靈光所燭迥別塵凡若參同契一書人人
皆知嚮慕而人人不知解究爾大復實能解究
之至于鴻濛未判則特契乎先天混元一分則
潛規乎太乙漸辟米穀而時煖乎松栢厭棄裘
葛而常衣乎單袂蓋寒暑朝夕於斯凡若干年
而今且蟬退焉羽化焉而不知其去來斯真所
謂謝世者而同游諸君子或莫知其幻化而惘
惘若思戚焉若望其來復者蓋未知其深藏也

若其寓世也能文能詩能魁能宦處繁劇之邑
則能撫循其痼瘵居廊廟之上則能指摘其
奸邪有子能教而俾潛通乎孝弟有家能給而
恒僻處乎幽居此皆世人所難能而皆其所幻
視者而豈所以論大復哉今世人但視其神游
於八表足矣而何必爲哀但慕其玄化于丹丘
足矣而何必爲誅此言或有以當大復而大復
必以我爲知僂也

勸覺言引

余鄉德清半月泉有覺覺堂傍有東萊書院聽
松亭余嘗題曰覺覺誰覺覺東萊千古惺涓流
仍坐月松聽寂無聞蓋不聞不覩之內自有真
覺而人苦無覺覺則月落萬川千古常惺矣今
覽新安余念橋有覺一語真足以覺斯人者乃
嗣常吉且宜諸言以勸世名曰勸覺其意深矣
因題此語於首使人聽其勸皆相覺覺云

壽鴻臚程一水七表序

凡人之多歷者在行誼之純篤氣節之高勁而
年所不與焉予與新安程一水交舊矣凡其孝
友天植恤憐孤寡周給貧甥以慰母氏之心勸
置妾媵以廣仲季之胤予所知也其倡置義田
崇立義學添設義塚以賑貧恤寡予所知也其
傾心以息爭解案以施予與人交義堅金石雖
久要不渝千里心赴予所知也其捐貲以掩瘞
遺骸發賑以周濟鰥獨至於焚券以全人大婦
予所知也其榮任鴻臚而弗仕鄉舉大賓而謝
絕予所知也其業儒而佐賈修真而好玄遍交

諸方士以願時日子所知也其遊歷名山大川各有趣味亦予所知也所不知者在礦稅初起時奸人挾貂虎之勢以擇食大姓公以片言折其謀夫貂瑞之出也肆逞兇橫恫嚇鄉閭其氣焰熏灼爲何如彼奸人者思一申其計遍擇諸大姓以獻之橫暴一發大姓之家立破矣其貽害於生靈豈淺鮮哉公特以壯辭止之使其計不行而所全於大姓者無筭此一事足槩其生平矣公言時不覺人習矣亦不覺而不知其陰

德之所植不小小也是宜其年所之多歷哉今年七十矣步履如飛無異少壯時而尚思上籌邊之策其歷耄耋以至期頤以上可必矣有子二人一世業其家一世業其文行特登金門來封誥是可以且久待者性歲予嘗游榆村至其家在全紫洲上青山四合碧流環繞而其家自琴書花竹而外無他長物焉真可謂清虛之境養成此氣節之高也有以哉茲因張雅通之請題其卷曰高節喬年而畧舉數詞使觀風者或

一采擇焉

張氏重修祠堂碑記

宗祠之設用以尊祖敬宗而合族源源本本至鉅典也第始則剝建之難繼則修廢之難非孝子慈孫不及此我湖張氏義鴈里之祠則雅通君先後以一身肩之尤難之難者云君少負異資殫精制義有聲諸生間今雖以老棄去猶憐綜今古特雄於文而孝友自其天性宗祠之建益體厥考司城公志也初質地創祠未幾爲質

主所訟合族聽讞於會城往返拮据力爭得直而後卽安同堂兄承默借居祠之左廂不無庖湏之溷則助買隣室將遷而病卒又助殯踰年甫遷而後卽安然君力有限而慕義無窮其爲祠計亦無已郡邑諸公舉若置義塚若葺潮音橋若葺儀鳳橋皆嚮田捐貲以助郡邑大夫嘉與之歡授以冠帶君力辭曰此先人之遺所自出也何敢冒承請賜額爲先人光於是有額以孝友名家者有額以追遠及永言維則者有額

以世顯者儼然懸之中堂輝耀前後皆君志崇
先德也時而瞻禮則油油然愛翼翼然敬一日
見棟棟蝕落則愀然嘆曰老冉冉矣百年祖德
無能報萬一僅置一祠當吾世而任其圯得無
屑越郡邑大夫之屈旌以爲先人愿於是亟圖
修廢適族有喫蛉十律者郡侯及司理公斷地
若干畝直若干議修宗祠郡侯復額以萃渙旌
之君更鬻田捐金宗兄弟亦醵金以佐鳩工庀
材於前堂則易棟梁而甃其地易祿礎而崇其

基於中堂則新腐朽爲茶亭撤窓檻爲坐欄檣
闔胥爲明敞於寢室則撤竹筵易幔版塗茨之
粉堊之庭植栢桂四於是輪奐具美可觀而後
堂凡承俊貢於州兄助明貢於邑弟明憲舉於
鄉相繼樹扁於堂之左右復簡寢室木主列定
位次補葺闕畧因率五代尊甲子姓凡百有八
十人以告成事而屬余一言記其事余唯人情
孰不愛逸經營至二十餘年而不懈人情孰不
愛以費貲至四百餘金而不斲人情孰不愛名

旌典至屢讓先人而不居豈其情獨與人殊惟是尊祖敬宗合族之念重故不以彼而易此也嘗聞培其本者枝必茂濟其源者流必長以本源源之義推之稚通之後必有興者矣然而繼稚通之志者又在後之人登斯堂也思其艱而世守之又因而益光大之果能萃渙果能追遠果能永言維則以顯於世而無忝爲孝友名家則所以光前裕後者不滋宏遠哉宗祠之建且修余實喜談故爲銓次其槩尚鑱諸石以垂

永永

祭朱襟江文

不用

進取之升降浮沉壽年之修短順逆皆有定數而實有大有可駭者於翁有深感焉翁少年游庠序間駿乎有聲而大發經元繼成進士入中秘晉臺省可謂極隆矣而旋以非罪廢棄者至二十餘年復收召儀制而假歸以隕此非竒之竒者乎自受業至五十六十又六十有六可謂榮享大而偶至姻家滄一弔客輒中風其家口噤

不能語扶與而歸卒於正寢此非異之異者乎
乃其一腔心事開豁爽朗遇事敢言無一毫之
欺庶據理直任無一絲之牽留而大可稱者在
出言於權貴之間當江陵爲相時武進一甲科
深中其罪江陵欲處之會翁父同年某宰是邑
江陵陰嗾之此同年偶言及翁輒大聲言曰万
侯稟之事老年伯決不可爲此言出於此時此
非大可駭人聽者乎而某竟以是言止其事斯
不可稱大快哉翁所言論若此類者不可枚舉

而此一言可槩其生平矣翁亦何憾於地下哉
所可惜者翁以磊落大材弗克大展於明時然
有子有孫英英繼發足以竟其未盡之業翁可
瞑目於九原矣唯翁識大兒端於未遇之時聯
次兒碩姻於相洽之後不肖嘗往來徜徉於山
水之間今已矣不能無痛悼焉耳岸芷汀毛稍
申微莫冀神靈一歆之

嘗謂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字是人生之
大綱領而敬恕勤儉學力修爲亦皆學者所

當有事也余老年閑居作十六箴以自儆云
孝

父母之恩天高地厚誰不知孝而孝貴根心孺
子之慕持之終身必若舜盡事親之道瞽瞍底
豫而後可也故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弟

同胞兄弟不可視爲胡越爲弟者必自稍長之
知敬始而無至於相爭若尊敬長上出事公卿
皆此弟道之所推耳故曰弟者所以事長也

忠

忠者中心之謂此心無所不盡然後可推之天
下無不感通不則此心猶然不盡安可望於人
哉學者必以是爲主可也故曰居之無倦行之
以忠

信

人言之謂信然非一言而已也凡舉動之間有
關於身心者皆當實心實意爲之是謂之孚乃
化邦所以無不可行故曰人無信不立

禮

禮者心體也。由心體而節文生焉。自日用起居以至冠婚喪祭皆當以此爲程式。自然心安而不容已。何待勉強哉。故曰禮之用和爲貴。

義

義者宜也。推行變通極活動而不拘。故禮有可行者。謂可以義起。則知所不可行者。亦可以義已矣。不然是非義之義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

廉

人貴自處於廉潔。然廉非不取之謂也。自呼蹴以至千駟萬鍾皆當審其義。不義則等於土苴。是天下之真廉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廉

耻

人要有耻心。然非可語人者自知不善。獨抱慚愧。至汗赧而食不下咽。然後可歸於善。而日造於聖賢。否則禽獸耳。可畏哉。故曰耻之於人大矣。

敬

敬者一其心之謂也此心不一則昏昧放逸而不齒於人類也必凜然惕然雖無師保如臨丈母以是爲居是聖學始終之要故曰君子修己以敬

恕

凡人皆同此心我如其心以爲施人亦將如其心以爲應天下歸仁其道端不外是施雖博而守則約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

恕乎

學

學者心之白日也人不知學卽好仁知信直勇剛亦皆有蔽也况其他乎然好學非他當以至道爲歸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力

力惡其不出於己也人患不能自力耳有能用力而當仁不讓卽參天兩地事業皆可望其成不患與之莫勝行之莫至矣故曰吾未見力不

足者

勤

四民之業勤爲家寶也彼自安於偷惰者游手游食忘一生之計奈何惟日勤一日則日積一日而家業可望其恒足也故曰業廣惟勤

儉

家由銖積寸累而成厥惟艱哉子孫世守其儉德之共也不自惜而驕奢可惜卒瘞拮据而成者風花雪月之一朝墜也故曰慎乃儉德惟懷

求圖

修

修者補治之謂也此字極佳房屋器具之敝尚欲修治况人乎內省身心覺有疵類不加修治安望其能日新哉故曰君子修之吉

爲

凡性分所固有者皆職分所當爲不爲不成其爲人學者必勇往奮發以九仞及泉爲期一簣未成爲戒方可造到聖賢地位故曰有爲者亦

劉承菴文集卷之六
告是

三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七

不自老賦

西湖賦

費氏孝思記

劉前峰墓誌銘

陳芳洲先生傳

吳鳳麓墓表

周訥齋墓誌銘

文獻通考卷之七

程覺我祖母行狀

徐觀淵像贊

本恩堂草卷之七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不自老賦

余嘗俯仰乾坤上下今古悲既往之莫追冀將來之可補爰揭英妙以蜚雋聲載揚老成以著碩補胥國家之倚毗要先後之翹楚顏淵子奇世鮮其儔伯夷太公孰與爲伍登壇杖策以翊真主既大慨乎白頭屯田伏波以銘大常亦何

文獻通考卷之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愧乎梁父唯大器之晚成肆歷試而多苦如彼
項材爲櫨爲楹非廟堂佳礎飽風霜於郤林堪
大匠之齊如彼稚駒載跳載跟非騰驥駕卽伏
槽櫛於冀方來伯樂之覩玉久韞兮出荆珠又
沉兮離浦龜有年兮建卜鼃旣老兮鳴鼓金百
鍊兮成尊壘耐數釀兮薦宗祖夷吾三北方終
遂助庸洛陽一蹶兮僅同么麼故大別利器者
在錯節盤根勝大任者先艱難險阻少年奮發
豈無述於明時宿德養成更大造於天府光榮

燁燁翠微玉華挺榦亭亭徂徠新甫立德立功
立言難速肖於月期成身成性成能應多歷乎
年所鑄鑄模範當若周鼎商彝會遇遭逢自然
雲龍風虎况夫光陰一瞬卽蚤發不過數年德
業無窮唯不朽乃稱千古寧久養以待時毋輕
發以自賈寧後凋而無榮毋旋芳而隨舞諛聞
于進者愧及林泉直言見黜者榮逾圭組弱冠
自負究竟如何龐眉始出成立亦可但嘉樂乎
帝王期登咸乎三五年愈邁而愈強志益挫而

益勞青鴻有年匪屬儼佻保業守成定歸椎魯
真宗龍兮靖淵又丞黎兮安堵未出而望重斗
山一發而功成樽俎斯唯遠大之儒不倫少小
之數世有其人乎吾將與歸世無其人乎誰爲
接武

西湖賦

閑深往牒遍歷山川曠邃高奇可多得於寰海
幽深窈窕誰可並於西湖金牛肇創聖之祥白
虎開林巒之勝來從天目翠屏遠列山腰爰闢

池靈青鏡平鋪水面出門外坐片石山居入境
來看天然圖畫湖亭畔上女如雲花迎羅綺斷
橋頭遊人似織鬪沸笙歌大佛脫離苦海超竺
境之三天五雲深鎖名山度松濤之九里錢塘
湧金清波啓閉設三門之險淨慈法相靈隱迤
邐通一徑之幽方十里以爲池瞻異常之燈火
分六橋以爲限驗輻輳之舟車寶石雷峰雙塔
直撐侵碧漢南北靈鷲三峰高插見層霄恬逸
者時隱於呼猿洞口清修者優游於放鶴庭前

湖心寺宛在水中總領羣流之環拱公孤山聳
立巘表端受萬嶽之朝宗一陂灌一郡之田神
麻... 萬松設萬年之教聖道常明表忠觀表
武肅錢王崇道官崇紫陽朱子誤國者接跪露
臺昭武穆之忠烈祈夢者齊集祠宇見肅愍之
清真宣公祠更爲書院僉謂其宦藕花居改作
高... 胥稱曰可能井虎跑傍張墓潛通於葛塢
烟霞石屋由邵墳蜿致於蘇堤八仙臺之風物
依然四聖觀之光儀如在岫嶼栖隱接尋丈之

猶光瑤璫幽... 並千年之智果十八洞之水聲
活活六一泉之浪影溶溶阮龐各有專祠功德
之及民者遠邇翊合爲一廟義烈之報主也同
初... 有臺遠照於南屏照慶水雲有洞直透於
溜水石函到處有放生池何似玉泉之活潑旁
湖多樂游苑何如竹閣之幽栖八蟠嶺之盤踞
多年二生石之果緣無筭勲賢忠節崇廟貌於
龜疇集慶定光極莊嚴於龍象玉蓮亭柳洲亭
蕪冷泉而擅勝慈雲嶺風篁嶺合駝巘以爭奇

水竹鳴之幽閑端並九溪之轉沁雪泉之清冽
可方一勾之多片雲石之神運自然萬工池之
僭方龍就赤山導金沙灘通四境之來徃雷霄
宮火德廟來合郡之所禳漁舟出沒於烟波與
鷁奔馳於絕島歌舫中紛招聲伎致蕭鼓之喧
闐禪關內定慧香烟聽磬鐘之鏗錯元宵之競
爲烟火稱作奇觀七夕之點放水燈傳爲快事
月湖之光景大佳暑榭之風涼尤爽三陽初啓
西溪之梅韻清清秋仲將臨清衢之桂香馥馥
桃花與楊柳爭妍齒菖共芙蓉並美四時之序
遷不一而景有長春三台之盤蜿無方而境爲
殊絕湖光瀲灩晴更顯其精神山色空濛雨益
呈其卷畫儘可比之西子未宜方之若耶空中
樓閣誠難罄於毫端物外烟霞但可傾其心慕
填詞塞耳止爲流浪之談會意寫神尚俟傑豪
之筆

余少時曾有此賦亡之久矣今五十餘歲更
爲續之恐老年之筆不能如少年之丰逸也

姑存之

費氏孝思說

行有異常之事而根本於孝思者足以獲祐而可警俗以風世吾深有取焉若傑塘費虛窠三子是已虛窠三子燕翼鵬翼汝翼俱業儒虛窠固故家也歲丁未以衣食故奔走於閩越之相知者去家三千里而遙不幸一旦捐館舍三子聞之慟哭幾絕卽日往逆其柩至舍將迎以入俗有忌云冷屍不可入門此無論庸俗卽高明

之士通曉世故者皆以爲不可入也而競止之三十日吾父出外三千里爲家也爲家而出今返復歸其家此理也亦情也卽有他凶咎吾復何忌而忍吾父之越在草莽也少慟哭迎其喪入家朝夕設奠如常儀而寢苦枕塊之狀更有加於居喪者歷三年如一日乃三年內並無他恙而三年以外鵬翼汝翼俱入泮與其兄燕翼共爲弟子員復生子嗣二八家業之陵夷者漸覺甦息而駸駸乎有克長之勢反更益於前日

嗟乎以一念之孝思能感通於天地使先人得反其廬後人反獲其祐若此豈與世俗人所稱禁忌而未必得福者可同日語哉今癸丑臘日三子蒞營塋於倪村之原竭所有以將事有足者余以老畏寒不能往送其殯乃獨念其孝越於人情之外有足以警俗而風世者特爲誌其本末如此云若其家世孝友各擅吾湖不愧張公九世可幾王氏三槐者更當著之別乘以頌德門之義於無窮也

劉前峯墓誌銘

按狀劉姓著於彭城數傳而宋守禮公娶墨莊夫人生六子長孟獻次孟仁孟殷孟德公俱拜相又次孟孝孟禮公俱拜侍郎紹興八年孟殷公始徙居於廣昌其鼻祖也生思誠公思誠生希璋希璋生日興日興生漢臣漢臣生清溪皆隱士也清溪公生三子長京華鄉大賓次京兆卽公也又次京傑任新樂丞均家於邑東太平岡公字汝秀號前峯生而聰慧少習舉子業數

奇不偶乃棄去嘆曰人生宇內何事不可見奇
何處不可立業而匏繫若是遂他圖而筮仕吾
浙之泗州爲余公祖余視其貌蒼而守官甚廉
謹相與縮交知爲恂恂一君子也三年報政以
課最遷閩之清流簿平恕潔庶猶官吾湖也大
甲丞蕭公栢臺詹公俱有薦可大擢乃忽動歸
養之恩切宗祧之慮謂人生乏嗣其官謂何卽
疏請去而當道稔知其賢不許可公計無所出
適河邑何貞所公令清流極訴衷曲何公不得

已代爲申請乃得以請致仕書樂而歸意甚欣
適也聞嘗指費以用貧困旋棺以肉白骨暇則
兀坐一室焚一爐香盤一束書悠然於花竹之
間豈理無師無不自得而無復人間之事歲癸
卯余時歸廣昌公欣然迎於潭山舖把臂論心
極其款洽細詢之乃知尚未有子也余竊思公
患厚以者胡然而天道之無知也乃贈之一聯
云廿年遯公祖之廬治民何幸七十產麒麟之
瑞天道有知蓋視其年已望七而致祝也云爾

公年有七十生一子而有瑞應在一老梅上

公年有七十生一子而有瑞應在一老梅上
余喜甚而抱視之名曰瑞老及余解組歸聞其
出處也喜又聞其讀書也而喜私謂我孫兒
必有仁圃中可借道過一晤也乃今公方爲余
立生祠極其料理而忽焉遽逝今則生死別矣
若何爲情哉不覺潸然泪下旣復思之昔年公
苦盤子矣而今已有子幸前任旅復吾公爲吾
同里而視其行貌曲加照拂今徐祥朗公爲吾
同鄉又因舊年荒旱見其賑賑之周急之扁

額云白羽揮仁其照拂復有加焉可爲此公此
子若獨此子尚幼穉全賴保護扶持可以上進
然念公在吾湖操履端慎余所敬仰及宰其邑
又稔知其本仁孝以事親殫忠信以交友而種
種厚德令見者可消鄙吝而聞者動相傾慕仁
者有後蓋可以數計而理必者孰謂天道之無
知哉公生於嘉靖己亥閏七月八日戌時卒於
今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辰時享年七十
有六娶何氏繼饒氏又繼揭氏妾吳氏生子一

繼祖從排行而祚瑞則余所命名也此子雖吳
出而揭氏母親鞠育之視若已出有加焉此子
他日能成立必不忍負也聘大行陳適菴之姪
女今卜葬於千善里土名萬家山龍形西山卯
向嗚呼公享年若是有子若是有子若是有子亦
可瞑目於九泉矣因爲之銘曰

士先百行兮而德允臧年貴多歷兮而壽且藏
公雖一子兮而後必昌

劉周二君交特厚可敬也故於去任後銘之

陳芳洲先生傳有小引

孔子之作春秋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人豈
不欲盡傳其信第世遠事湮考信無據不得已
而傳之而心滋戚矣然則世有真忠苦節獨盟
諸心而曰信不勝一譌卒以蒙疑不白者安忍
不及時考信任其久湮無據也不佞收流覽經
史凡屬可疑必搜討參訂質之大方務求其信
廼於陳芳洲先生蒙疑事竊有感焉敢忘固陋
據實而為之傳傳曰

先生姓陳氏名循字德遵號芳洲吉之泰和人
也王六父源可大父觀定父彥和俱以先生貴
累贈如先生官先生幼失怙恃與仲兄德遜居
齊篤友愛資特端穎十七游邑庠同里楊文貞
公士奇一見以遠大期之永樂甲午中鄉試第
一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院脩撰累
遷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兼
文淵閣大學士歷事五朝凡四十餘年入則
有廬出則扈駕以備顧問預修三朝實錄

實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歷
代臣鑒五倫書通鑑史記等書奉勅撰太學
進士題名記者三撰重修南京先聖廟學碑者
一又奉撰御製序說碑銘者九蓋先生文章
妙天下更習先朝典故故國家大詔令大典
冊多出其手奉命典會試者一典應天鄉試
者一廷試讀卷者四受命釋奠先師者七侍
經筵與楊士奇等日侍講讀改正講章入內
閣參預機務茂著忠勤渥膺寵眷以至恩

褒四世稱千載明良盛遇具載少師蕭尚約公誌中不復贅惟是正統北狩至天順復辟七八年間運邁陽九事勢兩難畢智竭忠撥亂反正惟求濟國與君而身名弗恤有非庸衆所能識者文獻猶足徵也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虜也先大舉犯邊上銳意親征舉朝力沮不能止駕發京師以先生與同官高綬尚書王直胡濙輔 郕王居守八月 駕留虜廷十七日聞 北京人情洶懼又明日有言擁立 郕王者先

生即颺言於衆曰 皇上爲憫生靈安社稷而 出皇天眷佑不久必回今當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以 郕王輔之徐圖迎復豈容有他議遂 密與中貴金英言乞請 太后旨屬稿金英來 云 殿下三位 長殿下令兩週三歲先生曰 但生一日即是主人隨草 懿旨進呈內有賢 而且長之語頒行天下人心稱快翼日先生進 戶部尚書仍學士于謙爲兵部尚書繼薦商輅 彭時同入閣數日之後又聞虜寇欲犯京師加

以徐有貞妄言曉天象胡人當復倡議南遷人心惶惶舉朝思得長君以弭禍亂遂請太后以九月六日 脚王即皇帝位草詔頒行天下先生屬草請立 新君不過繫天下心 大駕且歸定當還政復辟今須進進正統尊號使虜人知 皇上大於 新天子愈加尊敬故詔中稱 大兄皇帝為太上皇帝而屬意可知已當有貞妄議時先生叱云徐有貞近日說話失了本心胡濙曰 文皇帝定陵寢於此不予孫不

板計于謙曰欲遷者奏斬為今之計遠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先生曰于尚書言是衆亦為之翕然中外始有固志于是與金英與安等議謹護京城又會集多官晝夜為防禦計不遺餘力因出有貞操守彰德使不得感衆中外稍安十月也先率衆擁入紫荆關陽稱送 駕還京突至德勝門直欲犯闕喜寧嗾也先遣使議和索大臣胡濙王直于謙出迎衆言虜情譎詐不可信先生曰 大駕果來而不出迎中國皆叛

臣矣所索大臣不可往但遣使問安覘其虛實
於是以前書舍人王榮諳胡語副以給事中王
復充卿貳往朝 上皇 上皇諭曰彼無善意
爾等宜急回二人夕還而虜復縱騎剽掠攻城
愈急總兵石亨折方騰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
能支矣先生不為動獨曰是宜降焚首將固城
辛慎勿輕戰蓋彼我勝皆危道我勝固善柰何
駕在虜廷恐非全利彼勝則中外俱難保矣
於是加于謙少保餘官有差令各督軍背城而

陣又密令焚城外各馬坊積草以困之虜見草
火相視頓是大駭不數日馬果饑先生又恐久
則生變請檄致宣府大同未平遼東等四方邊
兵星馳入援又恐虜營道梗乃遣夜不收五人
各賚一勅分換東北二路間道兼程前往以為
但得一達事濟矣既而二勅得達其三為虜所
截虜見勅始懼有退志十五日夜也先遁隨奉
上皇北去所召宣府總兵楊洪兵先至即令
西追遁賊歲庚午景泰紀元正月虜入大同先

生懸示殊賞購殺也先喜寧二月宣府叅將楊俊擒喜寧襁送京師伏誅俊即洪子洪為先生腹心故能使其子樹勲喜寧既誅虜失嚮導勅遣五將分鎮諸州建營立城以自固國家神氣益張令彼虜無所乘以入犯迴鑿有機此皆先生神筭與于公謙深相結納將相調和共圖其成者也時景皇欲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令訪前代故事先生曰惟宋以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妃一事耳餘無可準者况今皇太

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必欲尊之乃加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吳氏為皇太后上皇在虜數遣使問安情義篇至所諭虜勅詞皆先生筆凜然有口舌代鈇鉞之意八月十五日 上皇駕還先生聞中貴語將迎居南城嘆息曰若然母乃欲羣臣朝朔望而已乎景皇聞之拒以危言蓋疑先生有向舊之意又中貴問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先生曰此誠天佑國家曠古未聞豈特當布

告更須肆赦以侈恩慶又禮部數請令百官朝
 南宮朔望不允先生語胡濙曰禮部職掌禮
 儀是天下第一等大事雖不允不可不亟請但
 兩宮嫌隙易生恐無所補而壞大事惟日加敬
 懼而已歲壬申粵西土官黃竑希恩寵馳奏請
 景皇立己子為皇太子奏至不發令中貴以
 躡意謁先生先生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堂堂
 天朝得無啓萬世之譏乎 景皇怒曰父有
 天下傳之子自古未聞有譏者命以奏示禮部

會多官議覽而衆議立見濟為皇太子更封
 皇太子為沂王一時遷擢踰等文武任師保傅
 者二十有三人先生但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回
 辭不允易儲後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上皇南
 宮待所賞鑲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
 以昇侍者王堯堯飲緹騎盧忠家忠見袋刀非
 常謂遂以酒醉堯堯解之具告 南內謀復 皇
 儲託堯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詔獄窮治不已先
 生聞之與中貴言曰人臣念主或有此心人情

畏死必無此事况所指之人在此在彼富貴等耳何苦棄安就危萬一事出誣罔寧不害及忠良啓上下之危疑乎語聞遂止乃集古帝王行事彙爲一書名曰勤政要典上進蓋潛寓規正之意歲癸酉 皇太子冠命胡濙高穀蕭鑑掌行冠禮賜白金文綺頗侈旬月後 沂王冠命先生行禮賜止綺二端鈔二千貫蓋以疇昔無易樹子之議故示之意也歲甲戌 皇太子見 沂卒歲乙亥禮部郎章綸御史鍾同大理寺少

卿廖莊合疏請復 沂王於東宮詔獄鍛鍊備至當此之時先生惟恐見疑生端壞事無益屢因天變疏乞罷歸不允因采古昔人主善惡可爲法或者名曰君鑑以備觀覽又率同官高穀等密商輅等上疏勸敦孝友任舊德躬勤政戒侈用因及禁掖慢遊事 景皇召入問曰卿等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先生曰得於都人之口伏 陛 陛下有則改之宗社生靈之福也 景皇曰朕有固當改但君臣同體慎毋聽人言離間

自是不復召見矣歲丁丑正月 景皇不豫不能躬祀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先生與高穀蕭鉉商輅往語中貴興安曰永樂中 大駕或二三日不能視朝則令百官赴東宮朝參 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今事如此須請復 東宮代視朝參爲便興安首肯曰此公等大臣事安當贊成於內先生即與禮部侍郎鄒幹姚夔等議集多官共爲之比多官至議尚不 先生請從者先署姓名從者遂衆明日章上

不允又明日先生復率百官上章必期得請因 辛尾銜名數多書訖日晡不及上明旦四鼓禮部主事俞欽進章至左掖門門官不納而中外百官奉迎 聖駕重登寶位矣先生等皆懼怖 致慶 上退 鄒文華殿召先生與蕭鉉商輅諭以仍舊辦事先生等皆頓首謝就令宣諭百官 譔詔改元天順是舉也先生初在外廷知 景皇病而不知其病篤惟石亨蒙宣至齋宮受命 代行禮聞狀又秘不言迨先生要亨入閣會議

請立東宮身遽止之但言少停慢說即退與
徐有貞密圖迎復有貞卹彰德舊隙遂力囑身
不令先生知止約典內外兵柄者三四人及所
屬大臣陰謀事觀恩寵有歸大阿在握初不
朝廷大體也有貞果挾迎駕功日侍
氣焰薰赫與身乘邨中人無不立碎既誣
少保于公謀立外藩致辟復以宿憾誣先生與
蕭商三人與謀并不能諫阻改立見濟事脅臺
上聖明原宥勿問當日先生聞班

中偶語有石徐分付饒十遺要彈十遺之言旬
日內果彈劾被逮謫戍而先生鐵嶺之命下矣
先生東行道中及薊居之日摘取古人詩句成
絕名曰東行百味自丁丑至辛巳在戍凡五年
徐石黨逆事敗先先上章自明奉旨特矜其
誣害回籍壬午先生自成所還京上表謝恩而
歸家五閱月以疾終未幾被誣者俱得雪贈
謚思卹有差而先生卹典未備迨憲廟踐祚
先生仲嗣瑛及婿南工部郎李遇相繼陳乞業

蒙賜蔭遠秩遣官

諭祭瑛尋以中途病卒蔭

仍未滿而易名之典則至今誦焉先生曾孫以
闕起家孝廉歷官銅仁郡守上疏矢言其事蒙
旨發該部公道昭明有期近銅仁公權轉運
使亦駐吾浙而不佞收烏程畸儒也偶值於湖
上一見惓然相與道先生往事甚悉并貽先生
年譜文集讀之不覺喟然嘆曰有是哉先生之
忠有是哉先生之忠而見疑也輒不自量願一
剖其疑第恨收與先生地相去二十餘里且吾

生也晚相後又百五十餘年慮不足以傳信因
取年譜所載叅之天順目錄否泰錄復辟錄于
商二公傳吾學編憲章錄王弇州別集諸書一
一考究必詳必確而後屬管今其行事具在言
言實錄也庶是附春秋傳信之義然不免當年
之疑何哉蓋當其時邊釁熾閭內外迭訐而先
生以首揆獨履其衝百責攸萃最難者其持危
定傾之巨畧最苦者其陰翊默護之隱衷巨畧
人所共見而隱衷人所難窺也故居守建儲付

如元者乃集卷二
託本兵孰主張是阻南遷嚴城守焚積芻石勤
王兵孰發縱是懸賞格折虜謀而喜寧檣也先
遁孰居中而籌畫是此其功昭日星疇不指爲
先生明伐然念念迎 駕而孰知夫不急於迎
駕者乃所以善迎 駕也念念朝 南宮而
孰知夫不固請朝 南宮者乃所以善安 南
宮也念念計安 太子而孰知夫不強爭易
太子者乃所以善護 太子也觀其抑黃竑之
疏解阮浪之獄何嘗一息不爲 太子計而要

與有獻君鑑有獻恹恹以敦孝女任舊德爲言
益逸因格心之妙術也昔狄梁公潛授五龍夾
日以飛韓魏公調和兩宮千古侈爲元勳若光
生所處視二公奚多何如哉乃有謂 上皇返
駕於千戶巽遂榮建議迎禮宜厚 景皇當遜
位慈辭而後受命禮部欲以聞先生惠甚治其
罪此其說謬甚遂榮果有是議正合先生請居
南內不便之言當急贊成之而肯加惠且治其
罪可又有謂 景皇得黃竑易儲疏覆奏署名

史部直有難色先生執筆作半跪強之其說
尤可恨訟議發禮部各官議不屬先生何從
為正豈有大廷廣衆中首輔肯作半跪折節
於宰耶又有謂景泰間遺徐有貞治張秋決
河有貞懷玉帶一束獻先生曰玉帶至矣夫
先生以景泰二年追秩少保已一品腰玉而有
貞治河在四年乃以玉帶為豫報有是事耶此
肯出於陳建通紀所載建以粵人著通紀在嘉
靖間其地與時相去亦遠奚至生端誣讒喪心
乃爾無亦徐石輩嗾衆彈劾時捏辭羅織以蠱
衆吻建遂襲為吠聲之譚以讒成譌以譌成疑
即王弇州為當世人倫之鑑其曰先生功大過
小宜謚似得其槩亦未知先生之過過於慎者
也觀過正可以知仁也今牧合百年文獻盡為
割晰其易名特祠之典當與于忠肅公謙相儷
美夫復何疑夫復何疑且以侯史局名公秉春
秋之筆者有採焉

吳鳳麓墓表

吳公諱維魁字元甫號鳳麓余同年丈也仕至
 辰州太守其家世履歷載在臧顧渚朱海瀛行
 狀誌銘中甚詳余何復舉今所舉者其行之表
 表足稱於世者蓋表者表也非誇也諛也誇且
 諛則非其人矣而又何表焉余未三十時未嘗
 識丈識丈尊人蒼山翁於塵次中益余父業塵
 蒼山翁嘗往來其間行相契誼相投也余見其
 貌蒼然其語確然渾渾乎一古村君子也後三

四載余始附年丈榜因會同年日余漫為言曰
 余輩今幸叨一第當共勉為好人年丈首肯之
 及入國學者一上公車者再余俱與同行行必
 俱委任余略無他腸余識其為誠實人也及丈
 登第余尚留其邸中見其所行事大都渾厚有
 於而世情宦態之矯且詐毫不知也余間游其
 所淮德興績溪二邑備極款厚而莫知所報且
 匪獨余也凡昆弟友朋以至姻戚苟識一面者
 皆行焉往必受其惠惠且渥而受其渥惠者且

思以計取之而官幾敗及漕運理刑至辰州時
更有欺之者大肆其貪於外而若爲官貪者而
官竟以敗而丈初莫之校也余因問問之曰丈
以今所言所行爲是耶否耶曰是也又問曰余
在而人或謗余丈信耶否耶丈不答又問曰
然矣而丈或清夜以思終以弟所言所行
爲是耶否耶則直應之曰是也乃知其中固自
有涇渭非懵然無知者而特弗用耳余以此賢
之猶以此短之而卒也大爲欺之者竟坐以大

敗而不保其身始信丈之識量似過人一等及
余後叨一官於江粵間自以爲頗精明勝於丈
而官亦以敗以是知成敗者天也而其識其量
之足以有容者豈余之所能及哉因思歸來與
丈爲杖履之游領有容之教而丈已溘然逝矣
余將安歸耶余將安歸耶思之每潛然淚下因
交其弟鳳臯鳳臯之行猶兄也交其子玄若玄
若之行猶父也乃知其一脉相傳自祖父來真
有不可窺埃者而今其後且英英方興而未艾

也此雖事止一端而實可概丈之生平必非行狀誌銘之所及也特表而出之以風世

周詒齋墓誌銘

周詒任字廷重號詒齋其先世自撫州避
顯昌遂居焉始事者貴萱公也數傳而生贈
詒嵩娶劉氏公則繼娶揭氏出也生而聰穎
且孺慕依依語言大都異人贈君已知其非老
於田舍翁者初從先業力耕縣西十里坎壈數
年日耕食鑿飲農夫事也安能鬱鬱久居此耶

棄去就經業受業於劉君念初念初卽以高弟
目之年十九邑試冠諸士補弟子負試輒居首
一時相從者若節推李君春華令尹謝君九經
車皆其淵源無不延頸未二年輒拔雋是年不
幸大皇父皇父相繼捐館舍公號痛不已幾不
欲生其所殯殮皆出自公又常以私積推爲公
物贈君疾篤時因扶卧起書一紙曰祖公祖母
汝父汝母繼歲而亡凡所殯殮皆汝出而又以
所私積推與兄弟無難色願汝後人奕世無替

此皆真情之所發也卽吉游於肝盱中士夫咸
推公爲先茅北入太學國子先生待以國士京
師名友若通政李徵川給事雒子仁大理趙拱
誥侍御柯君挺及趙君度雒君遵趙君潔軒皆
一日今日之抱負卽他年之事功也辛巳夏
以湖廣鄖西令到任卽丈量懲惡屏奸奸胥
悉潛影以避遇饑荒則身爲借糶遇水澇則身
爲開導除猛虎而陰神爲之助力革鬼巫而奸
邪爲之寢息審賦役特清六百之丘畝運皇木

悉免七縣之疲役種種善政不可殫述撫按歷
歷獎薦考最到京贈君諡封文林郎丙戌夏
陞雲南陸涼知州公去部三之日軍民莫不流
涕或公祠或專祠思慕不已至陸涼值外寇入
中原諸邑莫捍禦公獨信無虞辭府臺衛兵之
請此一舉也全三百之軀命見先知之明哲三
年間夷方化爲美俗寇虜悉爲良民唯稟性至
剛獨任爲民之心不工趨上之巧故或忤上意
遂解組以歸其民情之愛戴猶夫鄖西也而宦

囊蕭條至不能支日食及歸仍守先人業而究
心於書史淡酒以酌親朋騷詩以怡昕夕暇則
荷鋤蔬以自樂自號樊陶居士逾二年

天子思其舊政命禮部賚銀八兩以獎之茲
可以徵其實政已居家常以勤儉爲主稍有餘
資卽以其半濟貧乏族中徃役自遊泮以來皆
所輸納或有外侮略不與較故特重於鄉評如
顏侯李侯莊侯皆致之賓筵牧在任日亦勉致
之不能屈也貧居二十餘年略不見有可憐之

色所謂行必顧影寢不愧衾者其人哉其人哉
甲寅春猶吟咏倏精神飄忽以成疾其子道隆
等日夜侍拭淚不能言公正色責曰余年已及
耆矣余生而學術行誼皆可自信生寄沒寧亦
復何憾汝輩何作悽楚之態耶越四月朔日公
疾浸篤子道隆等復跪以請乃曰汝輩能勉爲
人吾雖死猶生汝輩不能爲人吾雖生猶死也
復何言遂溘然而逝於是四境之內聞者莫不
哀慕吁嗟乎公何以得此於世哉母亦清白冲

夷之風足以動之也公生於嘉靖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亥時卒於萬曆甲寅年四月初十日年七十有五配孺人劉氏繼配馬氏宋氏生子四道隆道中道東道達孫二應遷應泰女三十葬于縣北五里清水塘子山午向伏虎形王字穴仍立二穴爲馬宋兩孺人計

銘曰夷曠哉若翁學爲張茂弘仕爲陶靖節始終爲耕鑿之民生死爲吟咏之客東門二里之墟是其故廬縣北五里之陽是其返宅怡怡然

萬物同春悠悠哉八荒壽域

程覺我祖母朱太孺人行狀

余交程覺我夢暘君有年矣其家世履歷知之甚詳先是乃祖梅軒公作後十有六載爲萬曆辛亥其祖母朱太孺人卒遵遺命二柩並停中堂俟歲吉合葬於三塘山之遺兆今秋季九日夢暘等將扶而安厝焉乃抱狀略求狀於余余惟悔軒公之作也許文穆公備載其生平狀其事其確而著然朱太孺人爲未亡人其中壺之

儀刑猶未能悉也茲狀朱太孺人宜丐其人之
貴且顯者可表章其盛德也而何及於余豈以
余著五經凡易之家人利女貞書之釐降刑于
詩之恩齊嗣微禮之內則婦儀春秋紀嬖穆姜
之頌勸之甚明而可以揄揚其萬一哉姑掇拾
其略以復焉太孺人出陽湖朱世家賦性溫閑
貞靜不染塵垢年十七歸梅軒公事舅姑惟恪
事夫子惟順少卽總攝家政每事必躬親而惠
不遺於下賤閭以內片井有條閭以外毫不敢

預大要尚恬澹黜靡麗崇儉約汰冗溢無非無
儀識者已知其非庸庸婦也一日梅軒公謂太
孺人曰大丈夫當志四方株守不失故業安能
度越尋常余習舉子業有年乃數竒勿售虛糜
何爲時哉不可失矧父命徙業計將安出太孺
人卽勸遵父命爲是且也吾兒爵弱冠有室可
携遠遊異日縱不爲名儒而擁素封以擅鄉里
亦可稱爲孝子於是脫簪珥解粧奩以佐賈資
囑勿家慮卽十年歸弗計也於是梅軒公攜少

如方有...
軒公爵遊吳越間據要以居因物力酌時宜徵
貴徵歲筭苛贏權子母定計畫八年於外始歸
而其業隆隆然起矣於是富爲仁慷慨施予
值歲饑出粟煮糜以食里人議賑則出粟千石
以起溝壑病不能甦者予藥若干劑窶不能斂
者予權若干具暴不能瘞者予地若干畝以二
伯金助學宮之費以五伯金新黃坑之宇豪舉
遠施固梅軒公之盛德哉亦其內助者賢也然
猶謂已僅舉子一人爵而生育未蕃乃爲公納

諸媵爲萃息計納張氏舉光啟納項氏舉光裕
納謝氏舉光祚生各異乳撫若同胞每見羣兒
嬉戲則津津然喜非其德能有容而若螽斯羽
音安能有此哉又常宴息夢抱緋衣兒出險巖
去摩循而繼起者無筭謂是夢有靈吾後必有
已者歲乙亥妾媳陳氏舉一孫暗與夢合謂是
兒與祖文六十同庚且狀雄偉稱亢宗者必是
兒也嘗善保護會嫡氏妬欲棄之太孺人夜分
寢歎矣夢如前所抱者有神呼救者三忽驚覺

起視知之卽抱匿寄育於其侄朱石潭家後長
習詩禱弟子員尋由太學例授中書卽今夢暘
者是也今夢暘年四十生六子且得一孫矣緋
衣繼起之筭知有幾哉是太孺人生平所最奇
者此一事也此豈可以無傳哉其享有多福多
壽也宜哉時年九十有四怡養天和形健神王
無恙也偶聞其子少軒公爵疾日強起往視之
願兒生送我乃少軒公爵疾不起夢暘等匿不
告經月餘太孺人忽心悸謂必其子之凶兆也

強起視之而夢暘等始以實告不呼天大慟幾
絕復甦謂胡不死幾百歲之母而死七十餘歲
之兒謂胡不祐垂年之兒而徒留皓首哭兒之
母也於是抱恙沉沉相繼而辭世時在六月二
十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歿萬
曆辛亥六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有四舉長子
先元祿少軒公爵次光啟授光祿丞次光裕例
授理問次光祚太學生女二孫男十二夢楨文
華殿中書夢鯉鴻臚寺序斑夢暘文華殿中書

生繼祥繼祖繼○伯喜曾孫七人明宗明佐俱太學生明翼明儒明卿明奎明輔孫女八人玄孫一元麟夫太孺人一人耳而生息蕃盛若斯皆起於一念之不妬來是歷歷其可狀者

史氏曰嬾人之性多私昵誰肯壯顏以佐賈進嬾人之性多吝嗇誰肯傾橐以佐施予嬾人之性多妬忌誰肯置媵以佐生育○天啟其靈靈啟其夢救夜半欲棄之孫以應繼衣繼起之

此所謂開祥胤以昌厥後者視彼妬婦乏嗣待人之繼者天壤哉而縣縣瓜瓞之祥其可以無述也乎哉

徐觀瀾像贊

操履欲嚴以潔性情常逸以舒唯好學而不厭故爲善而得師古貌人間有古心世所希允矣明經碩彥卓哉篤行真儒

民風淳樸 孝悌 忠 廉 節 義 行 真 誠

於 為 善 而 賢 明 古 與 人 間 亦 古 心 世 世 亦 亦 矣
雖 心 於 氣 以 氣 卦 卦 常 變 以 管 輿 致 學 而 不 知

翁 謙 賦 辭 贊

壯 年 壯

人 志 繼 著 天 運 壯 而 綿 綿 久 矣 之 報 其 百 以 繼
永 海 歸 開 亦 猶 以 昌 烈 身 管 輿 致 學 而 不 知



來恩遺草目錄

卷之八

代人題楊某總兵遼東卷

題百齡義淑坊

壽閔母沈太夫人八十

贈別汪笏山

曹瀧海傳

書東洋茶竹軒

又

記曹浴泉仁人之言

新興祈雨文

重剎上金教寺記

題洞天寶錄

書幻緣冊

來恩遺草卷之八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代人題楊某總兵遼東卷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嗟乎將與相天下所繫命均也安危可偏重乎哉獨世無真將相當事任無可繫天下命耳吾聞今楊公守備某地時有斷事者眷屬道爲敵所虜公聞往追之遇敵大戰會馬傷足被虜中刀面鼻俱

裂公躍騎左右馬帶血奮擊竟奪回斷事者家
屬嗟乎何勇哉卽古稱良將曷過哉將固不獨
以勇者而奮勇者能致身非吾所謂真將哉吾
嘗思得若將未見其人聞得若人又未識其面
某人者余戚也昔嘗館公家茲會晤京師能道
其事一一符所聞且曰公所著獨此也乎哉自
守備後嘗叅將寧陽矣又副總建昌矣又正總
保定遷鎮昌平矣其所調度軍實修葺城堡威
懾士卒視守備時有加焉而一念忠赤可對天

日嘗曰吾世受國恩有可報効朝廷捐糜弗恤
也以此盟心而忠義所奮獨前此區區之勇也
已哉古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天下太平
矣楊公其人也今天下方又安而兵實單弱北
虜猖狂有邀請無厭之心東南且傳海警似不
爲無事之日倘在邊諸臣皆楊公其人獨何患
南北哉楊公今往遼遼故沿海連山號爲難守
地凡聞今隸邊者苦中制悉掎軍輸輸內任事
臣而執節使者時一巡邊徼供億乘傳費不貲

業已豫支來二歲租輸軍士矣乃上下相蒙不
敢言聞今揚公承若任卽慮及此思所爲善後
計則其所料理擘畫過前任事者遠矣遼今有
長城哉匪獨遼他鎮將聞揚公計皆慮在國不
在家內任事臣亦聞揚公計亦屏心爲國不及
家天下太平不指日可望哉斯實天下安危所
繫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揚公不庶幾其人
乎楊公祖某當某時正總遼東伯父某當某時
亦正總遼東叔父某亦副總遼陽遼固公家所

地也將士見公至當若迎其祖父母者然
其所料理擘畫於遼不益相便利也乎哉公嗣
伯父某後孝行溢在人吻仲弟某今遊擊密雲
季弟某今參將寧陽一門孝友世篤忠貞真所
謂明世虎臣哉某荷公雅眷於其行持卷求所
以紀公行策公勲者予不敏爲道其蹟閱蓋如
此云

題百齡義淑坊

萬曆己丑余倦游至歙憇南山觀著四書疑問

自是若干年著五經疑問快我生平而不忘著作所自之地今遊齊雲過此畱心注目一一如故無改而水口與新建有棹楔題曰百齡義淑則憫然視默然思者久之蓋百齡有矣而義而淑則何以解蓋義屬丈夫淑屬女子此蕪而屬于百齡之下有足以風世者因停車問舊識汪芻山芻山乃始終爲余言此表鄭慶圃之母吳大孺人者也我歛戊申罹水患歲不登郡伯下令勸富民倡義助賑未有應者時夢圃以賈游

地方吳太孺人聞此令卽解囊中裝得千金命學圃首應令以爲倡而富民爭趨赴焉且不獨此也嘗建宗祠以聯族屬矣嘗構屋以居族之被災者矣飲膳收歛存逝俾咸得所又嘗作蔭亭以憩暑雨之晞且行者矣又嘗堯通衢以便陟降于山徑間者矣種種義行不可殫述而摠由性靈之淑慎者出蓋太孺人雖生長溪南華胥而敬慎慈和實自天植自少歸鄭圃公尚德不尚飾凡可佐益家業者不難毀奩具以爲資

而事姑苛太君躬修膳具三舉子女自爲乳哺
處妯娌無間言卽下御臧獲亦令各適而門以
內井井治辦圃公可無內顧憂且訓誨二子使
皆成立相代出賈荆岳間如在家庭怡怡無毫
髮猜貳于其間是皆出太孺人之所身教者其
義方真足爲訓矣其義其淑蓋於此張令君因
題其櫬非虛語也余聞若言因憶丈夫有鬚眉
者多齷齪計生殖不顧宗族之饑寒誰肯首倡
義以應勸賑之令若吳太孺人者義方訓其子

義助倡于鄉其巾幗中之大丈夫哉是以風世
矣笏山又云太孺人今年九十有奇康履如少
壯人夢圃祖母汪碩人壽百歲太孺人行將及
之鄉間且共祝之矣余曰壽仁所徵也太孺人
尚義由仁心來周太姜太妣蓋已驗之嗣徵又
奚言哉笏山云按臺蓋以仁壽表其宅矣余曰
此足以證吾言之有本也因記其事付笏山
之且教世之巾幗及有鬚眉者

壽閔母沈太夫人八十

蓋世亦有多歷年所者矣而識者弗以為
休徵壽有壽徵固徵諸其實也
乎壽乎何有而世以為榮哉豈惟

尚書之後世多端人麟寰母太夫人

六十宗戚胥來祝賀俗見大夫人為

書之媳為鳳寰麟寰郡守之母為曾泉

祖母婆婆康養以為榮乎而非也又見

帟高居閨閣而拜祝其下者冠帔不

人以震

為榮乎而非也又見振振
千里駒以為榮乎而非也

人今日之

諱極榮貴矣然亦世之所有也乃其所以

和榮享遐福於無筭者蓋非世之所有也太夫

人出魏市著族沈氏世稱長厚其家素閑姆訓

婦儀太夫人自幼習焉若性矣而于歸閔氏克

相夫子未遂大願于是和熊教子及孫一本此

真誠篤厚之心培植之故其子若孫恂恂皆遵

母氏訓克自樹立而太夫人至今日猶然彊勉

教誨略無勦勤蓋于家爲閨秀于歸爲令妻于
今爲壽毋固其天性使然非憐憫焉多歷年所
而已若斯其所謂休徵與壽徵與而識者並以
爲榮首頌吾湖之母儀者其在于斯乎其在于
斯乎麟寰宦游來偕堂兄承源斗南入余城內
社會今其母太夫人壽社友誼宜稱觴張蓮汀
顯儼韋諸丈屬余執筆余不敢辭而愧不文不
足以揚其美也但語騰寰今日太夫人春秋八
十矣進是而九上而百歲壽考無疆固所自至

唯人子知親之年常加諸念日日滄髓日日省
侍卽日日瑤池之會也斯太夫人之享榮莫大
于斯蓋匪直宜歲一稱觴而已者

贈別汪笏山

余丁亥歲入歙住巖鎮之南山觀鎮居汪見苓
行術我湖過視余伊侄笏山亦視余時笏山精
舉下業出文相示爲渠尊公作懷苓傳後已丑
歲復至此鎮住南山觀幾三月著四書疑問笏
山朝夕顧我叅酌議論因交潘子木方元素余

念橋父子若干人歸竟二十餘年余宦余旋笏
山不知余六兒僥倖笏山知之而不能達蓋徒
然兩相念耳今年余忽起齊雲之興至績問笏
山于潘景升謂其人無恙也而貧至歛抵溪南
又問笏山而人言不一余驚訝憫惻者久之至
巖領居停于木則笏山急趨以至果無恙也相
擊握問如往歲莫勝喜拊而又莫勝感愴蓋喜
則喜其得一相見愴則愴其猶然一貧儒也于
是問元素曰作矣其子有一能進者又作矣而

猶有一子在貧問念橋曰作矣而其子常吉在
今講道于四方四方甚重之是卽當日所從笏
山遊者笏山今有子尚稚余宦笏山不來不及
助今歸矣無可助小豚雖出仕而正砥名行又
不可教爲助柰若何柰若何則唯托常吉勸其
鎮之高弟還贍其鎮之貧師又勸其鎮之交游
還贍其鎮之貧友蓋笏山雅好修無毫髮苟且
依阿以是見重于閭里必有能助贍者余蓋深
憐其貧故爲若言耳今余行矣特留所著四書

疑問及五經疑問數冊于其家俾時展視知余
不忘著述之所自卽不忘交知之故素也余今
年六十有八耳目步履如故欲游黃山苦寒而
不敢行倘天假之年他日得續此游更得笏山
常言作地主從饒中詣溫泉直登天都峯上快
也如何願于今日相訂無失焉

曹瀛海傳

往歲游歙憇巖鎮南山觀著四書疑問朝夕汪
笏山君議論古今及此鎮之雅好修者曰某也

洞儻某也敦靜而篤學積行可望卽發者則曹
姓名洲字在中者其人也其子棟見從我游因
指視之余識諸心而未及面在中蓋當日彼此
俱力事本業不暇爲交識計耳今年余游齊雲
見笏山君憐其貧如故因一一詢諸好修及在
中君曰其人已逝矣其人歷七試幾入彀者三
而不偶因忿發入貲爲提舉業已到京就選矣
聞其長子病促歸歸復往卒殞于都門蓋一生
發憤而賣志以沒莫有如若人之可憐也余爲

惜者久之而其子棟因少時之識余也纍然偕其弟機泣抱其父之行實乞余一言余不識在中識其子而且憐篤學積行如若人未或享于其身也因締觀其行實知其所自來矣其父前峰石敦朴無偽勤儉起家初娶朱又娶鄭生君復納馬生澤延師督課加嚴以是君承父訓鑽研問學自少至壯不倦卽不遇于塲屋而未嘗忘其父之教是其所自負也若其侍前峰君之疾且亟也朝夕醫藥盡瘁而及其父之沒也哭

泣之哀至幾喪明焉又因父殯之遇雪也虔誠露禱至忽而開霽以終殯事其孝之格天有若此者若視庶弟如同母出家產悉從父命父命典屬汝而澤共開當償汝租澤亦當供朱孺人而汝獨養宜償汝費俱却不受曰兄弟一氣也子母一脈也而租于何有費于何有此豈世間兄弟之所有哉是其所自立也若其心事開爽無機械言論誠實無表裏持家而恩義之兼至敦族睦隣而內外無間言則又其自信自持以

終其身者以是方張二邑侯探錄良善以表鄉
閭君不靳舉而首舉焉此其人可知矣而獨憐
若此之自負若此之自立若此之自信自持不
獲一登賢書且不與其小就是或天道之無知
耳然天道不爽不干其身必于其子孫今二子
毅然在苦塊中知述父行以求彰美余熟視之
非更困于池中者而笏山君且稱二子之學之
行不減于其父是真可與進者勉之駿發以竟
先人未盡之蘊以暢先人未酬之志在中號瀛

海作曹瀛海傳

書東洋茶竹軒

余先人卜築上金山之原時加展視及宦游粵
江幾十載歸來茫然一視卽去乃今九九偶憇
上金閑步斯丘望菴室幽致躡磴而上見茶竹
香浮砌築禪居超然塵境之外自成一景足舒
心目豈必天台武夷然後稱絕勝哉坐定似不
能去因憶嘗得夢中語有露浥花陰重林深夜
氣清句斯菴足符吾夢矣欲題此爲露林斗室

未識可否時萬曆己酉九月承菴牧書于茶竹

軒亭

人

九月過此訪海東洋禪師不遇而反十三日復來東洋尚未回然茶竹瀟洒之趣固宛如昨也復坐依回不能去乃東洋忽步而來是僧待客耶亦客待僧耶僧非無髮之客客亦有髮之僧耶來年余將築室於先人墓側時可杖履來當不復兩相待矣東洋故武康人築居於此不七

八年已能招隱淨心之友更益久之景境當更舒豁恐好事者結社相依不止不肖一人而已也

記曹浴泉仁人之言

此記語多不文然欲其語之傳不得不爾且見是語之有裨

於世道其不淺鮮也讀者請無忽諸

曹浴泉名曾烏程廩生也歲癸亥御史龐惺菴公巡浙畢至湖造冊將行曾當其謁廟後與衆入揖畢乃揖諸生上稟云三學諸生請問老大

人時龐公在上行下說問我何事曾云自老大人下學欲均徭在田上起此法甚好却如何中止丁龐公答云我向於牕下讀書時思十年門戶編在一年嘗至壞人家產不若將十年門戶分派於十年可以寬省民力我方到浙欲行此法柔行之司道司道回說縉紳皆以爲不便以是中止曾應云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今日難得老夫人在上且自古聖君賢相只說得個懷保小民龐公首肯久之重言縉紳以爲

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於是斷然舉行題請寬數月交代詳議此法停妥行之由是各省皆舉是法行之至今天下人皆以爲便人知是法之便天下而不知其行於龐公者決於曾之數言也會之數言亦出於一時之應對而不知其貽利於無窮若此也真仁人之言哉歲庚辰渠偶遇余於塗間問余幾子余應曰五子渠曰有丈夫子五人可喜也余曰先生今無子必然有子時渠年六十餘矣問曰如何可以生子余曰先生

有仁人之言渠曰未嘗有之余曰汝忘對龐代
巡公數語乎渠曰如何余歷歷舉其語語之渠
曰誠有之曷爲仁人之言余曰先生數言而龐
公斷然必行是法是法遍利天下仁人之言孰
大於是先生行必有子矣別後渠出貢選崇安
縣訓導聯生二子俱育今俱成人有孫此非仁
人之言有感於天哉余喜龐公是法利天下後
世無窮而實曹公之數語有以從史之也因謾
爲之筆記云

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此語極斬截明
快隨繼之曰今日難得老大人在上見此法之
行非公孰爲之主持孰爲之裁定又繼之曰且
自古聖君賢相只說得個懷保小民此小民二
字正應前小民二字而聖君賢相之懷保分明
期之爲賢相上輔聖君此語何等宣洩何等鼓
舞而能令聽之者之不動心哉余嘗謂此五語
卽維之古善辭令中當爲必錄無疑者真仁人
之言哉真仁人之言哉

新興祈雨文

維邦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而食之足在雨暘之時若往歲苦水旱下民流離卽今雨暘時若猶懼莫克拯救乃值茲種插時恒暘月餘野無青草佳存子遺將令無復噍類耶某奉命無狀應致殃罰而國命民瘼其曷以堪神食民力責同守臣敢秉精虔率僚屬以下民之祈祈神祈神以守臣之祈祈之上帝大沛甘澤甦茲困窮某所夕莫勝注望之至惟神鑒聽之母忽

重勘上金教寺記

城南十八里曰金蓋山唐元和間建上金寺其中至今蓋千餘年所矣鐘鼎殷殷號稱名利迨嘉靖十七年有將此寺獻之顯貴者顯貴者利可爲穴不加察輒併其業收之而僧悉散夫千年故宮一朝化爲瓦礫可悼也維時僧方桂方松失故業尚度弟子廣鎮棲菰城之左墟去故寺二里許廣鎮日夜痛心臥薪圖再創度故基不可復得矣相視玄龍山一脉蜿蜒從金蓋出

其地氣鬱茂不減於故基也乃積慮多年市得此山於今萬曆十一年斬榛蕪庀材石期必新剏十方善信士女誠嘉之輻輳捐助建正殿天王殿凡若干楹併新廟貌不數年而成殿前鑿池駕梁其上冠以門後傍立僧舍數十間周繚以垣內樹松栢千餘章前朝後障左營右抱識者為今所剏過故寺址遠甚且此一金蓋也故寺山居下方今剏山居上方則上金寺之建當居此地無疑者豈其先命名時豫知此當一劫

而再剏歟寺落十餘年未有記會余瑩先贈君大孺人此山之原往來寺中久知其廢興故頗悉特記之且有槩於中聞古賢達有舍已宅為寺者茲收寺址併其業令改剏何心也然不有獻者誰為收獻亦寺僧也廣鎮今茲之剏良艱已爾弟子若干人親見其拮据卒瘁者當思為慎守併示後來延萬年香火與天無極毋謂此業已定足恃無虞自召外侮哉是又余作記之至祝也

題洞天寶錄

嘗聞乩能召僊僊有題味矣然未見有刻也一日黎生持一帙過予舍繙閱之皆召僊之詩據傳聞何僊姑僊矣李太白謫僊矣而昭烈雲長武穆則正氣不磨者明皇太真則嬖佚不類者達若上官昭容近若干麟方城鳳洲又近若青天之天礪輩則皆豪宕不羣者而此有題味豈此輩故皆僊籍人下謫人間世皆與正氣可並傳不朽者耶且何僊姑僊矣味及宮怨豈即入僊

境尚識凡情味亦無妨於至理耶總之天地浩大古今浮游無別邪正無間僊凡無物無之無叩無不應是或一說也矧乩耶其叩有誠否其應有真託無所可信而無所不可信耶吾但就僊稱僊就詩稱詩則在在皆洞天皆寶錄則亦游息中助喙之一快耳因書之來恩軒爰復黎生

書幻緣冊

嘗觀祥氏書形交氣接總謂之緣物生有無要

歸之幻蓋幻不離緣而緣之無着皆幻也其說
豈不近理願釋氏亦人也生父母事師法食粟
菽衣帛布居室處其慈憇與世俗同何得離而
幻之因此有生之緣釋氏之所不能離而釋氏
之所視以爲幻者則其心之無所着也五蘊六
根照見皆空身世海漚會何疑住一想念不釋
卽命因緣一動觸不忘卽命塵緣一膠惑不解
卽命業緣是安嘗有於胸中哉而思議罣礙皆
足爲吾心累釋氏安得不以幻視之獨其所謂

生事衣食居處爲人物之所以生生者則雖譁
寂如釋氏亦不得舉而歸之無有也然則學釋
氏者明心見性卽吾所云因緣塵緣業緣者幻
泡之可也必若棄而生事舍而衣食居處而曰
吾身之所有皆緣也皆幻也吾身與天地萬物
之生皆幻也皆緣之不可有者也則人類幾於
滅而爾教之所設安所寄哉鴻禧釋某號幻緣
頗知書曉文義余喜其心之不着於俗緣而或
恐其信於師說併其所不可離者而盡幻之也



姚序有文集卷之八
族譜以告之

朱恩堂草目錄

卷之九

論酒池肉林

夏紀

論身爲犧牲

論獻美人求釋西伯

以上商紀

論秦伯虞仲如荆蠻

論豫讓以死報知伯

論王孫賈之母

論樂毅不許趙伐燕

論白起坑趙卒 以上周紀

論築長城銷兵焚書 秦紀

論項羽掘始皇塚

論張良燒絕棧道

論項羽不殺太公歸呂后

論陳平不背魏無知

論叔孫通進取守成

論呂后殺韓信

論呂后殺趙王如意

論周勃左祖

論鼂錯之父先識

論卜式賜爵左庶長

論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論漢世得人為盛

論山呼萬歲者三

論霍光廢昌邑王

論蒼鷹乳虎屠伯

論孔光長厚

論劉向優游亂世

論梅福逢萌

論光武不亞於高祖

論光武自征潁川

論公孫述行刺之報

論竇融非囂述所可及

論光武丘隴同體

論明帝崇尚儒學

論著禮雜識記

論封梁竦三子爲侯

論鄧后終移權寵

論陳寔至荀淑家

論崔寔政論

論黨錮引閹宦子弟

論蘇軾爲曹操計

論荀淑八龍

論孔明有子有孫 以上漢紀

論司馬之後骨肉相殘

論平蘇峻之功

論陶侃

論老易並談之非

論王導成王敦之惡

論庾翼識殷浩不識桓溫以上晉紀

論文中子獻策

論裴矩導煬帝之侈

論楊廣爲唐殿民以上南北朝

論太宗所行多戾

論忠良一道

論吞蝗

論納巢刺王妃

論以武氏爲才人

論太宗不善教子至於並廢

論封比干墓

論立楊氏子繼元吉後

論李勣亡賴賊

論敬業攸緒之不受變

論試理人策

論太公廟十哲

論張九齡不諫止醮宴

論李勣李林甫禍國如出一口

論肅宗之立

論面中六矢不動

論張良姊

論賜七寶鞍

論李泌對廣平王

論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論任元載誅魚朝恩

論常袞勸試理人

論曹王臯擁笏番魚

論瓊林大盈之橫召禍

論盧杞壞李懷光

論李懷光二子

論李晟與張延賞有隙

論德宗意忌疑下

論復趙光奇家

論李鄴侯諫廢太子

論鄭綱請片紙書定儲位

論憲宗覽國計簿

論憲宗不辨直佞

論憲宗論治道於延英

論柳宗元入叔文之黨

論憲宗唯斷成功

論李光進恪遵母命

論裴度上憂勤機略

論李德裕恨李宗閔譏切其父

論李德裕修私怨

論宣宗罷李德裕

論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以上唐紀

論朱晁徵婦入侍

論馮道謹守成規 以上五代

所爲未及桀之一二也是益其侈之甚者也

論身爲犧牲

湯以身禱有之若剪髮斷爪身嬰白茅恐無此理

論獻美人求釋西伯

西伯昌之臣散宜生闕天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因嬖臣費仲以獻紂求釋其囚恐無此理西伯旣出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應有此理

論秦伯虞仲如荆蠻

昌生有聖瑞有之古公恐無欲立季歷以傳昌之意也若說秦伯虞仲知此意逃之荆蠻以讓季歷則尤非矣孔子嘗有斷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未聞其讓於家也

論豫讓以死報智伯

據讓所爲所言出自一時之感奮足稱義士然未便可許以大學之道大學之道無所爲而爲國士之報似猶有所爲也且讓何不以死爭智

伯而必以死報也

論王孫賈之母

賢哉賈母此訓子數言可振綱常於萬世矣齊廷豈無士何智識俱出此婦人下也吾於此得二人焉丈夫中得王蠋婦人中得賈母

論樂毅不許趙伐燕

觀樂毅此言令人毛髮俱豎心膽傾倒戰國時乃有此等義士孔明自比管樂有以哉然樂毅此心較更潔於管仲

論白起坑趙卒

白起坑趙軍不過盡其衆置之必死之地耳何數計四十萬更無奇零又數計遺其小者止二百四十人若是之明晰耶作史者大抵裝點爲多然不能逃有識者之勘破特發一笑也且戰國時大都虛張軍勢號幾十萬耳殊不可盡信也

論築長城銷兵焚書

秦之酷烈其毒民不可勝言旣吞併天下乃築

長城以限外夷銷兵器以制強倨焚詩書以愚黔首自以爲可帝王萬世矣乃一夫倡難天下響應而受禍極慘且烈唐人嘗有味曰誰知斬木爲竿者盡是長城裡面人又曰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人間鐵未銷又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則始皇之所爲日夜計慮以貽利其後者安在哉此有天下者唯培植仁義以維持而區區智術之籠絡皆不足數也後世之君能取三詩以諷味自知所爲綿延萬世之

長計矣

論項羽掘始皇塚

就項羽言不應有若此之爲就秦皇言則應有若此之報

論張良燒絕棧道

張良心固爲韓然當在漢時實忠於漢觀前項伯人見漢王及謝羽鴻門其忠自見不得於歸韓之日說燒絕棧道謂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也

論項羽不殺太公歸呂后

項羽殘忍坑毒不可言然置高俎而不烹太公割鴻溝而併歸呂后斯亦有丈夫氣哉讀史者未可併棄不錄也

論陳平不背魏無知

看陳平說及魏無知始終只是任智視張子房會留一語其氣象自較矣

論叔孫通進取守成

進取守成非二事叔孫通云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亦就俗儒論耳伊尹太公豈其不能進取哉若采古禮與秦儀雜就朝儀謂興禮樂守成恐真儒作用不若是也

論呂后殺韓信

高帝未嘗忘韓信也呂后心知之淮陰侯弟舍人上變亦揣知上意爲之耳然呂氏竟斬信夷信族豈高帝先有秘旨密授呂后耶不然不特無國法且無家法矣

論呂后殺如意

吕后殺趙王如意惠帝竟至于絕嗣斯真天道哉

論周勃左袒

當時諸吕用事軍中多有與交通者而其心實未忘劉氏也人尉此言蓋明開之左袒使人心安而大事舉耳不然豈勃至此猶懷兩岐之意哉

論鼂錯之父先識

鼂錯之父嚴延年之母皆見子刻殘而警規可

謂並有先識矣而其子不從竟皆取禍是可嘆也

論卜式賜爵左庶長

正人君子嘗思轉移君心歸之大道若奸邪輩即窺上意指思中其欲以邀寵幸矣然竟為世所勦破唾罵於萬代嗟乎獨奈何其好官自我為也

論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武帝之欲去汲黯豈自今日哉唯好名之心尚

在故遲至此耳然朝廷曷可少是人耶史謂黷
去則漢朝無人信哉言也

論漢世得人爲盛

漢世得人誠盛矣然董仲舒汲黯蘇武可與公
孫弘卜式張騫一律論乎是其人不可不辨者
儒雅質直受遺可與滑稽運籌定令同日語乎
是其事不可不辨者此皆讀史者所宜知也

論山呼萬歲者三

中臣勢要尚有竹籬犬吠天子行幸寧無萬歲

山呼獨奈何世相沿襲不知改也

論霍光廢昌邑王

凡事當慎重於始况帝王大統可輕授匪人乎
霍光不學無術無責矣田延年選賢而立一語
何不發之未迎昌邑之日也

論蒼鷹乳虎屠伯

蒼鷹乳虎業已駭聞而又有號稱屠伯者痛哉
民其可屠乎好生欽恤人有是心何甘爲鷹爲
虎而人忍爲屠之一至此也

論孔光長厚

世稱孔光時有所言輒削其藁以爲彰主之過
薦舉惟恐人知或問温室中樹何木光默不應
以爲長厚不知史稱上有所問不希肯苟合如
不從不敢強爭之爲真鄙夫也

論劉向優游亂世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劉向宗臣也
當此之時顯訟譏刺似矣乃居列大夫官三十
年不去何爲哉必若屈原懷憤投沙較爲過激

但如向優游亂世曰德性有孚周身無闕吾不
敢信以爲是也

論梅福逢萌

斯時也不幸有張禹孔光之諂諛尚幸有梅福
逢萌之高潔

論光武不亞於高祖

史稱漢高祖性明達知人善任使卒成帝業今
觀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且因鄧禹之言川寇
恂守河內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其

所爲豈亞於高祖哉世未有不明達不善任而
可以開業者亦未有不明達不善任而可以守
業者

論光武自征潁州

光武前年自將擊隗囂矣郭憲拔刀斷鞞苦諫
而不聽及潁川諸盜並起嘗用爲悔矣却又自
征潁川今又自將征高峻寇恂卽以潁川至戒
諫而不聽何其好逞之若是哉雖云動而有獲
然恐非帝王我徂求定之盛舉也其何責乎唐

宗

論公孫述行刺之報

公孫述刺來歙刺岑彭終死于刺史載洞胸而
死蓋痛惡而極狀之辭也

論竇融非囂述所可及

看竇融入朝以爲冀州牧及圖像雲臺乃見融
之高識非囂述二人所可及也

論光武丘隴同體

達哉光武豈後世昏庸所可及哉讀史者得直

隴同體一語則百爾所爲必與士庶同體而世
路清夷矣彼乘勢凌越若始皇之錮鄴山者究
竟何益

論明帝崇尚儒學

前書幸辟雍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是帝能爲諸儒師也此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書
及沙門以來圖其形復尊事之是又以佛爲教
矣乃此下又書帝崇尚儒學不識儒學可與佛
教並傳中國否也

論制禮雜識記

叔孫通制禮雜以秦儀固不是曹褒準舊典雜
以五經識記之文亦未必是蓋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然未聞識記之當於義也

論封梁竦三子爲侯

不究梁貴人不得其死之故極是若封梁竦三
子爲侯則又竇氏故事矣東西漢俱以外戚蒙
禍不知省改痛哉

論鄧后終移權寵

鄧后此時可稱賢后矣乃其後臨朝不肯還政
杜根囊撲成翊世抵罪至五侯自殺隲不食死
權寵之移人固若此哉

論陳寔至荀淑家

陳寔至荀淑家何爲者乃一子御車一子驂乘
又抱一孫以往耶荀淑接見又八子共侍亦抱
一孫置膝上以待耶及寔二孫問其父優劣寔
竟以字呼子而謂難爲兄弟耶寔淑二老人當
口號稱長者其言語舉動見於往來家庭間尚

如此况其他乎無恠友朋知識互相標榜於一
時而卒取黨錮之僂辱也於匪類也何誅
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疑亦是標
榜所稱未可盡信也

論崔寔政論

寬嚴並濟是治理之中然時當偈玩不可少振
肅一着寔言曰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
敝之理也斯爲政論哉

論黨錮引闔宦子弟

如月者三集卷之九
當時士習何爲一至於此標榜貶議令匪類莫
可容於世善類其能獨存哉及罪繫獄復引闢
宦子弟是亦匪類而已矣邦無道危行言孫豈
當時士皆未聞耶

論蘇軾爲曹操計

蘇軾謂魏武長于料敵而不長于料人與他計
此一番何爲者可笑

論荀淑八龍

荀淑八龍家生得若此英俊輔佐操賊耶我不

識荀攸荀彧可是德星否

論孔明有子有孫

於諸葛瞻諸葛尚冒犯鋒刃視死如歸見孔明
有子有孫於北地王謹哭于先帝之廟先殺妻
子而後自殺見昭烈亦有孫斯皆宜配饗於昭
烈君臣廟中者

論司馬之後骨肉相殘

司馬懿昭父子用盡一生奸譎竊據天位乃衷
受制於賈后遙見殺于賈后趙王倫篡位於前

齊王罔篡位於後河間王顓成都王穎方稱兵
殺罔又嫌長沙王又在朝卽共舉兵以反及東
海王越發兵西征顓又貳於穎竟廢穎立豫章
王熾終於瑯琊王睿以牛而易馬骨肉相殘從
古未有孰謂無天道哉舉一懿昭論而凡圖篡
暗奸之徒槩可識矣孰若忠孝節義可利我子
孫世享福祿於無窮也耶

論平蘇峻之功

論平蘇峻之功宜先死節下壺桓彝次溫嶠次

又次陶侃是爲公論但敘生者而不及其
死者非矣其生者又但以官爵之崇卑分
先後其何以服衆心而激後世耶余因是嘖西
漢論功不錄紀信於十八侯之中東漢論功但
叙竇融於二十八將之外是皆可發萬古之長
嘆者

論陶侃

陶侃惜分陰戒優逸綜理微密致力中原亦晉
世特出之豪也唯嫌不及顧命聞蘇峻之亂不

卽起兵以赴難是爲可罪耳若誣以八翼天門之夢疑有他志則寃之甚矣

論老易並談之非

老與易豈可並談哉唯談老易無分別此之謂晉之清談也若皮裏春秋等語尤爲胡說

論王導成王敦之惡

王導倘有獨持則王敦必不敢反王敦不反則後來亦可無蘇峻之事縱敦逆叛而致乘輿之遷朝政之移落是誰之咎哉史稱導因事就

功吾不知所因何事而所就何功也

論庾翼識殷浩不識桓溫

庾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此論極當但不識桓溫薦於成帝謂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耳

論文中子獻策

觀文中子所以復楊素者雍容自適足占所養可稱傑於叔季之世矣特多獻策一事耳然視

如月者三集卷之六
草玄而美新者其品格自遠後學固未可深訾也

論裴矩導煬帝之侈

自古莫強於秦亦莫暴於秦而所以益二世之暴者李斯自古莫富於隋亦莫侈於隋而所以導煬帝之侈者裴矩是皆宜顯戮於當世者乃斯受參夷而矩獨幸免殊可痛恨

論楊廣爲唐毆民

自晉以來戎狄亂華生民塗炭幾不成世界矣

隋豎偶值叔寶之荒淫天元之驕侈計取天下而歸於一當時元元叩心皆自謂可汜此小康矣乃廣賊撫有全盛不能自持侈心于遊幸逞志于耍荒窮日窮年如弗克馬者民將安所求活哉爲湯武毆民正此人之謂矣吾因是知全盛之難處而有大大不可以盈之戒聖人所以錫福於萬世也

論太宗所行多戾

隋煬帝弑父殺兄荼毒天下太宗直宜聲吊伐

如月者不集卷之九
之師却多了私侍官人劫父一節已起兵征討
矣又多了立代王侑一節首建義謀正昝承乾
其誰爲說又多了固辭太子一節至此推刃蹀
血豈若直承於始之爲愈哉蓋太宗資性極明
敏但未能勘得義理之正當處故所行不無悖
戾耳

論忠良一道

忠良固是一道但原徵之意則願做戒無虞以
共享其太平不願廷諍殺身而無裨于禍亂故

稍一分別耳固未可舉其言而苛責之也

論吞蝗

蝗之爲物亦大矣且掇數枚若何可吞意太宗
嘗時掇以仰祝若曰寧已吞之不害百姓云耳
史稱遂吞之誤矣

論太宗納巢刺王妃

太宗納巢刺王妃豈復有人道哉不識當時何
顏面以對臣下也後來者烝淫武才人是效其
所爲者黠籌洗兒是報其所行者斯真可爲萬

世鑒哉

論以武氏爲才人

太宗已納巢刺王妃矣前年欲聘鄭仁基女爲
充華賴魏徵懃諫而止意猶不忘也至是聞武
士護女美召爲才人終於篡改屠戮幾危社稷
乃知好色一念卽英雄亦不能克若我朝
太祖斬金華所進能詩女子斯真正英雄手段
出於尋常萬萬者哉

論太宗不善教子至于並廢

觀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則知承乾聲
色遊畋所出起矣觀切責大臣謂諸王可得頓
躓且縱大開門館招士著書則知泰陰圖奪嫡
所由起矣後聞褚遂良之言方用魏徵傳太子
亦無及也至是始立並廢之法胡不早爲限制
豫定位分使承乾與泰相安於無事耶若此後
又熒雉奴柔弱欲更易吳王恪不藉無忌之諫
國本不幾於復搖耶以是知太宗滿口佳言縱
浪飾以欺世其於綱常大本領處全無一端足

取也

論封比干墓

太宗知封比干之墓何爲踣魏徵之碑

論立楊氏子繼元吉後

太宗何嘗思元吉哉唯愛楊氏不能忘故王楊氏今所生之子推及楊氏之前配耳不然而何不一問建成之後也

論李勣亡賴賊

有李勣贊立武氏一事猶然亡賴賊也敬業則

犁牛之子矣

論敬業攸緒之不受變

世勤生出敬業來不受變于其父武家生出攸緒來不受變于其族人在自立何如耳

論試理人策

當時有按察有采訪苟嚴黜陟之法縣令之才品見矣豈在試理人一策耶且不知辭理第一者其於力行教化何如也

論太公廟十哲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中如樂毅諸葛亮李晟皆與吳起李勣比肩乎總之皆不是不足論也

論張九齡不諫止醮宴

上御五鳳樓醮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當時張九齡尚在何不諫止之也

論李勣李林甫禍國如出一口

高宗欲立武氏未決也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玄

宗欲廢太子未決也林甫亦曰此陛下家事而二君竟成其惡可恨哉小人之禍人家國先後如出一人語言如出一口也

論肅宗之立

范華陽謂肅宗叛父胡致堂謂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則然矣然此時只合如此做但一面且從權以收遠近之心一面急稟命以明父子之誼庶爲得之若不能需五六月即改天寶十五載爲至德元載則得罪於萬世所不可解者耳

論面中六矢不動

張公軍令雖嚴雷將軍膽略雖勇能面中六矢不動乎

論張良姊

肅宗正好做事又生出張良姊妖孽來如何了得

論賜七寶鞍

良姊子媳也何勞上皇之念賜七寶鞍耶且婦人乘此將安之耶前寵太真卒縊於馬嵬猶不

鑒悟欲其子更寵良姊耶斯真所謂老而不死者

論李泌對廣平王

太真之事肅宗所親見而破膽者而又寵注於良姊三子之殺肅宗所親見而寒心者而又忍及於建寧胡昏昧之一至此哉儻非李泌一言則廣平又爲建寧之續矣此國家不可無正人之輔也

論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代宗何喪心病狂一至此哉當時卽乏人然如
祭酒蕭斯合人常袞亦皆表表豈必關奴可判
此監事哉至升座講易議侮相臣何復朝廷體
統何復聖宮表儀

論任元載誅魚朝恩

魚朝恩宜誅然何必任之元載

論常袞勸試理人

常袞此言非也公卿論道匡時孰有大於綱常
政事乎哉泌在肅宗朝調停讒構於其內則嘗

消良姊輔國之黨矣則嘗歡迎上皇之駕矣則
嘗規建寧定廣平之位矣料度險阻於其外則
嘗勸任李郭以兩軍繫其四將矣則常勸錫茅
土以定功臣之心矣此其於政體何如者而何
必更試理人可知民間利病而後任哉且李泌
亦何樂於先試理人也

論曹王臯擁笏垂魚

曹王臯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此權之
說也人子不幸而罹非其罪欲寧老親之心者

當以曹王臯爲法

論瓊林大盈之積召禍

京師苟無瓊林大盈之積涇原亂卒未必斬關而入也爭民施奪斯可爲萬世殷鑒哉

論盧杞壞李懷光

李懷光一個好將却壞於盧杞之手奸臣誤國誠可痛恨

論李懷光二子

懷光叛賊也乃有二子瓘可謂不繫於類演芬

可謂不暱於私矣

論李晟與張延賞有隙

李晟追跡汾陽亦間世之豪也乃亦以一管妓與張延賞爲隙耶延賞誠非相品但初時以此表其過惡似爲修怨終更表薦以修好則近於無所執持者皆無足取也

論德宗意思疑下

君與臣相約爲治善矣乃德宗所約於泌者何爲哉唯其意思信讒嘗思報復故併疑泌爲此

言耳泌對可謂切中矣若宰相平章一語尤爲知體備所過之非其主也

論復趙光奇家

德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否光奇謂詔令不信以此不樂溫公謂德宗於此應按有司廢格詔書之罪是矣然寧知此廢格出德宗之本意乎德宗志在聚斂故有司奉其意而不奉其詔卽今日聽光奇之言復光奇之家亦體面云耳而豈其意誠在於撫字哉

論李鄴侯諫廢太子

余甚不滿鄴侯衡山之出乃其諫廢太子一事心語俱惻惻刺人衷曲令人主暴怒漸釋而沈思沈思而感悟而父子如初家國安定比前調停廣平一節尤爲中綮此豈淺識浮議之士所可企望其萬一哉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是實語也神仙詭誕或其所托而逃而竇參董晉之薦則一時知人之鑒之蔽不足爲此公病也

論鄭綱請片紙書定儲位

衛次公鄭綱兩於冊立危疑之際能出正言書片紙以定儲位是爲難得彼叔文執誼宗元等不自愧死乃有憂色哉

論憲宗覽國計簿

國計一簿亦人主所宜知者然曾知劉垺奏請一切用省估可蘇當時之民困耶乃憲宗覽此簿從此請後來却問羨餘於戶部吾不知其何息也

論憲宗不辨直佞

李吉甫謂天下已太平李絳謂宜宵衣旰食李吉甫欲上加威嚴李絳謂尚德不尚刑其直佞辨若蒼素矣乃憲宗猶疑問不已何哉蓋天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初無有灼然定見於胷中者特以時方多事故諂佞未卽深入耳及藩鎮稍平則土木仙佛雜然並進卽素所親任如裴度之言亦黜不用矣讀到崔羣先理後亂之對捲卷莫勝於邑

論憲宗論治道於延英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此言極關於君德極切於朝政

論柳宗元入叔文之黨

宗元梓人種樹等作亦文之有理足關於政治矣獨柰何少年不知自慎若痴若狂同羣於叔

文之黨也雖然若以柳易播一節與狄梁公欲代鄭崇質之遠使何異蓋未可以其少年之失而盡棄其平生也

論憲宗唯斷成功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密遣行刺武元衡又擊裴度傷其首京城大駭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以度爲相可謂有斷矣凡此蔡功唯斷乃成是實語斯後世所

當法者

論李光進恪遵母命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弟光顏先娶其母卽命以家事母卒後光進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是可謂真兄弟真妯娌矣兄弟能念及父母妯娌能念及舅姑未有不能成家者此可爲萬世有家者法

論裴度上憂勤機略

裴度論輔相不省論朋黨不省至是又上憂勤機畧其用心亦殷切矣哉史稱以身繫國家輕重二十餘年於此可信

論李德裕恨李宗閔譏切其父

人有譏切吾父者不可忘然要審所譏切者當理與否倘彼所譏切當於理而又關天下國家之大利害猶當爲父謝之成人之美且以成父之美也但計譏切而立黨爲仇如家國大事何可惜李德裕亦懷此恨以終其身也

論李德裕修私怨

胡致室稱李德裕志氣豪邁以公輔自許是矣然何不盡忘私怨一不與宗閔僧孺較乃爲大臣休休之度哉

論宣宗罷李德裕

李德裕在武宗朝削平澤潞制御三鎮可謂有大功於朝廷矣乃宣宗之立畧無一語沮撓其間宣宗纔一卽位猶恐其專罷黜之乃知唐末冢宦奴自無忌憚於大臣而敢播弄乎天子

天子亦甘受宦奴之播弄曾不知大臣之可任也嗟乎宣宗時稱英特也所行尚如此而何責乎他君哉斯時也又可復以大臣之義責大臣哉

論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當日之忠賢孰踰於李德裕乎且不容於朝廷賴賚襄之益矣卽書政要於屏風何爲哉

論朱晃徵婦入侍

朱晃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

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友珪乃與統軍韓勅謀夜斬關入至寢殿刺晃卽位嗟乎此豈復有人道哉書此本穢青史然寧保世無此輩姑存之以垂世戒

論馮道謹守成規

馮道所謂成規者何規也規莫大於君臣之際矣朝我讐暮我后覩顏勸進畧無赧容謂守歷代成規耶代則閱歷多世矣規於何有道自謂

長樂老吾謂道長樂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藏書

三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十

論陳橋兵變

論柱后遺命

論大雨出掖庭幽閉

論太祖惜福二字

論太祖彈雀

論燭影斧聲

論趙普淪盟

論君臣兩全

論不授王繼恩宣徽使

論不成宋后服

論李氏爲宸妃

論陳琳獻武氏臨朝圖

論劉后用天子袞冕

論呂夷簡令閻文應調郭后事

論呂夷簡恣廢郭后

論仁宗罪閻文應

論呂夷簡傾宮弼

論呂夷簡憂國忘身

論富弼青州活民

論濮安懿王議

論南郊勿賜金帛

論司馬光貽王安石書

論經義試士

論神宗王安石之遇

論用李憲言討西夏

論不置文彥博

論洛蜀之黨

論宣仁女中堯舜

論曾誕勸鄒浩諫廢孟后

論徽宗用蔡京父子

論徽宗中無涇渭

論徽宗快心一事

論高宗傾信汪伯彥

論秦檜始持正論

論當時不遂宗澤之計

論高宗首政失民之望

論岳飛論黃汪沮懷復大計

論太祖先見

論張浚劾李綱

論高宗不識人

論李綱志切匡時始終不變

論張浚與岳飛忤

論岳飛父子之冤

論高宗無淚可揮

論加秦檜太師

論張浚三大敗

論李后離間兩宮

論光宗不朝重華宮

論光宗無復人道

論天殛光宗

論光宗不欲聞太上之稱

論寧宗安置趙汝愚

論光寧二宗不朝上皇

論史彌遠誅韓侂胄

論權奸管幹

論圖功臣像于昭勲崇德閣

論金毒宋先亡

論理宗九年書始親政

論獻金侂于太廟

論買公田

論賈似道作半閒堂

以上宋紀

如承...
論許衡仕元

論明宗立弟爲皇太子

論夔夔評宋徽宗 以上元紀

來恩堂草卷之十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論陳橋兵變

此間斷論多矣天命人事都不必說但當時實無遼漢之寇匡胤率禁兵以出披黃袍以返趙普光義俱隨以行吾誰欺欺天乎倘天命在我將相軍民俱至我第請立推之不能去則卽登

九五可矣較勝陳橋此一行且不必袖中之禪
詔也

論杜后遺命

杜后誦國無長君所以取禍囑匡胤傳光義光
義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芳可謂詳慮矣然不
思世及非禮也斯言豈可爲訓哉當時君臣皆
未明春秋之大義故輕許諾致後來戡賊於家
庭耳

論大雨出掖庭幽閉

宋太祖後宮編籍止三百八十餘人且因雨災
出百人斯真可爲萬世法戒者

論太祖惜福二字

宋寧公主常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
後勿復爲此飾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
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
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善哉此惜福二
字不知造多少福於天下貽多少福于萬世

論太祖彈雀

如神卷之十一
帝在後苑挾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爲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跪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嗟乎帝亦有此事耶惜其人姓名不載于史籍耳

論燭影斧聲

太祖大漸時但召光義屬後事妻子亦令待命門下此何等能正其終也光義雖甚不肖復何

不能須臾待而有他行哉燭影斧聲真齊諧語不足辯也唯是壬子夜四鼓方受命甲寅日卽改名是年十月終方受禪是年十二月卽改元若不能須臾待者是則起天下萬世之疑耳且對宋后共享富貴一語終不能踐其事用心亦太殘忍矣哉

論趙普渝盟

人謂趙普渝杜后之盟愚謂柴禹錫窺太宗之隱太宗倘無自據之念禹錫敢上變以搖廷美

哉卽無知而稱變太宗直一言斬截之廷美可
安然無志矣召趙普與語及何爲哉召普而語
及斯其意分明矣普安得不稱太祖之誤哉殺
兄弟以家天下太宗亦太忍心矣哉

論君臣兩全

太宗趙普可謂君臣兩全矣獨太祖父子兄弟
不能兩全耳又曰使趙普不出太祖已誤語恐
太宗未必有此詩餞有此宣諭也噫

論不授王繼恩宣徽使

蜀亂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
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可授
他官於是以繼恩爲宣政使夫在當時豈無可
任之將必授之宦官耶觀後來竟平於張詠則
何不擇任於始可速平蜀且免宣政使之除耶

論不成宋后服

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
偁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
滁州太宗於是悉露真情矣母子之命皆託于

如生補文傳卷之十一
官家竟若是爲報耶

論李氏爲宸妃

細閱李宸妃一段史實有可駁者婉儀生帝多年矣何至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以薨耶且既進位宸妃矣何以云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又詔欲鑿宮垣以出喪蓋婉儀未薨時本未嘗進位宸妃也唯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其喪呂夷簡爲太后謀曰若如是恐他日無以全劉氏故太后始悟進位宸妃殮用后服耳參照郭后云

夷簡獨不附太后一語則當時事瞭然在目中矣作史者從其後所尊稱遂曰宸妃李氏薨似失當日一段實事愚敢爲一辯正使後世不受欺于作史之筆也

論程琳獻武氏臨朝圖

據史載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若將以此掄揚劉后之德矣不知程琳當日所以獻圖之意非諛也是諫也后當日嘗問唐武后何如主矣又嘗因小臣請立

劉氏七廟問之輔臣矣此何以問之不置耶意欲倣之也程琳因繪此圖以獻必圖其所爲臨朝者何以袞冕稱制何以出廬陵王何以立武氏七廟何以改唐爲周得罪萬世故后怒擲之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耳觀前張知白稱程琳不辱吾筆及程琳不奉太后論卒論后親王蒙正子殺人罪如法則可知其人矣莫信史氏之筆阿譽劉后之賢而反使程琳受惡名於萬世也

論劉后用天子袞冕

觀劉后有事太廟用天子袞冕斯何異武后哉及崩猶引其衣蓋仍欲袞冕耳薛奎正諫於其始而計去於其終斯可謂守正達權君子哉

論呂夷簡令闔文應訶郭后事

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闔文應

如月春來集卷之十一
調之乃知事由郭后於是深憾后思有所以傾之矣嗟乎知臣而可交結內侍耶又可令內侍爲訓耶未有訓傾于內而能持正于外者

論呂夷簡忍廢郭后

呂夷簡可勝誅耶郭后當日附太后一語亦道其貫耳夷簡懷此憾忍廢母后而不顧名教之然則何事不可忍耶

論仁宗罪閹文應

廢后郭氏居瑤華宮帝嘗召之后曰須百官立

此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閹文應進言帝夢中外疑文應進毒帝深悼之復后號以禮葬竄文應嶺南嗟乎帝知罪文應矣獨不察交結文應使訓傾后過力主廢黜之議其人耶

論呂夷簡傾富弼

呂夷簡以私憾廢郭后又以私憾欲陷富弼於死所弼不足惜如國家大事何此真極忍極惡得罪于朝廷得罪于天下萬世者世以其子公著故特恕不責之斯豈公論哉愚故特揭其罪

示誅于萬世

論呂夷簡憂國忘身

呂夷簡以私憾廢郭后以私怨陷富弼又以論事斥范仲淹唯營己私不恤國是直可謂憂身忘國者耳

論富弼青州活民

富弼在青州立法賑饑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以爲式夫正人在朝則憂在國在外則憂在民而皆不任其功是稱正人君子

論濮安懿王議

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羣臣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歐陽脩引喪服大記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詔權罷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曰此禮司馬光議得極是歐陽脩何復倡一議以誤韓琦使韓琦

如神者... 主此議以誤天子耶講禮之家名爲聚訟誠然矣然要在光於明理耳

論南郊勿賜金帛

國用雖詘而大禮所在自不可減王安石止南郊勿賜金帛未嘗不是唯論理財則非聖門之所予耳

論司馬光貽王安石書

司馬公初亦不識安石今評以執拗二字切中其人及論惠卿非佳士又貽安石書曰惠卿他

日將賣公自售後來語語悉申蓋司馬公爲實君子其見極分明其語自切當非踈忽者揣摩於語言之間而已者

論經義試士

經義策試取士勝於詩賦多矣此法之善變者特廢春秋儀禮則非聖者無法耳

論神宗王安石之遇

神宗聞諸臣之言亦知新法不便於民矣乃獨眷注安石不能舍者非安石之能要君也由已

如元祐初年
心之未淨耳宋立國本弱神宗志在鞭撻契丹
掃除西夏以跨越于祖宗而安石偏僻之見亦
謂是可建不世之奇業而兩意適相投焉故在
神宗則明知其非而曲從之安石則自信其是
而直任之因人之攻固執不改是司馬光之所
謂其人執拗不可以居相位者因人之攻引黨
爲拒是范鎮之所謂大臣之所用誤大臣而大
臣因以誤陛下也若神宗明知而曲從則蘇軾
之所謂求治太急是其病根之難拔者也嗟乎

人君不能清心而植有病根在卽有醫國之妙
手安能施其七劑哉此范鎮呂誨諸公至於死
諫而不能移神宗之信惑也

論用李憲言討西夏

夏人圖其主乘常宦者李憲等言乘常見囚大
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
師以討嗟乎此神宗與王安石初謀初願也觀
始年用王韶開熙河之役及今日用李憲之言
則其心事昭然見矣乃新法之立徒內腹中國

如月者...
之膏脂而西啓蘭州之寇北割河東之地竟貽
後來無窮之禍可勝悔哉此可爲萬世好事興
功者矣

論不畱文彥博

神宗亦知彥博賢奈何不畱輔朝廷但賜錢瓊
然道可謂道而已耶且洛陽耆英皆公輔之望
何皆棄置不用使彼僅效白居易故事卒老名
園古刹而已耶讀至此不勝三嘆

論洛蜀之黨

黨豈君子所宜有哉蘇軾平生語言調笑成習
吾無責耳矣程頤旣執禮自守應以禮閉門人
乃縱賈易朱光庭等摘軾之策問尤其謗訕可
乎哉有賈易朱光庭之吹求卽有胡宗愈孔文
仲等之妄詆二者罪固無差等也後世竟怨程
頤獨罪蘇軾且評蜀黨爲侵鄰之兵洛黨爲應
敵之兵可乎哉卽應勝於侵寧如侵而不應若
朔黨之自守乎且何如無侵無應無自守坦然
平康止直景象使熙豐退休之黨日夜伺間以

竊發者無間隙之可投乎愚敢因是竊評以告後世正人君子毋效洛蜀黨之所爲自啓釁端終貽天下國家之大害也

論宣仁女中堯舜

宣仁云老身歿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已知此官家人可得而調戲之矣官家可爲人調戲能復用故時元老守改正舊法乎繼云公等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益的見後日必然之事所必不可挽者宣仁真女中堯舜哉

論曾誕勸鄒浩誅廢孟后

曾誕嘗三有書勸鄒浩論孟后事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譏浩不能力諫爲不知幾云曾誕何許人能責難陳善若此耶朝廷官盡事臣子所最難言然當廢孟后時倘浩能正言極諫或停得孟后之廢或劉妃與孟后俱廢則今日可無此事矣惜浩始不能聽曾誕之勸也今力沮劉妃之立蓋亦難得乃史載田畫之正言王回之義氣更載曾誕之譏刺見當代亦

多正人哉

論徽宗用蔡京父子

甚哉徽宗之昏惑也蔡京父子相仇其人之奸邪昭然易見乍退之復進之又重任之未幾又退而又復重任之不知視其人何如者總是唯人言是聽一無可否于胷中也自古來凡若此等八未有不亡國喪家者

論徽宗中無涇渭

時童貫權益張右正言陳禾疏劾其罪論奏未

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看徽宗如此德性亦好但中無涇渭終不能黜貫而陟禾君德明斷二字全然盡失是不可以君天下耳

論徽宗快心一事

天下最大可憂者是快心一事徽宗資性不及祖宗遠甚乃蔡京懷奸柄國增脩財利之政帑

藏盈溢於其內因倡豐亨豫大之說命朱勗等
取花石以自樂信林靈素修道教以無爲當時
唯夏竦于西遼橫于北又偶任童貫等僥倖於
河湟之勝遂以遼亦可圖也引李良嗣來結女
直以夾攻今年郭藥師以城降明年左企弓奉
表主君謂燕雲可唾手定是可快志於安攘者
而不知虎狼切身不可禁禦身且爲虜而國以
日削斯不亦快心二字爰取不可救之禍哉此
孟子憂患安樂一語爲萬世君天下者之殷鑒

也

論高宗傾信汪伯彥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守臣宗澤迎謁
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
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云
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真
賊也執殺之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
相州身服縶韉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
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

夫高宗知信汪伯彥在此然獨不記宗澤之尤爲社稷至計乎

論秦檜始持正論

金人既得二帝欲議所立御史馬紳吳給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夫據檜此時儘持正論乃入金畏死乞憐以歸又見高宗亦怯懦不振遂阿意相合寧殺忠勇共享旦夕巢幕之樂是則其君臣當日之至情耳

論當時不遂宗澤之計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二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大敗金師又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若當時有勤王兵至宗澤得行其計宗室之凌夷豈至此

論高宗首政失民之望

高宗首政關遠近士民之仰望乃惑聽黃潛善

汪伯彥二人卽出宗澤於襄陽貶張所於江州如何任得大事

論晉飛論汪黃沮恢復大計

此時晉武穆卽論黃汪二人沮恢復大計則知其志已先定矣乃終沮于檜賊不能成功可嘆哉

論太祖先見

初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曰如此可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太宗諫

在德不在險太祖不答及還東京太祖曰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至是其言果驗今議巡幸李綱議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卽太祖當日之謀也舍關中襄鄧順流東南一失中原而不可復惜哉且立國者誰不先德然險亦不可失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之言豈欺天下萬世哉獨怪併德與險而並失之也

論張浚劾李綱

張浚此劾何爲哉李綱正好做事高宗內惑於黃汪二人已極可恨所賴者正人相爲扶持耳張浚却附二人以劾綱公論安在哉國是安賴哉厥後助秦檜殺岳飛是極奸極惡一賊臣也世但以其子張栻故曲爲庇護愚敢直數其惡以俾天下萬世之公議

岳飛志在恢復已見於論汪黃之書張浚助檜殺飛已見於劾李綱之疏

論高宗不識人

君德最緊要是認識人徽宗鶻突不識人不足言矣若高宗不自信爲明哲哉乃妄認汪黃是佳士唯言是聽始終不能奪斯不亦可怪之甚哉總之剛正者難合和柔者易親卽大有意思的人到此不免差一着也

論李綱志切匡時始終不變

賢者志切于匡時固未嘗一息忘哉李綱當建炎初建置規畫克成朝廷其相業何如者乃黃潛善討罷之竄于鄂州安置于萬安又罪在不

赦以謝金人似可以無言矣乃於此詔議攻戰
備禦之策發憤攄蓋數千言語語曉暢時幾曲
中事理倘用其策豈不能力贊中興哉而竟置
不用此豈獨高宗之過趙鼎張浚亦不得辭其
責矣

論張浚與岳飛忤

張浚初問岳飛亦謂飛可與議事耳乃飛以正
對卽艷然與忤何爲哉及聞酈瓊之叛引罪求
去倘悔不用飛言何不以岳飛可任大事薦之

朝廷耶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一事相左終身不
與浚亦暴戾人哉

論岳飛父子之冤

看到劉錡順昌之捷岳飛偃城朱仙之捷不躍
然奮發思圖恢復者非夫也看到十二金牌班
師不偃然氣沮爲民傷悼者非夫也看到矯詔
下飛大理獄以莫須有三字屈殺飛父子不勃
然怒起思啖檜肉者非夫也又曰飛雖死于秦
檜其實始于張浚固其舊帥也張浚不嘗問

俊於飛乎飛以暴而寡謀對俊聞其能堪之及同事楚州又違其城楚之議俊愈不堪矣以是密與檜謀誘飛部曲之計自爲狀以付王俊手成獄以告檜賊必殺之而後快心焉嗟乎飛忠孝人也忠孝天植大抵氣多伉直寧知伉直不容于世乎吾又于飛之死不覺浩然而長嘆

論高宗無淚可揮

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義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

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闕庭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夫高宗此一段語不可謂非其本心但看當日金虜之情要求無已殺奪無厭且將我諸陵寢掘毀無遺是宗社生靈不共戴天之讎也前此爲親受屈無論已及歸我太后則有淚可揮矣猶然聽信檜賊甘受金冊遣使賀正不復思爲報讎之舉是則

苟偷旦夕之安所謂而忘越王之殺而父者萬世而下所以痛恨高宗之無復人心也

論加秦檜太師

洪皓在金會以蠟書報虜之情歸朝能以大義責檜之失斯真忠臣哉若朱弁等聞徽宗之喪制服哭臨皆精忠可表者歸不大用而但加檜太師封公不識高宗是誠何見

論張浚三大敗

張浚終身不主和議是其佳處若劾李綱之罪

忌岳飛之對拒吳玠之議使將相大才不獲大展於當世而富平淮西符離之師在在皆潰總由於任人之失嗟乎國家豈堪此三大敗哉此休休大臣所以見稱於古昔而鄙哉之浚實有當日長城之重寄也

論李后離間兩宮

宋朝家法極好母后皆賢乃忽生此而后上聞其父中制其夫下殺其妃斯何不可爲哉他日嘉王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云則其子固亦

知之矣

論光宗不朝重華宮

甚哉離間之賊人倫也光宗親壽皇子壽皇豈不鍾愛而宦豎后妃可得離間其間耶宦豎后妃得行其離間亦光宗侍奉之未密耳倘日日請朝稍暇復請晤對父子語常相通意常相洽羣小孰得而間之愚故謂源源而來常常而見真聖人親親之至情而萬世所當法者若不幸左右近小或一有言其間斷當痛懲嚴絕於其

始不可使浸潤之漸投賊吾天性之大倫是又萬世所當戒者

論光宗無復人道

光宗至此無復人心矣壽皇其親生父也與壽皇爲高宗後者不同然壽皇何等致孝於高宗光宗豈不親見之乃內惑于李后外間于豎奴竟闕疾而不視及親崩而不出豈復有一毫人氣哉且如狐妖后何如顧復之親也睚信嬖幸至不能一問訊於重華一哭臨于柩側是則所

當廢立者此時若無留正趙汝愚輩請壽皇太后主喪于其內請嘉王正位于其外豈復成世道哉愚謂宋之亡蓋亡于此時而後來數十年之苟延固其所幸存者也

論天殛光宗

光宗稱疾不執親喪乃可臨朝耶忽什于地固天殛之也又曰看後來趙汝愚不與韓侂胄節鉞亦知侂胄之非人也但當日太后婦人居內非侂胄至親莫可通者不得已用之亦醫家所

云急則治其標耳若後來從徐誼飽其欲而遠之之議豈至貽禍之莫可救哉噫此間非賢聖有未易辨者毋輕訾乎汝愚也

論光宗不欲聞太上之稱

當是時光宗豈不知嘉王卽位哉喪心不執親喪天殛什地蓋莫勝赧愧之至矣而李后見嘉王正位業已快心將由是慰藉其夫共享宮掖之樂謂足以自老云爾史稱懼忤上意云云蓋一時黠飾之辭未可盡以爲信也

論寧宗安置趙汝愚

當壽皇崩時光宗稱疾不執喪人心疑謗天下岌岌乎殆哉向微汝愚之旋幹不知內外竟作何狀寧宗于是乃偏聽侂冑之言安置汝愚衡州暴卒此豈復有人心哉寧宗竟嗣絕而侂冑竟誅于玉津園首畀金人是爲天道

論光寧二宗不朝上皇

言始朝則前此無朝矣壽皇禪位已四年光宗始朝二次光宗稱太上五年矣寧宗始朝一次

人道其俱無存哉

論史彌遠誅韓侂冑

韓侂冑宜誅第史彌遠非誅侂冑之人耳若贊成於楊后授命於次山則國法家法幾無復存矣總之所謂亂世亂人亂法也可爲長嘆

論權奸管幹

凡權奸之家多縱管幹在外擅作威福而諂佞輩欲相攀附類由此途以進是可長嘆然不獨權奸也卽素稱長厚者防檢稍踈奴輩亦能播

弄所損不小此家庭約束不可不嚴爲之防也

論圖功臣像于昭勲崇德閣

勲與德未易言也而德爲尤難此二十四人中若萬鄭以罪除不必論矣其他庸庸偶錄者亦不足與辯矣若以勲論則莫大開輔之勲也而趙普金匱淪盟莫大定策之勲也而呂夷簡憾廢帝后傾陷富弼此可以德稱乎無德可崇卽有大勲當亦首黜之矣必求其無愧若李沆王曾韓琦富弼司馬光趙汝愚輩其可耳此數人

外呂蒙正文彥博呂端范仲淹諸人又皆未錄豈謂其勲其德不足昭且崇耶雖然雲臺麟閣蓋自古已難爲據矣

論金毒宋先亡

金之毒宋深矣乃宋未亡而金先亡其子孫殺戮妻孥奔走甚于徽欽之時天道好旋固若是哉

論理宗九年始書親政

理宗卽位於今九年矣史書帝始親政則向來

之政屬之何人耶彌遠立已雖不可忘然可授以大政耶彌遠死嵩之繼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者耶

論獻金俘于太廟

此宋室當日所稱一大快者豈知逐狼之吞引虎之噬終自取滅亡之禍哉至今讀真德秀所論邊事及陳剛中所言方煩聖慮一語不能不爲之於邑

論買公田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宋由汴遷臨安百凡軍費取辦此地民已不堪其求矣似道又突生此議浙西無不破家者可恨哉奸臣之爲民賊且併以禍國也今日浙民之不勝更甚于昔所望在上者清心安撫俾苟活且夕之命慎勿無端倍克效似道之所爲也

論賈似道作半閒堂

賈似道作半閒堂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

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嗟乎此孟子所謂泄泄猶沓沓者也斯人也可居相位哉况可相於多事之日哉

論許衡仕元

許衡在明理衡所言是明理讀書在躬行衡所言是躬行讀書在善推其所爲衡所言是善推其所爲語語是實心步步是實地是爲真正道學是爲真正儒宗惜生乎元之時人不論及耳然生于是時卽仕于其朝教化其俗使畱存中

國之禮義其人亦豈可少哉

論明宗立弟爲皇太子

按史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夷入中國宜中國之可立弟爲皇太子耶

論夔夔評宋徽宗

自古不能爲君者多矣夔夔偶因順帝所稱徽宗故偶論及耳讀史者倘卽斯一言以推之各自勉其所不能者庶幾可無愧於兩間哉

姓... 卷之...

外史圖... 宗... 人... 圖之... 其人亦豈... 皇太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一

論書制有六

論屈軼生庭

論神怪巫史

以上三皇紀

論衣履不敝盡不更爲

以上五帝紀

論帝乙立紂商紀

論褒姒

論左儒死杜伯



論巫臣娶夏姬

論習宜子以理為後

論蘇秦張儀

論公孫衍張儀等 以上周紀

論呂不韋

論阿房宮

論李斯諫逐客 以上秦紀

論樊噲勸還軍灞上

論范增

論三老董公遮說

論韓信背水陣

論酈生說漢

論漢王分羹

論韓信請自立為假王

論寵戚姬生如意

論請為趙王置貴疆相

論人彘

論占后取他人子為少帝

論呂后欲王諸呂

論朱虛侯入宿衛

論漢文帝

論詔除租稅

論遺詔釋服

論如雍始郊

論廢皇后薄氏

論漢景帝

論田叔悉燒梁獄詞

論董仲舒

論詔買爵贖罪

論上招延士大夫

論漢武帝

論戾太子巫蠱

論下司馬遷腐刑

論上官桀謀反

論詔議武帝廟樂

論趙蓋韓楊

論耿壽昌常平倉

論以弘恭石顯典樞機

論京房召見

論白虎殿對策

論以孔光為丞相

論莽大夫楊雄死

論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

論冰合

論推心置人腹

論殷興辭封

論鄧禹賈復知帝欲偃干戈

論廢皇后郭氏

論馬援卒于軍

論桓譚非讖

論李固立後

論西邸賣官

論太丘長陳寔卒

論何進召外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月者之卷十一

論王允內謀王室

論秦邕

論荀彧死漢室

論孔明集眾思

論孔明食不數升以上漢紀

來恩堂草卷十一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書制有六

書制有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轉註曰諧聲吾無論矣如假借一節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若於戲惡乎讀作嗚呼烏乎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如思齊大姪本等是理而必改曰齋素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行怪本等是理而必改曰索放讀曰做施讀曰弛拂讀曰弼理讀曰賴謂遐何通用材裁通用射斲同首何其說之謬也至孟子七篇專主尊主喪伯故曰王而讀作去聲此又不通之極者請一改正之爲妙

屈軼生庭

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不知若何以爲指也草不過一物耳生不過在一地耳豈令人皆從此地過能指之耶豈所指

必佞人耶此所不可信者

神怪巫史

語云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少昊氏之衰也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於祀大巫史正神怪之所由托也能驅此巫史則神怪自然滅息矣何以家爲哉此所謂將興聽於人也衣履不敝盡不更爲

夫侈心之萌皆自衣服之華麗始衣服華麗則凡幃帳宮室車馬之類無不侈然爲之備具矣

帝堯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推此念也安往而不自得哉其心蓋曰此皆外物也而我自有當爲者在也坦然安之若其固然者此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也豈可輕視哉

帝乙立紂

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仲衍季受辛卽紂也紂之母爲后賢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啟爲太子則紂之資辯捷疾材力過人其母必已素知其不肖矣乃太史擬法以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何爲哉古傳賢今傳子子與賢皆所不可廢也擬法之爭竟啟後來無窮之禍

褒姒

天之生一妖孽也嘗得之不可究詰之處褒姒之始本一童妾所生而棄於道者偶一夫婦得之而逃於褒褒人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嬖幸之而廢申后及太子宜曰禍遂至於不可言如此書之亦已矣乃自夏之衰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夏后卜殺之而藏其聚直至厲王

始三月者 三月十一
之末始發觀而聚流於庭化爲元龜入於王府
童妾遭之而孕生一女而棄之元龜何以與童
妾交乎此不可信之甚者胡作史者之忽而不
削也

左儒死杜伯

宣王欲誅杜伯而非其罪左儒以死爭之噫君
道友逆友道君逆此言豈無見哉然至于九復
而不許則可以去矣必至于不易其言而死此
余深嫉宣王之殺非其罪併罪其及匪其人而

深嗟左儒之可以無死也

巫臣娶夏姬

天下尤物其勢必壞人家國初夏姬之美也陳
君臣相與宣淫于朝至于楚昭之入陳則可以
去此物也乃昭王欲取之子反亦欲取之而皆
格于巫臣之一言巫臣似爲有見矣乃遣其歸
于鄭聘晉過鄭取之以行子反以爲賣已也滅
其族巫臣遂通于吳教之車戰而遏楚之師至
于數年不能平皆此尤物之爲祟也不知其後

女
來美貌如何不老也則天后年八十餘尚通于
外廷之臣可鑒已

智宣子以瑤爲後

史稱紂資辯捷疾材力過人而智果之論瑤也
亦謂其賢於人者射御足力技藝畢給巧文辯
慧而甚不仁不可立爲後乃知爲人君者天資
固欲其英敏全在鎮靜持重乃可以勝大任若
只恃辯慧材力上用事未有不至於亡者

蘇秦張儀

觀蘇秦之說六國也其言論確如陳者自然諒
信而張儀却又是一番議論曰諸侯約從結爲
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
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成亦明矣
又似有可聽者所以從約遂解蓋二人之所言
者皆以利害言而非以是非論也使以是非論
必謂且復尊周以自強而不必相爲從衡矣然
是時周室衰微無可尊尚如搖搖各執一幟者
然而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曾莫適爲主也卽孟

子亞聖亦但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曰王不待大而巳安能止其相爭相殺之俗哉

公孫衍張儀等

孟子論儀衍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言極當然愚猶有說焉夫校短長論奇贏以爭奪爲事此婦人女子之見無丈夫之氣者也使戰國之君有丈夫之氣以發政施仁爲務安居而保小民一怒而安天下無事于爭地爭城則雖有百儀衍安能遂其故智哉乃知儀衍之得以

順爲正者戰國之君皆妾婦而無丈夫之氣者也噫丈夫之氣可多望哉

呂不韋

嘗觀呂不韋立異人事心竊疑之夫見異人曰奇貨可居此大賈大盜之所爲世所有也至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也獻于異人而必其所生者之爲子也又必其子之無災害也至于爲帝皆實天之所爲而非不韋之所能也若云卦爲文信侯恐通于后事覺而後進嫪毐

其人則又謬之謬矣此皆所不可信者而作史者必捏之以爲奇其然哉其然哉

阿房宮

始皇以咸陽宮逼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事或有之曰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則所營之宮當得何木以撐持哉大抵史氏之言大半說謊以誇耀後世耳若始皇作此宮殿後將何以配之此咸陽之火至於久而不滅也噫

李斯諫逐客

嘗讀李斯諫逐客書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斯數言者卽學于聖人之門者不過如是何嘗有誤及其論封建也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此言亦自有歛唯至于後上書論諸侯厚招遊學以古非今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則異于

好月者夕矣老一
前之所言矣蓋侍幸之太過恐無以常居其位也故悉改其前日之言耳至立胡亥專擅威福與趙高有隙以至下腰斬赤族則亦天理之報矣不可以其後而廢其諫逐客之書也

樊噲諫還軍灞上

沛公見秦宮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此數語可謂有識之極矣及謝羽鴻門擁盾入軍門但曰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

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今沛公先破咸陽毫毛不取有所近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今欲誅之此亡秦之續耳只此數言壓縛得人倒真可謂雄於詞說者矣獨其心性鹵莽不足稱王者之佐耳

一 一

唉墮了不足謀豈俟今日哉入關以來若此所爲便當知其不足謀矣知不足謀而但欲殺沛公以取天下及後楚受反間始請乞骸骨疽發

老子死此嘆老子之所爲癡也

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以順德逆德爲詞云項羽放弑義帝宜三軍編素以誅不道此極爲有見而漢得天下實在乎此其後在滎陽時楚圍之甚急而紀信誑楚得脫其難此皆漢所不可忘者後來竟不見有封典之及漢亦少恩也哉

韓信背水陣

韓信擊趙聞不用李左車計甚喜乃選輕騎二千八人持一赤幟望趙軍自爲背水陣趙果空壁逐之望見後皆赤幟驚遁大勝信可謂不知兵法乎及致左車問計下燕齊則又深於謀矣

酈生說漢

楚魏成皐欲西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日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據滎陽不監守敖倉而去此天所以資漢也因說謀取敖

倉而楚竟以食盡而亡此等語言真是有關國體之大者若知天之天者一語雖號爲儒者亦無能出此也有國者尚究心于是言哉

漢王分羹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猶不忍爲乃漢王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粟時項羽大患之爲高如置其父太公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汝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此言豈是人口中出哉幸項羽猶然仗義不烹而返之此雖得天下亦不足置人口頰間者其何以示後世哉

韓信請立假王

韓信擊殺龍且盡定齊地自請立爲假王漢王大怒賴良平躡足附耳之諫乃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當時已有疑信之意矣

寵戚姬生如意

高祖初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從入關來婦女無所不至成帝業矣至是年已將衰復寵定陶戚

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昌諫不聽
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不聽至呂氏劫良畫計
招四皓以定太子所以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至
老而不衰也惜豁達大度如高祖者尚亦蹈此
轍耳

請為趙王置貴彊相

上欲立趙王如意為太子御史大夫周昌廷爭
之彊曰臣期知其不可又曰臣期期不奉詔
矣乃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獨舉昌相趙此

何以說也豈以其相趙為能調停其間耶何以
致後來之醜殺也

人蔬

高帝崩呂后醜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
耳號曰人蔬召惠帝觀之驚哭大病不能起使
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真是極殘忍極刻惡
之婦非世所宜有者也其何有於韓信諸人也
耶書之史册可使人痛恨

呂后致惠帝無嗣且立他人子為少帝

酖殺趙王入彘戚夫人致惠帝大哭不能起而崩乃取他人子爲少帝不知其意欲何爲也

吕后欲王諸吕

吕氏武后俱婦人稱制者俱欲立其族人但吕氏性強悍有言即吐出武后性陰鷲言必待時而發耳當時吕氏有言王陵以正對陳平周勃宜卽繼之則可斬其謀而無後日之患矣乃二人者畏其強悍阿意從之使產祿輩有一種兇暴之才握其兵柄而太尉無以措手將若之何

故知平勃之能全社稷定劉氏者乃齊王朱虛侯之所爲而非其功也

朱虛侯入宿衛

朱虛侯劉章入宿衛以軍法行酒殺諸吕一人醉亡酒者太后何不以他事治之也章之婦吕祿女也爲吕祿故不殺章因知吕氏陰謀告其兄齊王發兵討諸吕耳此其間固自有天道也

漢文帝

嘗讀漢文帝一紀種種以仁義及民如除收斂

相坐律除俳謗妖言法除肉刑除田之租稅又
詔春和而議所以賑貸之又詔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敢諫者又詔議所以佐百姓者又蚤建太
子後敘代來功又擇賢師傅賓客而善竇廣國
長君又却獻千里馬又遣使南越王佗稱臣奉
貢止輦以受郎從官之言又處淮南王屬郡又
以李服殺薄昭又募民徙于邊以充塞下之粟
又征匈奴出塞而還凡此所爲非特漢無是君
卽唐宋以後諸賢君亦未有能及之者獨其謙
讓未遑未能用賈誼等言以復三代之舊耳讀
史者不可以輕忽視之也

詔除租稅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租稅安可無征哉
但在復其什一耳至景帝初年復收田半租三
十而稅一皆非中制所以後來武帝時縣官用
度太空更鑄錢造幣以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
三人言利析秋毫而至筭及于舟車也

遺詔釋服

人謂短喪之說自孝文始愚謂不然三日釋服
文帝蓋謂天下吏民言也非謂天子也景帝始
乘此詔而亦短喪焉則其誤甚矣

如雍始郊

如雍始郊見五帝作涇陽五帝廟非也郊宜行
於南郊自有其時而涇陽五帝廟吾不知五帝
爲誰也後來武帝祀竈求蓬萊山神仙之藥宜
帝行幸甘泉郊秦時幸河東祠后土此實爲之
作篇也

廢皇后薄氏

皇后薄氏何以廢夫人王氏何以立太子榮何
以廢膠東王轍何以立總之由長公主之攬陵
也長公主欲以女嫁榮薄后不許因欲嫁轍王
夫人許之是以日讒榮母子而譽轍之美故有
此廢立耳然實由景帝之昏於色也所幸王夫
人何異於所幸戚姬哉所幸慎夫人哉所幸衛
夫人哉所幸鈞弋夫人哉四君處之各異蓋在
其君之明察與否耳

漢景帝

漢景不逮漢文遠甚觀其與吳太子飲博卽以博局提殺之則其殘忍已見矣後因吳不恭而併治七國之反其害尤甚唯以竇太后故愛梁王致其驕而初無駕馭之法特異于一斗粟尚可舂者耳

田叔悉燒梁獄詞

景帝廢太子榮竇太后請立梁王是何主見袁盎之諫是也梁王乃與羊勝公孫詭謀殺之於

是帝遣田叔往按其事田叔悉燒其獄詞太后立起餐氣平復梁王上書請朝伏闕謝罪雖是處較停妥然不若初廢時帝但明言梁王不宜立可以絕此禍端也

董仲舒

仲舒承秦滅學之後乃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又云正心以正朝廷又云王者求端於天又云更化則善治又云春秋大一統其論事在彊勉其論仁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劉向稱
爲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霸者之佐殆
不及也此言誠當矣向子歆乃云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不及過矣此言
殊無以服仲舒也

詔買爵贖罪

文帝時免民租稅景帝時三十稅一蓋富庶之
極也至武帝窮兵黷武初筭商車更錢造幣以
佐之又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以佐之而

又不足也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夫爵可
買乎罪可贖乎武功爵可置乎自此濫觴而延
至於今又不止買爵贖罪置武功爵而止者可
爲長嘆

上招延士大夫

上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有犯法輒
按誅汲黯以是爲諫上謂賢才猶有用之器也
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斯言過
矣賢才固如有用之器猶要使用得其所若帝

所言必若衛青霍去病之爲將而後可乎必若趙禹張湯之議令而後可乎必若公孫弘之對策而後可乎必若莊助朱買臣東方朔枚臯等之辯論詼諧而後可乎吾恐用非其才才非所用而未便可遠以殺言也

漢武帝

漢武初登基時止十六歲耳昔策賢良得董仲舒之對使其于此時知而任之則漢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乃以爲江都相而所用之人則公孫

弘卜式趙禹張湯東方朔枚臯嚴助桑弘羊衛青其人不勸之定令則勸之商筭不勸之征伐則勸之興作不勸之封禪則勸之詞賦甚致聽方術之士意謂蓬萊仙人可致而幸一遊焉卽有及黯倪寬蘇武輩皆外禮而中疏之三四年不知所作何狀獨其罷斥百家表章六經改正朔定曆數爲可觀耳而輪臺一詔深陳旣往之悔得霍光金日磾任之以托孤之事則非後世之所及也

戾太子巫蠱

戾太子諫征伐諫用刻吏極中武帝之病可謂賢矣乃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度美人厄埋木人祭祀之則不能禁至其後江充以舊隙奏持之甚急卽發武庫兵以自衛奈何哉此皆武帝之所自招致也使其不招集方士不立博望院以通賓客從其所好卽有賓客可以異端進哉

下司馬遷腐刑

文帝三年已詔除肉刑矣此何以又下遷腐刑耶豈逢上怒之甚故復以此刑加之耶

上官桀謀反

上官桀怨霍光不立其孫女爲后因蓋長公主止之是時帝年十四乃以六歲孫女配之亦已爲過而復與諸人謀反何爲哉甚哉富貴之生不仁也

詔議武帝廟樂

漢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卒竭民

財力奢泰無度豈宜立廟樂夏侯勝之言是也
詔乃謂其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
勝不舉下獄遂尊武帝廟爲世宗廟然後世則
自有公論矣

趙蓋韓楊

世謂趙蓋韓楊不得其死余竊有評焉廣漢見
李風生無所迴避嘗以私怨殺人寧下丞相御
史按驗廣漢乃引丞相夫人殺婢事以脇之則
非矣是宜死者然不宜竟坐腰斬也延壽在潁

川在東郡爲馮翊時皆能推心見誠傳相勸勵
及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以其在東郡時放
借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治延壽卽案校望之
在馮翊時亦放散官錢百餘萬此特互相爲揭
耳只宜去其官是矣何必棄市耶惲雖廉潔然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多怨於朝廷及免爲庶人
治產自娛爲種豆之歌荒淫無度是亦宜死者
然如上書告云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竟坐腰斬
此則刑之過也若寬饒見上方用刑法任中書

宦官奏封事曰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則言之極當者乃上以其怨謗下吏引佩刀自殺則過之過者也四人之死之不當其罪蓋如此

取壽昌常平倉

權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取壽昌之法誠良矣意誠美矣然穀賤時誰能增其價以糴以利農乎穀貴時誰能減其價以糶以利民乎至於今日黃緣爲市爲吏胥爲強賈競起以

爭利已耳烏能遵其法爲常平而貽惠於無窮也

以弘恭石顯典樞機

元帝初立胡史高得領尚書事而弘恭石顯之典樞機也卽有蕭望之之建白略不爲念恭顯反詰其與周堪劉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專擅權勢請召致廷尉上不省其爲下獄也使其飲醜自殺乃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傳及召顯等責問仁得其免冠謝而已而不能正其罪於君

德剛明二字全然闕欠其何以君天下哉宣帝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信夫

京房召見

京房以學易占候召見問上數言極剴切極痛
快柰昏君可與言哉不可與言而與言徒殺其
身而已矣

白虎殿對策

黃雲勃四塞四月雨雪此可以占當日之時政矣
杜欽答丞號儒者知王鳳之柄用陰欲自託乃

言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
陽博陸之亂毋聽晁昧之訾說歸咎乎無辜重
失天心此豈成儒者之言哉後來張禹孔光劉
歆皆號稱儒而竟做此意爲言致漢業歸於王
氏所業何事所讀何書而致此極哉殊可痛恨
以孔光爲丞相

孔光可謂無耻之甚矣上幸董賢令私過光光
下車拜謁使其權與人主侔及後復稱莽功德
比周公致其篡逆何孔子之裔有若人乎

莽大夫楊雄死

楊雄作太玄法言從人學作奇字矣乃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頌莽竟投天厭世下幾死其視龔勝陳咸革大相逕庭矣史稱莽大夫楊雄死何取於法言哉

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

當莽新市平林兵起而皆無法度更始以劉姓立而其見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豈足以君天下哉唯蕭王知人善任置僚屬作文移從

事司察一如舊章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所以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豈偶然哉

水合

陳永嘉謂漢高雖水之圍以大風脫光武滹沱之役以水合濟豈人力也哉愚竊以爲不然高帝入彭城收秦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幸大風折木發屋揚砂窈冥晝晦乃得以數十騎遁

去此天數也若光武至薊會王子接起兵應王
郎城中擾亂趣駕而至滹沱河衆視流水流漸
獨王甯視還報曰冰堅可渡至河河水亦合幸
濟之使其不濟在光武必有一策以應之矣此
不可盡歸之天也獨其延攬英雄與信任三傑
者同耳

推心置入腹

蕭王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王郎交關謗書
數千章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于白安及

破洋銅馬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
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管自來輕騎按行部陣真
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安得不投死乎此所
以能後成帝業也

殷與辭封

殷與貴人之兄也帝欲封之而固辭且對貴人
言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常知足
此誠法言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
親求位使外戚皆若人也前何有上官桀王鳳

等之篡後何有竇憲梁冀等之亂哉

鄧禹賈復知帝欲偃干戈

鄧禹賈復等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列侯就第奉朝請是
矣然若禹輩可終棄不用哉不用諸勳臣而唯
以吏事責三公此光武之所爲失也

廢皇后郭氏

光武立郭氏爲后立子彊爲太子矣至十七年
乃廢郭氏立陰氏何爲哉卽有鄧曄之諫不見

信用太子彊請備藩國詔以爲東海王其後去
就有禮以魯益東海乃知彊之善爲讓也知彊
則可知郭氏矣光武何爲乎廢立哉

馬援卒於軍

馬援固功名人也觀其少時謂賓客言曰丈夫
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初從隗囂轉事光武
自交趾還請擊匈奴烏桓又請擊武陵蠻據鞍
顧盼以示可用則可知其爲人矣乃竟招薏苡
之謗蓋葬城西蓋在戡亂時不可無此等人實

非國家可用之大器也

桓譚非讖

圖讖何與於天下哉帝以赤伏符卽位乃每事從之而鄭興論郊祀事將以讖斷之及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等六事及起靈臺明堂璧雍宣布圖讖於天下桓譚極諫帝謂其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解何信讖之若是深哉唯其中無定主也以此貽後所以後來明帝初信諸儒之學又遣求佛教入

中國茫無定主不特昏迷於漢世直貽禍於無窮也

李固立後

太尉李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爨歸鄉里姊文姬後漢書有頃難作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爨乘江東入涿州界變姓名爲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及梁冀誅爨歸鄉里姊復戒

之曰慎毋以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至矣乃必從其戒竟毋一言及之若此女子者處亂世全至親其識誠遠過梓白程嬰哉

開西邸賣官

開西邸賣官作列肆於後宮取利成何世界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司徒何官而可以錢取法至今日開例入錢數千可至從四品則更有甚焉者矣可爲長歎

太丘長陳寔卒

何赴弔者若是之多耶總來標榜成風若以不入其黨之爲歎也使其人自隱晦何至於此

何進召外兵

當時關寺柄權其實可惡何進聽袁紹之策欲召外兵誅宦官陳琳諫其但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矣反委釋利器於外功必不成祇爲亂耳斯言極當何進不從而召董卓卓未至進爲中常侍張讓等所殺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卓迎於北邙阪下遂廢帝立陳留王其亂一

姊妹者文集卷一
至於此何進之初不從也大抵氣運使然忠言亦莫之用耳

王允內謀王室

董卓劫遷天子入長安時卓未至朝政大小悉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密結呂布誅卓且收蔡邕死於獄中可謂真大臣矣乃爲卓部將所殺惜哉蓋方是時漢當未造逢殺運卽有奉公憂國之臣莫若之何耳

蔡邕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二

論何晏等競爲清談

論竹林七賢

論羊祜請伐吳

論江統徙戎論

論魯褒錢神論

論張翰思蓴

論土衍請石勒稱帝



好月者三集才一二

論陶侃母截髮留宿

論顏含

論褚哀上表伐趙

論殷浩初負重名

論謝安總中書 以上晉紀

論傅奕請除佛法

論魏徵卒

論上官儀草詔

論薛季昶諫張柬之

論宋王薛立太子

論司馬承禎

論太廟四室壞

論張嘉貞不營產業

論張巡殺愛妾以享士

論以甄濟爲秘書郎

論王玄志卒

論石顯誅李輔國

論楊瑄疏奏選士

論子儀子晞子暉

論楊瑄平章事

論西河用兵月費

論令宦官典禁旅

論高崇文克成都

論有司籍李錡家

論修龍德殿

論宦官勢橫

論柳玘戒子

論唐特進張承華卒

論石敬瑭屈節契丹

論周主留心民事以上五代紀

論陳搏入朝

論作開寶寺

論張齊賢薦起神族

論孤注

論四賢一不肖

論歐陽修諫以杜范韓富

論狄青不認梁公

論議行新法

論程顥與王安石書

論詔詳定役法

論以三鎮昇金人

論以李綱為河東河南宣撫使

論秦檜還自金師

論作太廟於臨安

論朱熹募米商救浙東

論家狀書不是偽學

論蒙古使議同伐金

論繫籍聖賢

論希憲不受僧戒

論馬廷鸞辭位

論許衡在懷孟

論張世傑死宋室 以上宋紀

論元仁宗論中書省臣

論吳澄論朱陸 以上元紀

論樂與劉備米望凡十一

論宋曰宗論中書省

論熙世對五米望凡十一

論精辨古對孟

論思安對韓出

論帝憲不受節

論蔡謝聖賢

論蒙古對論國金

論家非書不具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二

論道統

論孟門弟子

論道統後宜接諸子

論董子

論蘇子

論陸子靜

論幾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定性書好學論

論正蒙

論無無

論水才漚性

論物我

論家禮

論家人嚴君

論忠恕

論程門立雪 以上性理

來恩堂草卷十二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何晏等競爲清談

方見節義標榜者之自掇其禍又生出一番放
達清談的來謂六經聖人糟粕崇尚虛無爭慕
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何晏鄧颺荀粲王弼
之徒誠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竹林七賢

嵇康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二阮劉伶輩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世所稱逸民者果若人也乎哉

杜預爲黜陟之課

漢京房作考課法魏劉邵又作七十二條晉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請申唐虞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上下公相

容過此清議大預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此言極善乃當時竟不行而今日之考課又甚有大敝於前者可嘆已

羊祜請伐吳

羊祜之與吳爲守及請伐吳事皆的確可行乃晉主遣祜護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此言豈無謂哉若舉杜預以自代猶其見之甚確者峴山墮淚之碑誠其宜矣

江統徒戎論

如月者才集才二
奉太傅越喪還東海爲石勒所執問以晉故但
其其禍以之由云計不出於已且云少無宦情
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帝以祈免勒曰君少壯登
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殺之
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以誤天下一至於此桓
溫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
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誠然哉

陶侃母截髮留賓

史稱陶侃母截髮留賓甚可駭異賓已至堂母

卽欲截髮誰爲之貨賣又誰爲之買辦而在堂
之賓將亦饑甚矣若何以留之哉且截髮止可
一次後又有賓來將何髮可截以留之哉史記
其事蓋謂其母之賢寧截髮以留之也云爾莫
聽其無實之言以爲欺也

顏含

讀史至晉見其人俱習放達爲高而得一人曰
顏含者特異焉當時謂王導帝師百僚宜爲隆
禮太常馮懷問含含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馮

祖思問佞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
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
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以隆
禮爲問佞以性命爲著龜此言真是達者然當
時皆若人焉放曠清談之習其可以少挽哉

褚哀上表伐趙

褚哀上表伐趙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蔡
謨獨謂所親曰滅胡誠爲大慶然恐更爲朝廷
之憂與山濤外寧必有內憂之言若合符節此

言誠爲有見哉

殷浩初負重名

殷浩初時負重名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
江左興亡及出請出師許洛又連年北伐師徒
屢敗桓溫因免爲庶人旣廢常書空作咄咄怪
事及溫欲以爲尚書令浩心喜答書慮有謬誤
開問者十數竟達空函此其人何如者真可謂
咄咄怪人哉

謝安總中書

士君子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留心幹務主持世道謝安乃獨好聲律卽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及謝玄率衆八萬拒秦問討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游衍至夜乃還幸玄遣劉牢之帥精兵擊於淝水大敗秦師及驛書至與客圍碁如故此可稱憂國奉公之大臣乎蓋東晉諸賢大抵皆若是而安則尤爲特甚也

傅奕請除佛法

自漢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極其崇奉至魏作永寧寺極土木之美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而梁武帝捨身爲奴佛法之流布於天下甚矣幸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猶以非聖無法爲言真蔽惑人心之甚者也上從奕言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此可爲當日之一快然太宗則又牽多愛復立浮圖矣若之何能已之

魏徵卒

帝嘗怒謂長孫皇后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蓋惡

魏徵之直也其卒也自制碑文許其子尚公王何若是其眷顧之深耶蓋一時好名之心勝於愈爲之若是耳及其後一疑其阿黨卽停其婚仆其碑惡直之真情于是乎畢見矣

上官儀草詔

武后專作威福上旣爲所制不勝其忿則坐朝堂之上明出一辭以廢之誰能爲言乃召上官儀草詔致左右奔以告后后遽詰白訴乃羞縮言曰我初無是心上官儀教我廢汝初無是心

而上官儀能爲教我哉此真無人氣者矣能不從其中制哉

薛季昶諫張柬之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等終無葬地其言可謂剴切矣乃皆付不聽致其後三思復通於韋后反爲其所噬也亦無及矣哉

宋王辭立太子

嫡母者文集卷十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言極當於理劉幽求亦出數詞以決之其後成器絕無間言克善其後其亦異於建成元吉之爲謀也已哉

司馬承禎

言馬承禎之言與宋陳搏之言若合符契斯所謂有道之士哉視終南以爲捷徑者可以愧死矣

太廟四室壞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宋璟蘇頲皆以災異爲戒諫姚崇乃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行期相會是則然矣然東都之幸也可無問乎如其宜幸卽太廟四室壞亦無不可如其可已卽無太廟四室壞亦可以無幸矣可無戒也乎哉

張嘉貞不營產業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

將相何憂貧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
適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斯數言者
可以爲萬世之殷鑒也

張巡殺愛妾以享士

讀史至張巡殺愛妾以享士不無感焉巡致死
守城捍禦社稷卽愛妾弗顧也明亦已矣守城
軍士尚衆一二愛妾其能殺之以充饑且愛妾
必其素所愛者雖自分必死然令軍士殺而宰
之則以下及卽及而烹之其何以下筋此天理
人情所必無者史氏載之簡冊後世之人信之
過矣過矣

甄濟爲秘書郎

甄濟初時隱居清巖山安祿山封刀召之濟引
首待刃後謁廣平王於道詣京師上命受賊官
爵者列拜以愧其心若斯人者真可以愧世之
忘君專仇者矣

王玄志卒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使往撫慰將士是

爲得之乃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能不
啟強悍者之窺伺哉是以殺者紛紛代者亦紛
紛而終唐之世唯其下之所命也所以卒至於
亡

不顯誅李輔國

張后輔國原表裏爲奸後輔國與張后隙而誅
之卽當明正典刑乃以其殺張后之功也不欲
顯誅之成何法紀唐室之不競有由哉

楊瑄疏奏選士

觀楊瑄之疏奏則知古所取士必其行著鄉閭
學通世務者然後薦於州達於省而明經帖括
皆可置弗用矣乃今惟務明經濫觴時習以圖
僥倖問以國事毫忽不知其何以堪任重哉惜
乎其無瑄之復奏也

子儀子晞子曖

郭子儀遣其子晞將兵縱軍士暴橫段秀實以
軍法行事乃一營大譟盡甲其子曖尚昇平公
主者嘗與爭言曰我父薄天子不爲也何碩德

重望若公乃不能訓其子至是耶

楊培平章事

以楊培平章事制下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樂之半黎幹騶從甚多卽日省之崔寬第令宏偉亟毀之要見正人君子係國家之觀望不小也所謂惟大人爲能格若心之非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兩河用兵月費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因請括

富商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需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然未有取及士民學校若今日之餉遼者不知將何結果讀斯段可深嘆息矣

令宦官典禁旅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覆轍如在目前乃今以宦官典禁旅如何不至於亡

高崇文克成都

觀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不獻婦人以

如月者 卷之二
求媚且表稱蜀無所陳力請效死邊郵改汾寧
節度使斯可知其爲人矣使爲將皆若人也唐
室其亦依賴哉

有司籍李錡家

有司籍李錡家財欲輸京師裴垪李絳謂錡割
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輸上京遠近失望請以
其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如此舉動甚
合人心此憲宗初政之可觀者

脩龍德殿

方誅淮西諸鎮卽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
殿土木寢興裴度切諫不聽又遣中使之天竺
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歷送諸寺韓愈切諫亦
不聽心易滿而氣盈如何可以中興得

宦官勢橫

當時宦官愈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劉蕡對策
極言下第則當時之事可知矣李宗閔乃籍宦
官力得同平章引牛僧孺爲助出德裕於滑州
及德裕招來夷人吐蕃悉怛謀率衆請歸僧孺

却謂修好守信爲上詔還其城與人吐蕃誅極慘刻後來上悔復用德裕而各立朋黨互相掣肘援致上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作朋黨之弊去此宦官之勢愈橫也以此終唐之世可勝嘆哉

柳玭戒子

柳玭戒子弟之言凡膏梁之家皆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可自省云

唐特進張承業卒

唐亡久矣乃有張承業一人斯亦宦官也其心真如鐵石斯可謂忠臣之冠哉

石敬瑭屬節契丹

石敬瑭之謀爲帝抑當日之常態也乃桑維翰勸其屬節契丹事定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與之致後來無窮之禍誠可痛恨

周主留心農事

五代時乃有周世宗一人留心民事又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定禮樂議刑統盡廢天下佛

寺撤佛像以鑄錢欲均天下之田以致治平斯亦可謂小度矣乃不終享以究其成亦可嘆也已

陳搏入朝

周搏玄默修養之道但對云今日君臣協心正同德興化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真有道之士也及放歸華山尋卒則知人未嘗不死矣世有渡蓬瀛求異術以祈不死者真妄人已哉

作開寶寺塔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費億萬計八年始成何爲其作此無益哉且問佛舍利何爲者甚哉僧人之妄誕足以迷世上也

張齊賢薦起神放

徵終南隱士神放其母曰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及復薦至無一言可用放還乃東封西祀無不與祿賜旣豐置園長安強市爭訟在鎬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信乎處士之純盜虛名也我朝有一人亦聘就徵

歸與兄弟囚服爭產亦種放其人哉

孤注

澶淵之役全賴寇準主張王欽若輩束手無策不過修齋誦經而已及復起用乃以孤注日準深愧城下之盟謬進封禪之說以天書爲瑞欲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又祀汾陰禪社首以聽於神即有孫奭天何言哉之諫竟不之聽可恨哉此人主用人不可不慎毋使傾險之小人得以與其間也

四賢一不肖

當時范仲淹余靖尹洙切諫時弊呂夷簡疾訴於帝並落其職歐陽修貽書高若訥不能救不復知人間羞愧事若訥上書修亦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是則可喜而實可懼者襄亦當世知名之士何爲此而不顧哉

歐陽修諫罷杜范韓富

仁宗亦有志於治者乃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一時皆罷其職卽歐陽修懇懇上疏申救亦左

遷滁州所用竟得何人所謂一網打盡者誠歎哉

狄青不認梁公

狄青在樞府日有持唐狄梁公像及告身十餘道來獻者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斯真大有見者哉今時人或驟富貴妄認某某爲祖如郭崇韜之所爲者可自愧死矣

議行新法

桑弘羊劉晏言利之臣也君子所不道乃安石謂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利後世唯二人粗合此意欲修此法以收利權至青苗助役紛紛競起薦呂惠卿等佐之卽有正人君子千言萬語總不能挽其轍斯實氣運使然所以卒基後來之禍至於不可救藥也

程顥與王安石言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其擊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相待程顥乃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斯誠進

言之法也使當時諸君子皆若此言亦可稍稍
救得幾分唯言之者愈力使聽之者愈執其說
而不變此不可專罪一安石也

詳定役法

法有不可不改者若青苗市易等之法是也有
必不可改者若願役之法是也役法可廢不可
差第不當於願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耳蘇軾
之言極爲有理而司馬光必欲改之安石聞之
亦歎曰一罷至此乎其後卒啟紹聖之紛紛君

實不能無過

以三鎮界金人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界金人金人斃退种師
道請擊之半渡不聽曰異日必爲國患呂好問
亦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當
求禦敵之策亦不聽蓋止欲偷安於旦夕已耳
寧復爲桑土之謀哉

以李綱爲河東河南宣撫使

以李綱爲河東河南路宣撫使時金人退上下

恬然置邊事不問李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至是太原圍急始復遣之綱以死自任後來歷建大功而時起之時退之又時一用之爲相僅七十日而忠誠義氣凜然動於遠邇其人可置之勿用哉

秦檜還自金師

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捷懶爲其任用及南伐與秦金事今與妻王氏自其軍中來乃倡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及見帝

請解仇息兵爲計此其爲金昭然者獨惟當日帝信任之不疑也

作太廟於臨安

如臨安作太廟於臨安分明南自南北自北如秦檜之所言矣

朱熹募米商救浙東

朱熹拱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熹至移書他郡募米商米遂湊集茲可識其通變之大略矣今浙東猶夫昔也米一不足有司輒定其

女... 三... 一... 二...
價擁商賈不來能不愈增其價而無糴哉茲可
以朱子爲法矣

字狀書不是僞學

時禁偽學之黨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
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是矣然學可容僞哉學在
明新以止至善也學在全天命之性也學在學
而時習以爲君子也學在亦有仁義而已也士
人平日所習若此何僞之有唯是聚徒登壇必
以吟菜事魔爲術有假僞者襍於其間至於滯

江仁義而所行悉非如今世之假道學者則誠
可厭耳若周程張朱自願從之游者則何僞之
有

蒙古使議同伐金

時金兩河已爲蒙古所殘破我國勢漸蹙遂有
南窺淮海之謀真德秀上言達鞏在今日無異
女直之方興不可不預圖慮之之策及蒙古使
來議同伐金朝臣皆謂可遂復仇之計獨趙范
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

如力者文集卷一
可不監帝不從竟許之此豈可以爲國哉宜其
不旋踵以至於亡也

繫籍聖賢

繫籍聖賢一語可謂切中時弊今時開口高談
道德性命縱有錯謬無敢與辯者其人也何如
養靜自守學爲聖賢一日則一日聖賢也之爲
愈哉

希憲不受僧戒

蒙古主令庶希憲受帝師僧戒希憲曰臣已受

孔子之戒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牧亦云釋氏有
貪嗔癡三戒孔子曰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
在得非卽貪嗔癡三戒耶惜人知受僧戒不識
孔子之明戒也識得孔子明戒守之終身寧不
勝於釋氏哉

馬廷鸞辭位

右丞相馬廷鸞扼於賈似道而求罷辭曰臣死
亡無日不復見君父矣蓋國事方殷大臣不知
羣臣不知列闡不知元輔方作半閒堂日肆淫

如承... 卷十一
樂與媼尼美人踞地闕蟋蟀忘軍國大事有言
及者輒加貶斥孟子所謂泄泄猶沓沓者其人
也其何以當國哉如之何不至於亡

許衡在懷孟

元許衡在懷孟簡絕人事勤於自治門若朝
廷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旁舍有僧年百
餘歲者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
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衡真聖賢
之徒哉

張世傑死宋室

皇太后楊氏崩張世傑死之死於大風之覆舟
也若取瓣香來仰天大呼云云則世傑當日之
志耳颶風大作舟人悉皆皇恐誰聽其仰天云
云哉此所謂史氏之言也

元仁宗諭中書省臣

元仁宗與省臣曰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
院尤重蓋御史繫一時公論而國史關萬世公
論也此言極識國體夷狄之有君誠然哉

吳澄論朱陸

吳澄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尊德性爲本誠然哉蓋問學者問道其德性也尊德性是本而其所道者則在問學耳學者但細玩一而字當自得之矣

性理指歸小論

論道統

余嘗觀諸儒敘道統蔡季通云自堯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何處討分曉又不生个孟子後人如何討分曉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真是說夢只有个韓文公依稀說得似此言似矣而實有過焉道之大原出於天正心以正朝廷正誼明道之論種種說極有理若董仲舒氏豈亦猶是說夢耶是不可以不辨

論孟門弟子

孔門諸弟無庸論矣孟門豈無其人哉公孫丑
 萬章之徒固皆碌碌若桃應設舜為天子皋陶
 為士皆賤殺人之問豈其無關於世教哉又若
 夷之舍墨而歸儒聞一木仁孝之說憮然自失
 謂子子之命我與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者何
 以異又若樂正子之善信推之可至於美大出
 之可優於天下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編此
 書者何致詳於濂洛關閩諸及門而疎畧于亞

聖大賢之親炙者也

論道統後宜接諸子

或謂牧曰子叙道統於太極圖說等書之前似
 矣然既始道統應即接諸儒胡攬入諸子也牧
 曰道統繫在聖賢何可一日斷絕無柰老墨輩
 並生于聖賢之世而好異以立論也有老墨則
 有莊列有申韓有荀楊等不一其人非不言性
 而實戾於性非不言道而實叛於道倘不致辯
 於大聖大賢之後則何以知道統之幾絕而諸

儒之仰繼哉且宋儒之著述本漢儒之訓詁爲多如戴如毛如伏生等之訓詁其人雖未必皆賢然要亦聖賢之徒也况董仲舒學貫天人其言其行未必卽媿於宋儒卽唐之韓愈雖功名之士然原道一論佛骨一表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特其時無若宋儒之倡學者從游者相與聚講於門墻以明聖賢之指歸以紹聖賢之統緒耳然在當世可無其人哉卽宋諸儒而上可卽斥董韓而不紀哉獨恨編是書者不加評

而混董韓於老莊申韓之列無以服後學者之心耳牧今若是其次第正慨道統之所以失其傳也正推尊諸儒不同於諸子而可以仰紹先聖之道統也豈敢自立意見混淆後先諸賢而無別哉高明君子請細覽而加繹焉

論董子

董仲舒可並列於諸子哉道之大原出於天漢儒以前曾未有識此者卽漢儒以後識此者幾人若止誼明道之論分明孟子何必曰利之真

傳孟勉學問行道之言分明孔子固知勉行之
遺旨使若人者得聖門爲依歸豈不可附於游
夏之末哉乃後儒或惜其學之流于災異也或
疑其施展之未必得也嗟乎彼謂有國者不可
不知春秋豈終惑於災異之說乎彼謂正心以
正朝廷豈不能大其施展乎無柰世之莫宗而
一腔經濟僅見於天人之三策耳然兩相驕主
而非禮不行時方取容而正身率下卒老于家
無愧無怍跡其行豈遂不及宋之諸儒耶且不

獨董子也若大小戴毛公申公伏生輩豈皆不
及伊洛之門人耶偶生宋時則並列於諸儒偶
生漢世則並列於諸子且有棄不及收者可勝
嘆哉愚故欲特摘董子附孔孟絕學之後以待
後世之興者使不混湮沒於荀楊之列也高明
者幸虛心一評焉

論蘇子

凡議論須持平可信後世子瞻在當時雖似豪
放然節槩未見喪失安見德行不如介甫也且

介甫之德行安在哉以子雱之恣蕩不能一檢束他可知已若子瞻初年論生財用兵或亦有之然見介甫做壞便知不是倘其初年見用於時做得狠狠未必不知悔改也豈若介甫執拗做到極狠狠處反引兇類禍國戕民而不恤耶子瞻只緣初與洛黨爲仇故洛之黨共詆之一諫傳言必攢斥之而不與耳敢與一伸辯焉

論陸子靜

子靜見處亦高卽其砥行持論亦大有不可磨

滅者在但其平日不滿朱子朱子因是特不與之觀此編所載朱子語錄十三段二千餘言並無一語見許則可知當日之意矣牧竊不平特錄虞邵菴一段見當時亦有此儒且聞朱子與辯於白鹿洞意氣兩無所芥胡此編之一不錄也

論幾字

此幾字昉于尚書著于周易而解在孔子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字下曷嘗有凶

字哉而漢儒妄以爲闕後世因相踵而成訛蓋未深究尚書周公孔子之旨耳周公係屯三爻云卽此無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幾屬於君子正見唯君子爲能見此幾也非善惡兩岐之幾也孔子於乾三爻辭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正見唯知天理之至必求至之乃可以與幾亦非與善惡兩岐之幾也若擊傳云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則其義尤晰蓋幾者吉之先見正其辨介於凶處研得此幾則有吉而

充凶故可以成天下之務耳再按尚書一日二日萬幾惟時惟幾惟幾惟康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則通主善一邊說更晰何者聖君宰幾務于朝堂有不從善而從善惡之兩岐者耶唯善原天下之一故曰惟時惟幾惟幾惟康耳若云兩岐其何以語時其何以得康哉且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可云冒貢于非善惡之幾哉今周子是書乃云幾善惡蓋信漢儒補凶字之誤而未加考正耳或亦謂辨此幾之善介於其惡而非謂

幾之有善惡也再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是動之微也知皆擴而充
之則可爲天下之孝子可爲天下之悌弟可爲
天下之仁臣我士可爲天下之完人善孰有大
於是吉孰有入於是凶與惡安在哉孟子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子繫傳又曰變化云
爲吉事有祥可証此幾是善端之發是吉祥之
兆是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安可將善惡
並峙以立論哉愚末學無知安敢妄議周子但
從周公孔子尚書之說似見幾字頗真不得不
辨以正千古之謬耳

論定性書好學論

編性理者於周子載太極圖說通書於張子載
西銘正蒙於邵子載皇極經世於朱子載家禮
易學啓蒙於蔡子載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
是矣二程夫子所著亦博胡獨闕然不載於篇
首也且明道定性一書何亞於通書西銘哉伊
川易說春秋說及他著固不能盡錄然論顏子

好學一篇固作聖之正範也胡併不載於是編耶愚因覽近思錄而得之將二書分載於通書之後使後學知周程張朱所以繼絕學於述聖開啓蒙於萬世者固各有可見者耳若二程夫子固不以是編之載不載爲重輕也

論正蒙

後學者亦知覽性理一書矣但看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則樂爲講解至正蒙則師不能解弟不能領輒廢卷一併其後俱不覽是可嘆也愚因適其中易簡不難知者載于編而極力苦心之語卒難領會者姑置勿錄庶後學可無廢卷而張子之所爲張子者亦畧可見於數條固不必其悉備也

論無無

孔子曰無而爲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曾子曰有若無有無二字聖賢言之多矣子厚乃曰無無無是釋氏語渠學原向釋氏來故替之者曰晚逃佛老卽此語看來尚逃佛未盡也

不可以不辯

論水才漚性

論氣於海水曰水曰漚足以明聚散之歸
矣於水曰才於漚曰性却甚費解

論物我

此物我二字極佳天地與我皆物也我不能成
其為我則非物矣中庸云不誠無物是也其必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乎天下之理得而成
其中斯可稱以道體物我乎道體可以物

不至大斯語當加泐省

論家禮

細閱家禮一書朱子究觀古今典籍因禮之
不可變者加損益於其間其大本在於禮名分
其愛敬而其要又在畧浮文以敦本實士大夫
家日用其何可闕唯是儀節不可不講而禮意
亦其所先者後學誠知此禮意則儀節自然可
通不則驟語以儀節後學將厭且棄而處不復
謹矣既愚於冠昏喪祭下但取先儒開論禮意

之易曉者著于篇儀節繁不敢及蓋家禮儀節
朱子自有成書學禮者異日更可講求也

論家人嚴君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不嚴不
可其聞家故思謂處家者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必不爲爲臣綱而後可

論忠恕

忠恕字皆從心中心如是如心如是是謂忠恕
皆在此心內自見得朱子將忠恕分內外亦是

不若真西山釋恕字曰如心之謂較爲明快痛
切卽忠信二字亦是中心誠實而言行從之已
爾似不必分內外以爲言也

論程門立雪

孔門諸弟嘗從游舞雩之下矣亦嘗侍坐侍側
矣未聞弟子立而師暝日至雪深一尺者宋儒
大都立異示人其師其弟有並失之者立雪一
尺何如坐春風中三月哉



好
月
有
文
律
卷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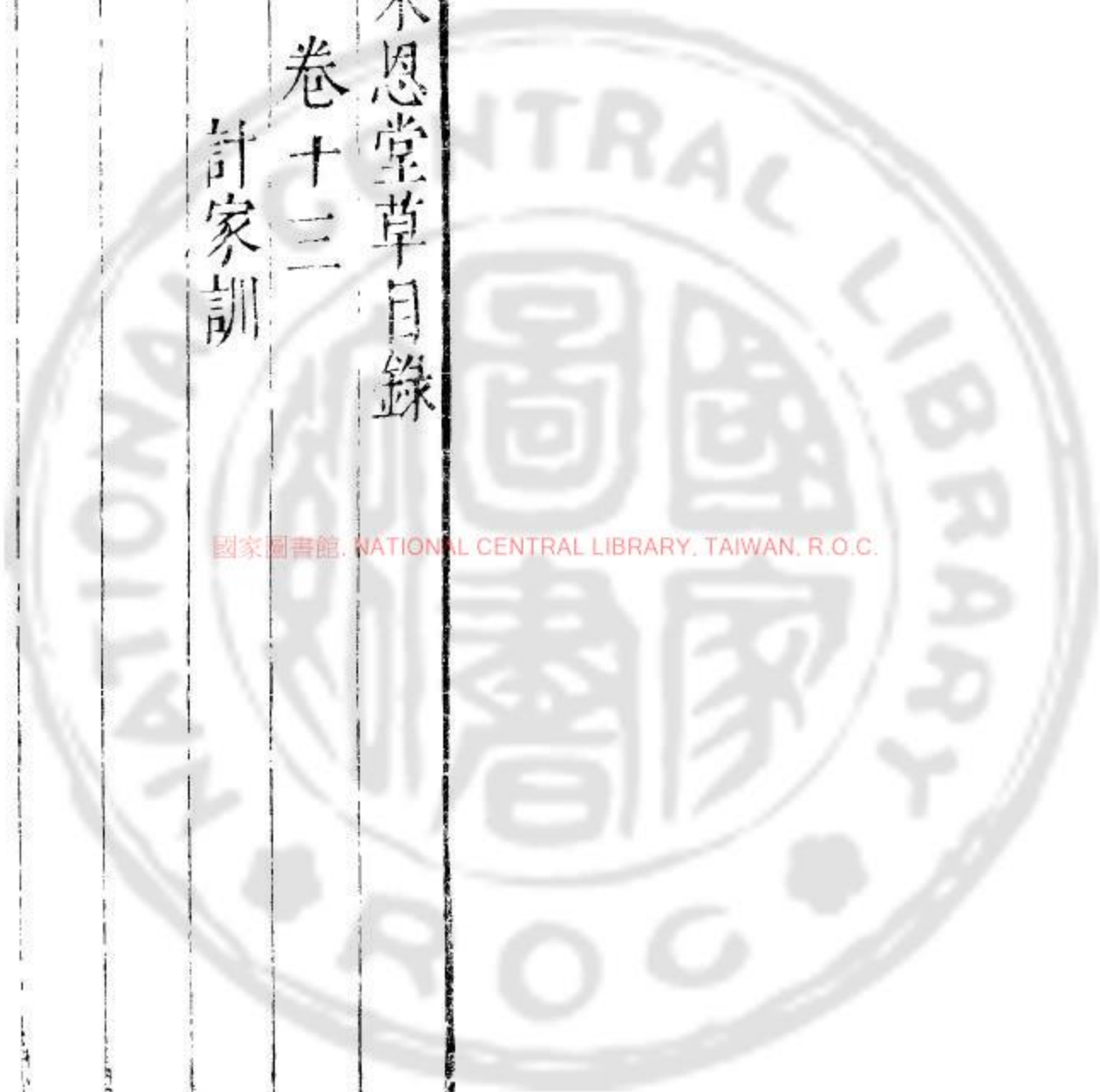
三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三

計家訓

來恩堂草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承恩堂草卷十三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頌祚敦祚重祚馴校

此家訓也藏笥中用示後人今亦付刻請正
海內大方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字是八個柱子有八
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

聖賢開口便說孝弟孝弟是人之本不孝不弟
便不成人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奈何自失其

初不齒於人類也

戴記載小孝中孝大孝孝經載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統是教人做人無忝爾所生一孝立萬善從是爲肖子是爲完人

賢不肖皆吾子爲父母者切不可毫髮偏愛偏愛日久兄弟間不覺怨憤之積徃徃一待親沒而爭訟因之創業思垂未久全要此處見得明不貽後來之禍

人但爲子孫作牛馬計竟不念父母天高地厚

之恩誠一衣一食無不念及言及使兒曹數數聞之必能自立自守久長之計莫過是矣

斯干之詩說到鳥革氈飛美璋美瓦盛矣然開首却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未有不相好而相猶能自守其基業克開其子孫者

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未嘗無怨無怒也只是個不藏不宿所以爲聖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懷仇隙至有陰妬讐結而不可解吾不

知其何心也

兄弟雖當親歿時宜常若親在時凡一應交接禮儀門戶差役及他有急難皆當出身力爲之不可彼此推諉

妯娌間易生嫌隙乃嫌隙之生嘗起于舅姑之偏私或于女奴之讒構家人之睽多坐此是不可不深慮者然大要在爲丈夫者見得財帛輕恩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使不惑于私構而成際則家可常合而不睽矣夫爲妻綱一語極喫

緊

一夫一婦是正理若年四十而無子不可不娶一妾然中間却有個處法不善調停使妻妬而不容妾悍而難馭安望其生且有哉調停謂何自處於正而已

人人生子不以爲異若論人生一個人出來耳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耶和氣致祥一毫乖戾生不來卽生得來決非是個善物

婦房書卷十三
嘗謂結髮糟糠萬萬不宜乖棄或不幸先亡後
娶尤宜思渠苦于昔不得享于今厚加照拂其
所生是爲正理今或有偏愛後妻後妾併棄前
子不愛者豈前所生者出於人所構哉可發一
咲

蒙養無他法但日教之孝弟教之謹信教之汎
涉衆親仁看略有餘暇時又教之學文不疾不
徐不使一時放過不令一念走作保完真純俾
無損壞則聖功在是矣是之謂蒙以養正

古重蒙養謂聖功在此也後世則易爲驕養矣
驕養起于一念之姑息然愛不知勞其究爲傲
爲妄爲下流不肖至內戕本根外召禍亂可畏
哉可畏哉

蒙養不專在男也女亦須從幼教之可令歸正
女人最污是失身最惡是多言長舌階厲冶容
誨淫自古記之故一教其緘默勿妄言是非一
教其簡素勿脩飾容儀鍼指紡績外宜教烹調
飲食爲他日中饋訂詩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

房方春 卷之三
議此九字可盡大家姆訓

凡議婚姻當擇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其家法如何不可徒慕一時之富貴蓋婿婦性行良善後來自有無限好處不然雖富貴無益也

麟趾之詩首章云振振公子次章云振振公姓三章云振振公族由子而孫而族皆振振焉是為一家之禎語曰子孫賢族將大凡我族人共勉之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

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人付托之矣間有不能養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歛葬及他有患難莫可控訴者即當盡心力以周全之此為人子孫承祖宗付托分內事切不可視為泛常推諉族有孝友節義賢行可稱者會祀宗祠日當舉其善告之祖宗激示來裔其有過惡宜懲者亦於是日訓戒之使知省改

族人不幸無依者其親兄弟當勸置妾媵以生育不可萌利其有之心其人或終無生育即

當擇一應繼者爲嗣切勿接養他姓重得罪于祖宗

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立宗祠
創族譜所以合其渙也然不立祭田恐後人或
以無田而廢祀而立義田以給族之不能養者
立義學以淑族之不能教者立義塚以收族之
不能葬者皆仁人君子所當惻然動念必周置
以貽穀于無窮者也范文正公自宋迄今蓋數
百年矣而義庄猶存視李德裕之平泉安在哉

敢以是爲勸爲戒

凡祠堂墳墓須時勤展視歲加脩理莫教大敝
始興工作若住居有一簷一瓦之壞卽宜治之
切不可無端土木以頽其業語云與人不睦勸
人造屋此言最可省

祖宗血產由卒瘞拮据而來生于斯哭于斯聚
國族于斯固其所深祝者萬萬不可輕棄倘以
人衆不能聚居卽歸一房居之餘各自爲居處
切不可屬之他姓萬一俱貧不能支亦宜苦守

一隅思爲恢復之計若有不才子孫貪豪姓厚
賢先將受分投獻通族宜其擊之鳴官治以不
孝之罪旋以理抗勢豪莫爲吞併萬萬力不能
抗亦宜哀請乞存香火是爲賢子孫不然者恐
不可見先人于地下且亦無面目自立于人世

凡處家不可不讀家人卦卦本風自火出文王
只係利女貞三字周公於初爻卽係閑之一字
兩从門从木門有攔木內外始有關防二爻係

元攸遂在中饋申利女貞之意然大綱却在男
子身上故三爻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嬉嬉
終吝嗃嗃固似太嚴而嬉嬉可稱家節哉言婦
則責在夫言子則責在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責
者如是始稱是家故四爻係富家以志順五爻
係假家以志愛然又須誠實而威嚴可以常保
得故上爻係有孚威如之辭象申之曰反身之
謂也反身者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聖人論家
政綱紀節目曲折無遺蓋如此有家者尚三復

于此卦

家人內外大小防閑不可不嚴凡女奴男僕年
十歲以上不可縱放其出入而女尼賣娼等尤
宜爲絕蓋此輩一出入未有肯空手者而且更
有不可言者周公係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
閑得定然後成得家此語時當三復

待童僕不可不嚴然飲食寒暑不可不時加省
視已食卽思其饑已衣卽思其寒如棉衣蚊帳
之類皆當豫爲料理陶靖節遣一僕侍其子曰

彼亦人子也當善遇之此言大可深味

人須各務一職業第一品格是讀書第一本等
是務農外此爲工爲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
終身可免于禍患唯游手放閑便要走到非僻
處新法自懼于法罔大是可畏勸我後人毋爲
游手毋交游手毋收養游手之徒

凡居家不可無親友之輔然正人君子多落落
難合而側媚小人常倒在人懷易相親狎識見
未定者遇此輩卽傾心腹任之略無爾我而不

知其所採取者悉得也其所誅求者無厭也稍有不愜卽將汝陰私攻發於他人矣名節身家喪壞不小孰若親正人之爲有裨哉然親正遠奸大要在敬之一字敬則正人君子謂尊已而卑與彼小人則望望而去耳不惡而嚴舍此更無他法

交與宜親正人若此之匪人小則誘之佚游以蕩其家業大則唆之交構以戕其本支甚則導之淫慾以喪其身命可畏哉

親友有賢且達者不可不厚加結納然交接貴協于禮若從無知識者不可妄相交結自爲卑誦之狀且與其費數金結一貴顯之人不爲所禮孰若將此以周貧急使彼可支旦夕而懷感於無窮也

睦族之次卽在睦鄰鄰與我相比日久最宜親好假令以意氣相陵壓彼卽一時隱忍能無忿恨之心乎積而久之緩急無望其相助且更有仇結而不解者

如存者文集卷之三
嘗見有勢之家不獨自行暴戾於家偶鄉鄰有
觸於我者輒加意氣凌轢此大非理吾家小人
家自無此事或後稍有進焉亦宜愈加收斂不
獨不可凌於鄉卽家有豪奴悍僕但可送官懲
治切勿自逞胸臆取不可測之禍也

吾祖居田畔鄰人有占過多尺者初不與較而
自止若與較嗚官人必謂我使勢矣今傍近去
處或有來售應買者寧略多價與之使渠可無
後言其或不然卽切近處所視爲官地軍地自

可息欲火矣天下大一統尚東有倭北有虜不
曾方圓得况百姓家何必求方圓費心思而自
徼其擾害哉

吾子孫但務耕讀本業切莫服役于衙門但就
實地生理切莫奔利于江湖衙門有刑法江湖
有風波可畏哉雖然仕宦而舞文而行險尤有
甚於此者

世稱清白之家匪苟焉而可承者謂其行已唯
事乎布素教家克尚乎簡約而交游一崇乎道

義凡聲色貨利非禮之于稍有玷於家聲者戒勿趨之凡孝友廉節當爲之事大有關於家教者競卽從之而長幼尊卑聚會時又互相規誨各求無忝於賢者之後是爲真清白耳
且勢焰薰灼有時而盡爭如守道務本者可常守其榮盛哉一團茅草之詩三詠之煞有深味也

晦云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年之計在于春一生之計在于勤起家的人未有不始于勤而後漸流于荒惰可惜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起家的人未有不成于儉而後漸廢于侈靡可惜也

居家切要在勤儉二字既勤且儉矣尤在忍之一字偶以言語之傷非橫之及不勝一朝之忿構怨結仇致傾家室可惜勤儉之積之一朝廢也而况及其身併及其先人哉宜切戒之
唯清修可勝富貴雖富貴不可不清修

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家處富盛時當念

情福二字

人當貧困時最宜植立自守衡門之節若卑詔於豪勢之人不獨自壞門風且徒取人厭其實無濟于貧乏也

人須儉約自持不可恃產浪費到敗壞時干求人許多不雅尚有未必得者卽得亦須勉償以完信行否則不齒於士類矣尚慎諸

無端不可輕行借貸借債要還的一毫賴不得若家或頗過人有借貸無寧量力稍助之切不可

可輕爲借貸後來反傷親情也若作保作中卽關已行尤切記不可

凡家稍充裕宜由親及疎量力以濟其貧乏此是莫大陰騭事不然徒積而取怨其禍且不小矣語云積聚不散必遭水火盜賊此言大可自

警

凡燕會期於成禮切不可搬演戲劇誨盜啓淫皆出於此慎防之守之

喪事有吾儒家禮在切不可用浮屠

冠婚喪祭四事家禮載之甚詳然大要在稱家有無中於禮而已非其禮爲之則得罪於名教不量其力爲之則自破其家產是不可不深念者

今人有戒特殺者似爲太過然輕啓宴會多殺牲口誠亦不宜讀蘇子號呼於挺刃之下數語當舉箸不忍矣

凡就醫藥須細加體訪莫輕聽人薦以身軀做人情凡請師傅須深加揀擇莫輕信人薦以兒

子做人情凡成契券收稅冊大關節須詳加確慎莫苟信人言輕爲許可以身家做人情

人須自保養不使有疾或不幸有疾當自反其所以致此者弗諱以忌醫旣就醫治矣宜寬心以俟其愈內勿輕信婦人言外勿輕信師巫言破費以傾其家產

丙午觀行過萍鄉尹韓眉山丈說曾見年一百五歲者問有修養之術否回言未嘗有之唯少年時見人說冬夏二至宜絕房事因於每至前

後共戒一月此本載在月令者伊偶聞之誠信而力行多歷年所是所謂修養之要訣也恨知讀書者反不能行而自促其亡耳余老矣悔不及早聞此言後來少年宜因此言慎戒以遐享焉

凡人欲養身先宜自息慾火凡人欲保家先宜自絕妄求

精神財帛能惜得一分自有二分受用視人猶已亦宜爲其珍惜切不可盡人之力盡人之情

令其不堪到不堪處出爾反爾反損已之精力矣

有走不盡的路有讀不盡的書有做不盡的事總須量精力爲之不可強所不能自疲其精力余少壯時多有不知循理事多有不知惜身事至今一思一悔恨汝後人當自檢自養毋效我所爲至老而又自悔也

切不可習天文讖緯之書切不可聽妖人呪厭之法自取不可測之禍若全真煉丹總屬妖妄

尤切不可輕信以自破其家

讀書的有文會文會擇人方有益無損做百姓的有社會神會此地方一衆事不可獨卻出銀不赴飲可也若銀會酒會則萬萬不可與未有與而克終者

訟非美事卽有橫逆之加須十分忍耐莫輕舉訟到必不可已處然後鳴之官司然有從旁勸釋者卽聽其解已之可也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允等語最宜三復然究之作事謀始一語則絕

訟之本也

諺云若要寬先完官錢糧切不可拖賴吾家世來先完錢糧故里長爭奪爲甲首今雖業漸稍充亦只照先限完銀不累里長比責照舊加贈完根不累里長賠跛里長常要我爲甲首可常爲快活百姓矣切不可聽人說自立宦戶立宦戶妄白養一個出官的人萬一差池縣父母或加比較官軍臨兌或來噪嚷卽討得小便宜失却大體面矣萬一田多要立亦宜分付出官的

人謹慎承後且宜自加照管莫使出官的人侵
漁其間爲身家之累

凡有必不可已的事卽宜自身出頭可以了得
躲不出頭人視爲懦受欺受詐不可勝言矣且
事亦終不結果多費何益語云畏首畏尾身其
餘幾可省已

積金積書達者猶謂未必能守能讀也况于珍
玩乎珍玩取禍從古可爲明監也况于今世乎
庶人無異懷璧其罪身衣口食之外皆長物也

布帛菽粟之外皆尤物也念之

今人酷信風水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以求福
澤之速効不知富貴利達自有天數生者不努
力進修而專責死者之蔭庇理有是乎甚有貪
圖風水至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天理也
可惑已

看上世嘗有不笑其親節說到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亦必有道矣安可不覓善地以比化者但
善地在藏風飲氣可蔭庇後人耳必覓發達之

地多費心力以求謀甚至損人而利己此最是傷天理事切不可爲若所葬埋處苟無水無蟻亦可自慊矣或聽堪輿家言別遷移以求利達是大不孝事天未有肯祐之者尤切戒不可切戒不可

吾上世初無顯達者叨仕自吾始此如大江大湖中偶然生一小洲渚耳唯十分培植或可求延無壞否則夜半一風潮旋復江湖矣可畏哉可畏哉

創業之人皆期子孫之繁盛然其本要在于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生生之意也虫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内生淫慾外肆奸邪卽虫之蝕風之透也慎戒茲爲生子生孫之大計

凡人爲子孫計皆思創立基業然不有至大至久者在乎舍心地而田地舍德產而房產已失矣况惟利是圖自損陰陽欲令子孫永享其可得乎

如月者元集卷一三二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來人試得多了不消
我復去試得

祖宗積德若干年然後生得我們叨在衣冠之
列乃或自恃才勢橫作妄爲得罪名教可惜分
毫朱土之積一朝盡委於糞土中也

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
念纔一思討便宜便自壞了心術自損了陰騭
大失便宜卽在此處矣不必到失便宜時然後
見之也

高明之家鬼瞰其戶凡事求無愧于神明庶可
承天之祐否則不覺昏迷自陷于危亡之轍矣
天啓其聰天奪之鑿二語時宜惕省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
今生作者是此言極佳但彼云前世後世則輪
迴之說耳吾思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
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不有祖父之積
累昔日之勤劬焉有今日乃今日作爲不如祖
父之積累可望此身之考終子孫之福履乎是

所當惕省者

余令新興無他善狀唯賑濟一節自謂可道前過乃人揭我云百姓不沾一粒盡入私囊余亦不敢辯但書衙舍云勤恤在我知不知有天知品騰由人得不得皆自得今雖不敢謂天知然亦較常自得矣汝輩後或有出仕者但求無愧于此心勿因毀譽自爲加損也

余常自揣深過涯分特書小聯云得此已過矣取萌半點邪思求爲可繼也須積十分陰德此四語是我傳家至寶莫輕視爲田舍翁也昔家世用紋銀不識煎銷銀匠却亦自得便宜用低銀及串水米者自損陰德不小當切以爲戒

令人欲欺人豈能行之智與强者無非欺其愚欺其懦弱而已然老天煞有明眼報應分毫不錯昔誰欺欺天乎此匪獨大契約大交關處不可欺卽權衡豆釜之間亦不可分毫欺也凡置田地房屋先須查訪來歷明白正契成交

如月有光 集卷十三
價用足色足數不可短欠分毫稍討分毫便宜
後將有不勝之悔矣貴買田地積與子孫古人
之言不我欺也若貪圖方圓一節所損陰德不
小尤宜深戒

諺云貪產窮惜產窮此言大是有味

田地多難照管薄薄可供衣食足矣奴僕多難
約束庸庸可供使令足矣膏腴的人所羨伶俐
的會使乖曷慎諸

余嫁女不論聘財娶婦不視奩貲自任回抵舍

房闔中不留一文是兒曹所共知見者後人當
以爲式

余總角時遇長者於道肅揖拱立俟過後行偶
有問及則謹對而退而面猶發赤也今少者似
不如是矣爾曹但看闕黨童子一章自知禮遜
可免欲速成之誚

一部大學只說得修身一部中庸只說得修道
一部易經只說得善補過修補二字極好器服
壞且思修補况於身心乎

易曰聰不明也詩曰無哲不愚自恃聰哲的便要陷在昏昧不明處所去可惜哉所以人貴善養其聰自全其哲

智術仁術不可無權謀術數不可有益智術仁術善用之以歸于正者也權謀術數曲用之以歸于譎者也正譎之辨遠矣動關人品所係不宜慎諸

才不宜露勢不宜恃享不宜過能含蓄退遜習有餘不盡自有無限受用

凡聞人過失父子兄弟私會時或可語以自警切不可語之外人招尤取禍所關不小

凡與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輕易出言中其所忌彼必謂有心譏訕痛恨切骨矣書云唯口出好興戎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謔尤所宜慎

聽言當以理觀一聞輒以爲據往往多失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慎毋忽焉而不察

俗語有儘可動人者卽罵詈之言不可不察也
今人動說不成器不成器其可以成人乎北人
罵人不當家不當家其可以成家乎

余性太直應一時氣忿所發言行多有過當處
雖旋即追悔然亦已無及矣是兒曹所宜深戒

余聞一善言無一不細繹無一不牢記向在京
寓一好修老人家偶見余惱發徐解曰惱要殺
人余聞此一語知好亦殺人不獨惱也又嘗對

余言天平上針是天心下針是人心下針須合
着上針極爲善喻又嘗與余言獅子乳唯玻璃
盞可以盛得金銀器亦能滲漏此事雖不試見
然聞人善言不以實心承受能如玻璃盞乎是
語亦有禪機不可不牢記者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聞人曖昧決不可出諸口
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此語可深省也
阿忍從人可羞剛愎自用可惡不執不阿是爲

中道

尋常不可見得能立於波流風靡之中是爲雅操

澹泊二字最好澹恬澹也泊安泊也恬澹安泊無他妄念此心多少快活反是以求濃艷趨炎勢蠅營狗苟心勞而日拙矣孰與澹泊之能日休也

人要方得圓得而方圓中却又有時宜在易論圓神方知蓋以易貢二字最妙變易以貢是爲方圓之時稜角峭厲非方也和光同塵非圓也

而固執不通非易也要認得明

語云自成自立自暴自棄又云自尊自重自輕自賤成立暴棄自我尊重輕賤自我慎擇而處之

余少時偶書一聯做人要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究竟自壯至老亦只此二句足以自警

講道講甚麼但就弟子入則孝一章日日體驗力行去便是聖賢之徒了先儒訓道言也又訓道行也言貴行行方是道不行雖講無益也宜

雜語

聖賢教人一生謹慎在非禮勿視四句教人一生保養在戒之在色三句教人一生安閑在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教人一生受用在居天下之廣居一節

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此二語極爲喫緊朝夕常宜念省

解黨一篇總畫得夫子一個體貌至末却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活活畫出夫子一個心來今

細玩舉字翔字集字斯字矣字而後字住止久速分明若在眼前然此個心竅吾人皆有之皆不可不曉倘臨事而不爲慮是鴛鴦于飛不慮畢羅之及也未事而不爲防是鴛鴦在梁不戢其左翼也於止不知所止是黃鳥不止於丘隅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作終日又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夫人少有得焉亦喜况反身而誠得其所以爲我少有失焉亦憂况舍其路放其心失其所以

爲人孟子一邊說個樂莫大焉一邊說個哀哉
大可敬巨惕

常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二語決不墮落於不
肖

天木嘗輕人性命人往往自輕賊之甚可惜
人思奪造化造化將反奪我矣此間須要知分

號

波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
和作壁上枯可爲知進不知退者警

聖人而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一是自家不肯
料理一是人言不能醫療是所謂下愚不移者
真可痛恨

父母生我自取一乳名起至百凡事務無不祝
願到好處我乃不自保惜萌一邪念行一非義
至不齒於人類不亦可自愧死哉人能常念及
此自不敢爲不肖之子矣

欲字从谷从欠豁谷常是欠缺如何可填得滿
只有一理字可以塞絕得孟子云養心莫善於

寡欲欲寡與否存不存係焉人曷不以理自制以自陷于亡

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罟獲陷穽誰不知險誰任其驅而納諸曰利欲也利欲在前分固有箇大坑害在人自爭趨爭陷焉可痛已古詩云利欲驅人萬火牛此語極為提醒

凡人須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虛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老當益壯貧且益堅是立志之說

也

孟子七篇只說箇有爲只病箇不爲不爲的人莫可振奮直趨到上愚不肯止可恨已

盤根錯節可以驗我之才波流風靡可以驗我之操艱難險阻可以驗我之思震撼折衝可以驗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驗我之量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驕養太過的好看不中用

學有心之白日也不知好學卽好仁好知好信

好直好勇好剛亦皆有蔽也况於他好乎做到老學到老此心自光明正大過人遠矣然做到老學不了此尤不可不加之慮也

但讀聖賢之書是真正士子但守祖宗之訓是真正兒子但奉

朝廷之法是真正臣子不則為邪為僻即有所若見不可謂真正人品也

要與世間撐持事業須先立定脚跟始不立定脚跟如何可承受得

事到面前須先論個是非隨論個利害知是非則不屑妄為知利害則不敢妄為行無不得矣竊惟不審此而自蹈于危亡者

語云富貴不開花此言甚好人見花開之為盛不知一開即謝隨之唯是含胎發蕊時乃為盛耳花到開時自開不能為主若人可自做主得但當隆盛時恒存謙退意思常若胎含蕊發時何奇榮艷若一發揮殆盡即消亡隨之矣是可悔也

論不善處富貴者不說別的特說一個淫字豈奢淫佚所自邪也而淫爲甚幾人到此自快平生深念之慎之

客氣甚害事要在有主主者何忠信是已祖父千辛萬苦做成一個家子孫風花雪月一時去蕩壞了真可痛惜真可痛恨

分明一個安居在不肯去住却處下危分明一條正路在不肯去行却向于邪真是自暴自棄可恨也

今人計較擺佈人費盡心思却何曾害得人只是自壞了心術自損了元氣

看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做個好人人却不信不由自歸邪僻真是可悼

余平生不會說謊却免許多照前顧後人謂做好人難余謂極易不做不好人便是好

決不可存苟且心決不可做偷薄事決不可效輕狂態決不可做憊賴人

要做天下第一等人在品格要成天下第一品
格在學問要學問成立於世間在勤修書曰唯
遜志務時敏學有緝熙于光明

當主忙促時要越加檢點當至急迫時要越加
飭守當至快意時要越加謹慎

本上的可忘分在下的不可不知分在下的應
守法在上的不可不知法

人偶得一好夢數日喜懽否則心殊不快然此
直夢耳余追思前日所爲皆夢也在新興全州

廣昌時所爲尤夢之夢也可快與否心自知之
今猶日在夢中切莫改前之所爲使後日追思
不快也

余在廣昌時曾寫宦家一聯云輪奐美哉新氣
象守在詩書構堂肯是舊規模傳之孫子今思
之必守在詩書然後能傳之孫子此言殊有深
味也

書曰惟民生厚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上
以厚下安宅惟厚能載物乃可以安宅不則自

如方者三集卷之三
處以偷是教人以偷也物烏由附而宅烏由安
哉且不厚是自失其本來其何以自立

允執厥中竟不以語丹朱一以貫之孔子却以
語曾子此可知所授受矣

一生大受用處在謙厚二字可以求世亦此
二字

語云貧者士之常余又曰信者貧之本

讀所惡於上一節自知所以處已知所以處人
矣

有資質的人到十八九歲時當愈加謙謹日就
於規矩中便日向於聖賢日就於囂薄中便日
流於下愚不肖此間所關最大莫教走錯
人以面情難却而輕諾然輕諾却害多少事最
宜深戒

好勝之心不可在功名上唯當在學問上然學
問雖極精進尤當守之以謙毫無勝人之氣是
所羨也

禮記慈以旨甘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

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也幼者能復將此心以養其老是爲真孝

凡知痛痒的人皆可化誨唯是諭之不知省辱之不知媿鞭策之不知改任伊怒之之極而彼之頑劣如故諺所謂頑妻劣子無法可治者是所謂不可怒者也不幸遇若等人只有放出而不表禮一着

父母望子不專在起家立業上全望其爲善以成名爲人子者將一有爲必思及父母則雖欲

不爲善不可得矣孝經立身行道語最可誦

讀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語而愛敬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真無人心之甚者也今人有一帛一財一語言致傷天性之和戾父母之心萬世罪人孰大于是看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一家之中無不早起以任事家教不患其不立家業不患其不興

凡八最宜謹疾其要在慎起居節飲食然又有

最要者在戒慎房事一節一不謹而追悔無及矣可不畏哉

醫家設騙人專在固陽一節固陽固是好事然精雖不泄而神則耗矣其尤可惡者採戰之說採戰則有之然軍十萬自損三千况未必贏乎此老年之人多以此說自壞其生可惜也老年人切不可服金石之藥助強陽以作事如此者未或不亡

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爲舅姑者亦宜以子女字其婦矣婦不以父母事舅姑舅姑不以子女字其婦者皆不知內則之義者也

看今極有意思的人處外事無不停停妥妥一觀其處家便自參錯不齊此何以故一家之中尊長臨於上有勢不能行者卑幼狎於下有法不能施者而女子小人頑皮種種有卽善其教今而必不肯率者鞭朴之加亦用不得許多究竟論之只在一身之綱紀耳無私昵無痛嫉六字極爲緊要而要在立誠以爲之本誠無私昵

家人自不敢撓誠無痛嫉家人自樂爲用古來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愚謂爲父爲夫約必如爲君的一般誠實威嚴必不假借令其反覆出入庶幾爲可齊云

放生一節唯偶行於所見則可若必欲放如常熟粘鳥者止四人一聞嚴養齋有放生之意粘鳥者至二十餘人是所取逾於所放也何爲哉若魚鰲螺鱗之類放者衆則取者愈多放得則已半斃矣以是爲宜放不宜放乎愚嘗有詩云

設網取來渾是利誦經放去總爲名空闊海天無限德一池活得幾多生惜乎人之莫知也格物致知誠正修齊治平等字須認得明可以言學物匪他也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是也格如格于眼之格自下及上格洛開明洞達毫無障蔽則本體之知自無不致自是而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皆從格之一字起也認格字不明而欲及其他得乎哉此放生平之學盡在茲望吾後人識之不迷也

煩惱自外來者以理應之可易擺脫唯自心生者葛藤不斷最難消豁唯一刀斬截之爲妙友以輪迴解脫語語牧牧應之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非吾儒之輪迴乎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不憂不懼君子居易以俟命此非吾儒之解脫乎識得此理分明何等受用何事佛氏之虛無寂滅哉人復有以榮進祝者余作詩謝之曰家世未延唯在積功名善守不須多余得此已爲過矣

余嘗公服行日中見其影衣冠翼如也因思鏡繡素服其影若是也金玉帶以至角帶其影若是也則知人生之富貴貧賤其影亦若是耳何八之弗察哉

戊戌歲塋先父母於金蓋山此地一尋卽得十一月十二日看地十五十八日成契廿二日斬草破土此時二晝夜連兩天氣昏黑偶然此時開爽立定方向隨又昏黑至晚十二月初十日下午塋前後冰凍此日却和煦如春二三月時不

可謂不得天之時又因取土開半月池於墓前兩腋出泉卽有半池水至今不竭不可謂不得地之利卽次歲葬先二妻於金斗山亦一尋卽得此地至今畧無破敗如是可以掩形足矣後世子孫勿聽術家之言思爲遷改往往見人家此遷墳塋以求福利者未有一之能享其福者也切爲至戒切爲至戒

天下許大道理一人豈能兼收得論學問只宜以不如人爲耻天下無窮福分一人豈能悉受

得論享用只宜以過人爲媿

爲賢者後當益思奮發莫過佚前人之光爲不肖者後當痛加砥礪思克盖前人之愆是爲孝子

今人說曉得不曉得此語須宜細體曉者天光也天亮也心能見道義之精微識取予死生之大節及他事物細小無不通徹是謂曉得若迷心於聲色貨利惑志於富貴功名甚者高明之徒從事於釋氏之教自以爲明心見性請問所

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昏懂懂過日子直至死
而不知覺可謂之曉得乎此所當深思者
易曰方以類聚以類而聚何傷哉而何至於黨
也漢之黨立異以爲高唐之黨傾人以爲事而
清流白馬可爲未鑿已乃宋洛蜀諸君子猶然
相與爲黨何爲哉若今之黨則更異於是矣以
草野而議朝廷之務以山林而執廟廊之權其
勢將至於無君豈
聖世所宜有哉幸然今稍平復然恐其黨之潛

伏也請諸君子清夜以思之至公引類以報國
何不可爲而何爲其立黨也

余見出仕者往往相聚皆云地方不好余漫謂
之曰只恐官負地方耳地方不曾負官也其人
止而不言

詩曰自求多福又曰聿懷多福多福如何可求
得如何可懷得聖人君子視見在者卽爲福卽
爲多福唯日勉勉焉進修不懈以求享之自人
看來若曰自求耳而在已視之凜凜然常恐其

不能保是謂之聿懷如曰若何以求取若何以懷來曰求且懷誤矣誤矣

余族極寒微今尚不滿六十人世居姚家帶地方所見所聞及所傳聞百年以內未嘗有一點墨水八烏程縣中遷居在城自吾父贈君始教我讀書致有今日此譬如一堆腐草積在舍傍亦化生一螢爝之光出來今幸立有基業置宗祠置義田祭田成个人家乃族人猶租田而種負耒而耕見我俱穿村莊衫服此是極善風俗

余特加矜恤焉但願我家世如此耕世如此譜世爲無墨水八烏程縣中之民則大幸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生生自庸要見人之生各有个生理在若能自庸其生則安居樂業自有無限的好處乃人舍此生理而蠅營狗苟日逐無厭以求其所以生反顛沛僨屃以至于喪其生亦可哀也已

今人借人一物必是要還的尚然必借來用乃讀書者讀得一書卽爲我所有中有無限妙處

受用不盡更不要還得的若何其不用心也
凡事未須論利害先須論是非蓋利害源頭總
在是非關上此關一能勘破則其所爲自然趨
利而避害矣易所謂辨之早辨者正辨此是非
之幾也若到利害處纔去分辨晚矣晚矣
非其道非其義伊尹不取交以道接以禮孔子
受之此間細宜斟酌
凡人不可做盡了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以全交也此言極說得好

做人要學大莫學小志趣一卑污了品格難平
其高作家要學小莫學大門面一弄闊了後來
難乎爲繼

處事全要無成心成心者何有我之私先入之
見是也有我起於逆億而先入之言人所最易
信者是謂成心成心一主於中不知不覺向在
一偏去了不知壞多少事豈若廓然太公物來
順應之爲得哉

嘗謂人心如鏡鏡本至明能燭遠者一口氣呵

上去卽時障蔽是膚受之愬也日漸油膩不知不覺爲所塵昏是浸潤之譖也人能驅得此二端特加拂拭則視遠惟明若日月之中天矣人須識做字明白做字从个从故吾心之故物也卽孟子則故而巳矣之故也凡做人做官做亭做家皆須識其本然之故自然做來不差若幽莽滅裂爲之則未有不至於危亡傾覆者是不識做字之善者也是可深悼也凡人要知感以圖報斯可以克承其祐如感

天地之洪恩而知所頂戴自然爲天地之完人感父母之洪恩而知所頂戴自然爲父母之孝子感

朝廷之洪恩而知所頂戴自可爲

朝廷之忠臣若蚩蚩過日子而不知所感激未有不至於危亡者卽幸而頑福承庥其子孫必不受用必不昌盛此可以理必者

凡事有當行有不當行其理本空空懸在面前人知所求自然不至於叛背矣不然未有能

善其所爲者

凡親故之交苟見有差失處卽宜以情原之其有甚不堪者卽宜以理遣之畧不與較是爲厚道不然彼此相競皆非矣其間不能以寸

渾厚精明四字忠厚正直四字雖皆以厚爲主然時常用察不可無精明之心時當用剛不可無正直之氣

訛曰力惡其不出於己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人可不自奮其才力哉可不自惜其財貨哉不奮其才力將入於游蕩之歸不惜其財貨將淪於暴殄之域是不可不自知所慎也

人要牢記人好言常法人善行時時提醒此心自然不至於墮落儉德之共美德也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耳吾湖素以儉名近有諸大家一變而侈靡無筭中人家倣之其家立破此歷歷可數者宜亟反之爲是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於外其柩皆不

如不者文集卷之三
入門云冷屍入門後人不利近見傑塘費虛寢
客死於外其子迎入門而後葬其家頗利又聞
桐鄉錢槐江卒于京邸其子夢得等迎柩入室
寢言寢隆後其官至都御史畧無一毫不利斯
豈不足訂人心之迷哉

思家居官居字宜體認居字从尸从古尸主也
主於古則得之矣不從古而居家居官可乎
人不可無執守然最忌偏執偏執最害事蓋理
有固然而事或有不然者或事有固然而情實

有不然者此間當一一體亮之庶幾可免于悔
若執一已見爲之未有不向于偏者語曰不逆
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億必向於
偏當切戒之

一日希賢則爲賢一日希聖則爲聖一日欲爲
下流不肖則下流不肖矣顧人自立何如耳
一身事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卽此是義唯至
於人下有可行於此不可行於彼有可行於今
日不可行於來日者故說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今人唯忽之於天下也五字
所以便說不痛快明道謂荆公曰天下事非一
家事願公屏氣以聽斯識此章之大旨矣
語云墳地不如心地好此言極佳人患無心地
耳心地一好自然所尋之地無不恰好矣
與人當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論人當論其所
長而併錄其短蓋長短人所時有論人與取人
不同若見其長而曲護其短非也見其短而併
棄其長尤非也

人說楞嚴經最妙吾今能講者講之曰總之內
不見已外不見人安用多其辭說哉宋儒有一
人亦云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嗚呼斯
言已先得之矣

人有受言者有不受言者受言者恹恹請教偶
有與言者卽再三記之若不勝其感者有不受
言者不欲人言卽言之矣極爲強辯自以爲是
而終不以人言爲然此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者也

一日之事必於一日中決之此唐劉晏之言也
不論居家居官一日自有一日事如讀書一日
要完一日的工課作家一日要幹一日的事務
居官一日要理一日的公案不必着忙但從容
做去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
有餘終身事業皆基於此矣此人之所宜自省
者
不能欺未若不敢欺不敢欺未若不忍欺然要
人不忍欺我須由我不忍欺人始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嘗謂反之卽爲
道且問我所以待人者若何
人只秉一個公守一個正執一個實持一個平
總來存一個仁卽小有差失人亦自能亮也
矣

道理端端正正在人自外而自踰之所以
許多計較自討許多煩惱何如自立其方
而日休哉方者何爲人子止於孝數句是也素
富具行乎富貴數句是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數句是也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是好消息此非好消息常須自審一下莫交
走錯

門第不能重人惟人能重門第恃門第驕人者
徒自取辱切以爲戒

顧名思義自能成立不學做好百姓便是異姓
不學做好秀才便是秀才推此以上其名其義
皆不可不反顧不可不深思也總其要在循理

守法而已

世間極占地位的是讀書一着然讀書占地位
在人品上不在勢位上

吾人第一義要思做好百姓有資質能學問
可便做好秀才又有造化能進取可便做好
好官然總做到爲卿爲相却還要思是個秀才
是個百姓乃可傳之于後鄉先生歿而不可
于社成得甚事

守本分完錢糧不要縣官督責的是好百姓讀

知有者其年者
書不與外事不要學道督責的是好秀才不貪
不酷不要監司督責的是好官

余在新興時會書一聯於門首云誓不爲貪酷
更有負生平勸皆爲良善民無干刑法至今清
亦以思亦可謂不貪不酷矣然未知究竟若何
也

凡人要學好不必他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
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莫作非爲有
太祖聖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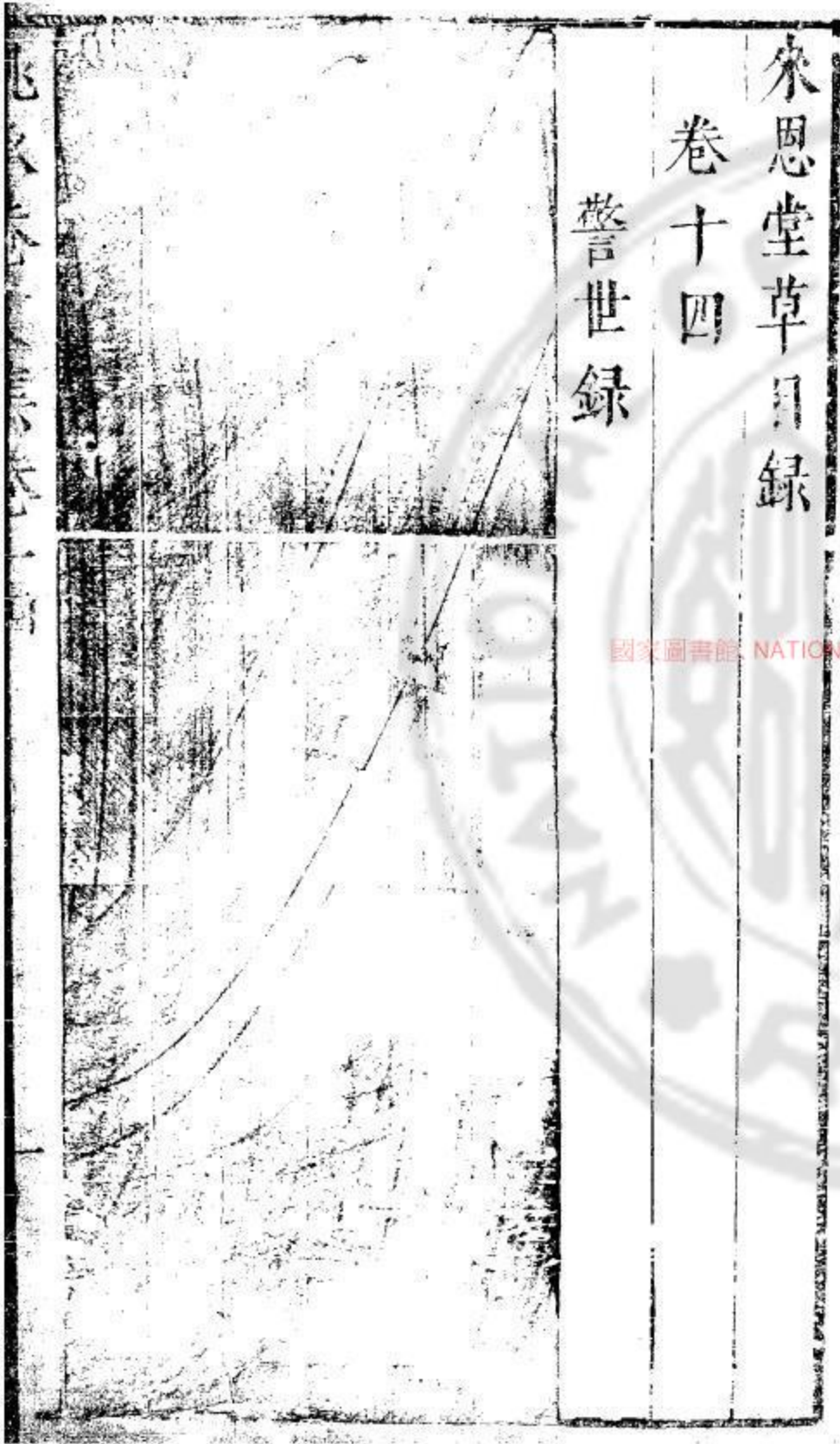
終

朱恩堂草目錄

卷十四

警世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恩堂草卷十四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警世錄

嚴溪亭公鳳者治分宜分宜多虎患溪亭作檄
告諸城隍云民事吾能管理虎患非神莫拯
也隔二日有二虎蹲伏於城門首擒殺之而
民卽安又暇日至各處鄉館中視其學生何
如亦有因而讀書成名者余二十歲至其家

讀書皆見其簷下破卷箱中露出一紙上寫
某日因其事用某紙若干張其細密如此此
一塵如水而今之子孫能世其書香也

陳練塘良謨安吉人公廉介有守叅議湖省時
中貴人守太和山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
禮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急麾出謝過乃
已公歸而垂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
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沈侍御居間徐出千金
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公雖窘無擔石

備然姻黨宗族有侍而舉火者公所息者人
或忘之人所恩施公卽一飯勿忘也或謂公
當修郟者公曰我國不知郟也其長厚如此
駱南溪文盛武康人初入翰林不輕謁相嚴致
意遂請告歸終不出居家清修獨行足跡不
入城府其高風至今令人景仰

吳甘泉琬長興人世以貲雄於邑公獨退約不
近聲利長衣布素身癯然若不勝而砥礪行
誼窮經獵史搜索百家之言著三才廣志史

類文編若干卷又深於曆數之學豪右臨訪
皆謝去貧賤士受託以請則無弗見者劉南
坦公卜居相近徵拜起官去曰吾捨甘泉若
病即渴蓋布衣而能以道自重者

孫郭南濟歸安人官至僉事卽請致建見一亭
於家取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門樹坊表不
以進士名而以表寡嫂貞節建宗祠題曰水
木本源歲時祭享必齋素侍坐竟日以孝友
著而清節尤爲表表蓋實行真修當於古人

中求者

張莊僖永明初任蕪湖令甫三日未行一事有
一民扯公輿大罵異之不加刑思所以處之
之法未得詰朝其父兄皆來請罪云吾兒癩
病發狂請痛治之公曰既是狂病吾弗治且
領回調理其人三日死而公之大度能忍如
此安得不享高爵垂名竹帛耶

蔣恭靖瑤太守維揚時 毅宗駕幸其地偶釣
得一魚命賣之太守公收拾首飾衣服徃買

之毅宗笑曰酸儒也去之駕還臨清一路缺夫馬鎖太守在船上以行自如也至今揚州立廟以祀

蔣恭靖公出京船泊某閘上有一人披髮顛蹶而來罵其坐船之人恭靖公命移舟避之不然時人即擁護之而去蓋逸出之王子也恭靖公不校而善避也如是

蔣恭靖公家值喪事有鄉人用戲叅靈者偶聞嚴溪亭公至卽分付已之要見叅靈之用戲

已久而溪亭公之感化特異也

徐天日中行長與人爲刑部主事時楊繼盛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人不敢與通公時時索饘食之間一入相慰慷慨歛嘔泣數行下楊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相嚴當舍我而與君讐也公不顧楊已得死喪歸公解臺而追賻之人知公於七子豪舉中溫溫稱厚德長者而孰知其高風勁節若此胡祿宸心得陞巡撫鄖陽旨已下未行其行

也又從長江水路半月餘不見朝報至安慶
偶謁一按臺按臺問云老先生之行或以
嚴旨故耶襟寰問何 嚴旨按臺說某人差
本上 聖旨批出如何耶陽巡撫尚未到任
襟寰聞之卽日起旱急趕至襄陽地方僅六
日 太后覃恩旨下得恩蔭一人使從水路
到遲則無是恩矣乃知善人之報若有所以
使之者

張介石柏烏程縣庠生嘗與范屏麓唐鳳衢沈

禹門爲四友及屏麓狀元及第渠略無欣羨
之意後其子中甲科受封爲主事未嘗一日
乘轎見一官府子官荊州太守時正值水荒
石家唯茹蔬食粥而已此人品之極高者
東寧沈桂齡歸安廩生郡太尊石梁萬公延入
館調子降尊隆禮敘問問必稱先生一夕問
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沈正對曰蒙老大
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
此問萬謝曰承教我失問矣賓主可爲兩賢

又一日沈偶告歸其夜有長興妯家懷金飾請託椒炬之明蚤即進萬已先生何進之速也沈曰家中無事萬曰有客在沈曰客偶來留或爾去矣萬拱手曰尤仰先生高義其人始分類如此後歷任教職有聲自號十休居士

嚴錦川大觀烏程人由貢任江陰訓導時有同官吳某亦同鄉而家甚富即任所開典舖公勸阻之而吳之內人欲富尤甚不從後學院

耿楚侗公按臨訪之誤以爲嚴也當堂大叱加扑嚴略不爲辯安受而出後耿竟知其爲吳深悔之每謂人曰不意得罪於賢者特加獎薦實固不容終掩而當其叱扑之時能忍人之所難忍非厚養何能至此

王靜泉汝源者遊學於一老先生之門嘗戴一五常巾未嘗見其喜怒之色蚤辰拈香禮拜家廟日惟以教子爲務貢出爲訓導爲教諭其子德乾德坤一貢一登甲貢者有乃父之

風

溫省吾汝舟府學生貢出貢選教河南中教授
黜縣調繁太湖縣居官愛民如子極清廉後
歸管置田數十畝人謂其貧也渠自笑曰我
當時無數畝之田而今有數十畝亦已多矣
可謂貧乎其清操特見有若此者今享年八
十八尚存

嚴一醇正邦其人清靜寡欲甲科十餘年未嘗
干瀆一衙門後陞廣信府知府卒其卒之日

猶夫其生之時人莫知其官之有無也是為
難得

韓懷禹公紹自少至壯至老唯與正娶終身而
他不漁一色夫婦俱享年八十而終是其品
最可尚者其子之發大魁也固宜

廣德夏仁寰良心巡撫江西極清介裁革軍餉
悉以糶穀貯倉備賑毫無濡指人或勸其交
際可受者受亦不妨公曰吾生平文章識見
力並金不如人今一旦儼然立於諸司之上

彼官至藩臬及郡守者皆豪傑下至節推品
令又皆新進之英吾所恃以彈壓者惟此硜
硜之守一失此守節制之謂何深拒其言不
納礦稅事起江西額派至一十五萬公惻然
曰貧春之區何以堪此須減其半時張洪陽
相公里居與謀之張謂未必可得公不顧迺
出御中貴命先自開採開採不足而後議包
中貴亦自舒心因與各具疏請陰令承差中
途稍遲一二日俟彼疏先上而後繼之蓋

主上惟中貴之言是聽也已而果得減半江
民得以帖席其識力又自過人真可謂社稷
臣者

慎潞陽瑚其人忠厚有餘遇人一言卽稱曰善
未嘗見其有過舉也後以貢選府通判以歸
非惟無財帛併琴書亦未之見也今享年八
十五六尚存

費守竹元慶其人真誠有義氣嘗賙族恤隣無
世俗乎薄之態有女婢一人其與視若已出

勿呵也一日略責罵之數句此女羞愧之甚
急欲投井乃井之制上窄下寬即使其砌平
直苔蘚滑甚難以措足也乃此女歷階而下
手尚扳上石板一人往汲水駭喊而聞知之
急使爲計取出信乎有神以爲之呵護也又
徐州利國驛同行者數人遇盜渠但以年
老求免剝衣任其取行李去乃荷畱其襦裋
不取是何說也神迷鬼目斯言誠非欺我哉
渠每事忠厚故天道之報施蕃此

程學廩生曹浴泉曾當龐忙庵出巡警行時
揭諸生上稟云三學諸生請問老大人惺庵
公行下云問我何事曾云聞老大人下車均
備在田上起此法甚美爲何中止了惺庵公
云正是十年門戶編審於一年最要壞人家
不若均編於十年之中我在窓下卽慮此事
後來到此行各司道去司道皆回云縉紳以
爲不便以是中止了曾應曰縉紳以爲不便
小民以爲甚便今日難得老大人在上且自

古聖君賢相只說得个懷保小民惺庵公首肯者久之再三云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覆於是提本請遲交代日期斷然行之通之各省皆以爲是而行之不知全多少人家生命真仁人之言哉蓋縉紳以爲不便下卽後云聖君賢相懷保小民見行此法者方是賢相可以輔佐聖君此語若此其宣豈能不令聽者之所喜必行哉今日得安然於此法之行不復受禍且貽利天下不小真仁人之

言哉

曹浴泉年六十無子後貢選崇明訓一日會余於路問曰公今幾子矣余應之曰五子渠曰此五丈夫子可喜也余曰先生亦有子矣渠問故余曰先生有仁人之言渠想一會云無也余舉對龐代巡數語渠曰何爲仁人之言余曰自公言一出而龐公必行是法使澤被於一省而通於天下仁孰有大於是後在任生一子而歸乃知仁者有後其言真不欺也

興化春元陳梅原瑛與侄三峰承芳甲戌會試到徐州有同幫山陰會稽春元過關欲早令家人敲關上主事之門主事怒放其船行而令舟舩家乃錯拏陳之船家責三十板問罪陳僕雖不之知然梅原實哀此船家爲我等之會試也贈之米一石銀一兩其令係叩關使船家受責者略無贈與是年梅原中甲科卽選此關主事官至參政孰謂無天道哉陳三峰甲戌與嚴宗溪及不肖同行後宗溪爲

事壞前程三十年矣亡後渠授肇慶府同知家居特寄銀三錢與不肖作宗溪弔禮此人真厚德長者也

李九我廷機之爲相也可方唐之楊瑄惜其在任不久民不得蒙其澤耳看他在禮部時此部錢糧甚少渠勉強積其羨餘置買各司官之寓所費上數千餘金至今人上任者但見其寓之安然而不思其所從來也使部部皆若所爲則司官寓所自各有定寄若在外衙

門之有基址矣何須別尋寓所至歲費若是之多哉此事人當有遺思無輕忽而不知也余坐監時祭酒許海嶽公司業張洪陽公二人嘗主會於甘泉書院蓋試諸生之業也二人之舉止却甚不同許見諸生揖則亦回一揖張見諸生揖則兩手爲擎拳之狀而不揖許不以張之擎拳而改其揖張亦不見許之揖而改其擎拳之狀也若三公命价者携茶出許必令同時出雖不爲揖而若爲同飲者然

張則自爲二人茶又爲諸生茶若不屑與之同飲者然其大致懸絕若此後來二人俱至宰輔然許則以老馳驛四張則着爲民削籍固其大致之相懸也亦若此

辛卯歲余遊廬州遇竇淮南子偁公承款留齋友文七篇者四卷請教余夾書經一卷高發乃淮南公親筆也壬辰渠中甲科在京師相見無一言及後爲吾浙庶憲會時亦未嘗及之余謂做官之體宜爾也今歲上武林謁廉

憲游括初漢龍公會間渠謝嘗遇於京師蓋乙未余入覲時所知識也今已忘之矣而渠謝殷殷不已夫此一交情也在實爲文字之交而相遇若不相識在游爲往來之交而相遇意甚殷殷人情之度越蓋如此茲可占其所終矣

嘉興守王公貽德時大荒提督給事中楊文舉按郡公款之送代席金數兩楊顧船頭欲賞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輕知府

看得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頭不如仍還知府遂命手下收回當衆人簇擁奉楊之時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又聞嘉興兵道請楊委一縣丞料理丞囑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關汝不要害我嗟嗟堂堂一給事奉命振荒而反以滋擾豈復有人心者哉

李及泉公祖季考發案時囑各識其面以後送文者不時進必堂衣相見一生以送文爲名保一訪犯欽姓者公曰生員站起遂令帶

自欽犯來人以為聽其保矣既到乃叱之曰
我好好放你在內安坐你今又要出去重責
三十復令收監徐謂此生曰文字留在細看
今後此等閒事不可管無不人人畏服及類
考從公發案後有紛紛纏擾者公畧無慙拒
從容言曰此事只論文字須再考再收如是
者凡六次有一張姓者常憑勢管關臨後執
卷跪稟公曰汝張某文字我都看過但汝平
日好管閒事故不取耳衆皆歛戢夫上官待

上誠識得此體則士不難服矣

粟東巖公祖為政清簡而精密偶有兩訟者以
率生姚宗禎作中証聽審時姚不到公曰待
中証齊而後審差人嚴拘而訟者亦懇其出
姚曰生員不作中保國有明禁吾何敢徇人
而違國禁也竟不出公亦置之後按臺謝公
至今報行優生員庠師以一二禮生開報公
覽之間曰府庠有一姚宗禎若輩知之乎答
曰乃一廩生也公曰此乃真行優生員何不

開報遂手筆書之而去其原報者一人姚蒙
優賞上類欽服迺知士之優劣不必別訪只
詞訟之間其品可定今之挨身作証者多矣
將何以定其品

烏程令楊楚璞公居官極爲有體毋論其他當
張江陵命郡縣量田時凡守令皆欲量出多
數可以爲陞官之計無所不爲竟有至飛弓
三尺者若是其肆害以殃民也公獨付之不
理曰吾烏程田數原有定額其數不少不必

量也於是地方獨免夫量之擾而家家貼席
真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後官至三邊
都御史陸兵部侍郎他縣吏出多數而官只
如此者視此老竟何如哉

牧初僥倖時有一友至牧舍云有某縣丞無子
有一女欲結納於兄照覷之願出百金遣女
過繼於兄唯兄自受人聘牧謝辭之又再三
言之又再三謝辭之其友問曰此美事兄何
若是之堅執也牧應之曰余現有一女在今

方欲受聘他日做一領布衫與之亦出本心
若受人金過繼一女卽綾羅盈箱猶未以爲
足也而况招人之物議乎此牧所以辭也此
友嘆息而去

分宜有一春元彭姓名鳳者其人清古之極嚴
溪亭時令分宜重其爲人每暇時封銀五錢
出令其治一飯言必終日而退後中榜居翰
林與嚴介溪同時見其家之輝赫而驚詫也
乃書一聯於壁云富貴熏天難免無常二字

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以此得罪於介溪
後以其中崔鸞二子也中傷之

閣下崔鸞二子入會試分付受卷官將其文付
驗封所驗封所付謄錄所謄錄所付對讀所
要清得好看得好時有知之者未敢屬筆也
彭翰林鳳好飲飲酣稱未得佳卷他房時將
此二卷付渠看渠蓋不知之也俱取上卷得
中嚴介溪乃陽賀其得人而陰使人中傷之
廷杖四十考官俱廷杖黜其二子焉此聞之

如月者之集卷一四
歸安學彭先生者

丁未科進士張國維號居白臨潼縣人嘗夢官至一品自訝以爲難到也乃授禮科給事中出使朝鮮賜一品服三日而作是天筭鄭國昌工部所言者前程之先定蓋如此

漢中府有一術者寓寺中自嘆云此城一段大富貴那小承當得起除是封一王者來言未幾而瑞王分封之議起矣後命下有陝西巡按甚言此地之難行也欲其改圖

聖旨已下矣而瑞王聞得此風景自陳欲封

其地如此之術亦世之罕有者

嚴養齋三令郎名澍者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渠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或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其人之忠厚若此

吾父淳菴公聞三房新做一墳問之曾占卜否

答云亦曾占卜來又問其若何占卜但云後來吉凶如何耳吾父云此不必說但恐動作時方而不利於隣人之居址故命卜之耳此言亦有合於古道

揚州有一稅監魯保已死吾兒祚端備員江都已同府委官盤上其銀數十餘萬進御矣時尙未發也封貯在庫

聖上權委天津太監馬堂帶管不命其到揚也乃其視揚如羶卽坐二座船帶上手下百餘

人一路而來已至高郵州地方揚之民間之有畏之如虎皆驚嚇而思逃竄矣吾兒祚端此時正欲入覬聞其來且緩其事而視彼所欲居衙門但卸下門窻若爲修理之狀渠知無地可居也卽令手下帶船而回此一事所係於維揚者不小也故記之

往年吾兒祚端在江都時有被盜指板者十四人同日而到看其模樣似非爲盜者渠亦云爲盜所誣板者吾兒但令其跪在下方帶出

指板強盜到于面前問說你既板他必都認
得而識其姓名盜云都亦認得能識其姓名
吾兒卽在卓上暗寫某某姓名令手下持一
紙喚一人上盜云不識又持一紙喚一人上
盜云不識如是者將遍矣有一人者盜稱識
矣而不知其姓名分明是外人唆其稱板而
非真盜也卽責強盜收監將此一千人俱釋
放了若不如此審理一番令彼一千人入監
門則強盜必知其人性名莫可爲解矣此似

有關於治道者亦記之

余往調補廣西時有楊軍門何按臺者皆稱相
知一日軍門出一詩示牧問何如牧對曰此
詩甚好但中間某字不若用某字爲妙軍門
查取筆易之一日按臺考生員出一題渠自
作一篇封出令牧改攬數字牧卽與改之送
進過宗師駱台晉聞之謂牧曰此必不可改
也不知牧已改送進矣後如牧所改者刻出
乃知相知宜盡心改正之爲得不必效拘儒

淺見者之所爲也

杭州有貢生周學易者就選於吏部坐門首店上僂見卓上有一眼以手套之空空如也及吏部闢門唱名易手指不能出及唱名畢始出之因嘆選一教職猶有阻滯若此乃後科舉竟中科甲若取諸寄乃知前手指之套于空洞實有鬼神以主之也

余時憑考察當賞隆慶孝詔夜夢至一處見嚴宗溪又到文廟中見子思子對我一笑予謂

是夢之妄也及賚詔至武康路由長安村過時嚴宗溪正處館於魏家飲於其所後至縣中師長來拜余答拜因看學宮凡學宮皆撤去其像者獨前任金公夫人乃塑夫子四配十哲像子思子果開口似笑者乃始知之信乎一行一止之有定也

往歲初觀與諸同袍坐吏部門前見一班甲科知縣來則羣起避之余獨不然原坐此處見其來則但拱手而已諸甲科坐下彼此皆云

地方不好無可爲治余聞之不能容卽對諸
人皆稱長者之言也羣然而止因問余姓名
官職皆起敬焉相別而去

徽商黃某於萬曆壬午冬過九江見江上有舟
被劫舟中人羣裸而號泣黃亟救之內有孝
庶七人各給以衣且贈路費以去初不問其
人之爲誰也明年癸未卽有登第者六人其
一爲莆田方公萬策久之分巡嘉湖抵嘉興

屠憲副冲陽讌之其時黃以貲盡自鬻於屠
爲僕矣方見其侍讌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
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救活數人否黃已忘
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出席言
曰我想人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白屠贖至
公署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黃
仍六留歸於徽輕貲以濟人而所濟之人復
遺其貲若執左券天何常負善人哉

休寧高峴有名吳敬泉者生二子後老年又生

一子方稚其二子醇謹生十三孫有一孫發
鄉科名應爰十三孫生三十餘曾孫此老似
巖形而實無機心其子孫雖多而若有不知
者今年八十二尚存所謂無懷葛天氏之民
非歟

杭監生張見臯者冢宰元洲公之庶子也當冢
宰炎盛時但衣布素之服不事華飾時冢宰
在京凡人有贈遺到家者除不受外其有可
受者分毫必計其數一一呈上毫髮不私及

冢宰公歿嫡子孫分受正房俱欲賣去渠力
不能取卽與自己房屋與人又稱貸以買之
至今尚存此人之極有品者

有一達者未第時遊西湖之上遇一先達者相
與言甚洽因往拜其門下後來已中至京闈
亦往來其間而實兩不相求也乃先達者入
場調取其卷高中人皆誦謗之直至於御
前疏奏反覆不已嗟乎若此之高才自然穩
中黷科何必有此先識哉以是知拜門生者

之無益於事且反招其尤也

閩人春元楊公東會試時除夕夢人投一帖云
桐江釣叟嚴光拜迎竊謂隱者尋我必不中
也果不第就選有座主某私囑吏部正堂王
疏菴欲舉選棗陽祖族王領之令其致書爲
記有文選上事涂明洲係其同鄉云棗陽不
好有潮陽缺在可選與及點選之日潘水簾
持一帖至討分上二十餘名王疏菴大惱命
悉焚討分上之書及掣簽授楊桐廬縣令事

有先兆蓋若此人之奔競何爲哉

歲丁丑未入場時余夢四書首篇是一長題往
至公堂上問御史曰中庸何題答曰中庸獨
其守問余中否答曰汝自去後堂看及至後
堂如黑漆行過又閃亮不能開眼乃自謂此
有凝香閣能進其門則中矣時大兒方二週
見乳母抱之在上站平處照視外方及見牧
上梯則徑抱之而進閣牧至上其門小竟不
能入是科首題是行已有耻長題次題是回

之爲人也擇乎中庸皆應矣見是科所中三人俱丙子科舉人故謂夢抱大兒入閣內耳不知過三十年大兒果登第應入凝香閣之夢事之前定蓋若此

費何山止者科舉畢後夢復如前迎舉人之狀馬上聞傍人云執柯以伐柯云云莫解所謂後過考選貢渠謂家貧不欲往也太府尊必欲其往上杭就試出執柯以伐柯三句題貢出後至京鄉試一次不中次出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一節乃始中式自後會試不第就選出君子以人治人論題渠因以此爲說某謂之日公名止此下不云改而止乎是命名之時前程之數已先定之矣渠應曰然

牧未饒俸時曾夢監場官唱名唱牧名之後二人乃烏程縣庠生陸弘祚也其人儘可中得但白果眼因言之友朋間謂其必中及場畢決曉牧後二名海鹽陸駕山其人亦白果眼與弘祚相似夢何若是之巧也

余兒祚端在京師有一同年主事錢士晉者至寓所謂小兒曰吾家兄得中當在京職中蓋夢見拜其母皆穿補在衣內謂爲內禱也乃又聞其母云汝二人是張九成張九思也後其兄上升中階甲蓋應九成九思之兆矣劉清志公麟寓居長興有一官專以罰人爲事一日相見請教公謂曰吾無可言者但有一笑話耳一知縣做官甚好及行取去邑民思之請脫靴爲記縣官任其脫也而併去其襪

縣官對衆言曰靴便脫了去饒了我的襪其善嘲諷也若此

閔鳳寰世翔令安福時不阿權貴保全忠義世稱循吏偶與同官他邑令各言其邑政事公言一務寬和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則不能民俗刁頑有一人撥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可不以嚴治之公曰如此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他令以爲訕也痛恨之公考滿時至陰殺揭阻之幸

郡守素知公賢詢所以致揭之故蓋以此一言之雖臆也仕路防口不可不慎

唐振山守禮三十歲時曾夢見韓懷禹行至一
所後帶有一小子人曰此他日之狀元也於
時懷禹初中與大兒敏求求婚於唐唐慨然
即許於時人固疑之矣其後懷禹復生韓敬
求而敏求已身故乃隔二十餘年而敏竟大
魁天下乃知懷禹之生子爲狀元已有先定
之數而唐之夢不虛矣但唐之女雖許聘其

兄敏求而非敬耳

余嘗至南豐有一友宦而居家者產甚厚已有
一子矣復娶妾生一子而酷愛之將產之美
者悉與之而前妻之子僅與其不美者前妻
之子怨甚余謂其子曰汝南豐若汝之產能
有幾卽汝能勤修苦抵亦已足矣而何必盡
美其子口受之又謂其父曰汝當日新婚
時娶得尊正相與甚好無異於今之妾也胡
今日愛妾子而竟忘其妻之子也耶其父亦

口受之而心俱不受可恨哉前妻固在也前妻之子亦秀也胡愛妾而輕其妻也若是何愛後子而不顧其前妻之子也若是真可謂愚不肖者矣

有門人黃姓者爲廣東新興縣丞其同鄉傅姓者中甲科調高明往來於府必經新興黃待之極其加厚後傅又調高要而黃適署高明黃感府二尊之委署也將銀五十兩致謝而藏於封套中適封套破而擲下府官已令持

出矣而傅在高要聲勢正赫奕府官畏之乃邀而敘其事問今當云何傅但應曰此知縣同鄉不敢說府官乃命黃復捧其銀至竟申院道而極治之此時若得傅一言云銀已持出則亦已矣而何至於此哉要見昔日之奉承皆所不理也後傅但升戶主事出差北關被火竟死於其官中甲科十三年不得討一

封贈

湖庠廩生周兩溪梁應在陪貢之列時三人陪

一正貢有一生某在周後一名欲去周而已可陪貢矣乃尋周他事計止之呈於學道學道止周之陪貢而訪此生爲德行之劣者一時文書俱到竟不得與焉後周兩溪仍以其年及也正貢作教

安吉選貢莫姓者選宜興丞輕浮淺露生三子長有子次娶高氏無子娶妾施氏又次亦施氏方娶三月而夫死兄與弟共逼其妾之嫁也前施氏有女守不嫁久施氏改嫁邵姓者

七月而生一男分明莫姓之子高抱回撫養高氏亡長與子亦俱亡此子年十六前施氏私謂不堪其弟之兇暴也告張州尊處州尊心疑之且令帶出次施氏當出二門時忽打官話大聲云此子是莫姓之子也州尊聞之令帶回見二施氏一短一長長者能言短者不能言而短者實生子之妾也問適間大聲言者是誰次施氏不言前施氏應是短者州尊竟將此產斷與此子送大節立孤扁與前

施氏蓋當出門時大聲言者分明神之憑其身也孰謂無天道哉

武康縣一令居官極貪忍殘刻打死人無數他毋置論只舉其一事言之有一家與其家相隣也其家欲得其房興造其人故不與而某人必欲得之此人因將此地爲墳以絕其心也某家竟央一人情具告而奪之乃撥其指而立起其墳其殘忍有若此者他可不必言矣因善結江陵得一行取卽丁憂及其起復

也正在堂致酒請客爲別乃自驚曰一班武康人進來了登時跌死其報應也蓋若此有一令青年居官甚有聲其實貪鄙無耻時值大荒報大戶糴米乃私出一示但用印而不僉日者貼於糧房內言我爲賑濟事上司使用銀甚多今大戶報糴米一百石者但納銀八兩有糴穀麥一百石者但納銀四兩封庫內給買米麥一帖與之而實可不必往糴於是得銀無筭而外實不之知也其善爲貪也

蓋若此他可知矣後以行取進京授御史大計以不謹去

嘉靖間青塘門陸某爲郡吏毛經歷者甚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姻未幾經歷以賄收提問落魄殊不堪其歸也欲娶女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南京操江都院行微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院偶他出先入見其夫人夫人拜謂曰

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懼然皇恐曰何敢言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留月餘贈三百金送回且日後尚有所貽也歸而陸之親友至陸對所餽金潛然淚下女曰得金何悲陸曰正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與衰靡定誠不可據眼前論方陸易女時將以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三白金之贈天固以愧其心耳卒不能享而

相繼以亡人情之不可反覆也如此

某府一節推權署府事行取將行矣有一項錢
邊已千餘金彼皆取入衙以錫易之接管二
府無知之待其出關復請至堂過其易銀而
去此事似為奇詫矣乃夕能通神至京復官
時奕叟皆稱異後有一人明自指其事言之
至首肯職為民此真為天理之極者

德清進士某為人極清而刻為大同兵備時可
用軍法行事時有王指揮者三人坐失機應

斬私念得死於獄底可免揭黃緣無門可入
也渠好南風寵一小子名阿六者餽遺之使
為一言阿六與其洗腳說及此事問何緣知
之阿六不敢隱渠口啣之洗腳畢即出堂將
此指揮腰斬之後一孫亡一子亡而渠竟死
於是疾說有指揮來尋我後有與處家者一
人亦夢指揮拿去而死有承繼一人亦夢指
揮拿去而死可畏哉天道之好生惡殺也
有一友家居近處有無名古塚一堆其父時常

獻一茶或一飯待之後此友居官治爲花壇
則亦已矣後思造一廳事發其家端然一穿
紅冠帶人也竟起之是夜卽夢一神謂之曰
汝家將死數人汝官爵亦不永幸後果連死
數人而官亦不享此事是救所及見且聞者
人當以此爲戒
閩有韓春元會試與余同行至一舍其家人失
一眼罩館人實未嘗入門也乃謂其取此眼
罩余謂其人實未嘗進安可責賠渠云使此

進失銀五兩亦將不究乎余答云其人實不
進又無壁孔亦難橫加之罪也渠不答而去
後渠中甲科作臨清知州被家人及門子毒
死余謂其人之不得死已見於尋眼罩之時
矣

楚人進士王某者選廣東肇慶府新興縣調繁
同縣有軍門蕭念渠保留之余適選新興承
其後渠以保留故不遣人相迎後吏部不准
保留原調閩縣余與交盤時以不接動氣責

其來後後已言過兩無說矣乃渠差書手王順康清二人伏待我極其懼洽而去後二人隨我兩月抄我事件報知之渠竟差人動我勸帖余弗之知也適渠調問之憑到縣差人空書憑到彼是晚渠被手下家人謀死止一千不數年已往京師打抽豐矣不知所積之甚餘金若何花費也人言做官的人得人錢不停當若蒸籠上氣水一時乾去誠然哉作法於儉恐至於奢作法於奢何所不至嘗見

有勢之家日逐羊羔美酒接待賓客一年之中不說其他只說殺羊不知上千餘頭及至於今家事猶盛而各房若無承繼蓋殺戮之多天或以是爲報也又見一有勢殘害手下人不少其後生四子二子俱被人刀殺又有謀乘勢致人死者其後自縊而死其子亦死於非命又有好姦淫者作戲非西廂拜月亭不搬其後家亦有醜聲又有貪圖方圓佔人田產房屋者其後整整造房及田地大半送

與他人又有一居官極尊而顯者計致一清
官死於非命其後子孫俱坐牢獄又有一青
年官顯尚未有子酷好財利一病而死然後
立嗣被族搬搶而外侮尚有未息者又有一
春元不數年間開上二萬餘貫不知從何而
來竟至絕嗣其家失醜此俱我所不忍聞所
不忍言者但錄云警俗不得不以此數條忠
告耳作法之人太當以儉約存心以仁厚為
本以澹泊寧志不可若前所為作鑑後人而

後人又不知鑑也

僧翠巖修白鵲寺極有條款陳筠塘太守要渠
修潮音橋亦甚有制度但其人剛愎狠戾異
常年六十餘夏天一日起早分付諸人砍柴
斫草畢乃復寢榻上自跌下一夜壺上觸斷
肋骨一根血流不止而死問之但曰有三人
推我下榻此真是現世之報

有宋老人者吳江人後居烏程之履溪專一打
點詞訟年七十餘一日出城洗浴跌斷左足

不能行回家坐火箱內又墻倒壓斷右一足
是惡人之報也又見湯姓者住布政司前做
狀有各號湯平分生兒一人獨缺鼻人言湯
平分盞筆頭生兒子沒鼻頭又有張姓者專
一好做狀原是秀才已革黥了包人錢糧往
京其子亦能文隨往京館於邊上某家同日
同時父子俱死又有孫三者專以賭博騙人
後手足俱爛壞而死又有戴阿六者做小買
賣專取人等而秤之等底搭青紫泥騙人生

女三人俱沒後路而死又有陳姓者專做過
目書手後易號段可惡乃其後自伸一手在
火箱內燒了又有一姚姓者亦做書手作弊
多端後摘一菊花此手卽踟躕了惡人之報
整整而在如何人效而尤之也

杭一人王曰然是紹興酒舖無子過繼一女許
配張鳴爲妻後其人生一子立价已七歲矣
此人慮其後來之得此產也乃騙其游西湖
去抱至一蕩中拋下有人見之卽以爲失手

也撈之而去至淨寺中有一井在僧房之側人所不反見者卽將此子投下井去其子呼一聲隔牆一盡士沈四道人梁文開見卽出欲救之其子已下井矣乃以弔桶下之又繩斷復下之又斷卽呼人扶開井欄又以弔桶下去扶出蓋井有五六丈之深此子云有一婦人同一人扶我故不下水耳一推官知而擒之責此人數十解各道軍門有一歪鄉官爲其言之得將就問一徒罪但斷開其配而

已嗟乎井若是之深也此人抱此子入井時已分必置之死矣幸神明呵護人極拯救乃出之死地斯人也而可不論至死哉卽斃之杖下可也聽人情而輕釋之是爲非法

安吉張姓者家產七八千金狠行霸道於一方人切齒恨之生二子長無嗣次年十八讀書一房中冬夜人皆睡熟衣帶引火燒身而死他竟不燒一物也竟絕嗣宗族爭繼產賣盡莫有受享者

有一友松江人冒籍吾湖庠中好開賭場陰隲
以爲不少一日母病渠欲次早祈觀音籤以
決休咎是夜其母夢一神謂之曰汝兒子不
必至觀音堂祈籤汝子先汝死矣母問謂何
神曰開賭場費壞人產甚多是以不免欠口
早起與母言欲往廟求籤其母謂其不必去
也乃後隔一二月卽死其母後亦好開賭
者請以此爲戒



來思堂草目錄

卷十五

論事篇

正禮篇

崇正千字文

風簷草

來恩堂草卷十五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論事編

貧賤富貴須處一而化齊然要到化齊處須先
認得處貧賤的道理明白然後能之蓋人處
貧賤貧賤卽吾之本色也本質也本質在貧
賤便當知守此本質操持要極嚴取予要極
謹任他有徑可通於富貴處切不可萌諸心

不萌諸心則不見於行矣是所謂行乎貧賤也若由是而遇富貴即便以此本質爲之富者思若何以周急若何以賑貧貴者思若何以致君若何以澤民是謂行乎富貴也所謂立得脚跟定咬得菜根長然後可以任大事止謂此耳今人由貧賤一遇富貴即便侈然爲之盡失其素履而曰行乎富貴也行乎富貴者固若是而已乎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黨豈盛世所宜有哉若唐虞之時九官十二牧之相師讓濟濟也何嘗有黨至漢正人君子立爲黨以別小人於是有黨錮之禍唐有二李宋有洛蜀各立黨以相傾於是乎互相齟排而白馬清流之禍旋爲接踵若諸君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豈不稱全美哉我朝弘成正嘉之間未聞立黨也而有黨自今日東林始今亦少衰矣而各省諸公閥有各相爲黨者可怪也然黨雖難去而絕

之亦不甚難惟在朝諸君子皆秉至公之心不以其有黨也而用之不以其無黨也而棄之遇有一事但取其能任者任之及其任之敗也則以不能任也已之於同之中而自有異者在于異之中而自有同者存則可謂羣而不黨矣是所望於今日廟廊之上也

諺云貧不可與富鬪富不可與官鬪此特以勢論耳若以理論貧者之理誠直則亦可與富言矣富者之理誠直則亦可與官言矣但不

必用鬪耳鬪之一字原非所施於交與之間也嗚呼誠以理而不以勢則強弱衆寡皆非所論而天下太平矣安得優游於太平有道之世

吾見一儒者至佛前致敬合掌如和尚之打開訊者三又見有捻一串數珠者又見有穿一身衲頭者自己爲明心見性矣不知問訊之時能問此心乎數珠之捻能守此珠乎衲頭之穿能了此衲乎如其不然不若不問不於

不穿之爲是也

余往年游歙至吳百昌書院講學與一達者爲
主中掛朱子一像其所講者皆非孔孟之嫡
傳也至於爭論不合則歌一詩以解之如是
者三日衆皆致揖而謝余對之曰汝諸公有
讀書者當回讀書有教書者當回教書後來
遠大事業人人可期莫以此爲事至於百里
數十里而來聽此言也畢竟聽得那一言是
有益於汝之身心者由是衆揖而退始知喫

菜事魔者之無益於學士子所不宜究心也
杭節推蕭念渠老師查鑑吾湖時歸安鄭雲石
公薦三人往拜其門余偶經其地問知之相
揖而別及其入塲取中者乃不肯收也三人
俱淪落不偶拜門生何益哉又有湖節推張
順齋到吾郡廣受門生余與一人言曰此老
大收門生吾二人亦考得起的不拜恐爲所
惡於是往拜之見吾輩人微禮輕故爲之却
及中出是牧渠因請一同年門生以三巨觥

送我我飲之盡乾蓋怪其初之不收也拜門
生誠何益哉

人有廣爲甲第花園而不立宗祠者吾勸之立
一宗祠渠但應矣而不立水木本源安所自
出而可不知若是哉

嘗見有不墓其祖者其子孫繁盛且有居官者
數人彼勸之曰汝輩叔伯行多皆貧無可爲
墓汝但出買山之銀任其叔伯爲之自然得
一佳地可以安祖之墓矣其人不應其祖竟

不入土吾不知其何見也可嘆已

湖俗火墓相沿已久率視爲故常不知哀哀父
母氣方出口遽已投之烈焰苟有人心者其
何忍焉每見火墓之家既墓而返復延僧道
追薦動費數金何不以此金買一地以墓耶
縱未必得美地不猶愈於投之烈焰哉其孰
思之

佛說惑人至今日濫觴極矣自貴賤賢愚男婦
老少靡不趨媚如鶩奸僧猾尼動以造庵塑

佛講經拜懺種種名色詐攝人財富室大家
 施舍錢米不靳什伯貧家卽瓶粟亦寧忍饑
 捐之無非以福利二字蠱中心髓耳不知福
 利竟屬渺茫而施舍乃爲實費此今日耗財
 一大竇也况佛媪克途男女混雜成何世界
 有識者各宜歸正安分營生毋冀西方以求
 安樂也

每出見街市冤帖滿牆殊爲可笑果有冤情訟
 之於官自當明斷卽不然從實向親友或尊

長明說求爲處明情真理確必無不得其平
 者何至駕捏虛詞橫相污蔑而出爾反爾如
 兩犬狺狺各彰其醜哉究竟事體歸束全不
 繫此徒令訟師騁其筆頭索高價耳何益哉
 少知自愛者其慎諸

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今坊間將水滸傳西遊記
 之類皆雕鏤極其工巧務悅人目而藏書焚
 書尤爲嚆矢此正所謂淫辭邪說也少年輩
 喜談樂道人置一册以爲清玩而四書笑之

類尤爲侮聖如此好尚如此流傳將何底極
有世道之責者當一付之秦焰可也又聞嘉
興坊間半以佛經出賣是胡說之甚者爲人
上者胡不一明禁之

一官府到一衙門內中有高起堆砲者慎勿搆
動之蓋衙門常帶有大小人口去偶有亡者
不能出則葬於此地亦常事也一發其藏則
大損陰德矣此牧所親見者敢告諸後人
一知縣宰高明時有長房絕嗣次房有子二人

三房有子三人皆爭繼也而次爲甚縣官惡
之竟與三房承繼適於余前稱快余應之曰
此斷差矣且論長房是個公侯難道亦令三
房繼之乎又或是一名軍難道亦命三房繼
之乎渠曰是則然矣次房或止一子將若之
何余應之曰次房應繼長房而次房無嗣則
又覓當繼者繼之是謂正理正法也渠默然
無以應

監禁之設所以待強暴不可以不嚴若輕監囚

係之人或出一時之誤犯此須每日查點監簿有可以釋放者卽放之以寧家有可以留者且暫留之以待審若牧署全州時查監簿開竊盜事者一十四人常常在上牧疑之問各房科皆答云此事到牧監耳牧令其查卷有四五年至一二十年且有至無卷可查者吾思之不知其竊盜真否卽使其真竊也罪不過刺字問徒耳問徒亦有滿日胡監禁若是之久卽查有卷者來審皆無有至者於是

令盡釋之囚皆叩頭而去此事亦可訓戒後人凡遇有久禁不釋者當以爲法

騷人墨士居官者一或見之但取其詩文爲用隨卽致謝令其遠去毋使出入衙門若星相之徒尤宜謝絕不見可也

居官宜禁止師巫往在京師看人家除謁開廟外金不事邪神不用邪術若在外或有疾病不求醫藥而專事邪神甚至破家而不惜者此不知其何說也若用師巫邪術迎神賽會

習以爲常此尤最所當禁者

居官切宜禁神戲蓋宴會之設用戲以侑酒相沿已久似不可禁若神則何事於戲哉地方乃或歛分爲之而州縣鄉村婦女爭看則豈世所宜有哉然此尤其小者也甚或家有喪事開弔之時卽以戲爲祭靈而出殯之際仍扮戲爲臺閣至士夫之家亦或爲之成何世界此俗弊之最宜禁者

一解戶之設官府不得已而用之編審之時全宜秉公預定及其用之也尤宜悉心體亮若已任其事者始中窳段而可無破家蕩產之禍一或鹵莽爲之生民未有不罹其禍者矣爲上官者誠如代巡龐惺庵公一定均徭之法爲萬世之通利者此在其人爲之耳所謂有治人無治法是也若治法更善與其人相稱則又一惺庵公矣吾日望之

一解戶唯白糧夏稅及南糧南絲難以應役蓋自糧夏稅是最重之役又各立一批頭出名

凡縣間有事到杭州要其使用及朝覲至京
要其爲尋下處又亂派供用此其爲尤難也
聞嘉興有去批頭者唯用名頭有糧到稅到
卽點名收之無有累賠此真善法也我湖何
不看樣而必用批頭耶南糧南絲聞亦有批
頭此其所以難完也但用名頭爲之至京卽
點單而收則亦無不可者願我父母賢令卽
爲之可也

一編審係十年門戶所關於人家之興廢者不
小無奈人之受詭寄者多而有薄田一三十
畝者皆欲通僉之又無奈各戶之花分者多
而上官皆不之知也見有報者卽亂僉之此
間大宜斟酌收有一說不識可行與否未審
時先須細加訪問已尋個頭腦在胸中了然
後令公正鄉人不出都齒公相議處則詭寄
花分自無所容自然說出某該幾名某該幾
分矣其審時亦不必一時都進入城致多煩
費如烏程縣廿三區但每日一區而進到新

門令其自遞議卑官府唱名某該幾名某該
幾分各無詞說乃爲之定如有議之未妥然
後上官爲之處分其或有恃強橫報者大加
懲治庶乎中小之家皆可以安居無恙矣此
不識可行與否願賢令一致詳焉

救荒無奇策自言言之矣然當真饑荒時不
爲之拯救民何以聊生哉大抵一到歲荒之
年爲上官者當先爲設處有可以借貸者當
以善言勸之使出穀以爲備不可專用刑威

以逼勒若是以爲拯尤當洗心爲之任其花
名開報極貧若干次貧若干又次貧若干皆
一一身親料理其賑發稻穀之日必使皆沾
實惠可也若委一官爲之唯其數而不究其
實使枵腹之民猶然空手而歸亦何取此賑
濟哉是所當深戒者

饑荒賑濟是法之不可已者但見其果饑之甚
不待文書到日卽開倉以賑之爲是至文書
到日開極貧若干次貧若干則但以前所賑

如神考文集卷十五
者開去可報完上司已耳若整倉以待必俟
文書到日行之則小民之死已無救矣又有
賣穀之說但略加其價足爲後日買穀之價
已耳其下司有勒價以賣至云有羨餘聽上
司公用此真無人心者余在新興時見下司
皆若是爲之其官與不肖同乃知好事之宜
做不必用計以求達也

發賑官穀當視倉廩之大小爲開二門與票支
者從一門進其支過者又從一門出整整有
條而不亂若富家發賑亦須令其上穀若干
於何所其進其出也亦若是方可止支者之
擾亂若賑粥之法亦須尋一寬廠去處煮粥
完備令受粥者皆至一所先付疲羸殘疾之
人一票與支量其將完也又以極貧數人一
票與之又量其將完也又以次貧數人一
票與之不使其混嚷於煮所得者多得而力不
能得者猶然枵腹也是爲良法

預備倉穀專爲救荒而設米價至一兩以外不

能賑濟卽當減時價以糶之出陳易新至收成時旋復可以上倉是在一轉移間耳乃任其積而不知發糶必待上司明文至而後行明文何時至哉爲民公祖父母略不以此爲念可乎願言速糶之爲便

官棧之中固糶米以取利然人家之典當者居多或五六石或十餘石或四五十石或七八十石俱當在內官府一時閉糶將此封鎖在內小民之持票取贖者皆不可得此雖出一

時之臆見或曰愛民而所害於生民者實不小矣此以告後來之居官者但當通商以惠民決不可禁商而害民也

居官者當米價騰踊時切勿可定其價蓋年成不好米價自然日貴但當順其時價略一爲之勸貸耳諺云價高招遠客余曰客到價自平益此間米貴全賴客販之來可以周濟若一定其價客船俱阻不來卽此間之米頗有堆積能得幾何此特一時之管見非達人之

長策也至於省會去處全望客船之到猶不可定其價嘗聞朱文公爲浙東常平時值大饑客販不至渠卽移書他郡廣募米商米卽湊集民賴以濟今之浙猶夫昔也米價安可定而使民之無糴哉

紋銀使用此是正理是王法乃今之世習爲低假成色曰逼火曰鉛絲曰弔銅曰擺錫者種種名色無不爲之鄉村人貨賣一物皆用是成色與之其完官贖當又須傾過而後可小

民其何以堪之今當舖中亦以此成色與之及其贖取也又欲勒其加贈此真無人心之甚者余謂各府州縣無他法可治但審編銀匠姓名某某令各立一號印其有犯出者定然枷號懲治不少假貸方可其有爲無成色假銀者犯出必痛治而監禁之絕其飲食則庶乎其可耳

低假之銀害民不小然不識成色者爲其所弄若因是而傾銷猶可以存得銀之本質唯米

穀是天生以養人者乃煮糠伴粥以入其內
一時發脹儘是可看及發春打俱成糠而折
去不實矣此最人之極惡者可恨也又絲絹
一節當時用米粉刷印其內已是可惡今用
糖爲之一着卽爛壞是可恨之極者

部屬之難爲也莫難於吏部蓋吏部人才之淵
藪而吏胥鑽刺奸猾之最者皆集於其中如
四司之轉遷也必一年而一轉一轉之前吏
胥之舞文者砌緊其內而不容針及其官之

略曉此弊也思爲一變易焉而又有一轉矣
既轉於一司亦復如之又轉於一司亦復如
之如是者終九年而莫能展其生平之籌略
所以弊不能清無如之何也要弊之清須當
爲一司而後可然又有久戀於一司而不去
之謂所以難望其可爲也

易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民卽兵也而後世始有
兵民之分兵出身以衛民民出糧以給軍自
來相沿已久乃今各處衛所則有孱弱不忍

言者矣至於京衛所以防禦 皇宮特備非常者是極大重事也乃照查人數東顧西應似不闕一及究其實皆係雇募脆弱之徒百無二三十人可用卽今遼事方殷此邊素稱強壯而皆虛張其數虛糜 朝廷廩糧則可知他邊及他衛所矣又各邊上將帥大抵皆庸張軍數尅減軍糧而奉承在 朝緊要衙門各曰債帥此時一不行查後將若何請今務任能幹大臣大爲查覈一番令時常操練

爲備禦防守之大計庶單弱柔脆之兵可一變爲糾糾強勁之卒不虛糜今日之糧餉可爲今日之干城腹心也是爲至緊至緊

今日 朝廷法紀可謂極廢弛不舉矣凡遇行事之極緊嚴者用人之極緊要者任章奏再三上而略不究心及其用也則已後特而頽敗決裂苟且以完事已矣此極闕茸之世也今幸 聖明御極總攬主持大爲振刷凡用人行政俱各中其款要此千載之一時也惟

願慎終如始以副四海蒼生之仰望已矣
今日之用費可爲極浩繁今日之錢穀可謂極
殫憊矣往年光祿之支應袍段之織造及其
他用之當供者皆有定數今日光祿之支應
已加數十倍袍段之織造亦極百萬金及他
用之供皆額外羨餘至不可言及今征遠之
餉無可取而加派於民者已至不可復加矣
乃開賣官之例又開民生之例又開借貸之
例無所不用其求而應其求者輒有無限之

苦不知若何可以減得分毫寬得生靈之萬
一也此在當國者洗心極慮以爲之而又全
在 聖明之特賜炤察也予日望之

居官不可不聽人言然不可太聽人言地方利
弊生民休戚一時不能悉得不聽人言其何
以知之然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與休戚之當
撫摩者皆當逐一斟酌令一時可行萬試無
弊者庶乎其可若一專聽人言則中間便生
許多關節出來說道可行的却有必不可行

者在說道不可行的却有必可行者在蓋難乎其聽矣匪聽之難言其用之難也此間大宜參訂若吏胥之言尤不可以不察也察其言所從來則自知其可用與否矣

居官固當懷保小民然又要優容大戶蓋大戶小民其人一體也特其福分有不同故有大小之分耳大戶而必殘虐小民固所當懲而或有小民反肆其欺凌者上官亦須懲治以優容之蓋國家之所藉以爲儲者此大戶也

若一槩殘刻使其家無可容更或有因而巧取陰奪爲之使大戶之家無能帖席則大非官體矣此居官之所宜知者

居官在任一日有一日事爲守令者不可無端告假告假數日卽數日茸闌不理矣小民有冤抑不伸者其誰望之語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謂愛物當先於愛日必盡心任一日事則百姓一日之福也上司之臨下司固在情意相孚然嚴威亦不可

少蓋頑鈍無耻之夫見上司以禮意相待卽傲然自恣其厲有不可勝言者余故曰吏畏其威然後民懷其惠

一居官凡有公文逶到卽宜速於批發可免房科多端生事其有書簡來或在百里千里之外者皆宜速爲裁答蓋彼來路旣遠稍爲留連便要寄飯之資今或有假修詞之工故意遲延致其求而不得吾不知其何說也

居官當先祛其壅蔽一有壅蔽則人言必不能入而作聰明以亂舊章無不爲矣但洞開重門虚心聽受有理者從之無理者絕之或如譴責自然內外通達而所爲悉當矣然防人之壅蔽甚易而防我心之壅蔽甚難或主之以有我之見或授之以先入之言信以爲是而必行之則大所不通是所謂蔽於志也要洗濯之以去其蔽全在去有我之見始蓋有我之見我所見以爲是者也知所見者之未必是必求有道者再三諮訪必可通行而無

弊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可矣

今人處勢要專論人餽遺之多寡往來之疎數以爲重輕不知餽遺從何而來皆民之脂膏也竭民之脂膏爲己之請託至於往來之間必多方以求其悅此決非是個正人但隨俗爲之不得不行而又不爲苟且之求是爲難得耳

奏疏彈劾人者則莫如今日之薄惡矣古稱簠簋不飭帷簿不修今無望矣其所論事或出其人真不肖者但須指其一二事可言者言之則其人亦可以槩矣今或據其罪惡至於必不可容甚或指其閨門之行曖昧不可言者亦形之奏疏而其後復開其生路曰念其年方尚強職任頗淺令或降或調不知其果何見也欲去薄惡之習必秉至公以彈劾若漢唐宋諸名公之疏則庶乎其可耳

彈論官邪是 廟廊之第一事所以臺省之官其權特重必其人罪惡無可容而後彈而被

彈之官但待命而不敢言自萬曆十年以後始有上章爲辯者乃辯竟不已而朝廷亦無處分相習成風不止若劉棉花之耐彈也以是余作詩曰在昔嘉隆世臺省無浪彈露軍卽待命其誰敢爲謹容辯自今上抑惟聖度寬乃辯竟不已甚至如翻瀾語雖明心迹意實戀微官官爵一何重疏奏一何繁士人貴名節一簪何忍刈若更互相擊明開聚訟端朝廷有大體或恐涉欺謬

聖度乾坤濶 聖心日月懸毋自逞胸臆勿相爲據蟠一朝 明威赫紀法悔自干洗心輔 聖明側望諸纓冠此詩數詞雖直致實有感而云耳所望 廟廊諸君子其彈論人及所彈論者皆知所警覺云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况暗昧之事人所不及見者可形之語言哉可載之簡牘哉今見有發人之隱者其實無此事枉了多此一脊議論且實以招尤也吾因告之大兒曰今凡論物

如身者文集卷一五
人他事之可言者儘多但舉其事言之亦足也何必及其閨門之事隱微之行哉慎之戒之

凡巡歷地方之官當以地方之事爲重其一應書簡裁答當以真情實意達之足矣必求四六之工詞翰之美空費時日是所可惜也

凡巡歷地方地方之所望於官者不小如龐惺菴將均徭之法一變通之行之一省又通之他省至今人家受其利是謂之巡按若在地

方有一事之興革不極講得事體詳明極處待事情妥貼鹵莽行之是作一事又生一事之弊可謂之興革乎是不可不深省者

巡按不可不訪察訪察最難得其真情得其真正二三事情足以盡其爲人者亦可已矣必援引多事至二三十起問理時全然不應又欲解審那時費多少精神蓋未得其人罪狀之真而被害諸人已大受其殃矣此巡按之最所宜知者

凡巡按地方之官當以地方爲事不必拘說三月之內可以論劾得人如訪得真正不好的不論其科甲出身卽當力爲糾彈必絕其根而後已若留一根與之他日到別地方去又將肆害於民不可勝言矣又時當訪察雖未巡歷地方有弊卽爲之革有不善者卽爲之訪拏如已經巡歷地方或訪察不到者隨又復訪拏之庶幾一二年間能令不肖者慄慄危懼是爲巡按之職今或有到巡歷地方關

門十日半月云羈獄囚冊子殊爲可笑蓋獄囚之啣冤者自然來告其有力不能告者但一與省覽不忽則得之矣巡按官要幹的事儘多所關於民命者甚衆卽已巡歷未巡歷者其體訪事情皆須明審獄囚之所生能有幾哉是吾所告於爲御史者

獄囚之冊難道不要看但默坐澄心虛以求之得一線可以生人之路是爲可喜若喜其可以生而不顧其人之致死者若何豈曰生人

乎蓋求其生而不得則吾與死者俱無憾矣
然又當思其致死之人此最是看獄囚之冊
之法

一與首領不與頭斬之矣此非官要神道真
曰文物實皆自然來者其有以不語者皆曰
曰十日半日江青婦囚冊子教訓可矣蓋禮

正禮編

一禮者心體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
無不知敬其長此心體所自生也自是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便生許多節文出來故曰禮
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觀其爲字从豐从示
便可識此義矣世但以天理之節文言禮而
失却心體非也予妄作正禮編請學者先認
識一禮字

一胎教之法邈哉古矣今世人生一男女見其

略有知識卽教之孝弟教之謹信勿使其妄言勿使其輕詈人自蒙童至於鼎角使循循於規矩之內及至冠笄自然知禮可爲成人矣此幼時之禮之宜知者

一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內言不出于梱外言不入於梱古人之別內外蓋如此今欲齊其家必先自此始男僕自十二三歲以上者不使其入於內女婢自十二三歲以上者不使其出於外整齊約束而後可以成

其家故曰閑有家悔亡

一冠禮之不行久矣然冠者成人之事也成人可無教乎士大夫之家視三加之禮或不便於行然宜告之宗祠引見通族尊長教之以成人之禮使知成人自今日始可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况蒙而冠者乎

一笄禮人皆不講不知今日我家之女卽異日他家之婦是所當訓戒者及笄之時但日教其勿多言教其正冠服蓋長舌階禍治容誨

淫自古以爲訓而烹調之節織紉之劑亦當時時誨之使習而安焉他日可以爲人家婦也慎毋忽諸

一婚禮之行必取門當戶對訪其壻與婦家法德行之賢爲上乃今不論門戶專論財禮視壻與婦爲等閒豈成事體

一聘之禮卽士大夫之極貴者無過百金回盤亦宜減省其有四時往來禮亦只宜從簡爲尚

一鷄初鳴咸盥洗如戴記之禮殊可不用但媳婦自當早起至卯辰時自宜上堂見翁姑萬福是爲教婦初來若但悠悠養成至於昏晝不省是爲何禮

一祠堂之設士夫之家必不可已誰無父母梳洗畢卽至面前作一揖此心方快及父母沒當卽焚香於祠堂端拱一揖可以盡得人子之心然小民之家不能設柰何極小人家必有一房居住於所住房半間上釘一板設一

牌位早時一揖亦無不可爲者吾願人家家
致敬父母是爲生人第一義也

一問安視膳大禮也父母當強盛時或不行之
亦可若到七八十歲時則宜日日一問之一
視之飲食之間必求其當而後可若鹵莽不
一檢點使食者不安其可乎語云必在視寒
暖之節又曰慈以肯甘在視者身在而視之
也慈是老之所以恤其少者今少者亦若是
奉事父母乃爲至孝是禮之不可廢者

喪禮以哀爲主安用鼓吹乃今士大夫之喪
亦用鼓吹以爲導何也弔祭別靈只宜祭章
陳設今有用戲劇爲之此禮之極當革者

一喪禮有吾儒家禮在不可用浮屠固也乃今
士夫之家崇尚釋氏之教廣延僧人設齋致
供甚有至於三晝夜不輒者是何禮也可爲
長嘆

一弔客至門傳帖或未便知門首卽宜擊柝三
聲通知之莫用鼓爲是

一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哀今人弔孝或與死者相知宜書奉引弔敬若論帖中之物俱冥者之用且或具有奠物但云奉上靈几爲是

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則主人必登門拜謝然所謝者宜各及之爲是乃有止行於貴顯者非又謝郡邑諸公及貴顯諸公只宜望門而拜投帖而去

一凡遇國喪旣已陳設於公所爲臣子者卽宜門外下轎由側門入以待行禮方是法度乃今鄉紳尚乘轎入門回時卽於此乘轎而行是真無臣人之禮者宜亟改之

一哀詔至日唯出差官員擇一公所哀麻哭臨三日其餘以事請告及他有所事故在家者皆宜隨致仕閑住者一體行禮不得混入於其中

一按君從河南來已接皇后哀詔哭臨服白服一十七日矣及至浙江皇后哀詔纔到

則將若之何日出迎詔書禮宜如故但出示云本院已於本省成服訖今無再服之理此開所屬大小官員俱免相見但巡捕官吏人等聽其自服以便使令至二十七日始除此理之正者今按君一以是行之已不再服而亦不禁巡捕衙門等之自服此深於禮者也可以爲法

往日仕新興偶過國喪則必先到軍門軍門坐肇慶自然喪服行事若新興外縣必待

使者至廣州府府遣使者至肇慶然後通知各縣以行禮有一督學使者自廣州而來渠自自張行等我輩似不能進謁旣因思之禮從宜使從俗督學在府我輩則宜亦易白服往見之出門則易素服此督學服闋我輩若在城則宜易素服進謁出城則換白服此之前從宜從俗也乃涂升宇自江右來時肇慶正服喪渠謂已除服矣以素服進見軍門大憚此不知從宜從俗之說者

一上司或有變故於地方凡為下司者宜往一哭之是謂哭臨之禮若弔若賻即遲數日可或奠章不就即遲半月亦可今見朱按臺作於我湖下司行此禮者有直待奠文之感而後至是失哭臨之大禮矣恐為未妥

一官府凡遇內喪除父母之變則哭踊於門內不與外事若妻子之喪則宜正服於內室出堂宜換素服以行事門皂等役照舊可也乃有自門皂而下皆穿白服出入如國喪者

然此何禮何說也豈朝廷設立衙門可從凶服乎此所宜戒者

一鄉飲酒之禮請啟用手本手本面上用印年月上用印中書某府稱知府某某縣稱知縣未蓋以朝廷之禮為重也若所請之賓不書其名而書號朝廷豈知某翁某老先生耶此禮之極宜改正者教令新興時欲書大鄉望某官某人姓名衆以為駭欲已之吾謂此不宜改也但外加一帖書某日舉鄉飲請

某翁某老先生主席待教生某人拜請則得之矣至今人以為確不知今各府州縣若何有則當如我之改正加帖可也

一鄉飲酒之禮客主終席則宜謝 恩謝 恩
一專設賓主二位於卓前行禮方是乃今主獨居前賓反居後此禮之極宜改正者

一朝廷有早朝官府有點卯里長有打卯之名皆言起早以行事也除撫按衙門唯恐各官不齊報鼓以聞然後開門亦未有過巳午

二時者今官府惟狗已便卯辰尚不出堂衙門各色人等久待至巳午二牌升堂下午亦儘有過申時不坐者至晚張燈然後審事此可謂之慎勤乎所當亟改無疑者

一士夫見司道府縣唯科甲貢行宜以齒德為尊若援例納粟等項即官居近貴宜自守分穿素服隅坐為是乃有公然錦繡上坐者似屬僭妄此禮之宜正者

一鄉紳謁見一官或十數人主必為之拂座是

禮也鄉紳則推尊長者一拂座足矣乃必每
人一拂久立多時殊爲非禮之禮矣或舉紳
合請一官府亦推尊長者舉杯筋下湯飯衆
皆一拱手爲是若必欲每人舉行爲客者必
一一答敬亦爲繁瀆宜裁之

一當年主送賓入席止一揖今舉杯三揖恐無
復可加矣

士相見禮或二人會於他所不知其年之高
下位之尊卑則有謙退之禮以讓於左若客

入門見主自有賓主之位相敵平等或敵
以上自宜居左或敵以下自宜站下一步爲
是今乃邀爲虛遜必欲主人居左且稱特來
專拜是何禮也此在庶人不知禮者猶可乃
士人亦然可笑

一宦宦之日或同鄉同官則宜循上下司之禮
回家則宜用舊屬二字於帖上坐則宜以齒
可也乃今有回家固執此禮不變其居上官
者亦藐視以爲固然而不一言以正之真可

發一笑

一士紳由某學出身卽甚尊貴或相見師長則宜門外住轎由側門而入側路以上若師長正堂設席則宜辭往後堂可以正席而坐原由側道以出門外上轎是爲正禮今乃有公然轎至堂上者真爲忘本者也唯鄉飲則異是

一生員跪見上司上司必拱手請起生員卽宜應聲深拱而起然後行拜或肅揖此古禮也

今之生員必深下如磕頭者然殊非禮矣及其出也必待上官一舉手則一揖而行或三揖而行可也生員不知示輒出與上司不知而不一舉手皆非也

一士人考取生童或中式而回在有司撥旗漲鼓吹送迎是爲正理若自家鼓樂簇擁入門何爲者又士人入仕亦自有正理在乃或前導行香至有用肅靜迴避牌面在前拖板子吹手於後身坐明轎而行與張戲者何以異

哉此俗禮之最宜革者

一士子初見尊長身雖榮貴只宜以齒德爲尊
如年倍以上科第最深宜用晚生帖爲是
一遺人問候禮帖上或書恭候台福則失禮甚矣
謝眷存爲是若亦云恭候台福則失禮甚矣
一儒釋異教所從來久矣吾儒學孔子之道以
出仕宜守孔子之道以終身卽有釋教可無
信從也乃今儒者皆崇尚虛無之說曰明心
見性以出世吾儒存心養性之說但入世而

不化乎究竟來心不曾明得性不曾見得但
持此數珠曰阿彌陀佛到佛前合掌打一問
訊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一京中拜客甚難蓋偶一相見答拜亦必欲其
面見也京中寓所或遠或近或出或否兩不
相值者多不相值則亦已矣必欲面拜至數
次而後已能無煩且勞乎以是長班跟隨人
役苦於答拜之難也但回云不在家而去甚
至有終年不相見者真是詫事

一孔子行游時題季子之塚曰嗚呼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此十字足以盡延陵季子之爲人
矣後來人銘功頌德無所不至論人品則孔
孟之流論勳業則伊周之亞論著作則擬於
馬程張朱論詩文則比於韓柳歐蘇將以是
誇稱於人人也然人總然不覽何如稱某人
之墓之爲得哉牧家世寒微論人丁族不滿
百而世習耕耒論今世雖僥倖科甲而猶然
初讀之民也吾沒後但守其年譜及家訓經

書疑問諸書今可傳於後足矣勿求尚賢名
士爲銘爲誌以售欺後世使牧含羞於地下
也此我今日之至囑

一喪禮稱家有無有毋過儉無毋過豐今治喪
者有點主之說有祠后土之說夫喪則書某
人神主足矣乃書神王二字必請顯者以點
主字然後爲榮可謂之禮乎起土而墓祠以
祀之此孝子所當身治者乃亦請顯者爲之
以爲榮榮親之禮豈在主之一點乎豈在人

之一嗣乎此真俗禮之亟宜改者
 一鄉賢之說起於衆之尊慕然後呈之有司申
 之學道必再三致確而後舉舉必得其人乃
 可無賢以列於先哲我生無一德可稱歿唯
 歛手足形以歸之土足矣慎勿效他人所爲
 俾收含蓋於地下也是爲至囑至囑

崇正千字文

天地混闢 人生最貴 參贊兩間 修身治
 世 帝王經綸 聖賢學術 盤古迄今 歷
 堪皇述 皇風沕穆 初列支干 飲食男女
 所自始焉 野處穴居 禽獸肆毒 避害
 善舉 寢皮茹肉 鑽燧取火 烹飪攸足
 九具伏羲 玩圖畫卦 詞晰陰陽 主張造
 化 顛蒙漸慧 書代結繩 佃漁網罟 庖
 用穡在 爰逮神農 式創耒耜 聚貨貿遷

日中開市 軒轅嗣起 乃制衣裳 憫諸
 疾病 百藥備嘗 宮室饜饜 建茲棟宇
 戰捷望尤 威震弧矢 川途險阻 刻楫剡
 舟 任重致遠 乘馬服牛 設關擊柝 暴
 容豫防 元妃獻繭 親帥蠶桑 藥俎更葬
 帝鄒厚藏 堯日放勳 欽若磨象 七政
 均齊 咨岳禱讓 僉稱媯舜 側陋顯揚
 危微允執 授守冀方 洪水警予 命官濬
 導 稷契協恭 播穀敷教 伯禮夔樂 垂

益工虞 臯陶邁種 謨弼都俞 禹急荒度
 幾原兢業 慎賦則壤 攝位終陟 顧俊
 泣非 鑄鼎懸鞞 易禪而繼 啟遂臨朝
 湯善輯寧 放桀氏蘇 隕淵矜凜 禱旱災
 除 營桐築巖 先伊後傳 並槐納溝 永
 延邦祚 文繫姜里 盡瘁事殷 戡黎伐密
 拯溺亨屯 紂惡貫盈 武杖黃鉞 發粟
 散財 億姓懽悅 壺幃內助 姪妣邑姜
 外延疏附 呂鈞召棠 姬公負辰 輔相紈

女月者方集卷一

才

冲 吐哺待旦 篤斐奏功 孔集大成 金

聲玉振 太鐸宏宣 昭揭魯論 函冶羣英

四器十哲 克復為仁 忠恕唯一 在簡

斐然 激勵裁抑 敏行訥言 視躬矩矱

轍受既返 六籍表章 刪定筆削 扶植綱

常 子孝父慈 不共上令 夫義婦貞 兄

愛弟敬 信孚友朋 以莫不正 敦敘五倫

萬善交應 綜要闡詳 顏曾思孟 如射

穀率 譬匠規型 士隨庠校 祇迪範程

田家務本 耕厖耨耕 什器未作 商賈奇

贏 各隨職分 勤儉力擇 安靜貽謀 俯

仰贍育 婚嫁匹速 祭祀虔肅 隣保洽和

忍聯婣族 德徧蒼黔 封可比屋 闔澤

邇懷 濯靈遐布 八埏靡平 九譯歸慕

脉有統宗 道無絕續 慕劬異端 邪辭誑

俗 老毓毫園 佛來軋竺 寂滅清虛 殊

曹別局 二氏爭烈 釋焯加騰 莊嚴三寶

誥沙香冥 巧飾蓮臺 瓊瑤殿閣 塑繪

勝容 螺髻瓔珞 簇供香花 鐘磬鏗錯
僧尼披剃 忍毀髮膚 割棄怙恃 螟蛉覓
徒 日耽貝葉 口念彌陀 卽假認真 凡
實皆幻 感智驚愚 怪妄妖誕 總貪福利
輒誘奔馳 髦倪紛逞 覺雜雄雌 蜂攢
蟻聚 喜捨捐貲 檀越傾囊 沙門充橐
敲板苦海 超升極樂 謾指游魂 施幢接
引 泉路渺茫 從何憑準 梵咒根塵 強
習唇吻 受鉢傳燈 謬探祕閫 止觀戒律

面壁坐蒲 圓通頓悟 塵證波羅 精深
近理 似是恰非 細研潛訂 循省獨知
空色費隱 介在毫釐 斷情寡欲 僅隔半
絲 明心見性 存養合機 朱紫苗莠 能
識者稀 縱彼侈談 儒編已具 對質互評
立爲真蔽 逆凶惠吉 靡藉因緣 慶殃
旋轉 輪迴現前 坦衷灑落 解脫牽纏
顯炳星辰 奚煩齒頰 嗟爾細氓 睡魔難
離 出我縉紳 高曠特達 詖淫距斥 全

賴宰持 夷反變夏 屈體皈依 案置卷軸
 手捻數珠 啤齋着衲 膜拜步趨 領袖
 壇場 標幟庵寺 宴息涅槃 淪胥鬼魅
 竟墮迷津 援挈匪類 吾甚耻之 且亦增
 譴 毆衆煽禍 亂萌將滋 抗議陛陳 誰
 敢言愈 勉勒蕪詞 聊綴千字 照夜炬輝
 神淵砥柱 爛示楷模 壹稟涿泗 崇雅
 挽頽 敢望同志

風簾草

承菴幾舜牧著

男祚端祚頌祚重祚敦祚馴校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論曰君德之造就其繫天下之至大者乎知君
 德之所繫而擇正人以爲之輔導則亭國長久
 之道端不出乎此矣何則宗社至重也生靈至
 繁也而奠宗社于靈長措生民于永久其任至
 艱且大也使于此不得其要即與之天下有不

可一朝居者而况于長久之計乎計綿于長久
而其本惟一入乎是係則所以涵育薰陶以篤
先王之祜以衍生民之慶以成有道之長者當
必親賢就正以成其聖德而不可無輔導之具
矣八矣哉君德之成就其關於天下乎要矣哉
正人之輔導其關於君德乎請因程子之言而
申其說程子曰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在輔養
上德而其所輔養者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始可
涵育薰陶成就聖德於乎斯言也其有見天下

理亂之大幾乎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又曰皇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一人之
身而九廟之宗祧于我乎付託萬年之社稷于
我乎凝承億兆無筭之生靈于我乎待命其所
任不極天下之至大乎夫庶人者無天下之大
任者也而其所猷爲措置以保一身保一家者
猶惟懷求圖而不苟且于目前之計而况治天
下之至大者乎治天下之至大而惟君德之造
就乃可以勝其責則其所操履者雖擅天下之

風福而要其幾之所係殆凜若以朽索馭六馬
而惟恐其不保也殆凜若抱赤子以履春冰而
惟恐其或墜也殆凜若挾萬金之璧臨千仞之
淵而惟恐其或失也君德之所係蓋如此宗社
生靈之所係蓋如此而輔養之道其可已哉是
故時在于疆祿勿謂其幼冲也而教攝之必嚴
念起于幾微勿謂其毫芒也而防檢之必至事
隱于曖昧勿謂其無害也而遊絕禁止之必周
立之三孤三少之職以道之德義使朝夕有所

嚴憚也設之戒丞輔弼之官以時其訓誡使左
右有所省覽也置之為謗木諫鼓通之以士傳
民語以啓其壅蔽使聰明有所開導也若此者
非輔養上德以為宗社生靈計哉然而君之
位至尊也君之威至難犯也以至尊之勢而挾
之以難犯之威自非悅賢崇正好親正人者其
孰可以正道輔其君哉是故大廷廣衆之中明
目達聰之際固必有謇謇矢謨侃侃立論者矣
而深宮燕閒得無有啓我聲色如李延年者乎

詩無有啓我遊畋如相如枚臯者乎得無有啓
我以御馬土木如蔡京王黼者乎數者之術一
中而存人之德荒矣宗社生靈奚賴哉而又何
以爲萬世長久之計哉是故論道經邦貳公弘
化所以入保于野也而必擇端凝之士以格其
心職權言路名列諫臺所以入詔于殿也而必
擇剛明之士以開其欲左右替御綬衣虎賁所
以入承王役也而必擇謹信朴實之士以端其
習親正色之王會不親側目之公孫親敢言之

汲黯不親口蜜之林甫親折柳必諫之程顥不
親巧伺上意之安石則所與皆正人所見皆正
事所聞皆正言而君德日至于清明君身日至于
強固矣以是爲宗祧主而宗廟不可以求饗
乎以是爲社稷主而社稷不可以求保乎以是
爲生靈主而蒸民之生不可以求底乎此億萬
年仁體之慶千百世有道之長必由此以克享
其成也古之伊尹周公蓋知此道是以與治同
道之規所其無逸之訓倦倦于其君之側而選

左右以訓導之者尤不可忽也商家六百之
曆家八百之歷不亦有攸本哉然則後世爲
諸皇者宜何如欲成聖賢之德則必親伊周之
法以奠宗社無疆之休欲君成聖賢之德則必
法伊周之事以貽宗社無疆之福謹論
擬宋行崇天萬年曆羣臣賀表 慶曆元年
伏以

乾符茂握式新敬授之弘規
萬命永膺懋舉明時之令典

合普天而受朔載協元辰

舉率土以同春允符初律巨工胥悅

帝筭盈虛曆等誠惟誠惟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軒圖啓運爰推筮以迎陽堯曆紹
輝迺授時而立極在璣衡以齊七政舜且
重華同律度以正四時周年過歷惟章鄒
紀元之不紊乃分至啓閉之有常迨五德
論興秦制竟歸于餘閏暨太初曆造漢特
復正乎夏寅終蠡測于延年迺管窺于令

璣唐一行始新其制以易合天按大衍更
立為儀因天紀數自此制紛于汎沿革時能
敬協于天人至我

聖朝如新

靈軌茲蓋伏遇

膺期受籙

握紀御天

調玉燭以貞明

撫璇璣而大順

智仁聖義中和垂體百度咸熙

金水水火土穀惟脩六符允協

陽明川事泰階坐見其升平

陰枉潛消晉德長輝其臨照

敵天章以延訪光動星辰

勤

聖學以陶鑄德同天地歷考

皇王之御極已符歲序之凝和猶以紀歷之差

必假維新之制廼分四正爰測兩儀當康
定之本年大加改復適慶曆之新歲再酌
化元校王朴之歲差允矣欽天之令制明
揚雄之曆理誠哉萬禩之成規璧合珠連
式應

聚奎之後天高星遠仰符至日之期定新名
而錫以萬年不惟千歲之坐致舉全卷而
釐爲十七奚啻百世之可知此真義和以
來之所未有而

今時之所翫見者也臣其等式觀

鴻猷莫揚

盛美仰齊

天之元曆有覺鷄丸瞻

昭代之令儀徒深雀躍伏願

日星爲紀

天地同流

帝車臨七曜于中階

華蓋麗五雲于太甲法

一 祖述

二 宗末錫無疆之

寶祚考三王侯後聖茂延有道之純禧臣無

任瞻

天庠

聖蹟羅懌怍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器

公事應行稽程

身屬公家義不容于濡滯事應速辦法不可以
苟延故張汝之勤王無程以進若于儀之承命
計日即行苟或過于常期即心存于怠緩今某
不思公事之當急迺惟私計之因循領王命于
九重未見駢駢其駕宣君威于萬里却乃遲遲
其行傲寄東山若無意蒼生也心違北闕不敗
迺公事乎似此怠事之徒合付稽程之律

私役部民人匠

部民隸于郡縣當存優恤之心人匠役于公家
罷應營私之命故郭伋仕南陽無勞于竹馬而
汲黯為左部不僦乎牛車斯誠無欲之良允稱
奉公之吏今某身居民上妄肆征求不以吾子
視吾民却任之以不堪之役惟謂私事如公事
過責之以造作之勤義在徃役殆不謂是也鳩
工飭材豈曰為私乎爾既犯乎心氣吾將繩以
國憲

詐教誘人犯法

商圖為福君子隲刑之心畫地為牢小人無情
之詐故唐宗故誘人罪來者素之直言而張氏
使譏元忠致宋璟之不與孽非由于已作法可
誘以教人今某惟恃奸圖輒懷險毒陽與之為
腹心若為羽翼之計陰擠之于陷穽實為鱗甲
之謀誘飛為干綱中引遊魚于釜底番雲覆雨
巧甘效于蘇秦地網天羅法難逃于蕭相

邊境申索軍需

將係專城兵柄實司于邊境用裁幕府軍需實

如方者... 籍于朝廷蕭何守關中餽餉不乏寇恂守河內
用度常充苟不恤乎三軍將何裨于九伐今某
職司兵柄識昧戎機視邊徼之移文若同故紙
且師中之羽檄茂作虛文枵腹河東尚不作韓
泥之運空奉幕北猶不爲去病之援致道濟之
言誠無益于國使子儀之單騎待命于大司馬
職既偷司寇之刑罔赦

織造違禁段疋

衣裳在笥式嚴貴賤之防上下有章爰示等威
之辨蓋山龍華袞惟天子得以昭垂而粉米宗
彝非庶民所宜僭用今其不思法禁罔恤冠裳
組織竊效于天孫製造輒同于雲錦驚九苞之
彩鳳文羽翩翩象五位之飛龍金鱗躍躍或披
之于墻屋應來有識之悲或服之于娼優甘犯
無將之戒合論刑于玉律更被奪其金章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六

訓後

先考妣行實

請冊

先孺人李氏行狀

自敘年譜

米恩堂草卷十六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訓後

比家欲圖久長在先培植培植自至親始今我
承太老爹教訓頗自成立教汝等亦可知能成
立矣立有教條欲汝輩世世遵守開列于後

一撐持門戶最是難事今田產作六分分唯
門戶一節則宜齊心協力幫助爲是幫助

在照田起科中有田少房多者能招門戶
則宜照價值起科大家戶名不必說卽報
一人姓名五人宜照前議幫貼庶幾一人
不受屈抑做官的產或較多亦宜照前議
彼此津貼貧富均可自立唯消乏僅存二
十畝以下者免其津貼各房仍歲時賜贖
之其田產或有在兩縣者亦照前議幫貼
總是大家撐持門戶耳切不可彼此異同
至於狼狽

一族中事及老親往來禮總宜大家出名六
分均派

一傳派下唯作奸犯科公同擯斥外其或不
幸遇遭誣橫破費不堪者各房宜出力扶
持之仍照前議協幫令其不至顛沛其或
偶罹苦病難堪者幫助亦如之唯燒獻妄
費者不與

一傳派下子孫有好嫖好賭好酒壞身壞家
者各房宜約齊宗祠中面叱其非令知悔

悟其或不悛卽公衆告官懲戒使知改圖
其更不改者衆計其產若干貼出在外不
許豪橫之家因圖吞併此等人必有引誘
之徒宜齊合宗衆告逐以去其羽翼

一父祖墳塋係一宗血脉所係所植樹木宜
大家培養不宜少有損傷以後子孫雖或
貧富不均切不可思賣墳樹行住見人家
盜賣墳樹者定遭天殃蓋本根之地旣傷
枝葉未有暢茂者此必然之理也後來子

孫倘有比等不材的許成立子孫公執之
以鳴官定以不孝擬罪

一祖塋命脉所關凡派下子孫苟有喪不能
輒舉者必多方覓地安厝切不可入祖塋
前後頓下至傷房支苟有此者必公共鳴
官令其必遷且加以不孝之罪

一凡有喪事宜從文公家禮祭葬之爲是不
用鼓樂出戲叅靈不用僧道人入門施符
設呪念經拜懺若此等所爲世俗人皆以

為有結果而不知自外于禮法之甚者為
 我子孫宜世世絕之共守家禮焉可也
 一師巫邪術之人所言必非正理所作總是
 非為入門來自然出言妄誕而壞我身家
 後世子孫宜深惡而痛絕之若娼婦入門
 所言所行必皆娼婦之事此房即為娼婦
 之房矣如之何其可子孫必加意痛絕焉
 使我六經之堂安然其如故是我今日之
 之至囑至囑也

前訓子孫撐持門戶保守墳塋不為奸法犯科
 以自壞其家室不用師巫娼婦入門以自壞其
 家聲可謂畧其矣尚有未盡者數條是用復開
 于後

- 一示子孫務篤于孝友親親長長敬老憐貧
- 毋內聽惡婦之言外聽歪友之語以自戕
- 賊其天倫
- 一示子孫唯務耕讀此外各守一藝以守業
- 毋勿好閑為遊手遊食之徒

一示子孫謹守法度毋爲奸盜詐僞以自取罪戾不齒于人類

一示子孫各安生理勿爲煉丹一事蓋煉丹欲其速富而不知銀一入口術能取之可立見其貧也戒之毋輕蹈之

一示子孫務存忠厚毋摘指人陰私言人過失以自傷乎雅道

一示子孫務守本分勿好爲詞訟有必不得已之事始可鳴官有人講和卽宜歸息萬

無出入衙門以爭勝

一示子孫務守朴素凡有婚娶必擇門當戶對之家訪其父母之行止及壻婦之性行毋務板高

一示子孫各守一藝可以養家活口足矣勿從事于衙門以取刑罰勿輕遊于江湖以行險道

一示子孫務各謹守不幸有疾務求明醫以保全其生勿用師巫之言廣爲燒獻以自

傾其家室

- 一示子孫自守清白不讀非聖之書習爲戲
 - 一示子孫務嚴約束勿縱婦女出門以啟內
 - 一示子孫務全雅素各安生理爲是勿作中
- 作保以取罪尤
- 一示子孫務爲端慤看人好反善者親之惡
 - 一者拒之勿一以心腹托人使至友朋挾之

以播弄膠結而不可解

- 一示子孫自端雅尚勿引三姑六婆人門喋
- 一喋以損其家聲且更有不可言者

示子孫務崇儉約看有當請之客請之勿

- 一輕啓宴會多殺生命以自損其天和
- 一示子孫務爲老實不可用低假之銀以損
- 一陰陽此須深切爲記者

先考妣行實

不孝先家世業農居邑城東適溪村姚家帶未

嘗有業儒者喜儒而課子以逢掖起家自先贈
君始贈君初諱華長更讓字惟遜號淳菴兄弟
四人贈君其仲也生十齡而先大父其背學僅
識姓名而已農產薄甚零丁無以自存依繼祖
施翁服中賈於城中乃當齟齬時言動趨向務
求諸道毋敢稍逾矩矱二十餘漸成立獲配先
太孺人馮氏維時內外拮据稍積聚置薄田數
畝日唯奉養大母沈溫藉兄弟三人是亟是圖
蓋具天性孝友有暗合於至德要道而迥出人

情之所難者不可形諸筆楮也三十餘舉不孝
教精神意念獨訓子爲兢兢憶牧兒時甫讀書
贈君輒以清高爲訓伴讀學庸悉成誦琅琅猶
在耳也後察牧資可進則益叩明師以求開導
而傾籬勿靳焉雖寄跡一廛間接遇儒衣冠必
以文稅求印證及牧厠名弟子負家嗷嗷四壁
立穴而黽勉課督寢食與俱了無倦意斯其天
性慕儒豈僅僅向往者所可比哉且牧初習詩
改習勿繼改治禮復又卒業易贈君咸欣然從

牧爲之曰六經皆儒者所宜究心兒不偏及是
患耳不孝牧用是津津經術卽今叨入仕籍猶
斤斤然思討諸經之旨以就郢於大方則皆贈
君之意授也晚年見諸孫生亦復勸勉若強壯
時則不孝牧者雖值隆寒輒披衣焚火躬爲勸
誠曰爾文幸業備吾亦欲士之子長爲士耳贈
君之嗜儒也可謂老而不衰矣若其厚親故至
活人於囚繫中拾遺金俟其人至檢授之終其
身不爲非禮之事與八居無間長幼溫溫勉以

義未嘗一見憤爭之色是天植故爾而先太
需人種種能順承之此相助而克相成也且贈
君僅理於外而先太孺人尤詳於內時烹飪勤
紡績每夜分乃就寢卽年踰七袞而溽暑隆冬
綿理靡劬凡一衣一食苟臧獲不均及馬卽改
容不憚也至如帷薄中則獨嚴防禦凜不少假
用是內外斬斬無幾微間言不孝牧承乏嶺表
去家數千里而遙時諸孫婦初歸而妯娌藹然
牧可無反顧則先太孺人栝棧之訓日諄諄焉

耳今尚可得也乎哉先太孺人生止二娠長姊
氏適澎湖次卽不孝牧牧娶李氏贈孺人繼娶
馬氏封孺人又繼金氏次沈氏陳氏孫男六人
長祚端次祚頌俱邑庠生李出次祚敦沈出次
祚讓郡庠生次作重俱李出次祚新陳出端娶
孺太學汝漢女頌娶沈照府鎮女敦娶費邑庠
象南女慎娶茅太學一楨女重娶史令尹紀言
女 幼未聘孫女六人長適太學朱夢宿次適
庠生陳善昌俱李出次未許字馬出次許字陳

春元允升子弘道沈出次金出次陳出俱未許
子曾孫男三人年一年二年三年曾孫女四人俱
尚幼先贈君生於正德辛未正月初九日戌時
卒於萬曆丁亥四月二十五日寅時先太孺人
生於正德辛巳五月二十一日未時卒於萬曆
丁酉四月二十日酉時享年俱七十有七年所
亦稱多歷矣而幸叨
恩給慶祿亦稱榮享矣孫枝亦稱茂衍矣唯是
不孝牧獲臨先贈言之終而恨不蚤就不能膺

女... 封之典以賁其身孤贈君所以訓牧之至意
且權厝未塋抱十年莫大之罪先太孺人幸荷
寵榮而又以春秋高生不能迎養子舍疾不能
致湯藥之奉歿不能盡殯殮之哀憑棺躃踊脂
膏而裂牧將奚以自立於天地間也維先太孺
人遺言曰兒年五十餘矣毋以吾故致毀牧是
以不敢違命擇於今歲丁酉十二月初十日奉
二先人之柩塋於上金蓋山之原追憶先贈君
先太孺人行實之一二微惠今賢達者之一言

請冊

於上世俱業農爲無懷葛天氏之民父贈君淳
樸公讓始寄跡城市中然性恬靜意醇實略不
傲城市人態配太孺人馮氏性行真純相契合
中年舉不肖牧一人自離襁褓稍知覺卽諄諄
以古語言訓居常曰讀書清高讀書清高牧自

幼聞之思嚮學爲青衿子冀異日得列於縉紳
矣乃問語及鄉縉紳所爲有愆於禮度者覘贈
君意又甚不滿焉乃知其所謂清高者蓋不獨
縉紳而已也於是思益砥礪焉繼叨鄉薦入仕
籍下今餘三十年日兢兢紬繹六經于史勉爲
端六期無負二人雅訓獨恨贈君不得霑一日
祿養卽太孺人霑祿養受

封章而未幾違棄牧身在數千里外又不得親
視其含歛也每一追思曷勝愴悼所稍慰者幸
矣最存沒並沐

思綸耳吉時恭盥手捧誦一則曰一經存箴友
績學之賢一則曰賢儒啓胤教式著於孟儀
黻鄙曷敢承然大哉王言實恍若見吾二人
之心表揚其所謂清高之雅訓者牧曷勝榮幸
又曷勝啣感而自今將益思所以績學思所以
啓統仰承

君父彝訓於可久尚懇當代大人君子不吝金
玉惠示周行俾牧世世子孫克守前緒而竊附

於清高之士之末家所感戴寧不與有赫
恩綸寶藏蓬華共垂之不朽耶謹整冊九頓以
請

先孺人李氏行狀

嗚呼孺人之歸我也年十有七性至孝能敬舅
姑然時或有任氣處余每徐諭以禮義乃一變
卽至於道三五年後余或聞生暴怒孺人輒從
容語曰君嘗以是規我矣余不覺愧服焉自是
相成私慶得一賢配也乃初婚連產三兒俱不

育既產三女余時幸鄉薦復產一女計娶側室
沈氏出孺人意娶日謂余當御一月余初謂謔
也而定令一月御世有是正妻乎由是孺人二
歲連產端碩二兒三歲沈產敦兒方在夜未央
產後竟喜語達旦不寐世有是正嫡乎四歲孺
人產慎兒越二歲產重兒連產血虛氣漸弱邁
疾沈感孺人恩乳重兒後四歲孺人竟坐前疾
卒於正寢方孺人未卒時長兒僅十齡幼兒僅
五齡衣食拜起若皆自一人出世有是嫡母乎

顧孺人雖育兒甚遲訓克與女必正以法不少
假以是兒女自少無嘻嘻狀二女適人並稱賢
婦諸兒俱循禮毋縱且孺人視死生若晝夜臨
終問余後具余謂具也取木視且嗅謂具得佳
木古世有是遠婦乎又從容請母姑謝負舅姑
培植恩弗得視饜侍舅姑老世有是賢婦乎孺
人具此五美相余有成誕育諸兒乃僅見余薦
不獲從余宦而親沐
恩褒也僅見諸兒生且育不獲見兒長且成也

僅見諸兒俱聘婦不獲見其婚也又不及見馴
兒及諸兒俱生育兒女若干人之立於側也僅
佐余下帷不及見余五經著述之就緒名於世
也余自失孺人後再三娶更娶一京妾乃壺內
常若孺人在三人和無隙且聽余言無幾微間
則背孺人作法之善之所遺也孺人豈世所多
得哉孺人生乙巳癸甲申距今二十四年矣今
思之若且暮然非淑善入人心之深何能繫情
若是孺人姓李氏女行三李公配陳毋無子獨

如月有... 卷一
憐孺人併及余今孺人既歿矣余推孺人意春
秋展李公陳母墓如余先人墓且囑兒曹永永
勿渝是余所不負於孺人者孺人今已塋矣且
荷
贈卒矣端兒已薦於鄉成進士矣兒若婦若女
若孫兒幾三十餘人矣此皆孺人之所遺所育
也孺人茲可瞑於地下矣丁未季春日偶聞無
事述孺人狀存諸笥余老矣莫能表揚俟兒輩
他日巧賢且達者銘諸石

自敘歷年

牧家世居東鄉適溪村上世俱業農移居府城
貿易則始自淳菴贈君配太孺人馮氏馮氏生
止二胎初產姊氏次舉牧孕牧時夢日影入床
一一取啖之產牧在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五
日卯時產時正值一府官上任隣人因謂此兒
他日亦必爲官也戲爲贈君賀牧產於府治前
之江渚滙旋移居大街鬧市中三十年牧生二
三歲能呼父母四歲始能言五歲時贈君卽

教以淺近字義聘孺人李氏初讀大學至穆穆文王節念細註深遠之意云云知此爲解釋正文也賜君甚喜八歲時有客出燭影搖紅句牧對蟾光照白句客大奇之贈君又甚喜日以讀書清高二字誨牧牧因知讀書之可別凡民也此時卽夢陞南京主事矣可恠也然苦無師承九十歲依附小鄉塾中十一二歲始附學于畢宋二家馮質泉先生命牧治詩十三四歲又苦無師承也十五歲附學楊家改治易初學文不

一二月隨就縣試經書二題亦能就縣父母蔣笑視之十六歲附學顧喬峯家師仁和陳敬臺先生始正就舉子業矣是年亦出就縣試時方得白鹿以此命題牧亦草一篇不成文然蔣父母亦異視之也十七八歲學如前曾題做人要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一聯于床上辛酉十九歲縣試送府張雲屏太尊試高等范中方宗師取補前庠弟子員是歲三月娶孺人李氏五月牧患傷寒幾死夢上一塔折杏花一枝下旋愈

病中亦尚懷讀書上進意耶壬戌二十歲就學於嚴後溪先生家見其家世清白也卓然更思自立是歲巡道歸涵泉公試高等癸亥二十一年歲讀書杭州大佛寺又幻住寺頗得湖山之趣以熱心日巡道陳羽泉公代巡張達叔公俱試高等甲子二十二歲讀書于桃灣府庠原額科舉六十名時特疏裁減二十名秦學道命錄考又多徇私牧不得觀場以此改治禮記乙丑二十三歲以治禮記往滙沮潘家師紹興王三江

先生是秋屠屠石宗師歲考原以易試優等遂卒治易丙寅二十四歲設教于飛英塔院丁卯隆慶元年二十五歲讀書于張劔臺庄上屠宗師科試高等應試三場已見甄錄矣爲他薦者奪去特獎六兩以勵後來是冬補廩膳生戊辰二十六歲讀書飛英陳家時有恩貢特選林十洲宗師以牧題差一字不貢而特加賞鑒焉是秋生一女後適白溪監生朱夢宿己巳二十七歲讀書塘西丁念石家黃思湖太尊季考試高

等庚午二十八歲設教長興臧家不能終林宗
師試高等應試三場卷發處州府太尊陳淇竹
公高取矣此公用情特改一句而不知場屋之
遠嫻也以是不果薦辛未二十九歲讀書清
源門外鄭文罔宗師試高等壬申三十歲設教
南灣丁家鹽院馬柳坡公試高等是夏生一女
後適新市生員陳善昌癸酉萬曆元年三十一
歲同茅中峩讀書張岐豐昆山庄栗東厓太尊
錄試高等滕少松宗師首取應試是歲三場分

看初場山陰大尹徐孺東老師取備卷次場節
推蕭念渠老師取表擅場得中式六十七名冬
上京移住府前甲戌三十二歲會試不第是冬
娶妾沈氏出孺人李氏意乙亥三十三歲讀書
南門外庄上是秋七月李生男祚端建曆元十
俊坊于儀鳳橋北掛名其中丙子三十四歲入
南監是秋八月李生男祚碩冬往京丁丑三十
五歲會試不第夏六月沈生男祚敦是冬移居
東門戊寅三十六歲李生男祚慎己卯三十七

歲往南監卒業掛選秋爲祚碩聘吉祥區沈氏
是冬往京庚辰三十八歲會試不第夏六月李
生男祚重是年爲祚慎聘華林茅氏辛巳三十
九歲讀書武進薛華陽家壬午四十歲爲祚重
聘空灣史氏是冬往京癸四十一歲會試不第棟
選不得回夏我父贈君中風不能行醫藥復起
如舊李孺人患病甚益傷于多產血虛也是秋
爲祚敦聘傑塘費氏冬爲祚端聘漱山嵇氏甲
申四十二歲李孺人病日甚醫藥無効秋八月

竟卒九月權厝於南門外庄上乙酉四十三歲
春往德興看吳鳳麓年兄始見鬚白是秋繼娶
孺人馬氏冬移居南門往京丙戌四十四歲會
試不第棟選不得回丁亥四十五歲夏四月我
父贈君疾病醫藥無効卒未得地七內權厝於
南門外庄上極可痛悼是歲大水未水半月前
放出米一百五十餘石顆粒無收是秋不得已
走徽州謁金桂峯年兄冬馬孺人生一女竟卒
于產去後適東林生員陳士偉戊子四十六歲

又不得已走湖廣等處所謂奔走於衣食也然
取書錄左四成帙後付刻是冬沈出一女後適
南行員陳弘道己丑四十七歲因湖廣過歛
縣清姓商人負我復往徽州住巖鎮南山觀稍
暇檢四書寫出向所蓄疑思問者數條嗣因備
寫成帙是秋又繼娶金氏庚寅四十八歲寫四
書疑問成付刻是年祚端補縣庠弟子員辛卯
四十九歲寫易經疑問成後付刻冬十月娶祚
端婦嵇氏往京壬辰五十歲會試不第聽選無

耶娶妾陳氏八月得授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
縣十一月到家十二月往廣東癸巳五十一歲
春二月上任涖新興時值黃冊未解督造起解
又力鋤雙橋之頑賴革里甲之擾害寬丁議獄
無所不至較得民心唯舊任王慢不差人遠接
反抱怨具揭幸上人不理甲午五十二歲涖新
仍前是秋八月入 覲啟行得省母太孺人家
正娶許碩婦沈氏是冬陳應虹軍門陞戶侍復
命擬薦爲有力者所奪乙未五十三歲春寓京

邱無事漫寫詩經疑問抵家三月內娶祚敦婦
費氏祚慎婦茅氏祚重婦史氏買南街黎氏房
屋一座四月行一路續寫詩經疑問成六月到
新付刻秋祚端得應試是年新興早祈求料理
無所不至王悟岡按臺有薦丙申五十四歲癸
賑災集新民鬚髮盡白左耳聾一月方醒是年
考取承 恩授文林郎父得贈文林郎如牧官
母得封太孺人李氏馬氏俱得贈孺人陳生一
女後適茅山生員何允琳祚敦生男延教丁酉

五十五歲修新興縣志俱出牧手以此竹先任
新興今任守道王公意相撫臺併新舊按院舊
按劉置不薦新院馬類學道陳章閣公申救力
撫臺陳賴守道洪心菴公申救力大計得從降
調時王公未揭前牧已聞太孺人之變痛悼祇
行不知其他矣到家哭臨卽買山於上金寺畢
我二先人葬事戊戌五十六歲是年祚端得應
試祚頤補縣庠弟子員祚慎補府庠弟子員祚
慎生男延樹祚敦生一女後適趙灣生員吳慎

猷已亥五十七歲春聞降調報付不聞也但樹木砌石于父母墳塋一年始畢其事是年沈生少自馴祚重生一女後適菱湖生員孫爾煌祚慎天姿可取科第乃不幸而歿真可痛惜之甚年子五十八歲祚敦祚重援例入南監造新買房產隨于工所寫書經禮記疑問付刻買山于全十堊孺人李氏馬氏起復進京

鴻補廣西按察司照磨祚端應試得中四十四名又生一男延績二報連到廣西亦不幸甲

之一快也然祚端徵俸後端氏不幸歿其家婦可悼也是年冬委署全州印務年五十九歲春祚端不第時署涪全州如涪新興時片可爲地方利病計者無所不至奈舊院駐待新院交代計十月奔波應答是可憎也然猶可言也每歲流蓋刻剝不堪以此求齋捧行得覽視西子諸勝地時在九十月是歲祚碩生一女後適歲會生員閔度冬祚重生男延啟陳生一女後適歲會街生員張君寵祚端繼娶亦嵇氏壬寅

六十歲齋 捧事竣深厭仕路之傾軋春日到家
繳還文勛已志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乃
彼中臺楊濟寰公按臺何雲岳公本司學道
皆台司公各深注勸且罪牧出處之不明牧由
是復往焉力辭署印唯請假探討春秋疑問癸
卯六十一歲自春徂夏唯知春秋一經不知其
他疑問成送撫按二臺覽大加稱賞撫臺又憐
我不陞兩次季報竟無消息以是又求齋 捧
行業已表出司門矣而廣昌之報隨到兩臺喜

改差是冬到廣昌上任是年祚碩應 浙
醫祚重生男延著甲辰六十二歲喜廣昌城如
斗大可以養拙地方不無利弊漸與興革一
如在新興全州時是春祚端不第祚碩婦沈氏
亦不可癩也乙巳六十三歲治廣昌仍前刻有
家訓以訓邑民然唯任理任法而又敢任怨士
夫未必心喜上司亦未必見亮也丙午六十四
歲祚碩應試繼娶孝豐吳氏祚敦生男延奏祚
重生男延貽是年入 覲併考滿行十二月會

祚端於京邸丁未六十五歲大計無恙到家喜
祚端中會試六十五名 殿試中三甲一百六
十名四月復任廣昌九月劣轉報到即日請代
殿有益事有先兆心有先幾牧當入 觀回已
讀詩百首刻承菴山人樂陶吟矣樂陶何官而
何品耶且非獨此也自少至今無一事無
夢無一夢不靈唯杏枝主事之夢則未有應耳
然杏枝已折于吾兒之手而牧亦泰在仕途是
亦可作春夢一笑話也今戊申六十六歲遭大

水異常發粟賑族人之貧苦矣又助賑邑民之
貧獨矣祚重生一女許聘於南街張巳酉六十
七歲又往江都看祚端之所爲治矣又乘暇訂
史綱要領性理指歸矣又立族譜合宗人之渙
矣坐年頗久而涉故亦深見事頗多而論理較
晰無論他所見所聞不可槩舉卽舉牧一人言
窮通得失夷險佚勞悲歡存歿經多少變遷是
謂老眼界經多少盤錯是謂老心胸經多少探
討是謂老學究此不自敘誰知牧前事而爲之

敘哉故嘗自思付日牧自知世故來至於今所
乖於義理者什之七所當於義理者什之三然
所可自信而無愧者秉性之直立心之實而語
之不欺也唯自任此直慙真實得罪于僚友
鄉黨爲多然欲以奸且僞名我恐不可得也孔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天
年不可必得也持此實慙而使不至于昏且耄
在世一日則爲一日事凡立家廟以崇祀祖考
立義莊以活賑宗族可隨我力量爲之者將一

一次第爲之不負贈君誨我之意及先慈夢啖
日影之兆斯老學究所宜日兢兢者哉季夏往
江都看端兒回漫書于平望舟中

續年譜

己酉夏敘六十七歲事于平望舟中可謂畧備
矣然年遠事多中多有記不能悉者不無先後
遺逸于其間自今以往則可以備述焉者是秋
祚碩應試祚敦婦費氏歿可痛也卽葬于道場
山青龍嘴曆元十俊坊燬因約各年家有復建

並有記夏立宗祠置義田四十畝吏部疏請考
選科道六十八員祚端與焉給假歸省祚碩吳
出之女受聘于蓮花莊朱至親奴僕共百人極
喜同爨無柰燒柴費多不得已憑諸兒自配家
產闔分各爨實與共爨無異也四書五經疑義
成九月十六夜夢見夫子求觀玉印夫子出玉
五六片眎牧牧駭視一一湊正成印方可三寸
許一角似稍殘缺牧因跪而請曰何不以金鑲
之可垂永久夫子莞爾笑曰余今正有此意於

是夫子陞坐一高廠中廠去地二尺許牧拜于
下夫子亦答拜座右視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
因思之豈牧著四書五經疑問蚤夜以思必求
印正夫子之心故形之夢寐若爾耶冬府康冊
岩公祖召鄉飲大賓鹽院楊弱水公祖批縣爲
牧建羽翼六經坊于南街祚敦許出之女受聘
于華林茅甲寅七十二歲春府吳白雪公祖召
鄉飲大賓祚端往京考選祚碩亦往秋延樹娶
孺山鍾氏周斗垣宗師按湖考校祚馴補府庠

弟子員延教延啟補縣庠弟子員邱報吏部考
選祚端授四川道御史上請候 旨冬延教娶
菱湖任氏廣昌士民爲牧立生祠王帶水公祖
爲之記羽翼六經坊成守道何虛白公祖助費
因曰大魁坊世所有首相坊世亦有而未若
此坊者坊誠鮮有矣愧牧不足以承耳祚重生
一女許聘烏鎮王訂正經書字義成付刻乙卯
七十三歲纂四書五經大全疑問要解成付刻
祚端生一男延廉徽寧按臺駱沈澗批建亭於

徽州南山觀立羽翼六經碑祚馴遺才應試祚
碩亦在京應試著孝經疑問成付刻冬府邵徵
賓公祖召鄉飲大賓祚馴娶夾山漾張氏丙辰
七十四歲祚碩生一男延錫祚端繼娶嵇氏又
歿於是因疏請給假歸將諸氏厝于庄上下己
七十五歲祚端次嵇氏生一女受聘于大炮王
祚端納妾徐氏秋延廉聘竹墩沈延樹妻鍾氏
歿祚碩生一男延膺冬延績娶晟舍閔氏延啓
娶司前鄭氏蔡虛臺宗師按湖考校延樹補府

庠弟子員延著補縣庠弟子員其在庠者延啟
一等誦糧祚馴二等俱准應來年鄉試祚重生
一女未受聘戊午七十六歲春祚端次嵇氏生
一女受聘于長興臧聞新興將我生祠在于東
門外者改立于縣東分司之前不知何德而感
此註釋大誥成付刻祚敦女受聘于德清
祚祥馴延啟應本省鄉試祚碩應順天鄉試冬
祚端進京候命延著娶趙灣吳氏延樹繼娶
海寧史氏時思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合欲

著邇言釋訓祚馴引山之女受聘于華志才已
未七十七歲春都察院註差祚端陝西巡按候
旨秋祚端生一男名芝郎祚端奉旨下巡按
陝西然尚未發也庚申七十八歲春府潘載徽
公祖召鄉飲大賓祚端奉旨巡東城卽題請
歸省軍門劉石閻鹽院吳覺生按院彭翀玄俱
批下省城與牧建坊於鼓樓之南名曰羽翼六
經延樹生一男名袍官祚敦生一男名守郎夏
祚端生一男名定郎歸省畢秋往巡按陝西冬

府杜梅梁公祖召鄉飲大賓遇天啟 皇上登
極 恩詔改給敕命封牧四川道監察御史如
祚端之官省城羽翼六經坊城作正禮篇論事
編警世錄成付刻辛酉七十九歲舊歲洪亨九
宗師考校吾湖今春發案補延績縣庠弟子員
在庠者祚馴一等應試補增廣生杜太尊召
鄉飲大賓祚端嵇出之女適瑶庄○○顧淳初
牧繼娶金氏以 聖上覃恩詔加封孺人是夏
染疾而歿延績亦染疾而歿是可痛也報去陝

西乃祚端方在提陝西場事方開闢之卽歸至
十月初旬始到家是秋延啟延樹俱遺才應試
祚馴生一男名祿兒延教生一男名勝官延奏
娶七里溫氏延貽娶馬要沈氏四書五經疑義
成付刻冬時盡矣而祚碩病甚歿甚可痛也壬
戌八十歲春杜太尊召鄉飲大賓唯老閑無事
作崇正千字文成付刻牧次妾沈氏抱病多時
歿延樹史生一男名頂官祚敦生一男名揄官
秋祚端復娶之妾徐氏歿牧三妾陳氏亦歿併

金氏葬于金蓋山祚端獨造墳菴屋于金斗山
先是祚端在京過年家推筭牧八字云壽元尚
有數年中猶有鼓盆之變今年之間繼娶與
二妾俱亡亦大奇矣哉大奇矣哉秋祚端又納
妾何氏因以續徐氏之後云延貽生一男名亨
官地兒徐出之子曰芝郎聘司前鄭曰定郎聘
儀鳳橋韓數年之間祚端房定于南街祚敦房
定于千戶所前祚重房定于西門內祚馴房定
于橋北亦可謂畧滿矣夫此一譜之復立

也起于巴西之秋至今年踰一紀中間變遷不
一有可痛哭流涕者碩兒與績孫賚志以歿也
有可喜躍懽慶者祚端之顯爵與牧坊碑之榮
耀無斁也有可以安集自立者各房之居處有
定也而皆所不計也獨以牧尚享餘年而經義
之成夢見夫子傳授正印一事則古今人之所
未有耳非贈君教養之素及牧探討之勤能有
此哉今八十矣其後時復有幾特爲收拾緒餘
俟後言可紀者當別紀之耳

又續年譜

往敘歷年於平望舟中嗣續之又踰一紀矣今
癸亥年八十一歲賴先人餘蔭得至此身經三
世眼見五朝可謂全盛矣自今以往能復有幾
但時月歲序似不可少又嗣續之是所謂月譜
也素初延樹男袍官聘澈山稽就月祚端買山
於樊陽土收葬其二妻一妾併葬子延績於其側
完此一件大事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邇言釋
訓成付刻六月中祚馴分授儀鳳橋住房被火

延燒殆盡增詩文草補刻以行於世又分詩
帙名樂陶吟祚馴生一男名傑孫祚端服除從
吉命祚敦祚馴塋生母沈氏於道場山青龍嘴
祚馴初造住房於儀鳳橋北苟完矣甲子八十
二歲此身覺已大憊鼻不聞香臭已久口在新
興時食生圓眼甚多人謂其傷於齒弗恤也今
齒已所落唯存一二舊歲則盡折去矣左耳在
新興時因賑濟傷神頗覺出氣漸無聞知及六
十九歲右耳亦大聾年餘漸覺聞知自此以後

至於今雖有所聞亦時大有蔽處此五官之可
自驗者若百體之堅強如故也乃舊年入夏來
右足及腰覺酸澁時用醫藥無効及今年爲長
興事勞勉強入拜王原魯公祖至府縣賓館則
覺有不便於行張公及馬公皆命轎擡出今在
家乘轎亦勉強行數步大不如昔蓋氣血之虛
耗自然步趨不能前也但未知泡影之何時結
果耳祚馴男祿兒聘德清大麻金次係孫聘長
興城祚端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叅議

分守川東道上疏告病夏吳茲勉宗師按臨吾
湖考縣庠之延啓延著俱一等應試秋考遺才
取府庠之延樹縣庠之延教俱應試就月祚端
告病之本已上 旨下吏部知道吏部覆本待
病痊之日撫按保薦起用九月縣庠延著補增
廣生十月延著生一男名干孫癸丑歲夢先師
授我玉印零星五六片奏成請以金鑲許可卽
升坐高廠牧肅拜先師亦答拜至今嘗識諸心
今繪爲圖像併圖其所建立坊牌用傳諸後祚

碩女許聘蓮花莊○○朱○○今已子歸端兒
生一子足牧之第十八孫也卽名十八官乙丑
八十三歲衰朽之甚已不必言矣唯老閑無事
思立族譜以維家教乃譜之立也人皆假貴顯
以示崇我思宗系之不可泯也但思其所自知
者始于一田舍翁繼一田舍翁唯我父淳菴公
始教牧讀書發科吾兒祚端又繼之而子孫漸
入庠序始克成立家系以示普及之義耳乃祭
田之未立也嘗識諸心不無望于後人也勉力

團來已得銀三百兩付與兒曹數年矣何時得
買置一方可稱譜系之義是所深望深望端兒
前侍御時陞四川道發本不行今偶得臺臣之
奏謂吏部不宜例推也 聖旨批出仍復原官
得禱福建道端又上病本以辭也不允謂召原
官有 旨不准辭着速來供職以是思爲出山
之計偶杭州考校生儒端命儒兒寄籍錢塘就
試吳茲勉宗師取入錢塘又爲儒兒娶吳氏歸
家始收拾行李入京冬月始見朝乃宗師批儒

兒改補湖州府庠弟子員又延著前補增廣生
者得補崇膳生甚喜端兒見朝之後差往南京
畿刷卷今聞敦兒一女許聘驥村嚴端兒生一
子是牧之十九孫即名十九官丙寅八十四歲
牧雖衰朽仍前而寢食如舊正月重兒一女許
聘夾山漾張前一女許聘南街○張文曾今
始于歸端兒二月終旬歸蓋在京雖已領精微
批而刷卷印信為前道周公帶去者尚未繳還
故且歸家以俟印之至乃今五月始得捧至今

欲六月中上任

